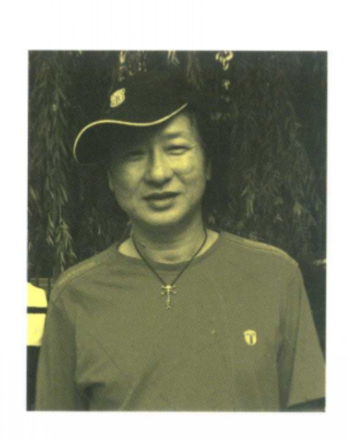




情书考

QING SHU KAO

刁 斗◎著

素以形式感强和**智趣横生**见长，结构精巧，**叙事细腻**，呈示独特的思考与敏锐的发现，值得读者**反复玩味**。

敦煌文艺出版社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恰同学芳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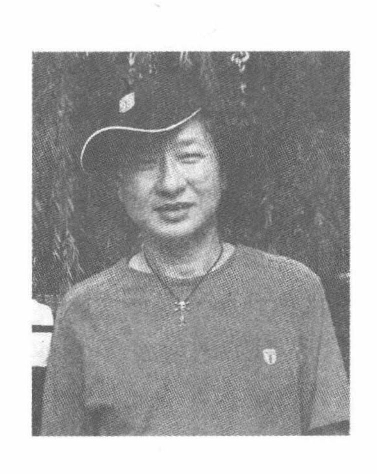
QING SHU KAO
情书考

刁斗小说，素以形式感强和智趣横生见长，结构精巧，叙事细腻，呈示独特的思考与敏锐的发现，值得读者反复玩味。收入这本小说集里的三个短篇四个中篇，不论荒诞的《蹲着》、《狗肉豆腐汤》，还是书信体的《情书考》与拼图式的《活体解剖》，以及富有喜剧感的《绿帽子》和溢散感伤的《鼠尾花酒吧》，包括亦庄亦谐似真似幻忽虚忽实的《整风》，都很好地体现了刁斗的写作风格。









情书考

QING SHU KAO

刁 斗◎著

素以形式感强和**智趣横生**见长，结构精巧，**叙事细腻**，呈示独特的思考与敏锐的发现，值得读者**反复玩味**。

敦煌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书考 / 刁斗编. -- 兰州 ：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 1
（鲁迅文学院精品文丛 ：恰同学芳华）
ISBN 978-7-5468-0669-3

Ⅰ. ①情… Ⅱ. ①刁… Ⅲ.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Ⅳ.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08484号

情书考

刁 斗 编

出 版 人：吉西平

责任编辑：汪 泉

封面设计：三合公社

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本社地址：（730030）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 568 号

本社网址：www.dhlapub.com

投稿信箱 tougao@dhlapub.com　　编务信箱 gy@dhlapub.com

0931-8773084（编辑部）　　0931-8773235（发行部）

三河市恒彩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3　字数 220 千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 000

ISBN 978-7-5468-0669-3

定价：29.80 元

鲁院何以成为“作家的摇篮，文学的殿堂”？

（代序）

白　描

鲁院的工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忙碌着。作为鲁院一名工作人员，我曾经在自己的博客里写道：学员们“来了，去了；去了，来了，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拨又一拨。时光像沙漏一样，我的年华在他们身上流淌而去。我思索过如此存在的意义，有时也发出质疑。但最终明白，我属于他们。他们充实了我的生活，丰富了我的生命体验，拓展了我的价值疆域。我把心交给他们，愿意把灵魂敞露在他们面前。他们的呼吸牵动着我的心率，他们对你寄予期望，你同时也把期望寄予他们。他们会让你感到惊喜、骄傲，当然你也不能让他们失望。这样想后，即刻释然，不再为个人计划中的某些事情在他们身上延宕或者放弃懊丧。而一切付出也是有回报的，我的人生行囊里，装进了他们的礼物，是从别处不可能得到的礼物，那就是师生的感情。每当他们即将离去，每当与离去的他们重逢的时候，来自于他们的那份滚烫的对母校和老师的感念之情，让这个世界都变得温暖了。”“我知道我不属于他们。他们属于蓝天，属于大海，他们将驰骋于无边的草原和广袤的山川大地，他们属于未来。我呢，仍将像枚陀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点上兜圈子。还有生命的规律，大路在他们面前一直延伸，看不到尽头，因为他们年轻；而我，已经看清了前面的景观，因为我不再年轻。我只能陪伴他们同行一段，而后，路就由他们自己走了。但是，我仍要为他们祝福，我的祝福直达永远。”

这里写的是我的真实感情，也是我对自己的交代。

我们是以个体的身份定位于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在学员眼里，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大名、官名，那就是“鲁院”，我们出现在学员面前，代表的是鲁院的形象，同时，我们还是一条纽带，一座桥梁，联系着学员与党和政府。鲁院工作无小事，高研班工作无小事，任何一个培训班的工作都无小事，从教学，到管理，到服务，从院长、老师，到做饭的大师傅、打扫房间的服务员，是一个整体结构上的链条，这个链条正常出色运转，学员不光会给我们打高分，还会感恩党和政府，相反，哪个环节出问题，不光会影响到学员对鲁院的看法，进而会影响到对党和政府的看法。我们举办的“80后”作家班、网络作家班、少数民族作家班，都印证了这一点。

每一届高研班，每一个培训班，我们都精心设计安排课程，认真组织实施教学计划，我们已经建立起一套自己的教学体系，但我常常在问这样一个问题，鲁院教学灵魂性的东西是什么？学员们的期待与我们的给予能否统一？我们将把他们送上一条什么样的路子？客观讲，学员们更多想的是得到知识和信息，学习方法和技巧，在这些方面，我们基本上满足了学员的要求，但这不是我们教学的全部，更不是我们教学的灵魂，灵魂性的工作是丰富和提高学员的综合素质，夯实作为一个作家的基本建设，这就是人格建设，是为何写、为谁写、写什么、怎样写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个工作必须渗透到教学的各个环节以及管理与服务的各个环节中，当然，不是生硬地灌输，而要以一种“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方式来进行。比如我们安排的国情与时政课程，请有关领导和各方面专家来校讲授，不是高台教化，而是客观介绍情况，交流认识和看法，学员们很容易接受，他们过去习惯站在本地区、本民族立场，站在个人立场看待问题，现在却能站在全局，站在党和政府的立场来理解我们的国情、我们国家的大政方针。我们的大文化课和文学课，通过对文化视野的拓展，对文学艺术普遍性规律和主流经典作品意义的分析介绍，让学员们自然建立价值评判标准，自觉走向主流文化、主流文学。要引导学员走正经路，做正派人，写正道作品；面对文学事业，要有大视野、大胸怀、大境界、最好还有大手笔；起码要建立起四个基本意识：大众意识、祖国意识、使命意识、经典意识。——这是我们应该给予学员的

最主要的东西。如果只传递给学员知识和信息，只教会他们技巧和方法，那只能培养出写手，而培养不出伟大的作家。

鲁院历史上出现三个辉煌时期：20 世纪 50 年代前半期、20 世纪 80 年代、21 世纪高研班，也就是现在。2007 年底，中央电视台“艺术人生”栏目拍摄“鲁七”片子时，很多人认为鲁院的辉煌已经到了顶点，觉得高研班往下非常难办了，可是一直到今天，这种非常好的势头还在延续着。我认为我们还可以再创辉煌。“传承、创造、担当、超越”，鲁院的校训，应该是激励我们每位学员不断前行的动力，也应该成为不断激励鲁院每位工作人员不断前行的动力。

欣闻以鲁二期为重点出版鲁院“恰同学芳华”丛书，这是件好事，这套丛书除集结了鲁二期学员的作品外，也涵盖了一些其他班级学员，可一窥概貌。这个班的学员们大多都是从事编辑工作的，学员们也都比较成熟，许多学员今天已走上了各省市文联作协系统的领导岗位，创作上的成就也颇丰。在他们班进院十周年、鲁院二十期之际，出版这套丛书是件很有意义的事，在此我表示衷心的祝贺，并将曾总结鲁院工作的文章，摘要修改，代为序。

（作者系鲁迅文学院原常务副院长）

目录 Contents

活体解剖

脖子

“拧断你脖子！”

很长一段时间，在我们三六二地区，这句狠话特别流行，其使用频率，不亚于《毛主席语录》中最朗朗上口的格言警句。两个或两伙对立的男人——也包括少数女人，只要狭路相逢了，不论头发泛白的还是乳臭未干的，即使只打算文斗没计划武斗，也把这话挂在嘴边。为强化效果，说它时，说话人还常常辅以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侧歪着膀子，梗梗着脖子，乜斜着眼睛；神色傲慢，目光轻蔑，面带冷笑。

这话出自一部刚放映过的苏联电影，是为防修反修，内部放的，电影里，活跃着一群抗击德国法西斯的兵工厂工人。我们三六二厂就是兵工厂，比电影里的兵工厂，大一千倍都不止呢。兵工厂的人引用兵工厂电影里的经典台词，也算专业对口。不对口的是，这话在电影里是个反角的口头禅，而我们是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色战士。一个虚张声势的党卫军上校，总拿这话威胁别人，却一个脖子也没拧断过，倒是影片结尾时，他那根细长的脖子没长牢靠：咔嚓，被个兵工厂工人拧耷拉了。另一个不对口的地方是，电影里的原始台词是“扭断你脖子”，可我们惟妙惟肖地模仿它时，全都把“扭”读成“拧”了。是故意的，就好像“扭”是配音演员读的白字，被我们不动声色地纠正了过来。我们三六二人，对“扭”“拧”的理解与电影不同：“扭”是柔软的，扭秧歌；“拧”才是强悍的，拧钢筋。

“拧断你脖子”最初流行于二三十岁的青年人之口，有精英化趋向，带表演味，一般在某个庄重的、严峻的、剑拔弩张的、一触即发的群体交锋场合，由领袖人物说出。但领袖欲这东西人皆有之，又都需要释放，很快，经过我们这种十几岁的孩子和四五十岁的成年人之口，它被普及成了大众话语。比如我们，很少有机会亲身参与革命行动，就只能在玩笑打闹时，在争风吃醋时，在称王称霸时，为表示某种不屑，或只为打气壮胆，对个三五句话，便恶狠狠地捎上它一次。有时候，明显弱小的一方也敢向明显强大的一方挑衅叫嚣：“拧断你脖子！”若强大方宽厚大度地一笑了之，弱小方会占了便宜一样洋洋得意，否则，强大方一旦摆出程式化的姿势与表情，不用“拧断你脖子”出口，弱小方就得立即卸掉自己姿势与表情中的程式化，腆起脸来，嘻嘻地笑、躲、讨好、求饶：“开玩笑开玩笑！我哪敢拧你，你拧我……”在我们嘴里，“拧脖子”都泛滥成灾了，可我们谁也没拧断过谁的脖子，真打架时，它只是一套花拳绣腿。需要说明的是，那个党卫军上校被拧断脖子的电影场面，我们多系耳闻，没人目睹。整个三六二厂，有资格为防修反修看电影的，是一小撮人，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这样，时间一久，这话的威严程度就大不如前了，我们虽然还使用它——它在大人嘴里仍流行嘛，我们都是大人的孩子——但它已真正成了虚张声势的空洞口号，与在党卫军上校嘴里一样。

我们重新对这句话的实用性产生敬畏，是听大人说，崔丫头他爸大老崔，真拧折了一个人的脖子，那人当场气绝身亡。

崔丫头也是男孩，但长得白净，长睫毛双眼皮，比女孩还好看，“丫头”是我们送他的外号。他爸大老崔和他不同，是典型的爷们，膀大腰圆，胡子拉碴，说起话来玄天二地，人们喊他大老崔，其实喊的是大老吹，说他能吹牛。人们盛传，那天我们九分厂“东方红”的人与七分厂“太阳升”的人武斗时，大老吹把对方一个人的脑袋夹到胸前，单臂一拧，就让那人脖子断轴了：咔嚓。传话人说得有鼻子有眼，好像是俱乐部里坐前排的观众，从牙齿缝隙挤出来的“咔嚓”，响亮一如厂里试炮。开始我们都口口相传，“咔嚓”之声不绝于耳。可不久，就有人质疑了：两军交战之际，剑戟铿锵之时，要么奋勇杀敌，要么抱头鼠窜，谁有闲心看别人“咔嚓”呢？人们得出结论，又是大老吹吹牛。于是，大人笑

话大老吹，我们笑话崔丫头。崔丫头长得像丫头，可毕竟不是软弱的丫头。他不服，与我们争辩，说他回家问过他爸，他爸确实拧断了那人脖子，也确实听到了“咔嚓”之声。我们就说，拧没拧脖子只有你爸自己知道，我们不计较；但脖子断了，无论如何不会有那么明显的“咔嚓”声。那时我们已打听过了，电影里的“咔嚓”，叫拟音效果。

我们和崔丫头争执不下，有人出主意说，拧个脖子试试不得了。这不用试，我们都不乏打架经验，把脖子拧断都没可能，何谈“咔嚓”。有人又说，我们是小孩，劲小，互相拧脖子当然困难，但可以找个婴儿或什么小动物做个实验。大家都同意。不过婴儿不好找，也不好意思把谁家婴儿偷出来弄死，决定找动物。崔丫头说拧鸡。我们不干，说鸡脖子多细呀，你拧蚂蚱得了。最后一致的意见是找只猫拧。

老邱太太家有只灰猫，不算太大也不很小，和我们都熟，容易抓。那天下午，我们一群孩子带几个鱼头，把那只猫骗进久不使用的游泳池里，以防它逃跑。为防它的坚牙利爪，崔丫头还特意戴了手套。崔丫头挺紧张，但装出不紧张的样子，抚弄几下灰猫脖子，抬手擦擦额上的汗，额上沾了几根猫毛。天不热，阵阵秋风已刮出凉意。我们催他，开始吧！他说开始开始，但就不开始，白净的小脸灰突突的，与猫一色。猫偎在他怀里，很友好，偶尔扭头看他，又偶尔惬意地叫上几声，半眯的眼睛睡意朦胧。这是好机会呀！我们叫。崔丫头也意识到这机会不错。他微弯下腰，双膝夹住猫的身体，双手扣住猫的脑袋，屏气运劲，忽然加力，顺时针猛拧。可这家伙，大概光考虑手劲大小了，忽略了双膝夹猫的力气；或者，他双膝也使足劲了，只是猫挣扎时，爆发出的力量超乎想象。那只睡意朦胧的灰猫，一下变成了敏感的炮弹，仿佛携带着隆隆巨响，在崔丫头手上轰然炸开。它头仍在崔丫头的掌控之中，身子却从崔丫头双膝间滑脱出来，随着头的转动方向正常转动，把拧脖子这事给消解掉了。崔丫头慌了，打起了磨磨；灰猫没慌，借着崔丫头旋转它时带出的力量，像单杠上屈体上翻的体操运动员那样，一遍遍地弓腰上挺，轮扫尾巴，蹬踏后爪，迅速准确又凶狠有力地挠向崔丫头汗津津的白脸。崔丫头手上有手套保护，可脸上没防护措施，为免受攻击，他的脸应该尽量后仰。可他没有，为了配合双手的行动，他脸往下压得很低。事情的结果可想而知，待崔丫头意识到他根本拧不断灰猫脖子，撒手认输时，

他脸上的血道道，已把他的曹操脸涂成关公脸了。

我们为崔丫头的实验失败感到高兴，可更为灰猫给崔丫头毁了容感到气愤。崔丫头是我们的小伙伴呀。灰猫发疯般地喊叫奔突，却逃不掉，游泳池是它的罗网。我们选择的实验场所对我们有利，人比猫聪明。我们抓住灰猫，喊着“拧断你脖子”，用棍子匕首工兵铲车链条替崔丫头报仇。本来，打死它后，我们还想补拧它脖子，以验证有无“咔嚓”之声。但它已经血肉模糊，就像崔丫头的脸，太恶心了。我们都不肯伸手拧它。

崔丫头脸伤好了以后，他外号由“丫头”改成了“大寨”。大寨这外号似乎牵强，让人不知所云；其实它是个巧妙的转喻，若联想到“农业学大寨”，联想到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战天斗地修梯田的人类壮举，那意思就有了。

心脏

反脏器者数十万里挑一，沙光明有幸位列其中。沙光明是沙莎的爸爸。

有一次，我又向沙莎献殷勤，沙莎悄悄问我，是否我对她心怀好感，想追求她。全班五十人里，既能，又会，也敢在男女同学间说“好感”“追求”这种大人话的，唯她一人，这也是我愿意给她献殷勤的首要理由。第二条理由是她漂亮。也有别的男生给她打溜须，向她献殷勤，但他们理由过于单一，只是她漂亮。沙莎对我高看一眼，与我的溜须理由超过了一条并有着与众不同的排序有关。

我四顾无人，慌乱地说是。

其实我没那么早熟，没能力想她琢磨的那种问题；我打她溜须献她殷勤，只是觉得应该那样，如同上场踢球就应该争胜那么天经地义。我之所以回答了“是”，一是我想不出别的答案；再一个，是我相信，若她这样问其他男生，他们一定会被“好感”“追求”这种词搞得张口结舌，心里都说一百遍“是”了，嘴巴却如同贴了封条，或滋了焊枪。我不愿意混同于其他男生。

“那——你是反脏器的人吗？”

“什么？反什么？我不是反革命也不是反动派……”

“反脏器，就是内脏长得与一般人方向相反。比如一般人心在左边，肝在右边，可反脏器的人心在右边，肝在左边。”

“我……我不知道。我妈说我这是心脏。”我拍了拍左胸口。

“那你就把好感藏在那儿吧，别追我了。我妈说，等我和我妹沙菲长大了，都要找反脏器的男人——是以后呀，长大以后。”

“为什么——我也知道应该以后，我是说，为什么必须找反脏器的？”

“我爸就是这样的人呀。”

沙莎她爸沙光明对她妈闻菊好，在我们三六二地区尽人皆知。许多家两口子吵架时，女的都爱说：你就不能学学沙光明，连闻菊那样的女人都当宝儿似的。是的，闻菊是个皮包骨头的病秧子，不会做家务，还长得难看；而沙光明这个技术员，长得英俊潇洒不说，更心灵手巧，自制的小口径手枪像工艺品。

我真正从医学角度理解“反脏器”现象，是与沙莎对话的多年以后，但与沙莎对话的当天下午，从妈妈那，我就确认了沙光明的确长反了脏器。那天，一俟验证沙莎的说法，我立刻跟妈妈软磨硬泡，让她领我去检查脏器。“你没长反，”妈妈武断地说，“你不用查。”

早年，沙光明对闻菊有了“好感”并“追求”她时，和一个在三六二地区称王称霸的家伙打过一架。那人欺负闻菊。架是在车间打的，车间里有螺丝刀，那人在沙光明扑上来时，把螺丝刀插进了他的左胸。所有人都认为沙光明必死无疑，在他左胸的心脏部位，那螺丝刀只露出一截红柄。沙光明也认定自己凶多吉少，昏过去前，他让人给没在场的闻菊带话：为了你，我死而无憾；如果死不了，我就这么保护你一辈子。沙光明没死，长在他胸腔右侧的心脏毫发无损，他只落个气胸的毛病。以后沙光明和闻菊结婚了，他言而有信，迅速成了远近闻名的爱妻模范。闻菊究竟有什么好，没人看得出，看不出就对沙光明的爱情百般猜测，其中影响力最大的推论是：脏器长反了的人观念思维都是反的，这种人以丑为美。

病秧子闻菊以前也搞技术，但她出身不好，不便于直接接触军工产品，就被下放到俱乐部当售票员了，没了补助劳保，丢了虚荣面子。但她毫无怨言。她这种出身的人没资格挑肥拣瘦。后来，俱乐部不演电影

光开会了，她又成了各种会议的服务人员，干勤杂工作。有一天，开完大会清理会场，她打算把一尊毛泽东半身石膏像从舞台右侧挪到左侧。洁白的石膏像不特别大，也不特别重，闻菊体格再弱也挪得动，挪不动她可以叫男的帮忙。她没招呼别人，自己抱起了那尊不特别大不特别重的白石膏像。她小心翼翼地在舞台上行走，整个行走过程，也没受任何意外事件的干扰影响：电线没挂她，地毯没绊她，她胳膊没脱臼，鞋底也没打滑，更没吃迷药中邪魔那么神志恍惚……但她捧在怀里的白石膏像，却不可思议地掉地上了，碎成了几块。

石膏像落在舞台的木地板上，回声巨大，随着巨大回声的袅袅散尽，俱乐部里，一下变得死一样寂静，连闻菊那声“哎呀”的惊叫，都旋即被死寂吸附没了。俱乐部里的其他勤杂工人，石膏像似地分别被钉在他们干活的地方，然后就像受到舞台上精彩演出吸引的观众，很投入地，从不同角度呆看闻菊。片刻之后，闻菊从痴傻状态中回过神来，拖着哭腔问台下的石膏像们：“是我吗？是我把毛主席他老人家的石膏像打碎了吗？”

没人回答。石膏像不会开口说话。

沙光明闻讯赶过来时，临时批斗会已进入尾声。因为临时，人就少，除了那几个石膏像似的勤杂工伫立台下，多出来的几个人都在台上，或是押解者，或是批判者。他们是早于沙光明赶来的武装民兵。舞台很大，闻菊和押她批她的人站在上边，像大海里忽分忽合的几块礁岩。闻菊额上挂着血痕，瘦小的身上，被粗绳索不合比例地捆绑起来，她的细腰，让那块写着“反革命”的铁皮牌子坠成了虾米，前伸的脑袋上，正好暴露出黑发间一道刚剃净的白色垄沟。沙光明攥拳向前冲去。民兵都知道沙光明把妻子当宝，有的还求他做过私活，就有些心虚，忙解释说：“我们是文斗，没打她，她脑袋是自己企图畏罪自杀撞墙撞的。”沙光明冲到了舞台边上。台上押闻菊的两个民兵荷枪实弹，但这时，却把他们架闻菊胳膊的手撤了下来。可他们随即看到，沙光明并没像早年扑向螺丝刀那么义无反顾，而是停在台下，点头哈腰地提了条建议：“让我，替她吧……让她这个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回家反省，你们斗我……”这当然不行，阶级斗争不容讨价还价。荷枪实弹的民兵又抓牢闻菊，并决定，不仅这天的临时批斗不许顶替，此后将持续多日的正规批斗也不许顶替。

而且，因为这天已来不及准备女牢，闻菊可以回家暂住一宿，下一天辟出新监舍后，她还得带上行李去接受隔离审查呢。

沙光明爬上舞台，站在闻菊身边，主动陪伴妻子挨斗。他没挂牌子也没被捆绑。

据沙光明后来交代，在他用自行车驮闻菊去厂卫生院包扎伤口和回家的路上，他们夫妻已为这一夜怎么过达成了共识。起先闻菊有些异议，对那共识的一半有不同意见，但沙光明说，不能保护你，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回家放下闻菊，沙光明又用自行车驮起沙莎沙菲这对姐妹，送她们去奶奶家。这之后，他重新回家，和闻菊一起炒菜喝酒，整理旧物，回忆往事，写好遗书，上床做爱，穿戴整齐。然后，他手握一把工艺品似的自制小口径手枪，往闻菊胸前打一枪，又往自己胸前打了一枪。他击发前，闻菊和他开了句玩笑："我心脏可在左边，你别打错了。"沙光明没打错，他枪口直指妻子的左胸。但打自己时，他本来已指向了自己右胸，可不知为什么，手一晃，枪口竟歪了，子弹击中的也是左胸。也许右手执枪打自己右胸不得劲吧。

沙光明没死，心脏依然弹跳有力。是后来，左胸的枪伤养好以后，他才因故意杀人被执行了死刑。枪毙他时，三六二厂的人为法警将选择人体的哪个部位作为着弹点争论不休，是额头呢？还是口腔？或者心脏或者睾丸？有好事者便去提醒法警，说："这个犯人，心脏长在胸腔右侧。"

手指

小时候，我们哥仨都有吃手的习惯。倒不是把手当成萝卜，嚼巴嚼巴咽肚子里，而是久久地将某根手指——一般是左手或右手的大拇指——含在嘴里，吃冰棍那么吮吸，吃糖块那么品咂。事实上，冰棍和糖块什么滋味，我们已经记不住了，萝卜虽然偶尔还吃，但也没有整根的供我们嚼。妈妈总把有限的萝卜切成小块，与更加有限的苞米馇或高粱米或玉米面煮在锅里，给我们做粘糊糊的"菜粥"喝。

小孩都有吃手的习惯，也许与人是哺乳动物有关。但像我们哥仨，都七岁九岁十一岁了还吃手指，恐怕更与饿肚子有关。那时候，我家穷，

穷得和全中国大部分老百姓家没什么两样：吃了上顿没有下顿，饱了昨天就得饿今天。

最难过的那些日子，不光下顿没吃的，上顿也只能喝水充饥，不光今天得饿着，昨天也不过咽了一小碗猫食般的米汤。妈妈已经全身浮肿，像块刚化开的冻豆腐那么虚弱破败，每天除了出门拣一点榆树叶回来为我们“做饭”，其他时间就躺在床上；而我们哥仨，连“吃饭”的力气也没有了，只是含着手指偎在妈妈身边，垂垂欲死，奄奄待毙，像三条无法爬回河沟的水长虫。妈妈不停地哄我们睡觉，她认为，要活命就得多睡觉，睡觉能减少能量与体力的消耗。但一个人，哪有那么多觉可睡呀，再说肚子饿得一阵阵抽搐，又怎能睡着。于是，躺在床上的时间，多半是妈妈有气无力地说话的时间。她说话，其本意是希望她的絮絮叨叨能代替催眠曲，至少能分散我们对饥饿的注意。可由于饥饿，首先她的注意力就过于集中，涉及的话题总围绕在吃上，这么一来，听她说话的我们不仅睡不着，对饥饿的感觉反倒更灵敏了。

妈妈喜欢讲她的爷爷和爸爸，讲他们从山东逃荒来东北后，是怎么一点一点地由乞讨到吃饱饭的。她讲他们多勤劳节俭，平常只吃白菜豆腐，过年才肯杀一头猪；讲他们当东家后，仍然身先士卒地下地干活，比长工干得还快还好。妈妈检讨自己说，与她的爷爷爸爸比，她既不够勤劳也不算节俭，所以家里的日子才越过越糟，让我们当孩子的跟着遭罪。当然妈妈也没忘检讨她爷爷爸爸的缺点毛病。她说他们意识不新，觉悟不高，因而当初没想到去湘鄂赣投奔红军而是跑东北来开荒种地了。她说，当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嚼树皮的红军，的确又苦又累又危险，但毕竟现在能享清福呀，能得到购买大米白面猪肉豆油的“特供本”呀；而一个人，有了“特供”待遇，不光自己光荣，还能让子孙后代跟着吃香喝辣。妈妈盯着我们嘴里塞着的手指，近乎梦呓地说：“如果我是红军的女儿，那你们呀，含在嘴里的就不是这小脏手了，没准就是绿豆冰棍或奶油糖块……”妈妈说的“特供本”我们不懂，可她一提冰棍糖块，还绿豆奶油的，我们哥仨立刻涎水横流，眼巴巴地铺展开各自美好的憧憬，把嘴里的手指裹得更加啧啧有声。

这时，我听大哥挺委屈地叨咕一句：“要是手指头也能抗饿，就好了。”

以前妈妈反对我们裹手指，说那样既容易把细菌带进肚里，还会让

手指不成比例地变细变长。可这会妈妈没责备我们，恍恍惚惚地，她仿佛还游走在自己的幻梦之中。“手指当然能抗饿了，”她说，“但不是你们的,得是妈妈的……”我们都惊奇地望着妈妈,望着妈妈的十根手指，它们已肿成了腌黄瓜的模样。“这样吧，”妈妈说，“一旦家里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你们也饿得实在挺不住了，就吃妈妈的手指——可千万不能吃你们自己的！”妈妈颤微微地伸出双手，翻来覆去地打量它们。“你们仨，每人每天吃一根，妈的手指，就能帮你们多活三天；多活三天，也许，就有救……”

二哥心疼地插一句：“那你吃什么？”

“我？”这时妈妈眼睛已睁不开了，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妈不饿，妈什么也不用吃，妈的手指呀，就是关键时刻给孩子吃的……”

我不顾妈妈似乎正在睡去，摇着她问：“妈，你有十根手指，我们三天吃不完呀。”那时我是个小机灵鬼，虽然还没上学，却已经能算出十减三个三还剩一的应用题了；并且我的聪明还在于，我希望一经我提醒，妈妈会像过去那样偏袒着我说，“哦，你是老疙瘩，那剩下的一根也给你吃。”我想，那样的话，我的两个哥哥一定会嫉妒死的。可我管不了他们嫉不嫉妒了，只要多吃一根妈妈的手指，我就能多活一天，就会多一分吃到饱饭甚至冰棍糖块的希望……

妈妈费劲地睁开眼睛，重新打量自己的手。好像她这才想到，她有十根手指。她在脸上硬挤出笑容。“剩下的这根，你们分着——哦，要不把这根留给妈妈吧……”她将右手的食指单独伸直，在我们眼前缓缓划过。“妈妈还有学生呀，这根他们也需要呢；妈妈去给学生上课时，你们就用绳子，把粉笔和它绑在一起，妈妈好，写板书……”在我们三六二厂子弟中学，妈妈是最优秀的数学老师，我能小小年龄就精于算计，有她的遗传。

后来，没靠以妈妈的手指为食，我们哥仨也活了下来。但遗憾的是，妈妈那根原计划留着写板书，都不许我们哥仨吃的右手食指，却失去了。那是几年以后，妈妈的几个学生批斗她时，用数学教研室那把开了刃的钢板三角尺，将她右手食指剁了下去。那几个肯定也像我和两个哥哥一样挨过饿的中学生，因为已经能吃饱饭了，就没把妈妈的手指吞进肚里，而是把它钉在黑板上示众三天。

阴茎

在我们三六二地区，把死叫“走”，把坐牢叫“进去”，把配偶叫“俺家那个”或“俺家那谁”。这样的称谓替代，估计别处也大同小异，在云南，在甘肃，在浙江，这么表达多数人也懂。可三六二人，还把阴茎称作“老二”，这我就不知道了，别处人是否也听得明白。阴茎就像领导的名讳，比死，比坐牢，比配偶更不便径叫直呼，而要以“主任”之类取而代之。有心人若统计一下，我估计，全国各地的阴茎替代词不下百个。我说的是过去。现在可能不那么多了，现在汉语里的阴茎替代词如“秦王扫六合”一样，已被“小弟弟”统一了起来。用“小弟弟”代指阴茎，没什么不好，不过就我而言，比之“小弟弟”的嗲、软、糯，我更喜欢我少年时代叫惯了的“老二”：粗犷强悍，干脆利落，有阳物崇拜的磊落古风。但我知道，在普及的广泛度上，“老二”再好也得是“小弟弟”的手下败将。与“愿景”、“皮草”、“管道”、“福祉”一样，“小弟弟”有港台背景。三六二不是香港台湾。

言归正传，回到故事。

那天，大哥缩成一团在地上打滚，在椅子角箱子角床角间撞来撞去。结果，不知哪个角碰响了他兜里的火药枪，“呯”地一声，把正团团乱转的我和二哥吓清醒了。幸好那枪口指向墙根，没对着我们哥仨谁的身体，否则家里更热闹了。我和二哥清醒以后，先收走大哥兜里的枪，然后朝墙根看：粗铁砂在墙根处留一片麻点。我和二哥的视线一点点升高，看过挨了枪击的墙，又看墙上的窗子，看到窗子，我俩同时扑向了窗口。

“操，叫呀，叫张叔叔！”二哥捅我。

“你叫吧，叫赵阿姨……”我的身体往一边躲，怕二哥的捅变成打。

在楼下那些下班回家的街坊邻居中，张叔叔和赵阿姨分别走远了，我和二哥都没开口。我们清楚，即使我们真开口了，他们也未必敢来帮忙。爸爸“走”后，妈妈“进去”后，已不大有人理我们哥仨。这之后，是在大哥有气无力的指挥下，我和二哥卸扇门板，把他抬到卫生院的。路上遇到过几个熟人，大部分只惊讶地看我们一眼，就扭过脸去，也有少部分问怎么了，我和二哥都简单回答：“大哥肚子疼。”我们哥仨，

都像爸妈一样讲究尊严。

阑尾炎。大哥得的是常见病，还在走廊上，医生就迅速得出了结论。但疼成这样，不及时手术也有生命危险。医生指示护士先给大哥打针止痛。医生有两个，一男一女，和爸妈年纪差不太多；护士也两个，都女的，与大哥同龄。他们做手术前的准备工作，让我和二哥把大哥抬进急救室，再扒光他衣服，好像我俩也是医务人员。我们倒熟悉这急救室的环境，近半年来，它的热闹不亚于俱乐部，常有人成群结队地出入这里，上回爸爸“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时，我们都把这里当宿舍了。打过止痛针的大哥平静下来，害羞地示意我和二哥给他盖点东西。他肚子以下精赤条条。医生呵斥了他，我和二哥就没听他的，哈在急救室一角的一张桌子上填一份表格。

先写“毛主席语录”，为写哪条我和二哥有点分歧；再写大哥的名字和家长名字及供职部门，为写不写爸爸名字我们又发生争执……忽然，手术台那边一个女护士喊了起来：“流氓！”我和二哥忙回头看，见大哥的脸胀得通红，正使劲拱屁股。他身体中间，老二直直地撅了起来，随着身体的扭动摇头摆尾。有几条宽皮带，横七竖八地分别绑着他的双手双脚还有胸脯，没有它们，这时他肯定已蜷起两腿，或翻过身子，或用双手护住老二了。我和二哥看明白了，他为什么不好好躺着。我和二哥不好意思看大哥老二，都看那个闪到一旁流泪的护士。大哥真是的，她那么丑，犯得上对她耍流氓吗？

“你呀真是孩子，”那个男医生笑着批评丑护士一句，同时来我和二哥这边看我们填完的表。“唔？他是——”他说出了我们爸妈的名字。他回到了手术台前。这时大哥的老二已收缩回去。“作为一对反革命的儿子，你还敢耍流氓！”他对大哥声色俱厉。

“没有我没有！”大哥声音很大地分辨，好像痛疼给他留下的体力，他要全部耗尽。

女医生出来和稀泥。他劝开男医生，安抚丑护士，又对另一个漂亮护士发出指令，让她为大哥——哦，漂亮护士手执一把手柄笔直的不锈钢剃刀，要给大哥刮毛。大哥毛发重，小肚子上全是，老二隐蔽在阴毛里，像倒伏在草丛中的半截枯树。这下好了，没人会说大哥耍流氓了。可好景不长，我和二哥刚松口气，大哥的老二又枯木逢春般地竖了起来，它贴着漂亮护士的手往起挣扎，站得艰难却很坚定，像某类英雄，在敌

人严刑拷打下不屈不挠。漂亮护士瞄众人一眼，后反劲地“啊”了一声。我想，如果在众人目光中她不是焦点，她工作肯定能继续下去，只要大哥的老二不妨碍她下刀。可现在，所有人都注视着她和大哥的老二，大哥的老二不老实听话，为做个姿态，她也得夸张地“啊”上一声。男医生首先有了反应。他冲上去推开漂亮护士，解开绑大哥右手的皮带，试图拉大哥起来。

“你干什么呀刘大夫……”女医生按住大哥，用身体隔开他们。

“这个反革命加流氓的双料货，开他斗争会！”男医生喊。

“他是病人，他需要马上手术！”

“他首先是反革命加流氓！我们要先治心再治身。”

“别这样刘大夫，你也是男人，你知道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你怎么说话呢陈大夫？男人就得是流氓？生理反应就不需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指挥？陈大夫你这样说话非常危险……”

“对不起刘大夫他药劲快过去了，再拖下去就真危险了。来，”女医生对漂亮护士说，“赶紧备皮，”又对丑护士说，“准备麻药！”

止痛针的药劲可能真过去了，大哥的脸上又涌出冷汗，他紧闭双眼紧咬嘴唇。我更关心他的老二。谢天谢地，那个捣蛋的家伙终于蔫了，窝窝囊囊地蜷进了草丛。漂亮护士手执剃刀，重新站在手术台旁。忽然，大哥的眼睛刷地睁开，前后左右略一观察，他那只被松了绑的右手便敏捷地伸出，在漂亮护士的剃刀行至他肚脐，尚未贴上他阴毛时，一下把刀夺了过来。他抓牢刀柄，翻转手腕，臂肘回弯，一切只在眨眼之间。大哥是个打架能手，心狠手黑又身手矫健。大哥白手夺刃的动作异常漂亮，比漂亮护士的脸蛋毫不逊色。但接下来，大哥干的事就不漂亮了，而是残忍，或许也漂亮，是残忍的漂亮。他回收的右手重新伸出，斜斜地划出一道白亮的虚线，往下一拉，又往上一挑，他黝黑的阴毛就燃烧起来。

剃刀刚硬，老二柔软，后者不是前者的对手。

脚趾

很多后来流行的说法，当时都没有：帽子戏法、香蕉球、飞铲……但足球场上，那些说法指称的情形，什么时候都出现过。

当时也没有“金左脚”一说，可洪春浩的左脚，不用“金”还真不足以说明其神，它基本上指哪打哪。洪春浩的左脚，最擅长在距对方球门二十五米左右的两个四十五度角上罚直接任意球。罚球时，他的助跑不超过五步，踢出的球却力量极大，越过人墙后，那球会猛然下坠，平直飘忽地挂球门死角。电台那个尖嗓子解说员总用“出膛的炮弹”形容这种球。洪春浩是我们三六二厂足球队队员，尖嗓子用炮弹比喻他的球，也是暗指我们三六二厂生产的产品。可暗指也不行，“文革”中，尖嗓子被控犯有泄露军工机密罪，胸前挂的是间谍牌子。这是题外话也是后话，不提。

我们三六二厂足球队是三六二人的骄傲，拿过全国企业足球赛冠军。全厂两三万职工家属都挨饿时，他们仍享受每顿饭两片咸鱼三块红烧肉的伙食待遇。对此我们并不嫉妒。当然了，啥时都有咸鱼红烧肉吃，不仅仅因为他们是冠军，更因为他们经常参加外事活动，是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友谊的使者。使者最好不满脸菜色。他们主要负责与朝鲜和阿尔巴尼亚的友谊。那时中国卓然不群，只把友谊之手伸向朝鲜阿尔巴尼亚等几个国家。巧的是，朝鲜阿尔巴尼亚都喜欢足球，我们与他们的友谊，便用脚传递。他们派来的足球使者，如果是专业队另当别论，轮不上三六二人沾边；如果是业余队，洪春浩他们就有用武之地了，能连续多日吃上不限量的咸鱼红烧肉。

那时市广播电台与我们厂关系好，一有“国际级”球赛就录音转播。我和三胖等几个喜欢踢球的孩子，很愿意看过比赛后，再随着收音机里那个尖嗓子解说员重温赛况。但我们总在转播的尾声阶段关掉收音机。倒不是我们已知道比赛结果，再听下去就没意思了；而是尖嗓子从来不报结果，我们若把转播听完，会有意犹未尽的扫兴之感。当球迷是为了高兴不为扫兴。一般转播进行到最后，尖嗓子就不说球了，只一遍遍喊：这场比赛，进一步加深了两国人民友谊，威慑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他好像不明白，零比零的比分听众也关心。三胖他哥大胖是球队队长，三胖经常把最机密的内部消息带给我们，我们便知道，尖嗓子不报比分不是失误，是执行外事纪律。几乎每次踢友谊球，领导都指示：落后了要尽量追赶，但不能领先；若领先了，终场前一定要不露破绽地让对手扳平；至于比赛结果，以平局为宜，但宁可输球，也不许赢球。这样的

结果是，我们厂队在没有电台录音转播的国内比赛中总凯歌高奏，可一遇电台转播的友谊赛事，就要以平局甚至输球交卷。有时也赢。但一旦赢了，不光得深刻检讨，还要挨罚，好几天吃不上咸鱼红烧肉。很简单的道理，“放水”也要技巧，如果假球黑哨太明显了，对手都会说你侮辱人格。有几回，我们厂队不小心先进球了，或扳平比分后反超了对方，再放水时，时间就不多了，再赶上对方球技太臭，空门都打不进，那就得犯破坏外事纪律的错了。一般来讲，我们厂队更希望朝鲜或阿尔巴尼亚欺骗我们，派专业球员冒充业余队来打比赛；这时候，虽然我们踢不过他们，必输无疑，但在场上敢尽兴发挥，放松而自由。

有一天，我们厂队迎战一支朝鲜球队，洪春浩戴了队长袖标。大胖是队长洪春浩不是，但一接待朝鲜球队，洪春浩就戴队长袖标。为此大胖有过意见。可领导说，洪春浩是朝鲜族人，让朝鲜友人看到中国的球队里有个老乡队长，有助于增进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以前洪春浩一戴队长袖标就特别兴奋，遇到多困难的比赛，他的金左脚都有办法让己方的比分追上对方；可这天他打不起精神，因为领导要求，这天的比赛平局都不行，必须输，比分以一比二为宜。我们总得进个球嘛。

洪春浩性格颟脾气犟，让他参加一场以输为目的的比赛，别说当队长，当教练当领队他也乐不起来。他不想上场。那当然不行，领导还让他用朝鲜话致欢迎辞呢。

比赛开始了。果然是一场困难的比赛。上半场两队势均力敌，都踢得过瘾。这种实力接近的比赛，一般上半场都能踢得过瘾，假球黑哨下半场登场。中场休息时，洪春浩早忘了他不想上场的事，与众兄弟击掌鼓劲。领导看出他和大伙都只琢磨球忘了外事纪律，就再次提到放水的事，还格外指示没戴队长袖标的队长大胖，这场比赛是为了输球。

下半场开球第八分钟，没等我们放水，朝鲜队就破门了，是个漂亮头球。三分钟后，我们尚未组织起一次有效进攻，人家又得分了，是个漂亮的单刀球。我们队员眼睛红了，开始反扑。对手设下混凝土阵，严防死守，让我们得势不得分。第二十一分钟，他们得手打我们反击，我们一个后卫在自己禁区犯规，撂倒了人家反击球员。得，点球不说，还红牌罚下。零比三落后，十打十一，距比赛结束只剩二十四分钟。

洪春浩急了，大胖急了，我们的所有球员都急了。输也不能让人剃

个三颗鸭蛋的大光头呀！可我们无法靠近人家球门。朝鲜队在自己的大禁区外，采用犯规战术，把我们踢得人仰马翻。一般打这种友谊赛，为避免受伤，我们队员不硬冲蛮突，更愿意配合着向前推进。可眼下已没有配合的空间，我们必须利用对方的犯规战术，宁可负伤挂彩，也要赢得合适区域的任意球，期待洪春浩的金左脚能挽回点颜面。第三十分钟，大胖制造了个右前场直接任意球，洪春浩从左边跑过去，抻抻队长袖标，瞄瞄对方球门，射出了他的“出膛的炮弹”。一比三。第三十七分钟，洪春浩自己制造了个左前场直接任意球，这更得由他自己操刀了。二比三。场上的球员和场下的领导都有了面子，皆大欢喜的蓝图已绘制完毕。可朝鲜球员读不懂中方蓝图，他们为余下的八分钟心惊胆战，他们看得出，中方那个会说朝鲜话的场上队长如有神助，八分钟里，他的金左脚完全可能再赢得和罚进两个直接任意球。朝鲜球员已耗尽体力，要保住胜果，只能死缠烂打，尤其对洪春浩，小动作之余，还骂他，用朝鲜话骂。洪春浩果然被激怒了，也破口大骂，好在他有政治觉悟，回骂的是中国话而不是朝鲜话。他只吃了黄牌没挨红牌。第四十三分钟，又出现了个位置绝佳的直接任意球机会。朝鲜队员全傻眼了，都忘了搭人墙，可能他们觉得，搭人墙也阻止不了洪春浩那“出膛的炮弹”。可这时候，他们奇怪地发现，两个中方球员吵了起来。

“别踢进春浩！”是大胖跑过来提醒洪春浩。

“操，这球不进我剁了左脚！”

“咱们必须输！”

“我知道，这球进完咱不踢了，还有两分钟，咱原地站着给他们放水。”

“不行，那太明显。这球我罚！”

“滚，任意球从来都我罚！”

“我罚！我是队长你听我的！”

“放屁！现在我是队长！”

洪春浩推开大胖，深吸口气，眯细了眼睛看对方的人墙还有球门。助跑，摆腿，起脚，呼！他没触到球。他那只猛然飞起的金左脚，先于球接触到的除了空气，还有大胖横空伸出的右脚。两脚相对，也訇然有声，大胖右脚踝骨骨裂，洪春浩左脚的三个脚趾粉碎性骨折。当即，他

俩都被抬下场去。

后来，洪春浩倒还能踢球，但左脚不好使了，只能用右脚。领导鼓励他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练出一只金右脚来——话没这么说，是那意思。他也练了。可他右脚处于最佳状态时，其水平也只比我和三胖等几个孩子略高一些。

绿帽子

唐先生大号唐不正，当学生时就读于沈阳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后几经辗转，又回母校做了老师，可教的却是西方美术史。作为画家，唐先生是以画人体名噪一时的。当学生时，他主攻山水，毕业后，专画宣传画，成为美院教师了，才开始画油画，且只画人体，且只画女人体。在他的画转化为钱之前，所有人都认为他的画永远只能是堆在他那间兼作仓库的画室里的垃圾，包括他自己。

唐先生的名字有点轻浮，除了他自己，一般没人叫。年轻时人们喊他小唐，年长后人们喊他老唐，成名了人们喊他唐先生，甚至唐大师。他不愿意人们按职称叫他。他教书多年，可直到退休仍是副教授，如果人们叫他职称，必然舍去“副”字，他认为那有嘲弄之嫌。据说，小时候，他的名字也挺庄重，叫唐正，或唐正正，他爷爷起的，取堂堂正正之意。后来之所以变唐不正了，可能源于两种情况。先假设他原名唐正。不知读高中时还是进大学后，某位老师某次点评他时，称他的山水画有明人唐寅之风，恰好他自己也欣赏这位扬州怪杰，便依其伯虎之名，为自己更名伯正。可东北话里，有些人发“bu”音会轻化韵母，将“u”变成“o”，将“bu”读作“bo”。既然“bu”可以“bo”，那么“bo”再为“bu”，也顺理成章，就这么两下一搅活一含糊，唐伯正也就成唐不正了。这是情况之一。再按情况之二的说法，假设他原名唐正正。从结构布局上讲，“正”“不”同型，笔画只差下边的一横，草草写来，尤其是那些画国画练书法的人讲究个同字不同体，当他们草草写出两个“正”时，“正”“不”

不分并不奇怪，前一个“正”摇身一变，也就成“不”了。如此，唐正正同样成了唐不正。当然了，也许以上两种情况都不存在，也许唐先生从来没叫过唐正或唐正正，上面的名讳趣事只出于演义。但有一点肯定不假，即，唐先生原来不叫唐不正，唐不正，是成人后他自己的个性化命名。有一年，他们几个老同学一举推翻了前任院长，捧个哥们当新院长，可那哥们走马上任后，为众弟兄分肥时却忽略了唐先生。唐先生不悦，他找到新院长要求给他个系主任当。其实唐先生生性散淡又不喜约束，如果主动给他官衔，就冲经常开会，还得以身作则地守规矩，他也不一定要；可新院长连个交待都没有就卸磨杀驴，这让唐先生有受侮之感。而更气人的是，唐先生要位置时，新院长回绝的理由竟是他名字不好：你这哪像个领导的名呀，要当官你得先改了它。这一下唐先生炸了锅了，他认为新院长找这样的借口是流氓作风无赖逻辑。就你这臭水平还当院长，他点着新院长的鼻子喊，也就是你屁股坐上这把好椅子了吧，没这把椅子你啥也不是。唐先生也清楚，他提及椅子只是用了个暗喻的修辞格，但吵来吵去，他竟真认定新院长那把宽大的扶手椅是问题的症结了，他相信，如果新院长重坐回一般教工的破椅子，肯定不敢跟他流氓无赖。于是在机关楼与教学楼间，他不惜两度负重横穿操场，把自己的硬木椅搬给院长，又把院长的皮革软椅据为己有。后来别人出主意说，他不拿名字搪塞你吗，那你就真改喽，看他还说啥。唐先生说，易名唐不正是我前半生最得意的创作，怎能为个身外虚衔放弃它呢。后来唐先生始终评不上正教授，谁都明白，还真就因为院长把他屁股下边的新椅子坐稳当了。可每每有人说起唐先生的职称问题，院长总会拿出一副料事如神的神汉巫婆嘴脸说，我早说了，他那名字坏他的运气，不正嘛。

好多年里，唐先生的画一直不被同行看好，更没得到过任何奖励——成名后，一些朋友动员他参展参赛，说唐大师的大姑娘小媳妇往那一躺，都不用送礼，拿个银奖不成问题。那时候，他学生辈的朋友，有不少都混上各种评委当了。他就骂那些评委朋友，说他妈的，你们太黑了，老子参赛还得送礼？他的朋友们纷纷表示，不是这意思，是说你的画好，绝对银奖水平。他说可我想拿金奖呀。朋友说，唐先生这就太过分了，金奖怎么能颁给光屁股女人呢，毕加索的屁股也没戏呀……唐先生就大笑，操，光屁股画的好也该得金奖！可我知道，我这屁股成色还差，我

这是糊弄土财主的东西，“铁奖”水平，就不跟你们年轻人争金银铜了。而早些年，唐先生的屁股乳房堆了满屋子，一张也卖不出去时，别人从不通知他送展参赛不说，他自己更是识趣地连“铁奖”的自信都没有半点。那时候，他画画不为参展不为得奖不为赚钱，也不为教学不为职称不为发表。

唐先生以教授西方美术史为业，享有光说不练的特权，上课只带粉笔不带画笔算不得毛病。可唐先生喜欢画，他以票友唱戏球迷踢球那么种态度喜欢画，只要裸体女人一被他安置摆放在画纸画布上，他就舒坦得每个毛孔都能发出嘿嘿的笑声。全学院，不论哪个班上人体课，只要有女模特，就有他的身影，如果那人体课与他的课发生了冲突，他还会不容商量地把自己的课调到其他时间。若什么人对此有了意见，不论学生还是老师还是领导，他都要理直气壮地对人家喊：我画画怎么了，画人体怎么了，我他妈在这大院当了好几年学生，一堂人体课都没上过；我现在在这儿当老师了，补上不行吗？

唐先生画人体，没挑拣没讲究不说，还格外注意自己“揩油”的身份：既然自己请不起模特，要借学生的光，他就没有任何要求。每次进教室，他都比别人晚几分钟，这样，最佳位置已被人瓜分了，模特的姿势也被人摆好了，他只随便找个不碍人眼的地方坐下就行。也许他所处的角落光线昏暗，也许从他那个角度看向模特别别扭扭，可他一概浑然不觉，怎么着都能画得津津有味，且完成一幅画的时间也总比别人快上许多。有些学生与他成哥们了，课间抽烟时，或课下喝酒时，就批评他由于光线不好角度不好所以画得不美，又由于境界低下思想肤浅所以画得俗艳。可唐先生从不因学生的指手画脚而恼火不快，也从不进行美学上的争辩解释，他只说，我和你们不一样呀，你们那叫艺术追求，我这叫玩……

唐先生是四十三岁回校执教的，到六十岁退休，十七年里，始终以一个小学生的虚心心态和勤奋姿态画他的人体。六十二岁那年，当他已经成为一个每天只靠玩麻将打门球消磨时间的胖老头时，一个新加坡画商经人介绍来到了他家，钻进了他那间堆满画布和灰尘的画室兼仓库。本来新加坡画商只计划拜访一个小时，可三小时后，他们一块吃了晚饭，饭后又看了一两个小时的画。画商离去时，带走了唐先生的五幅画，一

个月后他再度登门，又把唐先生的画带走了二十多幅。此后他又来过多次，别的画商也随之而来，他们把唐先生的画源源不断地不知带走了多少幅。

最初，许多同行对画商们的举动迷惑不解，他们把最初出现的新加坡画商戏称为布商，说他是倒腾旧画布的；当然，同行们更愿意认为，画商带走的画，都是唐先生白白赠送的。可唐先生对外没任何解释，只是不再打麻将和玩门球了，他重又站到画架子前，涂抹那些与他疏远了两年的屁股乳房。但他现在不好意思去学校的人体课教室沾学生光了，他是闷在自己的画室兼仓库里，对着积攒多年的照片册和素描本精雕细刻。这么一来，又惹出同行们一番新的揶揄，他们说老唐把艺术当鹿鞭伟哥印度神油了。可有一天，一本台湾出版的艺术杂志流入同行们手里时，同行们奚落唐先生的舌头一下都短了，他们看到，那杂志上，登了篇对唐先生评价颇高的访谈文章。人们自然知道，对一本台湾杂志是当不得真的，对任何杂志都不必当真；但同时，人们又没法否认，至少在那个把唐先生称为大师的访谈里，唐先生还真表现出了几分潇洒迷人的大师气象。

访问者：唐大师，在我接触过的画家里，您画过的女体模特可能最多了，两三百恐怕都不止；另外，您选择的作画角度可能也是最丰富的，你的视点重心甚至可以放在头顶或脚下。

唐不正：是这样吗？我倒没觉得，因为在我这里，我的女体只有一个，我的作画角度也只有一个。

访问者：噢？唐大师的话我该怎么理解？

唐不正：很简单，我画任何人都是在画一个叫许玫的女人，我所有的作画角度也都是对许玫欣赏与爱的角度。

访问者：太有趣了！我能知道这位许玫女士是什么人吗？

唐不正：她是我妻子。

唐先生说他欣赏许玫爱许玫，这不是假话。几十年里，他不光只有许玫这一个女人，而且，他对她那种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的态度，也有目共睹。按说，唐先生年轻时倜傥不羁，年老后名利双收，

又活动在美院这样一个开放的环境里，他想与什么人来点婚外情师生恋并非难事。他圈子里那些老朋少友男朋女友们，就个顶个的一屁股风流韵事。但唐先生严谨的情感生活一直淡如白水，即使许玫间或成为真假莫辨的绯闻主角时，即使在他连续多年对许玫的性清白缺少信任的情况下，他对许玫的忠诚与专一也没动摇过。有朋友劝他也来点艳遇，一来丰富丰富生活，二来也是报复许玫。可他说：一码是一码；她给老子戴绿帽子老子自然要骂她，可老子绝不会去和别的女人狗扯羊皮伤害她。

当年大学毕业时，唐先生被分到了内蒙东部的鸡冠山水库工地。那水库属于国家重点工程，据说有战备意义，唐先生的工作是通过用粉笔画板报和用广告颜料画墙报对水库建设者进行宣传鼓动。唐先生刚到那里时情绪低落，曾萌生过逃回沈阳的念头，在他看来，鸡冠山的山水远比不上唐伯虎的山水更有助于他成就自己的山水。可他也知道，如果临阵脱逃，他这辈子就完蛋了，别说宣纸上的山水画，就是板报墙报上的宣传画也没他的戏了。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喜欢上了水库工地上另一个搞宣传鼓动的人，那就是声音能传遍整个鸡冠山的广播员许玫。其实许玫的声音太过甜腻，更适合四十年后主持电台电视台的节目，而不适合在阶级讲斗争生产也讲斗争的年代里当传声筒。“那么我们把《最浪漫的事》这首好听的歌曲作为情人节的礼物送给这位朋友的……”这是许玫的风格，“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天一天从社会帝国主义的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下解放出来……”则不应该出自许玫之口。

水库工地的年轻人来自五湖四海，哈尔滨姑娘许玫是高中毕业生，她不光会讲一口好听的普通话，还长得——这么说吧，一个女人在五十岁时，六十岁时，除了苗条的身材变丰腴了，其他方面，仍然是唇红齿白，仍然是冰肌雪骨，仍然是顾盼生辉，那么她二十岁时什么样子也就可想而知了。许玫小唐先生四岁，可唐先生第一次见到她时，她已是个有一年工作经验的“老水库”了。在唐先生出现之前的这一年里，工地上许多单身的工程师技术员及各层干部都追求过她，但她对所有人的回答都是：我还年轻，要多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些工作后再考虑个人问题。别人一般都见硬就回，退而去追别人。只有唐先生，认识许玫才半个月，就一封封地写求爱信，一趟趟地去广播室门外徘徊等待。他俩一个吃嗓子饭一个吃画笔饭，都是水库建设指挥部的日常留守者，想不见

面都没可能，想少见面都做不到。唐先生总是近于蛮横地问：你为什么不能喜欢我？然后又说：你别跟我讲那些大道理。文静娴雅的许玫被逼无奈，只能红着脸说：那我就实说了吧，我有男朋友。可唐先生并不因此气馁。跟他吹，他果断地说，你要不好意思提就告诉我他是谁，我找他。许玫不高兴了，小唐你这么说话太无礼了，你再这样我就向领导汇报。可唐先生却一脸不屑，那好那好，反正我的态度很明白了，我等你对象来找我谈。当然，领导和许玫虚构的恋人都未出现过，而唐先生，依然故我地时时处处以许玫未婚夫自居，根本不管人家接不接受，领不领情。

春节放假，年三十晚上，许玫正与哈尔滨的家人吃团圆饭呢，忽听门外有人敲门，嚷嚷着给许叔许婶拜年来了。许叔许婶不认识来人，许玫出来一看，见站在门外的竟是唐先生。唐先生是冒着大雪从数百公里外的沈阳家里赶过来的，这时都快冻成冰棍了。许玫只能把他让进屋里，给他熬了鸡汤解冷驱寒。唐先生在许家住了四天，对许玫的冷淡视而不见，只和许叔许婶打得一团火热，结果，当初五晚上他牵着许玫的手风尘仆仆地回鸡冠山时，许玫也终于像刚熬好的鸡汤一样，对他热乎得可以溶冰化雪了。而这么一来，唐先生又进一步意识到，原来他那么喜欢许玫，并不仅仅在于她有条好嗓子有副好面孔，更在于，他对她性格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女人的好，是早有先觉早有预见的。

这之后不久，唐先生听说了沈阳那边提早筹备建国十周年大型成果展的消息，并同时闻知，一个他过去的老师在那边负责。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唐先生给老师写了封信，没想到，那边立刻同意调他，眨眼间他就从山沟沟里被解放了出来。回沈阳前，唐先生决定与许玫结婚，可这时的许玫却犹豫起来，并提出了分手的建议。唐先生很惊愕，再三追问为什么，最后许玫只好承认，我不是处女了，但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解释。唐先生为此深受打击，又气愤又苦恼，独自在库区走了几个小时，晚上再去许玫宿舍时，强行把她按到了床上。许玫的反抗并不激烈，甚至还婉转地引导了毫无经验的唐先生。事毕，她几乎是轻松地说，好了，这回你不亏了，和我分手吧。但唐先生义正辞严地道，放屁，我是决定不计从前，和你当一辈子夫妻才睡你的；我要不要你，才不会来占你便宜呢。几天后他们结了婚，又过几天，唐先生独自回了沈阳。

往沈阳办理许玫的调动手续麻烦一些，分居期间，唐先生一般一个月跑一趟水库工地。本来唐先生希望许玫跟他一块回沈阳等调动，可许玫说，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我不走。唐先生明白许玫的意思，她是想在水库工地再风光几天。在沈阳，她从此只能是普通工人，而在水库工地，她的声音则是数千人的精神食粮。

可有一次，大概是唐先生第四次或第五次看许玫时，在许玫箱子里，有几个包裹严实的信封被他翻了出来，他偷偷打开，发现那竟是一个男人写给许玫的十几首情诗，并且那上边的日期能够证明，它们创作于他们婚后。这一回，许玫没像涉及她的处女问题那样牙关紧咬，唐先生一审问，她就如实说了。说前两个月，有个北京诗人来深入生活，喜欢上了她，回北京后，就一个劲地给她写诗。唐先生拍打着那一摞诗稿说，臭字，看这两笔臭字，还诗人呢！许玫说，不光字不好，我还挑出两个错别字呢，你看——唐先生愣一下，忽然意识到，他们不是为了批评诗人的文化修养才谈论诗人。说，唐先生叫，睡了没有？许玫也愣一下，也意识到他们谈论的不应该是诗人的才学。没有，她答。我不信，唐先生指着诗说，这些肉麻话，写得明明白白。许玫说，那是他夸张的，他想睡，我没让。那你让他干什么了？唐先生穷追不舍，又拍桌子又淌眼泪。隔着衣服摸了胸脯，许玫最后承认道，还，还亲嘴了。操，唐先生叫，亲嘴了！你让别人亲嘴了！亲几回？两回，许玫解释说，有一回还不应该算，他一亲上我就躲开了。唐先生把那些诗撕得粉碎，跳着脚喊，那至少有一回你是愿意的，你他妈为什么愿意让他亲你！许玫哭着说，他反复求我，反复求我，我怎么拒绝也不行，就心软了，就让他亲了……

这天晚上，唐先生是计划不理许玫的，要背冲她睡。可上床以后，许玫一躺到他身边，感受着许玫的体温倾听着许玫的呼吸，唐先生就改了主意，就理了许玫。结果，这一理，他就一点也不怪许玫了，除了骂那诗人，就是责备自己没本事立刻在沈阳为许玫找到工作，好像是他犯了错误。他低声下气地求许玫，没工作也先随他去沈阳，不再待在这穷山沟了。可许玫离不开鸡冠山，她说她不能当家庭妇女。唐先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也劝不动许玫，就把他的九牛二虎之力都花在了亲热上，并且亲热到最后时，也不知他成心还是无意，竟死死咬住了许玫的嘴唇，直到把许玫下唇咬出个口子。唇上挂彩的许玫说不了话了，不能充任数

千人的精神食粮了，只能随唐先生去了沈阳。依许玫意见，唇伤一好，她还要重返鸡冠山，可偏巧这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已经两个月没来例假了。

许玫怀孕了，可以留在沈阳了，这让唐先生高兴，他松了口气，可随之他不能不又紧张起来：他对那孩子的来路产生了怀疑。真是我的？唐先生问，真不是他的？许玫只能再三保证：我只和他亲嘴了没做别的。然后又说，你要不信咱们就堕胎，再重怀。许玫说话表态时的那种纯洁无辜，那种天真幼稚，让唐先生忽而一块石头落到地上，忽而又一团乱麻缠上心头。他只能满腹狐疑地盯着许玫那看不出任何变化的肚子打量。许玫的肚子白皙细腻，手感极好，上接挺实的乳房，下接柔顺的阴毛，未来的父亲唐先生隔着这样的肚子摸自己的孩子，心肠没法不软下来。他趴在那肚子上流着泪说，许玫许玫，我太爱你了，你可不能对不起我呀……几个月后，许玫生下个大胖小子，整整七斤。

此后的十年，许玫以平均两年半生产一子的速度与节奏，又生四个儿子。这期间，唐先生的工作始终不稳定，办展览，给电影院画海报，参加四清工作队，去五七干校，在县文化馆当美术辅导教师，在一个小城市的革命委员会搞宣传，当他重回沈阳成为报社的美术编辑时，他的五儿子都能晃晃荡荡地自己走路了。许玫的工作则相对稳定，一直在展览馆当解说员和后勤工作人员，好多年后，那个展览馆变成大商场了，她还在那里，直至退休。

可许玫这种稳定的生活状态，却不能让唐先生产生稳定的感觉。后来两人年龄都大了，又共处一地了，还好一些；在他们结婚之初的十几年里，也就是他们的五个儿子从怀孕到出生的十几年里，他们的日常生活充满了危机。这么说好像并不准确，在许玫看来，他们的生活没有矛盾，男人豪爽，女人柔顺，连简单的口角都很少发生，她并不认为她让唐先生痛苦了烦恼了焦虑了。可一向大大咧咧心宽体胖的唐先生，却的确会经常感受到痛苦烦恼和焦虑的折磨，他为许玫和哪个男人看电影了而痛苦，为许玫和哪个男人去公园了而烦恼，为许玫和哪个男人笑得灿烂聊得热乎了而焦虑。当然最让他痛苦烦恼焦虑的是，外人的私下议论传进他耳朵后，他去质问许玫时，许玫竟连个善意的谎都不对他撒：正好那电影是王心刚演的嘛；我惦记那棵老槐树是不是又活了过来呀；我

就是想听听别人对林道静离开余永泽是怎么看的……许玫的坦然，倒把唐先生衬得那么心思邪心眼小了。

心思邪心眼小的唐先生对他的五个儿子又爱又恨。爱自然不必多说，当他确认他们是自己的种子结出的果时，他恨不得为他们当牛作马；可当他觉得他们是群野种，跟他没有一点关系时，他的心仿佛就成了一块斑驳画布，正有一把调色刀在上边刮来砍去，他多次想带他们去鸡冠山，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们溺死在宽阔幽深的战备水库里。每个儿子从怀孕到出生到会喊爸爸，他都无数次地问过许玫：是我的吗？但从许玫那种特有的纯洁无辜与天真幼稚里，他找不出来丝毫破绽。他只好偷偷地充当秘密警察。不过，他私下进行的调查取证工作，倒更像自欺欺人的手淫自慰。许玫每生一个儿子，他都要把他抱到那些向他通风报信打小报告的人那里，请他们帮他判断真伪：他像我呢，还是像那个陪许玫看电影 / 逛公园 / 聊天调笑的人？人们更愿意当信使发布散播小道消息，轮到做一锤定音的法官时，就都不肯了：你别瞎猜，他 / 他 / 他 / 他 / 他挺像许玫的。一般得到这样的回答，唐先生就能心满意足，不再继续刨根问底，好像儿子像了许玫，就等于像他了。

但多年里，唐先生的心思邪心眼小，又的确都只局限在“心”上，在行动上，他始终像对待许玫一样对待他的五个儿子：顶在头上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如果他痛苦了、烦恼了、焦虑了，不论那痛苦烦恼焦虑来自日常生活中的许玫与儿子，还是来自其他方面，他都没有过任何过激的举动，连许玫的处女问题他都从不触及；只是有时，忍无可忍了，他要把那个在时间之途上与他渐行渐远的北京诗人当作靶盘，把怨愤和仇恨向他射去：他妈的，还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呢，勾引妇女，霸占人妻，给老子戴绿帽子，下流无耻王八蛋！许玫已经习惯唐先生了，他越邪火熊熊，她就越温情脉脉，到后来，见唐先生把北京诗人的名字都说贫了，她还会玩笑着回应几句：反正人家比你懂情义有情调；人家会写诗，就给我写了那么多诗，你呢，你会画，可连张素描都没画过我。

对唐先生频频出手的人体画和台湾那本艺术杂志，许多同行不屑一顾、不以为然、不愿承认，但有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他们却不能视而不见：唐不正这名字，在东南亚一带正愈益红火，一些从海外反馈的消息也说，

唐先生那些俗艳的屁股乳房，仍有不小的增殖空间。如今艺术圈的共识是，有商业价值的画才是好画，画家跟着画商走，才是识时务的明智选择。于是，在画商那里炙手可热的唐先生，在同行眼里久受冷落后，也赢来了一轮轮嫉妒与追捧的小小高潮。在批评界，出语谨慎者认可了唐先生是一颗久埋泥下的老珍珠，主张对他的人体重新估价；而信口开河者，则热情洋溢地将唐先生定位为二流大师，一家专业美术报纸还引动了一场唾沫四溅的“学术”争论：大师之誉是否只能为一流画家专美，二流画家能否成为特色性大师？这么一来，再也没人说唐先生的画是白白送人的了，许多交往多年的朋友同事学生，不光不再调侃他挖苦他轻慢他，还不断跑来虚心请教，仔细琢磨他那堆莫测高深的屁股乳房，其恭敬程度，一如向他求画的商人官员。

其实唐先生不乏自知之明，他知道他的画充其量也就“铁奖”水平。可外界的鼓噪对他不能没有影响，而这影响的直接表现，就是他把丢掉两年的画笔又重握手中，再度勤奋地画了起来。他希望他能画几幅真正具有大师水准的人体，不俗艳不说，还要超拔。作画之余，闲暇之中，他常常情绪复杂地面对自己那些积攒多年的屁股乳房，摇头摆尾地欣赏把玩，严肃认真地分析琢磨，以发现和提取以前连他自己都忽略了的艺术价值与精神内含。当然了，与艺术价值和精神内含比，还是商业价值和物质内含更直观些。多年里，作为一个子女多负担重的普通教员，唐先生的家庭生活一直寒酸艰窘；可晚年蹿红的他，眨眼之间就今非昔比了，连续几出大手笔的高消费表演，让一向了解他那种冲动性格的熟人都看得眼晕心悸。短短几年里，他先为自己和许玫买下一套二百多平米的别墅式住宅，又陆续给五个儿子各买一处不少于九十平米的公寓房，并且后成家的四儿子五儿子结婚时，他还为他们举办了极其隆重奢华的婚礼，有人开玩笑说，老唐这是把儿子当成英国王子啦。

唐先生积攒的屁股乳房确实数量庞大，但再大的数量，也有售罄的时候。最初，唐先生对他库房的空虚并未介意，毕竟他还在不停地画嘛，虽然现在作画的速度较以往慢了，可他相信，与他那些每幅只能卖一两万元人民币的俗艳之作比，一旦他的超拔之作出手上市了，每幅的价格都会十倍百倍地高于从前。以一当十，以一当百，他未来的名与利将更难估量。仍有画商前来探营，但他们更愿意对他藏品日少的清冷仓库感

到遗憾，对他新作渐丰的画室则只肯表示礼貌的赞许。果然，唐先生那些小唐后期与老唐时期的屁股乳房卖净以后，歇笔两年后唐大师的超拔之作却无人问津，就此，唐先生大红大紫的辉煌时代只能宣告结束。

年岁已近古稀的唐先生，并不介意寂寞光阴的重新到来。花无百日红嘛，在画坛这个名利圈里混一辈子了，他很明白这个道理，手头的钱够养老送终他就知足。可让唐先生再度感到痛苦烦恼焦虑的是，他那些精神生命的寄托，艺术追求的成果，那些被他命名为《生之环舞》、《睡美人》、《女娲的传说》、《蕊》的人体画，那些超拔了的屁股乳房，一幅都卖不出去不说，还连个开价的画商都遇不到，连个认认真真地打量一番的同行都没有。好像它们并不存在。唐先生一下老了许多，尽管逢人还是嘻嘻哈哈，无所忌惮，尽管在许玫和儿子们面前仍然一言九鼎，八面威风，可他自己知道，虽然每天他照旧守在画室里，但他眼里，已经没有那些从来都让他一往情深的屁股乳房了，如今他眼里只是一片空无。

有一天，唐先生从画室出来时，表情与往日不大一样，他故作轻松地对许玫说，我觉得画画没意思了，我这辈子，就画到这儿吧。许玫对丈夫这样的说话方式感到陌生，她结结巴巴地说，老唐老唐那东西能画则画不能画也没啥你可不能……唐先生笑着说，你看你，紧张什么，我说就画到这儿又没说就活到这儿。果然，唐先生没死，但也没再回到过去的麻将桌前门球场上，而是喜欢上了散步。有时他一走就是大半天，许玫问他去哪了，他只敷衍地说，去五里河公园了，去棋盘山了，去怪坡了……他这样走了一段时间后，某天上午，他的五个儿子分别接到他的电话，他让他们各自向单位请半天假，下午一点，到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对面的某宾馆某房间与他见面；他要求儿子们不要把他找他们的事说给别人，包括——他说，反正你们只自己知道就行了。五个儿子都在电话里问他什么事，应约去宾馆的还有谁，当然都没问出结果；但他们均表示，一定准时到达，也不会走漏风声。五个儿子全不像唐先生那么个性突出，桀骜不驯，而都循规蹈矩，本分老实，对他们那个慈祥但却乖戾的爸爸，没大师时就百依百顺，大师以后更唯命是从了。

下午一点，几乎同时出现在唐先生面前的五个儿子，彼此见面后都有点尴尬，他们谁也没猜到，原来爸爸安排的秘密聚会，其成员竟是唐

家的全部成年男性。神色严峻的唐先生虽然表面不露声色，心里却为儿子们没暗中联络私自串通感到满意。父子落座后，唐先生一反往常地先沉默片刻，盯一会自己的脚指头，才缓缓抬头，然后凛然发问：几十年了，你们靠喝我的血吃我的肉一点点长大，可你们谁知道，你们哪个身上流的不是我的血，哪个身上长的不是我的肉？唐先生说话时声音不大，但字字见血，句句到肉，五个儿子都被震住了。我也不知道。唐先生不等儿子们接腔，继续演讲。你们也都大人了，我和你们说话不必遮遮掩掩。你妈这辈子，什么都好，可就是那种事儿上，至少头二十年里，没让我放过心。所以，我今天找你们来，就一个事儿，等一会儿，想麻烦你们陪我去趟对面的医院，每人抽上半管子血，与我做个，亲子鉴定……爸——住嘴！唐先生有力地摆了下手，不许别人插话发言。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老了老了，想弄个明白；弄明白了能咋的呢？也不咋的，你们还是我儿子，我也还是你们的爹，跟以前没有任何区别。医院那边呢，我早求好人了，费用也交了，保密工作啥的，你们都尽管放心，只要回去以后，你们别跟你妈说别跟自己的媳妇说，我保证，这事儿就等于没发生过……

唐先生说完闭上了眼睛，又让一直挺着的腰板塌进了沙发，好像说这番话他累得够呛，需要以假寐的形式休息一会。这样，在这之后，开口说话的是哪个儿子，他就未能集中精力加以分辨，恍惚之中，他听到的，只是几句这样的话：爸……如果咱们，真去鉴定，那，那这事儿，就不可能等于没发生过……万一，我们中有人——爸，万一我们有人不是你的，想寻找自己的亲父亲呢？

唐先生刷地坐直了身子，眼睛也重又大大地睁开；不过这时的他并不凛然，反倒有点可怜巴巴。显然，这某个儿子提出的问题，此前他根本没考虑过。

蹲着

夏天是刑事犯罪的黄金季节，尤其夜晚。

我不仅指性犯罪。

性攻击的确更容易出现在夏天，更容易出现在夏天的夜晚，这不用我多说。其实，夏天的夜晚，为其他刑事犯罪提供方便时也兢兢业业，恪尽职守，这同样不必我多费口舌。比如斗殴。夏天的夜晚暑气稍减，清风习习，街道两旁会摆满肉香扑鼻的烧烤炉子，即使已经吃过晚饭的人，从闷热的室内来到户外，也会习惯性地坐在烧烤炉子附近的大排档上，喝着啤酒，剥着水煮花生或卤盐扁豆，吃着烤肉串烤鸡架烤腰子烤鱼，神聊海侃，行令划拳，吆三喝四。陌生的人，助兴的酒，多半带有吹牛性质的闲话大话不着边际的话，都能引起分歧，引发争端，引动暴力冲突，引出伤害甚至重伤害的案件。再比如抢劫。如果冬天，从一个人身上获得东西比较麻烦，穿得那么多那么厚，即使把被害人逼进细胡同了，逼进小树林了，逼进某个犄角旮旯了，你就翻吧，里外上下十来个口袋，这个兜是手纸，那个兜是手绢，还有一个兜是空的，等你好容易翻到钱了，没准巡夜的警察也赶来了；夏天抢劫则简单多了，人身上能装东西的地方就那么一两处，所谓手到擒来或唾手可得，实现起来都易如反掌。入室盗窃也是如此，冬天家家门窗紧闭，夏天则户户窗门洞开，别说那些蓄意偷盗的贼，即使一些本来只为听声扒眼满足低级趣味的人，见别人家屋子那么好进，桌上的手机和包里的皮夹那么好拿，顺手牵羊地，也就把道德问题升格为刑事问题了。还比如谋杀。中国人没枪，至少一般人不容易搞到枪，杀人的家什多为冷兵器，棍子锤子斧子

改锥刀啥的。冬天棉袄棉帽子把人包得严严实实，若袭击者恰好力道不足，或用力不当，即使选择的时机千载难逢，可他的那堆冷兵器，多半也会让他失望：要么把人家棉袄大衣羽绒服剐个口子，要么砸烂人家一顶棉帽皮帽毛线帽，但那被袭击者的肉身却毫毛无损，很可能，那被袭击者踉跄一下就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一般人，会兔子一样撒腿逃掉，个别自恃孔武有力的，还会来个豹子回头恶虎翻身，说不上最后谁杀了谁呢；可夏天杀人就大不一样了，赶上那刽子手手劲足又有准头，都不用武器，只需一记窝心拳，就能让被袭击者闭过气去。

这就是美丽的夏天美丽的夜晚，可对于我们的城市来说，它却充满凶险。

不过，上面我所做的描述，并非就是我们城市夏天夜晚的主要景观，它是支流、个别、小节；我们城市的主流、整体、大局，我估计，与巴黎或华沙，与平壤或伦敦，与东京或北京，与巴格达或太子港，与坎帕拉或喀布尔，与萨拉热窝或加拉加斯，与亚的斯亚贝巴或布宜诺斯艾利斯，都没什么本质区别。单就社会治安问题来说，虽然上述首都级城市我均未去过，但以我的智力水平，通过读小说看电视，凭借最起码的思考判断，我敢说，夏天夜晚刑事犯罪率较高的问题，绝不仅仅局限于我居住的城市，它肯定属于普遍现象，而它的普遍性又足以证明，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要实现精神的文明与社会的进步，并不像购进一条生产线就能收获一批电视冰箱洗衣机那么容易，铲除罪恶安宁天下，路漫漫其修远兮。为此，我和我的伙伴们写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信，就很委婉，很客气，很平和，别说没有批评指责，连牢骚和怨言都没有，我们的信，只是谦卑诚恳的文字提醒。我们提醒道：夏天又快来了，刑事犯罪的高峰期也将不期而至，请最高行政长官并相关部门在百忙之中，一定注意季节的更迭，争取对此有所准备，以防患于未然。

我们的信，是天气凉爽的四月中旬发出去的。

据说与地球日益严重的温室效应有关，我们这座城市的每一个夏天，都要比上一年的夏天早来几天。气象部门透露的消息称，今年又将是个炎夏，即使在我们这样一座北方城市，一进五月，也会迎头撞上摄

氏二十五度以上的夏季气温，而七八月份，气温将高到什么程度都不敢说了，也不能说，至少不能实打实凿地说。果然，五一黄金周刚一开始，人们走在太阳地里，就恨不得穿短裤背心了，空调电扇纱窗凉席，一夜之间也紧俏起来。同样在五一黄金周的最初几天，我们城市的各大媒体，也就是报纸电台电视台这三大喉舌，在原来报道旅游收入的黄金版面上与黄金时间里，突然铺天盖地地发布起了严厉打击各类刑事犯罪办公室的最新律令，说从黄金周结束后上班的第一天起，每天晚八点至次日早五点，在城区内，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并含所有人力车一律禁行。

一时之间公众哗然。当然了，面对哗然，“严打办”也就新律令做了详细解释。

“严打办”的解释同样由各新闻媒体传递出来，报纸电台电视台分别利用专访、特写、言论、编者案、录音讲话、公益广告、实况录像、专题文艺演出的形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告知公众，新律令的确会给公众的生活工作带来不便，但与月黑风高时犯罪分子再不能恣意妄为的大不便比，对“三车”的限时禁行只是小不便，换句话说，新律令的意义在于，以添加公众的小不便来消解犯罪分子的大不便，以舍弃公众的小便来制约犯罪分子的大便，让便与不便发生良性转化，是值得的。

具体说来也很简单，夜间行驶的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都容易导致刑事犯罪：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活动场所，比如公交车；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工具，比如摩托车和自行车；有的会成为犯罪分子的作案对象，还比如摩托车和自行车。白天的时候，也有人在公交车上掏钱包耍流氓，但到了晚上他们更加猖狂；同样，白天也有人偷盗别人的摩托车自行车或骑在摩托车自行车上抢包抢项链抢手机，可有了夜色掩护，他们抢起来偷起来会更肆无忌惮。但晚上八点到早上五点的黑夜时段，城区内的“三车”如果都不出行了，问题则能得到缓解，客观障碍的设置，能对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起到约束作用。“严打办”的负责人在电视上打着手势说：女士们先生们，百姓们人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到来的这个夏天，我们城市的犯罪率将大幅度降低。

除了犯罪分子，我们这座城市的居民皆温良驯顺，在短暂的惊愕后，他们也就理解了政府的苦心，他们同样通过三大喉舌拍着胸脯子表态，

坚决支持“严打办”的最新律令。但支持是支持，不可否认，新律令引发出的连带问题也的确不少，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严打办”曾经考虑到的，即整个城区居民的生活与工作，太不方便了。

对于那些夜间上下班的人来说，多不方便不言而喻，即使那些无须夜晚工作的人，他们的不便也明睁眼露。不可能每个人都天一擦黑就守在家里聊天做爱看电视打麻将吧，喜欢晚饭后到户外散步逛街的大有人在。可只要出门，这些普通的城市居民，又怎能没有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等最基本的交通工具呢？还有一个具体的问题更加棘手：一辆公交车，一辆摩托车，一辆自行车，或一辆三轮板车倒骑驴，正行进在路上，忽然就八点了，只见执行公务的警车风驰电掣，只听提醒公众的汽笛震耳欲聋，这种时候，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包括倒骑驴立刻停在原地不能前行了，那么，已经到了家门口的人没得说，下车步行或踩一脚油门快蹬两下，也就糊弄过去了；可那些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的人怎么办？坐公交车的，下车后走又走不动，乘出租车又乘不起，骑摩托车自行车倒骑驴的，除了自身要面对与坐公交车的人相同的麻烦，还有个格外需要操心的事是，车怎么打发。按律令规定，晚上八点至次日五点，推车行走也不允许，因为那些移动着的摩托车自行车包括三轮板车倒骑驴，很容易给巡逻的警察带来困惑，从而导致误会：那些推车人是车主还是贼？

还有一些次要问题也不容漠视。比如，一个老太太猛然听到剧烈的汽笛声，当时就把心脏病吓犯了；比如，一些对“严打办”的律令缺乏尊重的司机乱开玩笑，他们随着汽笛声一个劲按喇叭，搞得城市噪音持续的时间超过了规定的三分钟；比如，有个骑自行车玩的小孩忘了八点钟的鸣笛是什么意思，满大街骑车的人都停下了，只有他还让屁股下边的两个轮子飞速旋转，让抓住他的巡逻警察非常为难，他未成年，拘留罚款都不合适；比如，有个骑倒骑驴收破烂拾垃圾的老头，穿过马路就到他租住的平房了，可听汽笛响了急忙转弯时，他太慌张，竟翻了车，把车上乱七八糟的东西扣了一马路，阻塞交通达十五分钟之久，让开汽车的人非常愤怒；比如，有个骑坤式摩托的妇女把她的轻便摩托停在路边，用一条链锁与一株小树锁在了一起，可两小时后，她丈夫开着汽车陪她来拉摩托时，他们发现，那摩托和与它连在一起的新栽的小树都不

见了，地上只有一个浅浅的树坑；比如……

这些问题并不普遍，但不能尽量有效地解决处理，衍生下去也很糟糕。我和我的伙伴们连夜把这些个案汇总起来，匆匆写就一封致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急信，通过他的秘书之一的妻子之手，以最快速度送到了那个秘书之一手中。我们希望，第二天早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到办公室后，能在第一时间就从他秘书之一那里看到我们的情况反映。

顺便说一句，我们中的一个伙伴，与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之一的妻子是大学同学，并且是一对多年的情人。

我和我的伙伴，既不是人大代表，也不是政协委员，更不是在政府权力部门任职的公务人员。我们是写报告文学的，教历史的，吹双簧管的，设计计算机软件的，拔牙的，当翻译的，制作广告的，研究微积分的，化验药物成分的。我们都读过大学，有本科以上学历，需要自我表白时，我们愿意羞答答地自称知识分子。我们工作不在一个行当，居住不在一个社区，年龄有大小，性别分男女，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关心我们这座城市的发展建设，并针对我们这座城市的优劣短长及城市政策的优劣短长，经常性地给我们城市的历任最高行政长官进言写信，希望他们在参考过我们的意见之后，能把工作做得更好。我们没有私心杂念，既不指望经此谋得一官半职，也不希求借机收到钱财赏赐，把我们这些人连在一起的，只是道义感、责任心、公德、爱。

我们能够结合在一起，始于多年前的一个偶然事件。

多年前，我们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已欣欣向荣，可西部仍然萧条破败，一片片的地窖式平房，被几条二级马路勾连起来，眼巴巴地张望着外部的世界。我们认为，西部作为一片千疮百孔的城市贫民区，确实积重难返，但不能因为难返就不返呀。如果一时无法解决住房就业等复杂问题，至少应该先解决出行之类的简单问题吧，先让西部通过交通与整个城市打成一片，余下的问题，也许能好办些。说来让人难以置信，城区其他地方那些不特别重要的街道，也都全部修葺一新了，平坦宽阔，清辉耀眼，翠绿的行道树向远方排开，十字路口的红绿灯闪闪烁烁。可西部，即使几条主要干道，如华山路岐山路步云山路，其状况也不比陕

北塬上的一条黄泥土道好上多少，晴天尘土纷飞，雨天积水没膝，而不论晴天雨天，那一个个大坑一条条沟槽，让领导干部的高级轿车走在上边也如同浪里行船。当然领导干部不走这里，他们的机关和宿舍都不在这一带，即便中央来的城市考察团或海外来的华侨外宾，号称要走遍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也不会被带到这一带来。但我们觉得，不能因为各级领导以及海外友人不来这里，这里就永无翻身之日。一个城市是一个整体，在发展的整体中将一个部分排斥在外，任其衰落窒息，短时间看可能没有什么，好像还能节省点建设开支，可长此以往，它对整体形象的毁损，对整体格局的破坏，对整体进程的拖拉，其危害将难以估量。这就好比一个家庭，多数成员都烟酒不沾，只有一个人吸毒成瘾，最初那吸毒者的花销与健康都不会影响别人，可一段时间后，他钱不够了，身体垮了，他完全可能以各种方式把其他家庭成员也拖入泥潭。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看待我们城市西部以及西部那几条带有脸面性质的马路的，我们将自己的管窥蠡见写成信，寄给当时那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恳请他能关注西部，能关注西部那几条已实在不成样子的马路。

当然了，当时我们这些人互不认识，从无来往。我们每个人都是以个人身份提的建议。我们的信自然也是分别寄的。

受信人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里接到一批内容大体相同的信，不能不绷紧敏感的神经，他把那些信交给了城市安全部门。据后来他身边的人透露，他曾先怀疑我们是美国间谍或俄国特务，后来认定，我们是他政敌的鹰犬，至少是他政敌雇佣的打手，想把水搅混拱他下台。城市安全部门经过认真分析，也认定这批信很像一个莫测的阴谋：这些人身份背景各不相同，可他们写信，都不是为了申自己的冤告自己的状，一点私人诉求没有，这可信吗？这些人生活的地区也很分散，但唯独没有居住或工作在城市西部的，可他们却针对城市西部那几条与他们无关的马路大做文章，这什么意思？城市安全部门越分析越觉得事态严重，他们一边在城市西部，尤其是围绕华山歧山步云山等几条马路增派警力，布防布控，提高警戒级数，一边动用各种侦察手段，对我们这些发信人展开调查了解，进行全天候的跟踪监视。好在我们写的都不是匿名信，好在我们都清白若纸透明若水，很快，城市安全部门就意识到他们小题大做了，

在他们打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报告上，确认了我们不属于任何形式的危险分子，我们之所以不约而同不谋而合地写那些进言信，只因为我们是一些不喜欢玩麻将，不喜欢搞聚餐，不喜欢桑拿足疗卡拉 OK 却很喜欢管闲事的知识分子。对我们的明察暗访结束以后，由于自觉不够镇定沉稳，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有点不好意思，也是希望给自己塑造一个从善如流的新形象吧，他居然立刻就考虑了我们的建议，不仅翻修了华山岐山步云山等几条马路，还拟定了个一年一小步两年一中步三年一大步的城市西部改造规划。那之后，他的几任继任者，大概都听说了他草木皆兵的滑稽故事，待他们收到我们的进言信时，不仅没再转给城市安全部门，还都忠实地将他们前任描绘的蓝图由纸上搬到了地上，让如今的西部，与我们这座日新月异的城市的整体一样，到处灯红酒绿，满街莺歌燕舞，高楼之内，家家和睦，广厦之外，人人友善，到如今，我们这座城市之所以能政通人和令行禁止，与西部早已与我们这个城市的整体水乳交融了大有关系。不可否认，我们的城市还没能消除犯罪现象，尤其在夏天，在夏天的夜晚，刑事犯罪率虽较过去有所降低，但仍属偏高；不过这只是前进中的微小蹒跚，是黎明前的短暂黑暗。在此，我想继续以前边的例子为喻。那个吸毒者，终于被家庭的其他成员改造了过来，已经懂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的道理了；可是，你若一下子让他把烟也戒掉，现实吗？

先不说这个，还说我和我的伙伴们最终怎样走到了一起。

在当初，城市安全部门对我们的内查外调，着实让我们紧张了一阵，我们需要提供种种证据，证明我们互不相识，没有组织，未受指使，并无恶意。但他们的调查，同时又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收获，那就是，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了吾道不孤，都轻易地找到了志同道合的伙伴同志。于是，一俟调查结束，那个搞电脑的女性与搞广告的男性就首先认识了，并且还火箭般地谈上了恋爱，然后，他们利用城市安全部门提供的名单，左勾右连地把我们这拨人纠集了起来。从此，作为一个通过关心公益事业交朋结友的松散集体，我们就以更大的热情和更积极的态度，投身到了向城市首脑进言的活动中。我们从未得到过相关部门的信息回馈，除了那个调查，我们没得到过表扬也没得到过批评，但我们认为，我们的

许多建议，都是得到了历届城市最高行政长官与相关部门的重视的，我们的城市之所以能越来越繁荣，越来越靓丽，越来越文明，越来越现代，那枚沉甸甸的军功章，至少有一小疙瘩属于我们，哦，是属于我们那一封封“公益信”的。

多年里，一共写了多少封“公益信”，我们记不清楚也没法统计；同样在这漫长的多年里，有多少人因转移了兴趣或来了热情，退出或加入了我们这个松散的集体，我们还是既记不清楚又没法统计。我们知道的只有一点，就是不论我们的队伍壮大了还是缩小了，为了防止出现不应有的误会与麻烦，我们坚持不作为民间组织的形式出现，也绝不承认我们是个组织，我们没名号，没纲领，没章程，没目的。我们寄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每一封信，都是以个人名义写的：一个人写的就署一个人的名，三个人写的就署三个人的名，七个人写的就署七个人的名。如果对什么问题发生了分歧，但大家又都觉得那问题有必要反映上去，我们就各写各的信，或持一种意见的人写一封，持另一种意见的人写另一封。我们都很自律，从未有人利用“公益信”谋过一己之私。

如此高的效率真是前所未有呀！

三天后，“严打办”的修改补充意见就公布了出来，那条防止刑事犯罪的最新律令，眨眼间就变得人性化起来。首先，把晚八点整突兀的三分钟鸣笛改为播放西洋音乐片断，并且从七点五十起，连播三次，每次一分钟。具体做法是这样的：七点五十，先播一分钟的车尔尼钢琴练习曲；七点五十四，再播一分钟肖邦《仙女们》中的快板；七点五十九，还是用一分钟时间，播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那个命运叩门的著名旋律。如此一来，有提醒，有预告，既不生硬，还普及了高雅艺术，可谓一举两得。其次，在全市范围内，突击招募一万民工，夜以继日地大兴土木，在城区所有的大街小巷，只要有空地方，就因地制宜地搭建起墙固门牢防风避雨的简易车棚，那大小数千个简易车棚，将为那些临近八点还在赶路的骑车人免费存放摩托车和自行车以及平板车，为此，“严打办”会同城管部门，以高薪聘用了一批身强力壮的下岗男工，会武术者优先，作为专职的夜间看车人。最后，那些八点后从公交车上

下来的，或把摩托车自行车已经存入车棚，但仍需步行较长时间才能回家或去单位上夜班的人，将享受报销部分出租车费的待遇，具体执行办法是：在标明为八点之后某一时段的乘车收据上，写明起讫地点及当时情况，再加盖单位的或街道的公章，即可持据去“严打办”报销车费的三分之二，而余下的三分之一，由本人所在单位或居住街道的领导视具体情况，可酌情再报销三分之二，这第二个三分之二的开支，最终由各单位各街道月末统一去“严打办”结算。

这么一来，公众中那些小小的不满情绪立即烟消云散了，日常的工作与生活并没受到太大影响。我和我的伙伴们也很高兴，我们商量着以诗的形式写了封感谢信，感谢我们城市的父母官比我们的爸妈还会心疼我们。在这封信上，起草者把领导比喻成“父母”、“爸妈”，把我们自己和与我们一样的百姓大众比喻成了“孩子”、“儿女”，为此，我们这些敏感的知识分子还发生了争执。但一番唇枪舌剑后，尽管我们都承认这样的比喻有些封建色彩，却仍然这么用了，理由很简单，如果人家各级领导没有“父母”之情“爸妈”之爱，人家凭什么为我们想得这么周到？

“颂诗”寄走后，我们都长长地松了口气，认为我们城市的治安问题终于可以一举解决了，于是，我们这些人——具体地说是九个人，又分别去关注我们已意识到并有兴趣置喙发言的其他问题了。我们中，有两个人一起搞调查，有三个人一块做研究，有四个人一同瞎琢磨。可是，正当我们的调查研究琢磨即将成形，我们三部分人的三封进言信已开始草拟时，我们发现，我们城市的治安问题依然不容乐观。

各城市的治安问题都十分复杂，恐怕永远得不到根本性解决，这我们也清楚。我们再单纯幼稚，也还是浸泡在世俗生活中的社会人，我们知道这世界上没有乌托邦不存在桃花源。可即使这样，看到“严打办”的律令收效甚微，城市夜晚的犯罪率仍然居高不下，我们还是忧心忡忡。与公交车摩托车自行车这“三车”有关的刑事案件的确少了，可以说是直线下降，但与“三车”无关的案件，却骤然之间多了起来，就好像，以前围绕“三车”作案的那些歹徒，忽然都转行了，转入其他犯罪领域去了，而他们与其他领域犯罪分子的合流，造成了与“三车”无关的刑

事案件直线上升。

首先是打架斗殴的多了：烧烤排档、街心花园、夜市上酒馆里、网吧门口游戏厅外，凡适合普通百姓玩耍游乐的地方，由嘴巴争执吵骂而引发的流血冲突层出不穷；其次是强奸妇女的多了：由于八点之后的夜行妇女并不都有打出租车的资格，也就是说她们的第二个三分之二并不那么容易报销，又由于不能使用交通工具，无形中，许多妇女途经危险路段的时间就延长了，这样，那些施行性侵害的犯罪分子反倒有了更多的施暴对象；再次是入室盗窃的多了：缺少了交通工具的帮助，许多人下班回家的时间要拖得很晚，盗窃分子便利用这个空当，通过爬阳台、钻窗户、撬门压锁等手段，潜入民居，大胆洗劫疯狂搬运，甚至动用一些型号不等的大小货车……有资料显示，“严打办”的律令颁布以后，与往年同期相比，全市各类刑事案件的总发案率减少了五分之一，但斗殴强奸盗窃这三类单项案件，却分别增加了五分之一、五分之零点六和五分之零点五。

我们九个人又聚到了一起，怎么办？社会治安问题才是眼下的当务之急呀。我们把所有业余时间都花在了思考新问题上，把又一封长信写了出来，为了表示我们的心情，我们还抓住城市最高行政长官为一家新开业的洗浴中心剪彩的机会，集体出动，有掩护有策应，闪电式地把信直接递交了过去，等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三个保镖三个秘书先后反应过来上前阻止时，我们中负责递信的人已全身而返了。这一回，我们除了反映情况，还提出几项建议，比如取消关于“三车”限制的律令，比如罢免工作不利的现“严打办”负责人并任命新的有可能更有作为的“严打办”领导者，比如大幅度扩编警察队伍，争取让每平方公里范围内的巡夜警察不少于三人……我们的建议共计十二条，其中的几条相当切实可行。

我们的建议，并不是全部九人都通过同意的。本来，我们还想像以往那样，意见不统一时，就分别写信，意见一致的人才共同签名能代表自己意见的那封信。可这一次的情况有点特殊，我们只能做例外处理——即使保镖秘书不阻挠我们，可人家领导正在鞭炮掌声中和仪仗小姐间手持金剪刀为新开张的洗浴中心剪彩呢，我们却不合时宜地挤到前面，一

人递过一封信去，实在不妥；另外，共同署名协同作战，也更能增加这封“鸡毛信”的感染力，更容易引起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重视。这样，我们就破天荒地合写了一封意见有分歧的信。当然分歧没有大到水火不容的份上，而只是大同下边存的小异，即使为这小异，在信的末尾，我们这些意志独立作风民主的知识分子，也清清楚楚地特意注明，哪个人同意哪几条意见，哪些意见不能代表哪个署名人。

这一回，我们没立刻看到信的效力。好几天过去了，“严打办”的律令仍按老样子落实施行，且越来越深入人心，一些技术上的缺陷也得到了较好的弥补；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出现的治安问题仍无缓解迹象，斗殴、强奸、盗窃，依然为我们这座城市美丽的夜晚添加着恐怖，依然给我们这座城市的文明与和谐涂抹着污痕。

我们不能不胡思乱想。以前把信发出去后，不论出现什么情况，我们都不特别介意，因为一条最简单的理由能消除我们的一切疑虑：那信肯定未被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看到。是呀，他夙兴夜寐，日理万机，哪有空闲去批阅每一封普普通通的群众来信呢。可这回跟每回都不一样，这一回，比假他秘书之手转交还要保险呀，可他，为什么以前都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们，而这回，任何形式的反应都没有呢。于是，我们中有人提出再写封信，再写封措词强硬些口气严厉些的信。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犹豫起来，甚至有人惴惴地说，我们是不是太过分了，有点不知天高地厚呀，我们把自己当成谁啦？经过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看过我们的上封信后，没理睬我们的任何建议，很可能是不高兴了，而且很可能是为我们那种送信的方式不高兴的。我们还猜测，那个被我们判为不作为的“严打办”负责人不仅不会下台，很快还会来报复我们，因为他有怎样的背景已是公开的秘密，他的靠山比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靠山还要坚挺。我们毕竟不像多年前那么年轻了，热情已趋于麻木，冲动也纳入了理性，回想当初接受城市安全部门侦察的事，没法不生出几丝后怕。结果，建议再写信的人，由于得不到多数人的响应，由于势单力孤和新的意见不够成形，就也没写。

当然，与此同时我们也很自责，为我们的患得患失和投鼠忌器而自

责，觉得作为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我们太缺少古人文谏死的勇气胆略了。一时之间，在我们的彼此指责互相攻讦中，我们这个松散的团体变得岌岌可危起来。而之所以没一下子解体，没人一甩袖子扬长而去，可能更与我们的修养有关，我们都不好意思由自己挑头拆帮散伙，都想通过疏远冷淡和顾左右而言他的方式，逐渐各行其是，不再往来。

可就在这时，一条新的"严打办"律令发布了出来，随着三大喉舌大张旗鼓的宣传，我们像被充了气的皮球那样，一下子又都活跃起来。不管那律令是否能让我们每个人都乐于接受，但我们却一致认为，这是我们的信起了作用，一个很直观的信号就是，"严打办"新律令下端签署着的，是个新名字。我们不由得开始了重新自责，责怪自己的小人之心，同时又善良地为"严打办"原负责人的命运担忧起来，觉得我们不该挑人家的不是，坏了人家的锦绣前程。直到我们听说，"严打办"原负责人又就职新岗位了，虽然新岗位没有旧岗位那么多的实惠好处，但他被升了半格，我们的愧疚才减轻一些。这期间，我们还商议过是否有必要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再写一封诗体感谢信，但这一回，大家都慎重了，没写。

新的律令是这样的：在严格执行原律令的基础上，晚八点至次日五点，任何仍待在城区户外的人，一律要蹲着活动。

蹲着……活动……蹲着怎么活动？为什么要蹲着活动？人之所以不再是猩猩猴子而是人了，不就因为由蹲着改为直立了吗？广大公众不能理解，难以接受，以嘀咕腹诽生闷气等抵触的方式表达不满，默默抗议。倒是我们几个人思维更敏捷些——不好意思，其实是更聪明些，我们一下就明白新律令为什么这样要求了，而我们猜出来的理由，与三大喉舌的深度宣传一模一样。

先说弊。蹲着活动有两大弊端，一是活动的时候动作慢，再一个是长时间取蹲姿容易腿麻关节疼。这蹲着的不得劲之处人人都体验过，无需多说。需要多说的是蹲着的利。蹲着的利，与蹲着的弊相反相成，对于刑事犯罪分子来说，动作慢，腿麻关节疼，在客观上，能起到阻止他们实施犯罪的作用。比如，一伙人喝多了酒试图寻衅滋事，可蹲着的

人打架，发不上力使不出劲，即使手里的刀子已经明晃晃地准备往外扎了，但探身攻击时，蹲麻了的腿脚一阵酸痛，那攥刀的手，想不收回来撑住地面都不行，一场流血事件，很可能就因之中辍在萌芽状态。再比如，某个家伙想强奸妇女，一路跬步冲了上去，也将妇女逼到墙角了，可两个蹲着的人，如何发生性关系呢？当然那家伙可以将妇女掀翻，也主动把自己放倒，但抛开长时间取蹲姿的人性冲动将受到多大抑制性能力要打多少折扣不说，单说一个躺在地上的流氓，又能有多大威慑力让一个妇女任他蹂躏宰割呢，况且，妇女反抗时可以理直气壮地站起来搏斗，就如同法律上认同的正当防卫一样，可那强奸犯，他敢往起站吗？即使敢，还没等他血脉通畅呢，巡逻警察恐怕早发现这边有人抗令违规了，冲过来，强奸者必然偷鸡不着反蚀把米。还比如，几个窃贼瞄准一个室内无人的富裕人家，也踩好点了，也探好路了，也望好风了，也备好装赃物的车和钳子改锥撬杠剪刀等作案工具了，可他们怎么往阳台上爬呢？怎么往窗户里钻呢？除非进了楼门撬那六点锁紧的铁板防盗门，否则，嫌撬门费劲的话，爬阳台钻窗户的主意注定愚不可及。爬阳台钻窗户都需要在户外站直身子，可想站直身子的，别说警察，任何一个守法良民都能做出判断，那是贼……显然，一个恶人不管企图干什么坏事，只要蹲着，他就难以得逞。

新律令颁布仅仅一周，就取得了显著成效，我们城市的治安状况有了大幅度好转，不论哪种类型的刑事犯罪，都像路灯关闭后的昆虫一样，唰地一下就没了踪影。看来，蹲着还真是一剂扼制犯罪的灵丹妙药。有些犯罪分子不知深浅，对蹲着的厉害缺少认识，还想继续嚣张，可他们往往刚一出手，也就是说还没等离开作案现场，甚至还没开始作案呢，就被巡逻的警察抓了个正着。也有一些暂时逃脱的，可由于他们曾在或浓或浅的夜色里站起来过，只要有人民群众看到过他们，就会举报，而他们也终究难逃法网。想想呀，别人都蹲着可你曾经站起来过，那种众目睽睽之下，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庙吗？

但最初的兴奋过去之后，我们结合自身的体会细细反省，又都觉得这条蹲着的律令问题较大。对广大没有犯罪意向的公众来说，单是腿麻关节疼倒没什么，歇歇就好，捶捶就好，揉揉就好，抻抻就好；可那个

慢，实在让人无法忍受呀，太耽误事了。举个例子吧。有天晚上，一个女友到我家来，小区门口的保安刁难她，坚决不让她乘的出租车开进院里，她只能从那个小区西北角的大门下车，蹲下身子，往我住的二十三号楼走。二十三号楼在小区东南角，以前她也从西北角往这边走过，毕竟小区再大，三五分钟也能穿过来。可这回，她要蹲着走呀。高跟鞋、长裙子、不断披散下来的长发、怎么背都要往下掉的皮包，害得她走到一半就哭了起来，生生花了二十分钟，才进到我家的楼门洞里，才站直了身子。我问她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下楼接她，她抽噎着说：接，接有，什么用，你又，没车，不也就是，陪我爬嘛……她把蹲着走称之为爬。爬到我的床上以后，她一个劲哭，我想给她擦眼泪她都不用。咳，我们半个月才能在一起待上一宿，可这一宿，除了哭，别的她什么都不肯做。

综合情况种种，我们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又写了封信，坚决反对蹲着的律令。我们这一回的态度比较激烈，认为为了预防犯罪而让全体市民都蹲着行走，是因噎废食，是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漏掉一个的政策的变种，这样下去必将阻遏社会发展滞碍城市建设。

不过，我这里说的“我们”属于不准确表述，它取的只是原来的意思。这回，虽然我们意见大体一致，但在表达上分歧较大，只有个别人肯与他人合作署名，大部分人，都各写各的，而其中有三个人，尽管支持我们的意见，但却决定不再写信，也就是说退出了我们的松散集体。我们知道，他们一定也听到了那个消息，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听到了那个消息，只是藏在心里不说罢了。据说，前几天，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宴请了一个外地女歌星，外地女歌星在表扬我们的城市建设时，夸张地说，星繁月明之夜，看到我们的市民集体蹲着行走，就像欣赏一场盛大的行为艺术表演，非常过瘾，她称我们的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是个伟大的后现代主义艺术家。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把外地女歌星引为知音，但又委屈地说，我心力交瘁地惩恶扬善，守土安民，可没人夸你不说，还有些人给脸上鼻梁子地鸡蛋里边挑骨头，天天写信骂我；城市最高行政长官感慨道，他特别羡慕追星族对歌星的忠实和狂热，他希望他的子民都能具备追星族那样的素质和觉悟。这种小道消息的传播，让我们产生了绝望之感，但我们又觉得，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多年前城市安全部门的介

人都没击垮我们，我们怎能为一条马路消息吓得噤声失语呢。但出于某种彼此壮胆的考虑，这回的信，我们没自己发自己的，而是顶着有人会说我们煽情造势的压力，把六个人写的四封信装在同一只大口袋里，像同一封信那样寄了出去。在寄出的同时，我们中又有两个人表示，这是他们写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最后一封信了。

我们的预感基本准确。我说过，我们这些人思维敏捷或者叫聪明。信发出去两周多了，没任何征兆表明城市最高行政长官考虑到了我们的意见，当然，也没发现有人对我们展开新的调查。我们只剩下四个人了，其中还有一对夫妇。许多个夜晚，我们聚在一起，在一间高层建筑临街的房子里凭窗眺望，只见在灯火辉煌之下，在车水马龙之侧，在一望无际的街道上，已越来越适应和习惯蹲着行走的男女老少如过江之鲫，或快或慢，左扭右拐，前倾后撅，的确构成了一道让人忍俊不禁的奇异风景。不过我们笑不出来，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此时我们也需要出门劳作或走亲访友，搭不到朋友的顺风车，又没钱打出租车的话，马路上那些蹲着行走的怪物就会是我们，甚至，虽然此时我们站在宽大舒适的空调房间里，可马路上那些蹲着行走的怪物中，已经有我们了。我们不寒而栗，悲从中来。

我们又写了一封信，写了一封我们四个人集体署名的信。为了表明我们脚正不怕鞋歪，身直不怕影斜，这封信里，我们的措词不光激烈，还有了点挑战的意味，我们使用了“人的尊严”，“人与动物的区别”，“如同愚蠢的乌龟”，“慢就是死亡”，“对麻的适应预示着对萎缩和退化的认可”等句子，我们甚至写道：“把全城百姓都当成宠物养在家里，或干脆发布一条戒严令，岂不更可以避开凶险。”但写完之后，我们面面相觑，都没勇气去为这样一封充满火药味的信写信皮贴邮票。经过一段漫长的沉默，我们中那对夫妻中的妻，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多年前那个伶牙俐齿的计算机天才，忽然流出了眼泪。要不，她说，我们玩麻将吧，我们四个人正好够手。

我们找到了新的乐子——怪不得那么多人玩牌上瘾呢，我们理解了大部分人的爱好，我们热情洋溢地以玩麻将打发我们乏味的夜生活。有

一天，找一枚掉到地上的麻将牌时，我们从沙发底下找到了那封写完未发的信，大家把它重读一遍，一致认可它的文采斐然和措词雄辩，但又都不否认，它的确幼稚、酸腐、意气用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

一天晚上，我们正玩得意兴酣然，接到了两个旧日伙伴的电话，就是那两个也参与了写作最后一封发出去的信的伙伴，他们听说我们都在一起，要来看我们。我们还真挺想他们，但此时的时间是晚上十点，来我们聚会的地方，有一段路不许出租车通行，他们得蹲着走过来，太费劲了。平常我们四个麻友相聚，总是八点以前就赶到聚会地点，不用蹲着走。可他们说你们别管了，等我们就行。

我们以为他们最快也得十一点到，可十点十七，他们就到了，原来——天哪！原来他们是自己开车来的，居然还一人开了一辆。这两个满面春风的家伙，把车直接开到楼下，只需蹲着行走十米二十米，就钻进了楼门口，就挺着身板，四肢舒展地站到了我们面前。很快，一切就都搞清楚了，原来他们也成了有车族，夜里出门，对他们再也不是麻烦事了。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都不是穷人，但也都不是某级领导或某档大款。这几年买私家车的人越来越多，我们也都蠢蠢欲动，基本上还都先学会开了。可直至现在，我们还停留在犹疑观望阶段，一是等待好车降价，再一个，这几年纷纷旧屋换新房，教育孩子和赡养老人的花销也日益增大，手头还真不特别宽裕。可他俩，他俩怎么一下子潇洒了起来？

他们坐到我们面前，具体说起了买车经过，这一下，他们显得不那么潇洒了。他们说，他们的车虽然牌子很响，可便宜得好像白给一样，是拿“严打办”负责人特批的条子买的。闻听此言，我们几个全呆住了，买车，这和“严打办”有什么关系，“严打办”又为什么特批他们？可能，因为那封信吧……他们不光潇洒全无，还畏畏缩缩。那封信？给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最后一封信？可我们也写了呀，为什么没我们的？我们纷纷叫了起来。这么一来，他俩笑了，笑得每一丝肌肉都松弛下来，又潇洒了。你们也想当有车族？也想要？可不待我们攻击他们人一阔脸就变，他们就变得诚恳起来，其中那个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秘书之一的妻子的情人说，我们是同甘苦共患难的好朋友，有我们的，怎么能没有你

们的呢；我们是怕你们骂我们见利忘义，才先买了车，让你们具体看看有车的方便——我们是替你们先吃庸俗化这只大螃蟹的人呀。说着，他拿出四张低价购车的条子拍在麻将桌上，上边“严打办”的红印和“严打办”负责人的签名一目了然。接下来，那个秘书妻子的情人对我们解释说，前几天，那个秘书忽然找他去办公室聊天，他很紧张，问他情人她丈夫找他什么意思。他情人叫他不要害怕，说她丈夫只知道他们是老同学而对他们的情人关系一无所察，不会有危险。他就去了，在城市最高行政长官办公室的对面，见到了他情人的丈夫，城市最高行政长官的秘书之一。那秘书东拉西扯地说了堆闲话废话后，才提到蹲着的律令，说这律令可能让你们知识分子不太习惯，因为领导有车，不用蹲着，大款有车，不用蹲着，而大部分劳动者阶层腰腿活络，蹲着不是什么问题，只有你们这些知识分子——最后，那个秘书兼丈夫关切地说，最近“严打办”那边有个内部决定，要分期分批地把一批好车以跳楼放血的低价卖给知识分子，你要不要，要的话，我让“严打办”负责人给你开张条子。我们的伙伴想都没想，就正气凛然地说，我不要，像我一样的知识分子还有不少呢，他们都蹲着我就也蹲着。那秘书兼丈夫哈哈大笑，夸赞他说，你这人仗义，怪不得我老婆总说你好话呢，这样吧，他们第一批只有五辆，我让他们都给你，不够你先担待一点，以后第二批第三批也都可着你要，行吗？还有什么不行的呢，我们的伙伴立刻找到同他一道离开了我们的另一个伙伴，去“严打办”取来了购车条，两人商量一下，先不惊动我们，而是先一人把一辆车开回家去，八点后，又城东城西南跑北绕地感觉了一番，这才给我们打来电话。

我们四人扑上前去，紧紧握住他俩的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只闻喘息声。

好一会后，我们中唯一的女性摩挲着购车条，忽闪着一双大眼睛打破了寂静，他——她指的是那个秘书兼丈夫——虽然没提信的事，但这百分之百与那封信有关，这大家一想就能明白；可是，她轻轻偎到自己丈夫的胸前说，他怎么能知道那六个写信人中有一对夫妻呢，而且还知道，即使那车便宜得如同白给一样，这对夫妻也只能养得起一辆。

她的话说得很认真，可我们都笑了，包括她丈夫。女人有时天真一

点，愚蠢一点，傻一点，会更可爱，即使这女人是前计算机天才。

我们六个人，很快都成有车族了，常常把一溜五辆车开出去兜风玩耍，特有面子。晚上我们去哪聚会，不管几点，上车就出发，毫不拖泥带水，再也不用担心某段路要蹲着行走，哪条街不许出租车通行了。不过，单从是不是还要蹲着的纯粹度上，我比他们都更胜一筹，有时候，他们必不可免地还要蹲着行走，就像那天两个先有车的伙伴来看我们时一样，上下车时，从楼门口到停车的地方，或从停车的地方到楼门口，总要靠脚走一段十米二十米的路吧，那段路虽然短，又在小区院内，可不蹲着走也违规犯忌呀。只有我，由于不会开车，索性雇个司机为我服务，每次出门或从外边回来，司机都会把车停在楼门口，蹲着行走的任务他承担了，我根本不用再蹲下身子，只要把步子跨得大点，一迈腿，就能舒舒服服地坐进车里或直直溜溜地站到楼里。

我的伙伴们开玩笑时说，你小子，真像领导或者大款呀。他们说对了，领导或大款也有司机，蹲着的事也都有人代劳。可我们中唯一的女性却说，让他像那些咱不认识的人干嘛，说像我不就得了。我们都一愣，然后又笑了，她不愧为前计算机天才，她的思维的确严密。是的，我也像她。因为她丈夫就是她的司机，不论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只要她不愿意，她就有资格也不蹲着。

整风

大楼很大

大楼很大，大得不可思议，陡然从马路拐角的建筑群中拔出身段，像一只仙鹤蹦出了鸡群。朱门伸手指点，脸上的表情近乎为难，介于胆怯和羞怯之间：喏，我们公司。朱坚强咔地停下脚步，急刹车似的，愣呵呵地扭脸瞪住朱门，好像没听清他说什么。朱门把话又重复一遍。没这必要。朱坚强已开始跺脚，啪啪的，像失足踩进热汤池里：操，天安门似的！操，天安门似的……显然，他听清了朱门前一遍介绍，眼里的怀疑只代表惊愕。高小波比他们多走出几步，这时听到朱坚强喊，忙退回来，觑着左右拽他衣袖，像副担子坠在他臂弯，示意他住嘴，至少小声。他们置身于一条河里，由匆匆的行人和缓缓的车辆裹挟着流动，现在突然停住，还大呼小叫，会干扰河水正常流淌。朱门看高小波，用目光支持她文明化朱坚强。高小波个矮，但结实健壮，朱坚强个高，却细瘦单薄，加之情急之下，高小波拽朱坚强使了蛮力，在高小波手里，朱坚强就成了倚着房山的一捆秸秆，因没戳牢靠而行将倒伏。朱坚强的一侧膀子，脱臼般耷拉着，他的行走，便如同断了翅或伤了蹼的跛鸡跛鸭跛鹅的行走。朱坚强沉浸在亢奋之中，不屑与高小波撕撕扯扯，继续对朱门发布感慨：崔巍！不过，他拧着身子发感慨时，喉咙里的土腔土调已含蓄起来，轻柔起来，还有了几分字正腔圆。

朱坚强与妻子高小波一样，没去过北京，因为儿子朱门在省城念书，才做过几回省城的客人。但他始终认为，天安门是天底下最大的建筑，

也最神秘。这是他自小得到的印象，印象来源是报纸上的照片、贴在墙上的宣传画、名为“新闻简报”的电影纪录片、他人的文字说明与口头描述。后来，因为电视，他又看到了许多与天安门身份相当地位近似的别的建筑，它们中，有些比天安门还要“崔巍”。可他仍然固执地认为，天安门最大，最高深莫测。主要是它最庄严雄伟。这是他的理由。朱门认为，爸爸总以追星族的刚愎心态迷信天安门，是因为这心态形成于他初识世事的少年时代。年少时的感受是思想的奶水，长饮不辍所固化起来的观念养分，有助于抑制怀疑精神和否定意识的生成发育。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许多人稍一年长，便关闭好奇停止追问，不再更新定型的观念。朱坚强第一次坐到邻居家那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前大呼小叫时，女儿朱丹已上小学，儿子朱门虽然走路还歪歪扭扭，却也能扭扭歪歪地写“天安门”了。好奇和追问，是儿女的事了。

这时他们已经上岸，离开人车交汇的河流，站到了距大楼最近的地方。没近到伸手可触的那种程度。即使面前没有障碍，至少朱坚强和高小波，也没资格去触大楼。拦住他们的，是一道一人多高逶迤无际的铁栅栏。铁栅栏寒光凛凛的尖锐戟刺指向上方，好像它们的敌人只是天空，可谁敢保证，它们不会忽然翻脸，横过身来，扎向面前的朝拜者呢。偶像的特点是宜远不宜近，宜假不宜真，什么东西近了真了都会走样，还容易生成灾难和凶险。估计身后人车交汇的浩荡河流里，每滴水珠都清楚这点，所以都不来与朝拜对象起腻犯贱，而是自觉地绕开这里，只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沸腾喧嚣。朱门无力阻止爸妈与朝拜对象起腻犯贱，便只能提醒他们，主要是提醒爸爸，别真格的具体的，去亲近铁栅栏的寒凉与生硬。防范恐怖分子袭扰破坏，他说，是我们公司的头等大事。朱坚强不满地“操”了一句，但看得出，他不是不满朱门的公司，是不满朱门。他意思是，朱门肯定领会错了公司的意思，或瞎编了理由故意吓他。他说中国哪有恐怖分子，又说本·拉登早就被炸死了，最后他教育儿子：那叫维稳。不过他腿脚还是软了。他站在距铁栅栏一米远的花地砖上，隔着铁栅栏间通透的缝隙，以及铁栅栏另一侧三五十米的开阔绿地，用醉酒者那种直勾勾的目光，贪婪地“触摸”“崔巍”的大楼。他早上没喝。晚上他也不怎么喝，喝也节制很少喝醉。他像个首次面对裸体姑娘的好奇少年，细致又诧异地，打量她的每条纹理和每只毛孔。站在他两侧的朱门高小波没那么投入，如同两个怠惰的警察，押着犯罪

嫌疑人指认一个时过境迁的作案现场。

大楼之大，从近处看更为惊人，更不可理喻。它浑然高耸，巍峨矗立，仿佛天然地没有边际，它那种冥顽阴冷的内在特质和矫揉造作的外观风格，并不膨胀出具体的形状，只幻化为竖直的感觉，再以那感觉，反衬和强化其无边无际与大而无当。这样描述不够准确。任何物化的实体都有边际，作为物化的实体，一幢人工的建筑不论多大——除非它大成喜马拉雅山，但那又不可能——其边际，也不会逸出人的视域，否则，也就不存在关于它"竖直"的形状判断与体态印象。所以，大楼不会无限放大，其轮廓也肯定有迹可循，只是，它倚仗某种技术支持，通过视觉欺骗，制造出了形体僭越边际的假象，将观察者的观察引入了盲区。它的结构方式，是不分区域和抹杀起伏，让观察者的目光不论从哪出发朝哪发展，面对的，都是一览无余又一成不变的平直与板结，找不到过渡却全是过渡，看不出转折又尽是转折。在此基础上，它那铁青色的、不透明的、有着强大反光效能的玻璃幕墙外立面，在消解和藏匿它必然存在的条条边际时，便如流沙掩埋泥土，又像潮水吞噬流沙，使得这幢拒绝以数据说明自身的建筑，无所不在又虚幻不实，能让其他物化实体，比如天安门甚至喜马拉雅山，都丧失了与它的可比较性。在这种情况下，要确切地辨识它自然徒劳，唯有着眼于某个既隶属于它又孤立于它的个别部位，它那物化的实体性才可能回归。

经过一段漫长的困惑，他们明了了这点，豁然开朗地对视一眼，互相提醒着，把迷蒙给远处高处的目光，拉回并降低，散射再集中，最终投向楼前脸下端的大门——整个一幢无涯的大楼，唯有赘生物般的大门算个别部位。这里的他们，指朱坚强朱门，是这两个男人的眼睛，互相提醒着指向了大门。女人高小波则一直发呆，空洞的目光，仍停留在面前那片漫漶出无尽光斑的铁青色上。朱坚强朱门都看大门，没看高小波。大门附着于大楼底部，上端是边角尖削的拱形穹窿，下端是四根矩形站位的雕花圆柱，疏疏朗朗的雕花圆柱支撑着宽宽绰绰的拱形穹窿，很像个处于换牙期的孩子或脱齿期的老人，在纵情大笑或放声大哭。四根雕花圆柱的底脚外侧，铺展开坡度舒缓的扇形台阶，过渡自然地把楼内与楼外连成了一片，融为了一体。这样的设计出人所料，像个意外，它竟以一个写实的细节，点缀了大楼的魔幻叙事。另外，圆柱和台阶都浅灰白色，扎实、稳健、敦厚、诚朴，那种上等石料所特有的柔韧度与温润

感，能让人感到神清气爽，从而适度地抵消些大楼的戾气。或许，一边硬化无形的大楼，一边软化有形的大门，这并非意外，而出于设计者的良苦用心。台阶被醒目地分为两组，一组七级一组九级，两组中间的大缓步台，宽阔得足以跑辆轿车。当然，设计者让缓步台如此宽阔，并没考虑通车问题，因为台阶的所有部位，都没为轿车上下预留车道，即使真有轿车攀缘上来，且在缓步台上摆正了身子，也没法从弧形弯道这头开往那头。在弧形弯道顶点，即缓步台中央部位，那个与身后幽深门洞对应的地方，有块四边嶙峋的长方形怪石横向倒卧，能成为坦克都难逾越的坚固障碍。这怪石的形状及其大小，恰似一辆侧翻的轿车，只是说不好，它面向外边的胸腹部位，算车的顶棚还是底盘。它那个既不像车顶棚也不像车底盘的胸腹部位略微凹陷，被抛光打磨得滑润平坦，在均匀地泛着淡金色的底子上面，“为人民服务”五个大字鲜红欲滴，后缀的“毛泽东”三个小字，除了鲜红欲滴还龙飞凤舞。

龙飞凤舞呀，朱坚强继续字正腔圆，啧啧，真是龙飞凤舞。

你看出来了？朱门惊讶地问。

看？什么出来？毛主席的字就是龙飞凤舞，你认为我连这都看不出来？朱坚强的声音里带出了不满，也恢复了土腔土调。

你多心了。朱门瞄一眼身边。身边没人，除了他和爸妈，有两个巡逻的安保人员，是从远处觑着他们。我不是说字，是说石头。他们说，这块石头老贵了，上百万呢，除了石料高级，主要是因为它四边有天然形成的吉祥图案，喏，从左侧绕到上边的是条盘龙，从右侧绕到下边的是只飞凤。可惜我眼拙，一直……

哎呀妈呀妈呀妈呀……可不真地咋地！像！太像了……

你真看出来了？真是龙凤？

这，你们公司，这也太，太讲究了……

当然讲究了！听他们说，我们这里什么都有说头。我们这大楼的选址造型，高度宽度，还有颜色……我也记不住，反正都有吉利的说法。你看它，能感觉到一种比例最大的威慑感吗？也叫压迫感或者侵略感……嘻，我也不知道啥叫比例最大。你看那台阶，上边那组没啥说的，九级，最高数了，没止境的意思，这谁都认可；可底下那组，七级，知道为什么吗？本来当初设计了八级，是国内风水先生的意见，可最后，是听了台湾风水先生的意见改的七级。人家说了，八发的谐音透着暴发

户的土气，早过时了，现在流行七——七上八下呀。

操，真是！真是哈，操——

这边爷俩光顾议论，都忽略了一旁的高小波正瑟瑟打抖，好像突然发作了疟疾，后来，随着一声压抑的叹息，她几乎瘫倒，幸好，她顺手把朱坚强的一条胳膊抓在了手里。朱坚强这回略有不快，甩了下膀子。他说话时的确脏字连绵，可声音没大。他认为妻子的管束有点过分。可这回，高小波对他胳膊的抓法不像管束，倒像依偎。他不解，只能把不快转化成亲昵，去友好地呼应妻子的依偎，也是与她共享骄傲和满足。你说小波，是不咱儿子行，简直是进了天安门了……这时他才看到，朱门隔着爸爸也看到了，高小波脸色，比面前大楼那种无边无际的铁青色还要铁青。

这大楼怎么往下塌呀？高小波呻吟道，它砸咱们……

走廊很长

沿铁栅栏西行五六十米，是进院的大门。朱门站在大门外侧，扭头看爸妈。这时的朱坚强高小波，已离开刚才驻足的铁栅栏旁，南行三四十米，穿过人车交汇的滞缓河流，傍着路边一只安全岛般的大垃圾箱，正探头探脑地目送朱门。他们对于儿子的注视，早于儿子回望他们。此时见朱门回头，他们急忙扬臂，幅度挺大地整齐挥手，惹得马路中央的交通警察都不管车了，只呆看他们，又看周边，又看自己披挂的行头有没有纰漏。朱坚强和高小波不理交警，不理因误受他们指挥而乱了阵脚的人流与车涌，只示意儿子，赶紧进院，别惦记他们——其中，高小波挥手更卖力些，仿佛为证明，她的临时眩晕已经好了，对于“崔巍”大楼带给她的压迫感和侵略感，她已有了摆脱的能力。朱门不认为妈妈这么快就能走出恐惧。他与大楼都周旋一年了，对它的威慑仍心存忌惮。与爸爸比，他更理解妈妈的脆弱。他想让自己尽快消失。因为要终止妈妈的脆弱，根除妈妈的临时眩晕，有效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走出她的视野。一旦她眼里没有他了，也就不必再面朝大楼，而不看大楼，自然能躲开压迫与侵略。理顺了这样的逻辑关系，进院的朱门就急三火四，就手忙脚乱，晃动临时通行证时，就受到了生硬和局促的举报——他已经训练成型的那份坦然、洒脱、四平八稳，又成了一件借来的外套，穿

在身上不合体了。

这逃不过站岗保安的火眼金睛。

站岗保安果断上前，拦住朱门，立正敬礼，然后拿过他的临时通行证，像不随身携带验钞机的小商小贩收到大额纸币那样，看、摸、捏、敲，折腾了足有一分多钟。他目光里的怀疑不加掩饰，一直能扎进朱门心里。朱门假装心里没疼，漫不经心地去看别处。但没敢看爸妈，没敢看从他身边接踵进院的行人与车辆，只看稍远处，接待室门外的两条长龙。在接待室门外排长队的，分别是办事龙和投诉龙。当然，以龙为喻它们不配，与高贵的龙比，它们太卑微，只像两行饱受雷劈的糟朽树桩，参差排列着等待砍伐。比如办事龙，若排在别处，大约也堂皇，甚至还骄横，毕竟，够格来这里等盖章求批条的，在自己那里，都够格给别人盖章批条；可此时他们都低眉顺眼，都低三下四。至于投诉龙，就更没龙模样了，与办事龙比也要猥琐百倍。朱门的优越感开始回升，眼里没有了慌张闪烁。他拉回目光，傲慢地打量站岗保安。站岗保安一共四个，两个把守走车的大门，两个坐镇行人的小门，一概地机敏，一概的严肃，一概的身高一米七五以上体重七十五公斤左右，一概的把电棍匕首对讲机齐齐披挂在武装带上。他们好像孪生兄弟，看一个便等于看了四个——是看了六个，得包括在铁栅栏外巡逻的两个。朱门看的就是一个，拦他的那个。

今天怎么了，朱门接过保安还他的通行证，居高临下地问了一句，好像大伙上班的时间比平时都早？

对不起，我还做不到在远处就分辨出临时通行证到没到期。保安警惕地打量周围，没顾忌谁高谁下。

没关系，我理解你的认真负责。朱门的傲慢又萎缩了。他往院里走。可走了两步，重又回头。我试用期马上结束。他的意思，像宽慰保安，他很快就不必为分辨他的临时通行证是否到期而费眼力了。再有十天半个月吧，我就也用长期通行证了。然后，他没管保安接不接茬，逃跑似的往楼门口走，好像保安拉他说话，他没兴趣多搭理他。他强迫自己不回头看，一直走完楼门口的七级台阶，隐到“为人民服务”的龙凤后边，才模仿着观察敌情的潜伏哨兵，重把视线投向保安。目光捉住保安的同时，他视野里，也出现了爸妈。他有些恼火，刚才居然忘了爸妈。朱坚强和高小波，还站在马路对面的垃圾箱旁，他们肯定目睹了保安纠缠儿子的过程。这时的他们，应该看不到朱门，但由于相信朱门不会这么快

便钻进楼里，他们就仍然试探地、畏葸地、抓取般地，朝朱门消失的方向挥动手臂，好像他们是大人物，在检阅自己的地盘及属众。他们不是大人物。大人物挥手不试探畏葸，光抓取。

朱门的恼火转化为恼怒，是恼怒爸妈的儿女情长。他恨恨地转身，抛开爸妈，爬完余下的九级台阶，又穿过雕花圆柱拓出的矩阵，推动磨盘般厚重的咖啡色玻璃转门，经过一迎一卷一送的吞吐，蛇似的进到了大楼里边。

说朱门进大楼犹如蛇行，不取其快，而取其轻，其意思是，朱门的动作和姿态，轻盈轻巧轻柔轻灵。这与朱门像爸爸朱坚强那么单薄没有关系。其他在这幢大楼里工作的人，哪怕块头再大腿脚再笨，在转门外可以拖泥带水，可以高视阔步，可以呼朋引类，但一被转门旋进楼里，也能悄然地化身为蛇：踩在地毯上的鞋跟没有声音，熟人见面打招呼的微笑没有声音，开关各办公室毡条包裹的高级木门时没有声音，商量事时，挤着喉头压着音调的呢呢喃喃，严格地说已近于唇语和腹语，也不像声音。偶尔的，有个别领导性格张扬，收敛不够，不小心发出过大的声音，但他们总能立刻想到，上边还有更大的领导，而更大的领导同样知道，更更大的领导也在上边，于是，各级领导生产声音时，也不比普通员工顾忌更少……至于各办公室，由于内墙都装隔音材料，里边的人即使音量高了——这不可能——也不会让声音散播出来。如此一来，办公室外边晦暗的走廊，便永远如同两端没有尽头的静谧隧道。

这时，滑行于静谧的隧道之中，朱门更像一条蛇了。他边走边瞟镶嵌在两侧暗紫色房门上方的金色门牌，不停地在心里做出演算，以确认自己此刻在哪，距目的地多远，下一步，该踏哪条弯道走哪条岔路。走廊很长，但不是一以贯之或一往无前那么个长法，说它长，取的只是大概的意思。走廊的特点是迂回缠绕，是歧路分呈，是山重水复后的四通八达，是柳暗花明中的曲径通幽，单衡量某一段的直线距离，它可能都有些局促，但将那些虬结的通道全部抻直，其长度将无法计量。也就是说，大楼里走廊的那种长法，是迷宫之长。所以，代表每间办公室的门牌号码，比如，82719，并不可按通常的意思加以理解，认为那是第八层楼的第两千七百一十九室，或第八十二层楼的第七百一十九室，或第八百二十七层楼的第十九室，或第八千二百七十一层楼的第九室，而它的前后，一定有82718或82720室。不是这样。这些门牌上的数字，分

别代表的，只是一条条走廊和走廊上的一个个点，它们通过一些复杂的内在规律被编织在一起，表述起来比较困难，可一旦掌握了，应用于实践中，即在大楼里，参考着它们由此去彼由这去那，则容易得如同意识的流动：你正思考房价问题，却忽然就连带着想明白了，那些被名之为GDP、CPI 的冰冷数字是怎么回事。

此时朱门就明白了，今天上班，何以大伙比平日早。他进而还推断出，未来一个月的公司风气，必然以早来晚走为主旋律。整风月到了。每年的年中年尾，公司都各有一个为期三十天的整风时段，被称为整风月，每到这个月，公司里的人都会没来由地急三火四，无所指地疑神疑鬼，像赴一个属性难定的神秘约会时，不知该高举鲜花还是暗藏尖刀，抑或把鲜花和尖刀都配备上。大家也清楚，整风月没什么特别之处，与学雷锋月、与爱国卫生月、与防腐倡廉月、与全民健身月一样，来了就来了，走了就走了，造就不出感动中国的好员工，也暴露不了贪赃枉法的坏领导，用不着吓唬自己或看别人笑话。可不行，整个公司里，除了那些站岗的打更的给领导开车的在大院门口搞接待的，除了那些在食堂浴室门诊部以及健身娱乐场所做服务的，除了那些木工电工水暖工泥瓦工机修工清洁工，除了总经理级以上级别领导和朱门这种处于试用期的候补员工，其余的，全部副总经理级以下的工作人员，在通过文件学习、自检自查、当面评议、背后检举、综合测验、不记名打分等重重关卡时，还是会紧张、焦虑、骚动、惶恐，如同一个清白无辜的犯罪嫌疑人，接受警方调查取证时，好奇和忐忑兼而有之，但后者远远多于前者。而今天——朱门掏出手机确定日期——正是年度中旬整风月开始的前日，下一天，第一拨接受整风的人，即所有副总经理级领导，就得接受封闭隔离了。朱门蓦然想起了什么，差点脱口骂自己一句。没骂。他牙疼似的，吸一口走廊里回旋的凉气，让稳健的步子仓促起来。

拐过一个镰刀状弯道，越过 10914 室，在 41128 室对面，朱门停在了 60314 室门口：他办公室到了。掏钥匙前，他先伸出右手食指，往门框右侧门铃按钮上端的一个内嵌式方盒子里捅了一下。盒子里有面小触摸屏，触摸屏感应到熟悉的指纹，柔和的绿灯闪了两闪。朱门捅的，是能识别指纹的电子签到器。几乎在签到器亮灯的同时，朱门看到，他办公室门并没关死，撑开门与门框的，是一道缝隙约两指宽。

朱门感到意外。一年来，自从他成为这间职员办公室的成员之一，

第一个上班的永远是他，而现在，虽然整风月即将开始，整风之刀已高悬起来，可他的同屋，由于级别太低，整风期靠后，至少二十五天内，还不必让心理节奏与整风步调接轨合拍——整风月的确得三十天，但具体摊给每拨人的，也就几天。是的，整个三十天里，不论哪拨人需要夜宿公司封闭隔离，其他“陪整”的人也都不能懈怠，遇节假日也不能休息。但那只为营造气氛。整风月里无须工作，“陪整”就等于过节度假，只是这节假要在公司里过，允许回家过的节假，三十天只能划出三天半来：一至四号上午，整风对象为副总经理级领导，然后休息半天；五至九号上午，整风对象为经理级领导，然后再休息半天；十至十六号上午，整风对象为排位第五以前的副经理级领导，然后还休息半天；十七至二十四号，整风对象为排位第六以后的副经理级领导，然后休息一天；最后五天，前两天半的整风对象为没有级别的普通员工，然后休息半天，后一天半全体总结，下午放假。如此的时间设置机械而繁缛，但据说，这是外请的统计专家与心理专家，按公司各档人数及所负责任大小的程度，合作精算的一个结果：公司里最多的是副经理，占五分之三，其次是副总经理和经理，占五分之一点二，最后是总经理以上领导和普通员工，分别占五分之零点四。朱门的同屋，都属于普通员工那个零点四部分，而眼下的朱门，尚在普通员工那个零点四的比例之外。显然，朱门的同屋，应该整风月后期再火烧屁股，现在就坐不稳金銮殿未免早了。但朱门对同屋的笑话只持续一瞬，一瞬之后，某种兔死狐悲的凄凉之感便覆盖了他。他想到了自己。从半年后的年底开始，他就也得卷入每年两度的整风中了。作为清白无辜的犯罪嫌疑人，他倒没什么可害怕的，可万一法律不公正呢？一种属于未来的压力，提前压到他的身上。他身子沉重，四肢却发虚，推门的动作小心得像贼。

60314 的房门无声地开了，朱门没立刻往门里走。60314 是间大办公室，但由于靠墙摆许多金属卷柜，房间又显得不够宽敞。那些墨绿色的金属卷柜都高大宽厚，而它们之外，影响房间宽敞度的，还有四张连接得并不特别紧的、在地中央摆成个大“口”字的、偏于狭长的屎黄色办公桌。四张桌上，所摆的东西大体一样，电脑打印机文件筐之类，而另有一张摆着扫描机复印机碎纸机装订机和一紫红一乳白一浅灰三部电话的方办公桌，则如同一个受禁的囚犯，被摆在了“口”字中央。一望即知，组成囚室四壁的四张桌子，分属四个具体的主人，而作为囚犯的

第五张桌子，不归属个人，上面的设施众人公用。朱门站在办公室门口的脚没往里挪。他看到，早于他来办公室的人，竟隐在属于他的四分之一张办公桌前——不是端端正正地伏案而坐，而是半个脑袋埋下桌面，正弓着身子翻找什么。朱门更吃惊了。他不明白此人何以如此放肆，而最主要的是，不论怎么看，他也不像他同屋的任何一人。朱门没认为那人是贼，即便是贼，他放办公室的个人物品也不怕偷。那人是在翻他办公桌下边的纸壳箱子，而箱子里，只装些书：《毛泽东选集》、《古文观止》、《三个代表思想释义》、《八荣八耻与和谐》、《廉政守则三百条》、《围棋名局三十讲》、《聂卫平传》、《国学精粹》、《唐诗一百首》、《宋词一百首》、《中国可以说不》、《怎样做一个合格的职员——十九要十九不要、三十三必须三十三不准、一百个牢记》……

来啦朱门。

找到了吗齐老师？

业务很忙

他们同时招呼对方：一个在椅子里坐直身子，一个沿档案柜往前挪步。朱门是终于认出了翻他书箱的是谁，而翻他书箱的齐老师，是猛然发现了门口的他。

昨晚电话里你没细说。朱门的口气有点埋怨，是那种亲近多于嗔怪的埋怨。我今早才想起来，明天就整风月了，你肯定有什么综合测验题想和我商量，我怕下午过来不赶趟，就跑来了。朱门的身体，故意隐进墨绿色铁柜的斜影之中，以求朝向齐老师的面孔模糊而扭曲。他怕脸红会暴露谎言。他是几分钟前才想到整风月的。他自行销掉上午的假，是依从了爸爸的意见。你上班去，别耽误工，朱坚强如同电视新闻里那些英雄模范的父母或妻儿，公司比我和你妈更需要你。

我寻思先自己看看，下午再问你。齐老师轻拍手里的书，像检查一块秦朝的砖。《公司员工行政能力测验专用教材》又大又厚，青灰色封面，很像曾经砌入过长城。其他几项都不用准备，就这测验题，脑筋急转弯似的，我刚才对着答案看了两道，还是糊涂。哈，你们考过这种试的年轻人也真神了，答得出这种荒唐的题。

它吧，有一套特别古怪的规律，要掌握了……朱门这时已挨到齐老

师身旁，把《公司员工行政能力测验专用教材》接到手里。有范围吗？我从哪讲？

不用了，我就是心里没底想先看看，你来了我就放心了。齐老师从兜里掏出几页打满字的白纸递给朱门。这是十五道复习题，五道考题从这里出。齐老师说话时看看门口。刚才朱门进屋，同样没把房门关严。朱门想去关门，齐老师拉住他。昨晚我去电话，还真想听你讲讲答题规律，可刚才一看，估计你讲明白我也听不明白。你就抽空写答案吧，我背就得。也许这都不用，下午我差不多能弄到带答案的五道考题。让你答它也为有备无患。

没问题。朱门溜一眼纸上的试题，顺手一叠揣进兜里。对这种脑筋急转弯题，他有自信答一百分。这么大个事，他口气里又露出些埋怨，你真该昨晚就……昨天下午，朱门三点钟去火车站接爸爸妈妈，晚上和爸妈正吃饭时，接到齐老师电话，他以为齐老师找他喝酒。齐老师听说他正陪爸妈，而且今天上午要继续陪，只说没事，又问他去年参加公司录用考试的参考书是否扔了，如果没扔想借一下。他说没扔，就在办公桌下边的书箱子里，又问齐老师是不是急用，如果齐老师还在公司没回家呢,可以直接去他办公室拿——齐老师曾与他同室办公,有门钥匙——如果齐老师已经回家，他可以去公司取来给齐老师送去。齐老师说不急不急，你明天下午拿给我就行。对不起齐老师，朱门说，昨晚电话里我该多问几句，整风这么重要个事……

没啥朱门。齐老师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支烟叼在嘴里，没点，只夸张地空吸了一口。他是想回自己屋了。办公室里不让吸烟，这有明文规定，有烟瘾的人，只能每隔若干时间，在办公室与吸烟室间来往一趟。大楼森严但也人性，无数个吸烟室星罗棋布。不过，齐老师抽烟已不用再像以前那么辛劳往返。他副总经理级了，有属于自己的套间办公室。公司里，经理以上级别领导，都有独享的私密空间，有条件和资格破坏办公室禁烟的纪律。朱门还想再说什么，齐老师先开口了，发出的声音比此前小。狗屁整风！就是挑动群众斗群众，折磨异己培植亲信。他似乎是自言自语。沈老板很快会拨乱反正的……齐老师以右臂下砍出漂亮的弧线，加强语气中决绝的成分——是替沈老板的拨乱反正表示决绝。可他右臂前端夹烟的手指，以及烟，却抖动出了与他语气相反的意思。至少朱门这么觉得。齐老师说着话往门口走，声音也一点点又大起来。

今天耽误你陪爸妈了。

没事——眼见齐老师已走到门口，朱门声音也高起来：齐老师——

嗯？齐老师回头。

齐老师，你一提我爸妈，我觉得，有个事还真得求你。

噢？什么事？

你晚上——忙吗？我想求你，和我爸妈一块吃饭……

陪他们吃饭？这怎么求呀？

我爸那人吧，特荒唐。这两天非赶过来，我以为就是想我了呢。可昨晚接来我才知道，他送礼来了。

送礼？给谁？

就是呀，送礼，至于送谁，他让我开名单。他也不从哪听说，我这种情况有试用期，而过几天，试用期就到了，他想赶在试用期结束前给领导送礼，免得领导觉得我不会来事儿再把我开了。我说了，一年试用只是说法，公司内部掌握的是一个月试用期，现在一个月早过去了。我还说，留用我是领导班子的集体决定，而领导班子的人，我大部分都没见过，啥模样都不知道，怎么送礼？可我爸说我不了解社会，说我天真幼稚，说我，小抠。他这回凑了一万元钱，一个两千包五个红包，让我琢磨出五个最能决定我命运的人送。

朱门，你不会比你爸还荒唐吧，让他把钱给我？

嘿嘿，那不会。昨晚我和我妈劝他大半宿，算是说明白了，他也认识到现在风紧，给谁送钱就是害谁。但对领导，他是坚决要答谢的，他们明天走，今晚一定要我找几个领导一块吃饭。齐老师，这个我实在争不过他。我说领导哪有闲心吃你饭呀，可他说官不打送礼的，就更不打请饭的了，又说中央领导下基层还吃百姓家常饭呢，你们领导比中央领导架子还大？他胡搅蛮缠，我说不过他。可找我们部那些经理吧，他们这个不去那个去的，我担心反倒会生是非。你要能去，以一当十……

我明白了，我去——酒店也我替你选吧，我熟……哦，也我买单，就你爸妈加咱俩吧？一千的标准。齐老师说着掏出钱包，数十张钞票交给朱门。

朱门躲闪。这怎么行齐老师！不用，你能去……

齐老师用目光制止朱门。别废话，你有资格使用招待费了再和我争。拿着来人了。

朱门没法再推让了。他把一千元钱揣进兜里，默默送齐老师走到门口。这期间，他兜里的手一直紧捏着纸币，似乎怕齐老师再要回去。齐老师捋着脑顶稀疏的头发往右侧走，微胖的身体有些摇晃。走廊细窄，在猩红地毯的包裹下更显其长，加上齐老师一晃，前方的尽头就迷迷蒙蒙。

朱门坐回自己座位，掏出齐老师给他的试题。可刚看一眼，与他同屋的另三个人就前后脚到了。他把试题又揣回兜里。他的同屋，是两女一男，其中的耿姓男子，比孙张两女又晚几分钟。但对耿来说，这已经是难得的早了。他是忙人，多半十点后才来上班。每次见他，朱门都想，他一般十点多甚至午饭时按进签到器里的考勤手印，究竟借助了怎样的魔法，才每次都显示出八点二十七分半这个固定的时间呢。据说，办公室门口的漂亮盒子，是家生产核潜艇的部队科研部门开发研制的民用产品，精密度高，精确性好，拿过国家科技进步奖，不存在出现故障或被做手脚的任何可能。难道耿的指纹特殊？有一次，在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基层会议上，部里两个积怨很深的副经理分别去讲话，可会议简报反馈回来，人们发现，他俩竟念了同一份讲稿。谁都知道何以撞车，可人们还是故意打趣：你俩谁抄谁呀？难道讲话稿是合作写的？两个副经理都不幽默，听不得别人开他们玩笑，就翻脸了，分别把耿孙找去责骂——两个副经理没互相翻脸。耿和孙，此前分别为两位副经理提供了讲稿。他俩当然没闲心写，都从互联网上打现成的，可英雄所见略同，他俩竟选了同一篇文章。两位副经理把矛盾下放给耿孙，耿孙无从下放，只能互相翻脸。他俩没好意思计较讲稿，就计较别的，扁着嗓子互相攻击。结果，吵不过耿的孙被气哭了，跑去找部领导乃至委领导，揭发耿为了自家买卖长期迟到。人人知道耿有买卖，还总迟到，但人人都只睁眼闭眼，现在孙的眼睛全睁开了，领导只好认真对待。认真就是让证据说话。证据显示，耿没买卖是他爸有，而公司考勤记录上，耿每天的签到时间都八点二十七分半，比上班时间早两分半钟。再后来，为打压一个新调来的副经理，那两个下基层发表讲话的副经理又团结了，分别来做耿孙工作，耿孙就顺势也团结了。说起来，倒是年龄略大的张更淡泊些，平日里唯一上心的事，就是儿子学什么才艺补什么课，加什么营养吃什么药。她也经常迟到早退，有时只为看一眼课间休息的儿子在干什么，就自行脱岗个把小时。在工作纪律上，完美无缺的除了朱门，就是孙了，孙连病假事假都基本不请，进公司不到五年，已当了两回部里先进。

随着孙张耿依次进屋，办公室里闹哄起来——是种乱马蝇花的无声之闹。他们如同哑剧演员，不停地低头仰脖伸臂垂手扭腰抬臀起来坐下，彼此影响着，甚至呼应配合着，大幅度地夸张着动作和表情，好像业务都很繁忙。但朱门认为，他们根本没干什么，也并不知道该干什么，如果干，也只是把一摞摞材料卷宗捧起放下，从桌子左角移往右角，然后摆弄一下鼠标或台历，或喝一口水挠一下头，再更换一条似乎有形的空间轨道，把那些材料卷宗从桌子的右角折腾回左角。朱门想笑。没笑，只去尽量理解他们。可荒谬也有传染的力量，朱门对他们越是理解，就越会搅乱自己的步调，以至于，他也忘了该干什么。他不好意思拿出卷纸替齐老师答题——工作时间，孙张耿都不忌讳处理私事，可朱门不敢跟他们比——就只能无聊地，把偷看他们当成消遣：观察他们与往日的不同不同在哪，分析他们的微笑与皱眉，代表的都是怎样的心态。可看着看着，朱门意识到，他的观察所指向的结果，竟私自脱离了他的设计，还拐带着他的分析，也毫无预兆地滑向了别处：原来，公司要求各屋办公桌都相向摆放，是为方便彼此监督呀。朱门听说，当初公司的范姓大领导一顶上 MBA 的博士帽子，就更新了一系列管理举措，其中就包括，所有两人以上的办公室，办公桌都得摆成人人互相面对的样子，当然还包括，把以前每年两度的整风周发展为整风月。

这时，“口”字中间的公用桌上，有部电话叫了起来，这表明，新的一天已开始了。全公司里，大部分办公室都摆三部电话，而支配大部分办公室如何工作的，即是铃声起伏的三部电话所传递的内容。朱门抬头，以确认哪部电话红灯闪烁。是紫红色电话。他没急，一边慢慢起身移向两张桌子间狭窄的豁口，一边观察孙张耿，其意思是：你们想接我就不接。没人想接。是第七副经理打来的电话。他不专门找谁，也是找谁都行。第七副经理对全部的三个职员以及朱门这个准职员都正常上岗了表示满意，因为昨天在朱门假条上签字的几个副经理里也有他一个，他还问朱门为何主动销假，听完解释，他欣慰地嗯了一声，关照朱门给爸妈代好。感谢他们高风亮节深明大义！第七副经理的话像说给烈士。整风月马上开始了，除了你，大家都得参与其中，这样，有些事情……忽然，第七副经理停止了悼词宣读，变成了有少年宫表演班背景的儿歌朗诵：都到了，都到了，小张小耿也到了！朱门用眼角溜一下张耿，没呼应第七副经理的撒娇式激动。第七副经理的激动之娇，不可能撒给他，

有可能是冲经理撒的。第七副经理和经理一样，男性，五十五岁，与经理不一样的是，他平常与第二副经理同室办公。朱门所在部门，叫辛卯委乙丑部，定编十六人，包括朱门十五人在岗，拥有两间大办公室和五间小办公室，除了经理占间大办公室，朱门与孙张耿占间更大的办公室，其他副经理，每两人共用一间小办公室，其组合方式为：第一副经理与第六副经理同室，第二副经理与第七副经理同室，第三四五副经理分别与第八九十副经理同室。第七副经理听完他撒娇对象的指示以后，转而对朱门发布指示，其口吻，重又变回了悼词朗诵：半小时后，让他们仨来经理这屋，经理要传达整风月的……果然，第七副经理在经理房间。

此时屋里的其他三人，都结束了表演风格的忙忙叨叨。朱门估计，他们是被他接电话这件事拉回到了平常工作的节奏之中。耿在愣神，孙张脑袋凑在一起，正讨论一个上层人事的变动情况。孙张神色都挺凝重，好像那个变动的上层人事，关系到她们的幸与不幸。可能是不幸。朱门没立刻开口，也凝重神色，反应一会才想明白，孙张讨论的不是中央上层或公司上层，而是银监会上层。孙张都炒股。朱门落座，传达了第七副经理的会议通知。

传达啥呀，年中的整风月不是要取消吗。耿的漫不经心是装出来的。

孙坐正身子，看她的电脑。不是取消，是压缩时间。她这么说时言不由衷。

都是旧闻。张把原来靠向孙的脑袋也收回去，可能是为了镇定情绪，顺手把一面小镜子举到脸前。你们没听说？她把眼睛抬起来一点，让视线沿小镜子银白色的金属边缘顺时针流动，像一个圆圈先划向孙，再划向耿，在他俩之间，捎带着把朱门也划了进去。不仅时间一点没减，还要加大整风力度——要动真格地往下裁员。

哦，怎么回事张姐？

唔，张姐怎么回事？

张把正视问题的坦诚态度打磨成针，对准孙和耿做作出来的不耐烦和无所谓刺了一下。孙耿立刻卸去伪装，期待地看着挡在张嘴巴前边的那面镜子——是希望看穿镜子，了然后边翕张的红唇。他们像长于掩饰失败的高明魔术师，并不因暴露了破绽而羞愧难堪。朱门的兴趣也被勾了起来。进入公司这一年里，他已知道，大部分私下传播的信息，都比正常渠道公布的信息及时可靠。

好像吧，这次整风，范老板会回来督战……

这时，“口”字里的电话又响起来，乳白与浅灰电话同时红灯闪烁。朱门收回投给张的注意力，再度进入“口”字中央。如果叫唤的还是紫红电话，有时孙张耿也会接听，但朱门加盟乙丑部后，接听乳白浅灰电话的活他承包了。所以，接听紫红电话他会犹豫，接听乳白浅灰电话时，他当仁不让像堵枪眼。朱门先接乳白电话：你好，这里是乙丑部——他的声音温柔亲切。然后听，但只听几句，找到一个插话的空子，立刻说好的好的我知道了，但这事你应该找甲申部，便撂了电话——他以声音的友好诚恳，修补情感的麻木厌烦。接下来，他又拿起浅灰电话，也温柔亲切地，说你好，这里是乙丑部。然后听，但同样只听几句，同样找到个插话的空子，便立刻友好诚恳地说好的好的知道了，但这事你应该找丙寅部或庚寅部……公司里，通过天干地支的组合搭配为各部门命名，也是范姓大领导引为自豪的博士成果。范没说过，这种糅以国学精华的新命名法，是否来自一个曾作为他座上宾的京城取名大师的建议点拨，但与京城取名大师成朋友后，范的第三任妻子，从大师那里领受了新号则是事实：王贵华。据说，与王桂花的旧名相比，王贵华旺夫三点五倍。

范姓大领导与王贵华结婚三年半后，调往北京高就新职。曾有人诠释过三点五倍与三年半的内在关联，神秘、玄奥、不知所云，但能自圆其说。

房间很静

九点了。由于电话接连不断，朱门基本没听清张提前于经理传达了什么，他只能举着电话，看孙张耿的表情多么严肃，看他们离开办公室时，手脚的动作多么僵硬，虽然，孙依然圆圆滚滚，张依然娉娉婷婷，耿依然高高大大……朱门吁口气，趁着说完前一个电话而下一个电话尚未进来，把乳白浅灰两部电话的听筒都放桌上，跑到门口，去确认房门关死没有。这很多余，房门灵敏度高，只要合拢就能关死。朱门重回“口”字里边，思谋片刻，在浅灰电话上按了个号码。你好投诉办，我是乙丑部，请问截至八点半，登记来我们部投诉的有多少人？哦，这么多。是这样，明天就整风月了，我们很忙，对这次整风，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好的好的你知道就好……太好了！你提前理解了我的意思，真是谢谢！

那就请你一定慎重地、委婉地、策略地向前来投诉的客户解释一下，请等一个月，只等一个月……放好浅灰电话，朱门彻底从容起来，几乎是大咧咧和松垮垮地，在乳白电话上又按了个号码。你好接待办，我是乙丑部，请问截至八点半，登记来我们部接洽工作的有多少人？哦，这么多。是这样，明天就整风月了，我们很忙，对这次整风，各级领导都很重视——好的好的你知道就好……太好了！你提前理解了我的意思，真是谢谢！那就请你一定诚恳地、耐心地、友好地向前来办事的客户解释一下，请等一个月，只等一个月……

乳白浅灰两部电话，分别是接待办投诉办的专线电话，此时它们顺从地收敛了声息，而负责与公司内外做其他联系的紫红电话，原本也不忙。办公室里一下静了，那种空无般的寂寥有些瘆人。朱门在并不宽敞的“口”字中央转了几圈，然后屁股倚在自己桌子的背面，举头望门口，低头喝白水，体会着权力行使者那种超越于所决策问题之外的特殊快感。他很满足，他终于把指手画脚的处子秀表演了出来。当然，他的口气与措辞，都不像指手画脚，但他相信，不论孙张耿还是经理副经理，以及总经理副总经理直至更大的领导，比如前任的范姓大领导与现任的沈姓大领导，他们做指手画脚的处子秀时，一定也曾像他这样，混淆过口气的温和与傲慢，误用过措辞的婉转和强硬。这不丢人。凡事都得从零开始。况且，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相比，现在禁忌太多：至少，以往的他们，不用担心纪检部门监听电话。朱门也知道，对乳白浅灰两部电话，即使他光傲慢强硬了，没温和婉转，也不会惹来什么麻烦，纪检部门只关心紫红电话，对乳白浅灰电话的关心只是做做样子。因为人人知道，要投诉成功或办妥事情，只有通过私人电话，找直接或间接熟识的个人，才可能有用，而那些每天起大早排长队去两办登记的人，想找麻烦都没地方找。况且，他们要说的那些事情，今天说了，与一个月后再说，或根本不说，从本质上讲没什么区别。至于两办工作人员，朱门也无须特殊善待，在外人看来，他们也是可以对投诉者和办事者指手画脚的什么人物，其实不是。公司里同样人人知道，他们只是临时雇工，倒是他们，应该对在大楼里办公的人点头哈腰。而朱门也好，大楼里其他坐办公室的人也好，对他们之所以比较客气，则因为有项特殊政策，对人的势利眼有校正作用：每隔一两年，两办中总会有一两个或两三个人，能够得到转正机会，来与大楼里的正式员工平起平坐——这项特殊政策，也是

导致两办雇工普遍比正式员工水平高能力强工作勤勉的主要原因。当然，多数两办人，一生也没机会转正，但他们还是宁肯舍弃其他单位的正式工作也留在这里，同样是因为人人知道，在公司里，即使临时工的政治地位与福利待遇，也远好于其他单位的正式员工。凤尾也比鸡头尊贵。

朱门放下水杯，操起紫红电话，把一串号码按了出来。电话很快通了，但里边只有嘈杂之声，没人专门与他说话。他对着送话器连续喊叫：爸，妈，你俩谁拿电话呢？妈，爸……好一会后，他都急了，高小波声音才传过来：朱门呀，我拿呢，让你爸说话他偏不说。朱门说，哦，那就你说，你俩在哪逛呢？都好不？高小波说好，这地方——我带你妈看展览呢，免费的，反腐倡廉的暑期学生场。后边字正腔圆地传出来的，是朱坚强的声音。大概他从高小波手里又抢去了电话。怵目惊心呀儿子，警钟长鸣呀朱门。朱门说，清朝一条街……朱坚强说，好了，我们走不丢，别费电话费了，请领导的事别忘就行。然后他先切断了电话。

朱门哭笑不得，但爸爸的自信确实让他放心。走不丢就好。朱门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坐回办公桌，从兜里掏出齐老师的备考试题，一目五行地浏览起来——比一目十行要细致些。基本没有他陌生的——不是这些题他都见过，是他熟悉它们归属的题型，题型固定，他解题的钥匙就也固定。顶多用去四十分钟，题就答完了。他又起身，打紫红电话。电话里传出的是录音声音：你好，我是老齐，现在没在办公室，请听到“嘟”声后给我留言。朱门放下电话，没留言。他又翻查自己手机，比照着上边的号码打齐老师手机。手机没在服务区。他估计，齐老师可能在某个手机屏蔽区开什么会呢。他写条短信发了过去：齐总我是小朱，材料准备好了，可随时交您。他没称齐老师，更没提综合试题。他谨慎。他谨慎的标志，除了写信时尽量简略、含糊、避免引发有可能看到短信的第三者的猜疑，还表现为，既然时间还有剩余，他就利用余下的时间，把答案再检查一遍，尽管，他认为他已写出了标准答案。

一、[ ]对于[相信]　　相当于[手术]对于[ ]

A. 病人——医生；　　B. 科学——消毒；

C. 真理——痊愈；　　D. 诊断——手术刀

二、THEY　　SHE　　HE　　HIT　　IN？

NT	HI	IT	I
A	B	C	D

三、某广场有一块面积为160平方米的路面，用白色、紫色、黑色三种大理石铺成，每块大理石的面积是0.4平方米，其中白色的150块，紫色的50块，其余是黑色的。某人在上面行走，他停留在黑色大理石上的概率是多少？

A. 四分之一；　　B. 五分之二；

C. 三分之一；　　D. 六分之一

四、X国有百分之四十的家庭男主人认为，只要家里有学龄前儿童，妻子就不应该外出工作，而应留在家里照顾小孩。Y国有百分之八十的家庭男主人则不这么认为，他们认为妻子出外工作体现了男人对女权的尊重。据调查，X国每两个家庭中就有一家有学龄前儿童；Y国每三个家庭中有两家有学龄前儿童。

如果上述断定为真，以下哪项必定为真？

A.X国的儿童人数多于Y国

B. 若对X国和Y国的丈夫们对自己有学龄前儿童的妻子出外工作的支持率进行确定性比较，题干中缺乏足够的条件

C.X国的丈夫们对自己有学龄前儿童的妻子出外工作的支持率低于Y国的丈夫们

D.Y国的丈夫们对自己有学龄前儿童的妻子出外工作的支持率低于X国的丈夫们

……

复查刚进行三分之一，朱门大腿就被裤兜里的手机撞了一下。是提示短信的那种撞法。平常在公司，他手机光开震动关闭铃声，来了电话或者短信，便只撞大腿不震耳朵。是齐老师的短信。这么快他就离开屏蔽区了？这疑惑在朱门脑子里一闪即过，没留痕迹。大楼里遍布各种机关，其功能作用五花八门，别说新人朱门，就是老人齐老师，对那些机关也了解有限。“知道了。三点前找你。”齐老师这种简略的回复，让朱门心里有点不满，他怎么没提酒店的事，忘订了？可齐老师虽然好酒

贪杯，心思却细，说过的话是不会忘的，再说了，大上午的，他也不可能灌迷糊自己。朱门在心里自我批评，还比较严厉，为他对齐老师萌生了不满表示不满。对齐老师，他除了感激不该有别的。

一年前，新人朱门得意之时，正值老人齐老师的倒霉时段。那时他不仅不是现在的“齐总”，连原来庚午委丙子部第一副职的“齐经理”也朝不保夕。还没被免职，但范老板想彻底废他，也人人都看得出来。齐老师自知大势已去，也挺自觉，先把原本分管的事情转给别人，又主动搬出与另一副职经理合用的小办公室，辗转来辛卯委乙丑部的职员办公室暂时栖身。正是这时，朱门凭借解答脑筋急转弯式考题的娴熟技巧，从千里挑一的巨大百分比中侥幸胜出，进入了这幢神秘的大楼，落脚在齐老师打发时日的这间屋子。那段时间朱门兴奋，在阴森的走廊上蛇一般行走，也敢哼哼流行歌曲。是在心里哼。他的谨慎能帮他看到，他入主的这幢大楼，至少表面上，把流行歌曲视为异类。但他心里的流行歌曲，还是被他明快的笑声和跳跃的步伐给出卖了。结果，一个月的内部试用期结束时，他险些告别这幢大楼。

齐老师成了救他的“贵人”。

后来齐老师也说，人的缘分真是神奇，我一认识你就有好感，根本找不出解释的理由。朱门无语，干眨巴眼睛，仍然自顾后脊梁发凉。说这话时，是公司里新职员一个月的内部试用期刚刚结束，那时，与朱门一块因擅长脑筋急转弯而跳进公司这个龙门的十五条鲤鱼中，有两人已被淘汰出局。本来，公司招人千挑百选，一般招完不会再淘汰。可当时，范姓大领导上调京城，履新的沈姓大领导忽然提出，这次招的新员工质量不高，应该利用一个月的内部试用期结束之际，留优汰劣纯洁队伍。没人明说但都明白，范时代的招聘者，肯定从新员工手里拿了好处，沈借此由头，在上任伊始发个小难，是提醒那些范的效忠者，要对沈时代的到来心中有数。但朱门认为，沈姓大领导太多心了，也失算了，至少筛选他时没人索贿，清明得让他都不太敢信。但沈已发布号令，下边唯有落实，于是，针对新员工的五人评审小组立刻成立，并很快拟出了裁员比例：十五分之二，而那之二的黑名单里，就包括朱门。罗织罪名时，评审小组有些为难，因为挑不出朱门毛病。后来有个评审成员说，这小朱，我听他对小孙小耿都直呼其名，就写不尊重老同志吧。恰在这时，在朱门的离岗已成定局时，五人小组中，有个人因妻子住院请了事假。

评审工作已基本结束，但复议程序还没走呢，而四人走又不够严肃，为公正公平，沈指定齐老师补缺填空，代替那个请假评委。这是朱门转运的契机，更是齐老师翻身的信号。没人关心朱门这只小小的虾米，可关注齐老师这条大鱼的大有人在，他们一致认为，齐老师与沈老板关系特殊，当然特殊在哪只能猜测。评审复议那天，重被纳入权力体系的齐老师不想多话。他的魂灵尚未附体，只打算陪别人走个过场。可一见黑名单上朱门的名字，某种冲动竟控制了他，他几乎下意识地改了主意。后来朱门感谢他时，他说不用，他坦诚地把下意识里的东西亮给了朱门。你只该感谢天意，他说，因为主观上我没为你，我为的，是那个失而复得的说话权利。小朱这小伙子还不错吧，当时，齐老师对其他评审小组成员说，剩下的那些，都不能动了？关于哪个能动哪个不能，没人正面回答，但他们侧面的议论分析，也等于告诉齐老师，另十三个人，有三个不受特别保护。那三个倒霉蛋与朱门一样，都挑不出毛病。齐老师就顺手撕三张纸条，分别写上他们名字，再洗扑克一样捣弄几下，抽出一张，冠上个“面对突发事件应变能力稍差”的罪名，让其成了黑名单上顶替朱门的那二分之一。

那天在家门脸不大的春饼店里,酒后的齐老师把这节插曲说给朱门，不为买好，不为邀功，不为炫耀他即将破格坐上丁未委“齐副总”的椅子，甚至都不为提醒朱门要注意“尊重老同志”。只是情到浓时，兴之所致，一拍即合的两个性情中人成朋友了，需要开诚布公某些秘密。

那天傍晚下班的时候，齐老师偶然与朱门同行，邀朱门喝两杯。朱门没有拒绝的理由。两分钟前，路经“为人民服务”的龙凤碑时，他这个单身汉刚告诉齐老师，他的出租屋还不能开伙，他每天的早晚两餐都瞎对付。他稍一推让就答应了，并且进春饼店后，还尽量主动地，与基本陌生的齐老师没话找话。是的，基本陌生。两人同屋共处一月，但齐老师是丙子部人，又是落配的凤凰，一直自觉疏远包括朱门在内的所有的人。而不喜欢喝酒的朱门接受邀请时比较爽快，原因则只在于，他心性良善，又不太势利——至少他想让自己显得良善又不势利。他知道齐老师是倒霉之人，也知道他家眷远在美国：对一个霉运加身的爱喝闷酒的“单身”同事，他觉得，他有陪伴的道义责任。

朱门通常快人快语，但最初面对齐老师，由于不能问有事吗，不能劝他别沮丧振作些，不能打探他与远在美国的妻儿关系怎样何时团

聚……很快，他就有点没话说了。他不希望冷场，若那样，就好像他与齐老师接触仍心存顾虑。无奈之际，他只能让酒替他圆场。那齐老师，他掩饰着为难说，我，借花献佛敬你一杯吧，你抿一口我全干了。结果，就这一口，半两五十二度的老龙口一下肚，他不光脸和脖子一红到底，连胳膊都像戴了套袖——戴的是公司专为大楼里那些服务人员特殊配发的砖红色套袖。一直观察他的齐老师开始了满意，让他别再喝了，只自斟自饮，然后以絮絮叨叨和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说话方式，保持并提升着场子的热度。齐老师说，他虽然不好为人师，但还是喜欢朱门对他那种与众不同的"老师"的叫法——朱门说，他们给我介绍你时，只说老齐，可你和我爸年龄相仿，我叫不出口，后来才知道你是齐经理，可改口你又不让我改；齐老师说，但对孙张耿等年龄大于你的没职级的同龄人，你还是应该像其他人那样，以哥姐相称——朱门说，在咱们这种大公司里，呼哥唤姐的太不严肃，感觉就像乡村市井……这样，两人就都打开话匣子了，而之后那个乞丐的出场，加上朱门的泪水以及表白，终于水到渠成地结晶出了他们忘年的友谊。

是说到入职考试的不容易时，春饼店外骚动起来，两人扭头，看到个乞丐跪在街边，咣咣山响地给人磕头。多数行人都绕道走，不绕道的也不看他。朱门盯着乞丐的背影，眼泪忽然流了出来。齐老师说，嗨，你真孩子，现在的乞丐能同情吗？朱门说我知道，又说我不是为乞丐哭，又说，齐老师我说说心里话你别笑话我好吗？齐老师说好我不笑话。朱门说，我爸是农民，穷得十六岁前没穿过裤衩，但他不是白痴笨蛋，会背不少唐诗宋词，还一直关心天下大事——是天下呀，比如这几年，他最操心的是西亚局势。我爸说，他当初给我取名字时，心里想的是杜甫的诗。齐老师应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朱门说对，又说，我爸一直说，他那辈人，尤其农民，天生就是路边候补的冻死骨，想要翻身是没指望的，但到了我和我姐这辈，他觉得有了翻身的机会。我姐女的，他就拼命把她嫁到了镇党委书记家，尽管我姐什么都好，我姐夫是瘸子，可我家还像占了便宜——其实也真沾不少光呢。而我，男的，我爸的要求是，宁可家里臭气熏天，也要让家成为朱门。齐老师，我哭，是流的喜泪，是高兴呢，我朱门没给爸妈丢脸，没成候补冻死骨呀。虽然现在我朱门连家都没有，更谈不上朱门，可我现在，你说算不算踩上了朱门的大门槛呀？齐老师也动了感情，说朱门呀，我知道你小子挺有心计，

是谨慎人，所以，你说这话，是真把我老齐当朋友了。那作为朋友，我提条建议行不行呀？朱门的酒一下子醒了，紧张地问，怎么了齐老师，什么建议？

第二天，朱门和齐老师的酒都彻底醒了，在办公室见面打招呼时，都没提头天晚上的春饼店小酌。但他们眼里，明显多了些默契与会意，像一对效忠于同一秘密上司的陌生战友，终于对上了接头的暗号。

伙食很好

大楼里有三个餐厅，由小到大从面积上排，分别叫一号厅二号厅三号厅。三个厅都自助模式，都摆放快餐店风格的彩色硬塑桌椅，都每人每餐伙食费两元。但这不表明，三个厅就等于一个，对所有就餐者都一视同仁地敞开大门。不，这三个餐厅，面积大小和餐位多少只是小区别，大区别是，它们分别服务的就餐卡颜色不同：一号厅只对应红色就餐卡，二号厅对应蓝色和红色两种就餐卡，三号厅是红蓝白三种就餐卡都能流通。有人说，一号厅的服务对象是副总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二号厅的服务对象是正副经理级别的领导，三号厅则服务于所有在这幢大楼里开资领饷的其他在编的和临时的工作人员。这也没错，但有漏洞。比如，某个按资格只配使用白餐卡的工作人员，拿着蓝卡去二号厅或带上红卡去一号厅，也能顺利填饱肚子：读卡器只识别卡不挑剔人。所以，以官衔职级区别三个厅，没有以就餐卡颜色区别科学准确。倒没有白卡蓝卡的使用者，借来级别更高的卡去级别更高的厅觍脸混饭，相反的情况也没有过，虽然，不用借卡，持一号厅的红卡也可以进二号厅三号厅，持二号厅的蓝卡也可以进三号厅。这三个餐厅相距遥远，分处于大楼的三个角落。把三个餐厅区别开的，除了面积大小和餐卡颜色，也还有一些别的指标：一号厅每餐十六个菜十种主食六种水果，最好的菜为海参级别；二号厅每餐十三个菜八种主食三种水果，最好的菜为大虾级别；三号厅每餐十个菜六种主食没有水果，最好的菜为带鱼级别。另外，一号厅的主副食品全由城郊特供基地供应，系绿色食品，连淘米洗菜涮盘碗的水，都有进口净水机特殊处理；二号厅的绿色程度逊色一筹，能达到一半，城郊特供基地规模有限，能保证二号厅的餐桌上，检测不到被媒体炒得人人生畏的瘦肉精猪肉苏丹红蔬菜三聚氰胺奶制品也就行了，有

些硫磺熏制的土豆或注射了避孕药的西红柿或以甲醛浸泡的水发食品大家能理解，二号厅也设净水装置，是国产货；三号厅不设绿色标准，其绿色程度，与大楼外的百姓餐桌没什么区别，个别地方还有所不如，比如有些百姓家，会自己配备净水机，可三号厅的自来水，未经任何再净化处理，初接下来，肉眼就常常能发现杂质，三号厅的就餐者，还对各种拗口的化学词汇如数家珍，这一点也容易把他们混同于大楼外边的普通百姓：百菌清、倍硫磷、苯丁锡、噻螨酮、草甘膦、氯菊酯、炔螨特、三唑锡、二嗪磷、甲萘威、滴滴涕、毒死蜱……但毕竟，三号厅在大楼里边，不在百姓家中，所以，每个月也能三回五回地，实现一下个别绿色，让三号厅的就餐者不至于彻底沦落成普通百姓。一般情况下，若一二号厅没消化完特供基地的主副食品，为避免浪费，三号厅能分一杯羹。

朱门没吃过二号厅大虾级的十三个菜，更没吃过一号厅海参级的十六个菜，但能天天吃带鱼级的十个菜，已心满意足，单单两块钱这个便宜的价格就让他满足。所以，每回吃饭，朱门都怀感恩之心，当别人抱怨伙食不好，或酸溜溜地提及二号厅一号厅时，他从不搭茬，只暗自提醒自己，一定努力工作好好表现，争取有朝一日，也有资格用蓝卡甚至红卡就餐。他的雄心抱负深藏心底，对齐老师或爸妈都没提过。倒是有一次，他给爸爸介绍公司情况，说到就餐卡，朱坚强反应比较激烈。儿呀，朱坚强叫，你这辈子要是能用红卡吃饭，爸就是饿死也甘心啦！朱门压低声音说你别乱说，又看周围。当时是在家里的破火炕上，吃年夜饺子，周围只有里出外进的妈妈，和上蹿下跳的狗。朱坚强比儿子老到，对周围不屑一顾。我意思是，他字正腔圆地说，你要是能用红卡吃饭，就说明你真正是党和国家的栋梁材了。

三号厅在大楼中层，门牌号码是 29100，其规模，相当于一个大型剧场。朱门从 29100 的门牌下边走过去时，略晚于饭点，所以他很容易就发现了，餐厅的气氛与每天不同，是与大部分每天有所不同。穿梭的食客都兴致勃勃，步子敏捷，眼睛放光，已然把窃窃的私语汇成了嘹亮——在大楼里，真正允许人们打开喉咙亮嗓门的地方，的确包括餐厅，再有，就是配备健身娱乐场所的最高层了。当然，在这种地方，多数人也只以唇语或手势交流。比如打乒乓球，完成一记漂亮的扣杀，不是喊“好”，或喊别的，而是抿紧嘴唇像拒绝亲吻，只通过挥拳头晃脑袋表达心声。这是习惯塑造的结果。人人都有多副面孔，但让面孔瞬息万变，

还真不容易。朱门有了变脸的需要，他让情绪为之一振。其实，他不太想振作情绪，兴奋的理由并不充分。他知道，其他食客之所以兴奋，无非是这一餐的什么主副食来自特供基地，或准确地说，来自一二号厅的淘汰剩余。可与个体的坚守相比，环境的影响太强大了，不用刻意效法模仿，随着融入食客大军，朱门那张没有多少表情的脸，还是呈现出了与其他食客近似的喜悦与贪婪——那种表面上针对食物、实际上针对食物背后的某种象征的、隐晦的喜悦与含蓄的贪婪。如果有人恰好厌食，喜悦与贪婪的程度不够，那么，朱门都会心生疑窦：他（她）手中的餐卡，是借的拣的或者偷的？果然，借助道听途说，朱门很快弄清楚了，这天有道菜是麻辣豆腐，而那豆腐，不是从市场上买的可疑成品，也不是用转基因大豆磨出来的，制成它的原始材料，是来自黑龙江某特供基地的绿色大豆。朱门也知道，公司的特供基地能兑换到黑龙江的绿色大豆不算稀奇，头些天，产自广东特供基地的橄榄菜还进了三号厅呢。遍布各省市的公司都有联系，既然有能力建特供基地，也就有办法维持特供基地的非市场化经营，并保证各基地间，以原始的流通模式以物易物互通有无。朱门扑向餐台，夸张地从一只所剩不多的麻辣豆腐盆里满舀了一勺。朱门吃辣不行，但吃不完可以倒掉，不舀却不对。辣与口味没有关系。

其实，餐厅的饭菜都很好吃，不绿色的也诱人：生长中浸灌过甲拌磷乳油的韭菜，肉肥厚而叶宽长，制作时添加了连二亚硫酸钠的豆芽，个头大还模样俊。朱门没什么可挑拣的，很快，就把一餐盘糖醋鱼段、肉炒木耳、梅菜笋丝、高钙骨渣汤、豆包米饭以及麻辣豆腐端在了手里。他四处张望哪有熟人。没有。餐厅太大他熟人太少，整幢大楼里，平常在三号厅用餐的人，他叫得上名字的不超过十个，十个人分散于偌大的餐厅，像十粒米沸腾在大蒸锅里。朱门不再寻找孙张耿等熟悉的面孔，就近就便地，在一张长餐桌中间部位坐了下来。这是他附近的唯一空座。

饭菜都热，没法狼吞虎咽，是细嚼慢咽的进餐方式，给朱门分散精力提供了可能。他隐隐感到，左侧对面有人看他。他以为附近有他熟人，只是落座时，他只顾桌椅没注意人。他略感不安，急忙抬头。周边没他认识的人，也没人看他。他坐直身子，扩大他的观察范围。也许，那个看他的人不想让他知道他（她）看他，正看他时，见他警觉到他（她）在看他，便收回并藏起了看他的目光，让他的寻觅归于徒劳。朱门的不

安感扩大开来，想不好偷看他的人有何用意。难道自己多心了，其实刚才没人看他？可他的感觉又很切实，刚才他低头喝骨渣汤时，的确有目光触碰过他。人的头顶没有眼睛，但敏感的人，感觉的眼睛遍布全身。朱门就敏感。朱门把吃饭的速度放得更慢，让眼角的余光，侧向锁定他想象的偷看者。那是个他并不熟识的魁梧壮汉，正与人说话，好像从没留意朱门。他距朱门约三米远，但他胸腔共鸣出奇的好，吐字发音又特别清晰，以至于，尽管他也像别人一样，说话时挤着喉头压着调门，朱门还是听到了他说什么：他在解释，打麻将，真算体育运动的一个项目。他说有一年，中央电视台的体育节目曾郑重宣布，已有大领导做过批示，同意将麻将纳入体育项目。当时的背景是，在中日韩围棋对抗赛上，中国棋手表现出色。分析人士认为，领导是觉得，反正中国人视麻如命，而像文革时那样强制禁玩又不妥当，就不如因势利导，再创办个中日韩麻将对抗赛，进而将其运作成奥运项目，用这中国人的强项为国争光。可麻将很难三手搏杀，需要四脚羁绊，而在日韩之外，似乎拉谁入伙都差成色：朝鲜越南？泰国缅甸？柬埔寨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也许找欧美人玩更接轨国际，可是，欧美人打麻将，会不会像中国人踢足球呢？结果，国家体委棋牌中心就没为管理麻将设机构请编制，给人的感觉是，领导对麻将又没好感了，让它重又沦为充当赌博工具的低俗玩意，以至于，咱这种开明公司的娱乐室里，也不给麻将一席之地……

那——要这样王哥，咱守则里，还真不好写禁麻这条。魁梧壮汉身边一个羸弱小伙，嚼着糖饼插了一句。

王哥，我觉得，咱的守则应该规定，不许跳拉丁舞——那舞太黄太轻浮了。中年男子身边另一个也有点羸弱的小伙子，用餐巾纸抹完嘴跟了一句。

王哥还有，魁梧壮汉身边的一个少妇说，也应该写上，严禁对女同事动手动脚。她适度的忸怩，被掌控在确切的范围之内。

讲黄色笑话和通过手机发黄段子也不可以！魁梧壮汉身边的再一个少妇也说。她的义愤比较虚飘，像条蒙脸的纱巾，一阵微风就能刮走。

魁梧壮汉连连点头，呵呵，好，嘿嘿，对，回头我都汇报上去。

一个与魁梧壮汉年龄相仿的男人说，都哪跟哪呀，要是尽写这些零碎，咱的《职员行为规范守则》就太厚了，得一两千条。

另一个也与魁梧壮汉年龄相仿的女人说，三四千条才好呢，要是一

本定价一百，拿百分之十五版税，省内先印两百万册……哎呀妈呀，那咱可就，成郭敬明那样的大作家了……

这些人说话，除了王姓魁梧壮汉，都像中风患者，朱门只有偷看口形，加上猜测字句，才能明白他们意思。这与他们嘴里嚼不嚼东西没有关系。也太累人了。朱门让神思游离开他们。他曾听说，以前的领导，比范姓大领导还早的大领导，为培养员工的职业素质，的确规定，在公司里，除开餐厅和健身娱乐场所，其他地方都应小声说话，勿大声喧哗——如何叫“小”怎样算“大”，领导没做具体界定；可说话时挤住嗓子压住喉头，甚至以唇语和手语代替言语，这哪任领导都没要求过。现在朱门似有所悟。掌握“小”“大”的标准时，大家之所以如此极端，并非执行走样了领导意志，而是主动地自我约束：说话者嘀嘀咕咕地含糊其辞，听话人云里雾里地猜谜解闷，这样，才更方便所阐述观点的模棱两可和所发表意见的似是而非，才能为转变态度留出余地，为推卸责任提供可能……

这时候，朱门正溜号想心事呢，他觉得，刚才触碰他的目光又伸了过来，甚至，他还并非想当然地，并非自作多情地，感受到了其间的亲切友好。这回他没贸然抬头。他假装专心对付鱼刺，然后好像为得意地欣赏剔下的鱼肉，忽然眼睛一斜，迎向那束看他的目光。那目光的回收，比他的投射快。他只看到，王姓魁梧壮汉正稀里哗啦地喝碗里的汤，随之起身朝水池子走，又朝重叠排列的餐具存储柜走，最后汇入能将他淹没的正在退潮的食客的浪涌。望着掩映而去的一波波浪涌，感受着身边食客纷纷离去后留下的空虚，朱门隐隐有些失落。如果注视他的人就是王姓男子，那么，他们若能真的认识，没准会超越熟人关系，成为一对知近的朋友——他不会看错他眼里的亲切友好多么真实。在第三餐厅，朱门只有孙张耿那种认识的熟人，而没有齐老师那样知近的朋友。在整幢大楼里也是一样，除了齐老师。他太孤单了。但他知道，餐厅太大，大楼更大，一朝失去便很难找回。

你好。忽然，朱门感到身后有人拍他的肩膀。他回头，竟是王姓男子在冲他微笑。他很惊讶，怎么加于他肩头的那股力量，一点也不像一个魁梧壮汉发出来的？打扰了，王姓男子用唇语说，我打听过，知道你是范老板的人，当年我也是他招来的。说着，他把张纸条交给朱门，说声再见就又消失了。这期间，魁梧的王姓男子出现、说话和离去期间，

朱门一直目瞪口呆，都忽略了含在嘴里的一大口豆腐多么辛辣：

你好朱门，我叫王英杰，是己巳委壬子部的，在 20115 室办公，午休时常去围棋角。喜欢你的棋艺与棋风，还听说过你大学期间为下棋而留级的壮举。佩服！有空找我，打电话或发短信也行：13602424……

棋局很乱

大楼里，午休时段是解放的时段。大部分人，吃完午饭进电梯后，不下行，不回自己办公室，而是去顶楼，去健身房娱乐室游泳馆桑拿间，去能让他们舒筋活血松弛神经的任何地方。他们与医学为敌，对饭后应当清空脑子安稳身子的谆谆医嘱置若罔闻——连门诊部的医生护士，也跑上楼去凑各种热闹，自己糟蹋自己的理论。也有人按养生秘籍规范行为，乘电梯下行，或回办公室睡午觉，或去院子里绕圈散步，或选择任意一个安静的地方闭目养神，用心体会肠胃消化食物时柔缓的蠕动。但他们是少部分人，而且他们中的大部分，一段时间后，也会重新上楼，跻身于无拘无束的热闹之中。公司午休两个半小时，一般人吃饭半小时够了，再静养一小时，也还有一小时玩乐的时间。

朱门看表，十二点过五分。他十一点三十七进食堂，比开饭时间晚七分钟，从取餐具到收餐具，用时差两分钟半个小时。他捏着王英杰的纸条，在电梯间里犹犹豫豫，想不好上楼还是下楼，想不好立刻对王英杰的召唤做出响应，是不是有点太沉不住气。如果下楼，他已习惯不坐电梯，他把耗时漫长的拾级而下，当成在顶楼跑步机上的超强度训练。最初，刚上班的头一个月，他也在楼上午休，他学游泳，蒸桑拿，摆弄健身器械，打保龄球。他也下围棋，但只下过几盘。他最喜欢和最擅长的只有围棋，其他玩乐项目他都生疏，也兴趣不大。可包括围棋在内的大部分项目，都要与人分输赢比胜负，这又让他打怵：他怕不小心赢了胜了不该赢不该胜的人。另外，他认识的人也实在太少，孙张耿等本部门人，早固定了自己玩乐的单人项目或集体项目，没有容他插足的空隙。也恰逢这时，在春饼店，齐老师与他缔交成功，他酒醒之后提醒自己，也许，要改掉“不尊重老同志”的缺点毛病，最好的办法是少接触人。就这么着他不再去顶楼了。他没午睡习惯，也没法午睡。公司里，总经理以上级别领导是套间办公室配洗澡间双人床，副总经理级别领导是套

间办公室配单人床，经理级领导是大单间办公室配长沙发，这三档人都方便午睡；而副经理级领导与普通员工，办公室分别只配单人沙发和扶手椅，这两档人，想午睡也没有条件。后两档人，也有蜷沙发里或窝椅子上打瞌睡的，但那瞌睡，往往短得没一个梦长，睡完比不睡还要难受。朱门也不肯去院子里散步，那太像老年人了。所以，走完楼梯，他能干的事，只剩上网和看书了。如果办公室没别人，他下网络围棋或QQ聊天，如果孙张回来炒股，他就看纸壳箱子里那些藏书。他看书沿袭了学校习惯，不时把关键词记上卡片，再像其他人背诵与餐桌有关的拗口词汇那样，背诵与工作有关的顺嘴词汇：发展、进步、和谐、幸福、关怀、贴近、希望、满足、民生、民意、盛世、强大……

这时，朱门面前，有部上行的电梯门打开了，几个恰好走出餐厅的女人抢步闯入，清新的气息和轻薄的衣裙，一齐窸窣了他眼睛与心。朱门闪身避让又抽鼻子闻嗅，都是无意识行为。电梯没动，门还敞着，她们中，那几个气息清新衣裙轻薄的女人中，一个不最漂亮但最年轻的圆眼睛姑娘，从轿厢里边按住电梯，用眼睛招呼朱门。她可能以为，朱门没进电梯是礼让她们，是绅士风度，而她，理当回以淑女的姿态。朱门不再犹豫，别人帮他做了决定。他钻进电梯，红着脸小声说句谢谢。没人搭茬，或者说，那几个绷着表情的女人都搭了茬。因为几秒钟后，她们绷不住了，挤眉弄眼地笑了起来。不是对朱门挤眉弄眼，是对她们中的小妹妹，那个不最漂亮但最年轻的、有淑女风范的圆眼睛姑娘。朱门背冲圆眼睛姑娘，看不到她表情，但相信她脸红得比他厉害。

电梯在顶层停下以后，走出轿厢的女人们没了拘束，在通往游泳馆方向的直走廊上，除了挤眉弄眼还推推搡搡。朱门被搅得心更乱了。他眼神飘忽地看她们背影，想从中筛选出圆眼睛姑娘。筛不出来。从背影看，所有女人都红红绿绿，都婀婀娜娜，都比年轻还要年轻。朱门的心念动了一下，也想去游泳。随即他又否决了自己。一，泳裤泳帽都在办公室呢，他懒得去取；二，他那点只敢在浅水区站着换气的末流泳技，展示出来是自取其辱；三，也是最主要的，齐老师一般以游泳打发午休的时间，他这时去游泳馆，像有意找他，可合适的做法是等他找他：三点前。他转身，掉头，往娱乐室拐，并通过调整思维改变思路，即通过猜测王英杰，驱逐对圆眼睛姑娘的隐约恋意。王英杰——忽然，这个友善的陌生人一进入他思维，竟像条泥鳅爬上他皮肤：凉嗖嗖的，滑溜溜

的，湿漉漉的，让他从里到外都不舒服。朱门戛然定住脚步，眼里的飘忽凝结成疑惑。你是——范老板的人？朱门无声地自问一句。可是，他连范的真人都没见过，怎么能是他的人呢？他想笑笑，想削平这问题的锋利度而只保留其荒谬感。不行，笑不出来。他小心地环顾周围。如果必须分伙站队，他想，他只能投靠沈，虽然他也没见过沈，还险些受到沈的清洗。但齐老师……朱门以手轻抚胸口，欲向心脏讨要主意。心脏跳得乱七八糟，没有定见。他想哭，但同样也哭不出来。对王英杰这个可能的朋友，他生出了恨意，还任那恨意向齐老师袭去。

他转身朝电梯间走。

刚才从电梯间走到游泳馆与娱乐大厅的分岔口处，用去不足三分钟时间，可现在由分岔口处回电梯间，十三分钟才走一半。他羞愧地站住，闭紧眼睛，体会心脏撕裂时那种藕断丝连的酸楚的疼。有人走过，他佯装悠闲，轻声背一首李清照的词：凝眸处，从今又添，一段新愁。渐渐地，他为乱七八糟的心跳统一了节律，把对王英杰的恨，尤其是对齐老师的恨，一并收回派送给自己：我不是范的人也不是沈的人，我是公司的人，我是朋友的人……他想一会对王英杰这样表白。但有一点他没想好，表白时，他该神色庄重还是语气调侃呢？

在面积巨大的娱乐大厅，围棋角只是个小小的区域，下围棋的只是小小的一撮，从一小块区域的一小撮里找一个人，像在芝麻里扒拉西瓜。很快，从六七伙闷头下棋的人里，朱门发现王英杰了，还通过他举棋不定的犹豫的姿势，记起了他们曾下过两盘：一胜一负。朱门没叫王英杰，也没上前。王英杰正与人隔枰对弈，身边的观众有五六个人。朱门靠向其他棋桌。其他棋桌观众都少，有一桌根本没人观战。朱门绕向王英杰背后，在那张没有观众的棋桌旁停了下来。两个年龄比王英杰还大的棋手都挺嗜血，各自刚投下五六粒子，就让后续的兵卒们陷入了绞杀，棋盘上的黑白子纠缠在一起，从角落爬往中腹的线路异常清晰，像沙漠中兀自长出的枯树。

来啦朱门。忽然，朱门听身后有人叫他。别看他俩，他俩不会，来看看我是不形势不妙。

是王英杰。随着王英杰话音落地，几乎聚集在围棋角的全部二三十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朱门，有的还吃吃地笑出了声音。不是笑朱门，是笑朱门大腿前边那对嗜血的杀手。

你玩，王哥，别打扰你。

继刚才电梯上脸红之后，朱门血液再度上涌。但他心中努力否认，导致脸红的，是那一声自如的“王哥”。他愿意相信，他害羞，是因为成了别人瞩目的对象。的确，人人都在含蓄地看他，那些王英杰的围观者，还礼貌地给他让出了位置。他成了一个特殊人物。当然，他特殊是王英杰特殊，是这个不光有资格高声说话破坏安静，还可以随意笑话别人的人，强行给他戴上了特殊的标签。朱门没法拒绝特殊，急忙凑近王英杰安顿好自己。他双手拄膝，拱腰伸脖，眼睛死死盯住棋盘。他想赶紧逃出窘境，而最好的出逃办法，就是让棋局清除心中的杂念。可他的心思，坚决徘徊在棋局之外。他想不明白，自从他出现在围棋角区域，王英杰始终埋头下棋，还被包围在人堆之中，可是，他何以能分神发现他呢？

枰桌上铺排的是局细棋，大部分棋子若即若离，一看就是高手下的。朱门也算高手，只要用心计算一下，颠覆棋势也许费劲，或不能，但判断个大概不成问题。可此时朱门没有感觉，他眼里那些扭结缠绕的黑子白子，毫无条理地一团混乱，仿佛哪个都有理由屠杀哪个，又哪个都有可能被哪个剿灭。他有点冒汗，好像下棋的是他，并且处于明显的劣势。他咽口唾沫，闭下眼睛，要求自己集中精力。渐渐地，精力倒集中到棋盘上了，可棋子编织的诡异图案，仍幻化不定，拒绝彰显好坏的局势，还不可思议地，把一张姑娘的脸庞勾勒了出来。圆眼睛姑娘？被一个陌生姑娘如此顽固地占据思想，这让朱门不好意思，他更使劲地闭下眼睛。圆眼睛姑娘倏忽没了。可没了不是走了，而是刹那之间改变了模样，变成了一个长眼睛姑娘。哦，这个朱门熟悉，连她最隐密的私人习性他都熟悉。但他还是通过闭眼，把她也从棋盘上驱逐了出去。朱门瞄一眼王英杰，想告诉他，他知道的他留级下棋的那个故事，只是半段轶事，另半段，是他因此丢掉了恋人。他没开口，从王英杰的表情上看，他的劣势并没缩小。他扭转了劣势他也不能开口。也正因为不能开口，他同样没提醒王英杰，有个他可以利用的劫材，暗藏的玄机可能挺大。

是的，玄机常常暗藏起来，轻易不让人看出大小。当时，读大四时，如果不为参加下半年十一开枰的全省大学生围棋锦标赛，他上半年故意没完成毕业论文而留一级，那个长眼睛姑娘，肯定早成他妻子了。如果她成他妻子了，即使他不参加脑筋急转弯式的艰辛考试，他的岳父岳母，

也有能力给他找到理想的工作。可那场两年一届的“黄金周杯”围棋赛是个迷人的劫材，对他的诱惑太巨大了，若不打那劫，他的生活之棋就仿佛没下，或下了等于也是输了，或赢了好像也胜之不武。他成了个将个人英雄主义和集体荣誉感混杂起来的浪漫主义者。但长眼睛姑娘现实主义，不允许他如此疯狂。不在于晚毕业就要晚结婚晚工作晚挣钱，而在于——她对朱门转述她爸妈的意见说：你现在还穷小子呢，就敢这么不计后果地率性而为，可见你多不定性多不成熟；而一个不定性不成熟的男人，再聪明再优秀，也不会让你的女人有安全感。朱门一度举棋不定，也想不打这个劫了。可他高估了爱情的保鲜期限，相信他闯过五关斩除六将，高举着他个人的也是学校的荣誉奖杯做检讨时，他的恋人能原谅他。没机会了。朱门的第二个大四学年刚刚开始，正为黄金周摩拳擦掌时，有个管教育的大领导发话，为了维稳，要阻止各高校学生间的任何联系。围棋的特点正是联系，一颗颗孤子通过联系，聚集起柔韧而顽强的力量。被取缔的联系不生成力量。朱门是几个月后参加完研究生考试，才又把力量聚集了起来。他厚着脸皮去联系长眼睛姑娘。前恋人忙，正与新未婚夫装修房子，没空呼应他的联系。

差半目。王英杰和对手数完子了，扭头看朱门。要是刚才他接手下，这回，他是看朱门之外其他的人，能翻盘。众人都说啊哦唔哼，既像相信又像不信。朱门说哪里哪里，王——哥。你太抬举我了。王英杰拉朱门起身，把地方让给接班的人，同时掏烟，递朱门一支。朱门推开了。

大厅一角有吸烟室，往吸烟室进时，王英杰说，不算他俩下的两盘，他还看过朱门五六盘棋，印象极深。可后来你不来了，真遗憾，当然我理解。朱门不知道王英杰理解什么，但不好问，也没想问，就只笑，好像对王英杰的理解他能理解。在没别人吸烟的吸烟室里，王英杰说，他是围棋队队长，想邀朱门加盟他们。他介绍了围棋队待遇多好而编制多少——他的确使用了“编制”一词。朱门哦哦，好像态度不够积极，好像作为围棋高手，他得拿捏、矜持、摆架子，对王英杰才来邀他入队表示点不满。不是这样，他没拿围棋当做作的砝码。对王英杰的热情反应平淡，只因为他心理准备太不充分，对“谁的人”之外的话题，他一时不知该怎么应对，而当他心思好容易从范或沈包括齐老师身上转回来时，别的事情又干扰了他。透过吸烟室一侧的大落地窗，他看到，远处游泳馆门口的长椅子上，坐了几个梳头的女人。他没管住自己的想入非非。

她们中，会不会有圆眼睛姑娘？大概没有。应该没有。肯定没有。这么快她不可能游完泳的。王英杰想不到圆眼睛姑娘，只能想到圆圆的围棋，他就继续诚恳地、甚至有点夸大其词地、代表围棋向朱门致歉。是这样朱老弟，他为难地说，我这队长是刚上任的。以前吧，我多次向刚退休的老队长推荐过你，可他那人，任人唯亲，武大郎开店，嫉贤妒能搞家天下……

朱门脸上粲然一笑。游泳馆门口，梳头女之一站了起来，正翩然飘向吸烟室这边，她潮湿的长发半遮住面庞，晶亮的眼睛若隐若现。啊，还真是圆眼睛姑娘——哦，不，不一定，叫不准，说不好。

马路很宽

每天午休结束以后，时间的脚步都能加快，好像时间是个耐力很好的马拉松选手，擅长后半程加速冲刺。不是这么回事。时间的长度没有变化，一小时还是六十分钟，一分钟还是六十秒；变化了的，是人的感觉。就朱门所在的辛卯委乙丑部来说，不论哪个人，上午的工作都单调乏味，全部时间，就是强作笑颜地应对两办工作人员及其办事人投诉者。比如，朱门或孙张耿，多半是朱门，接到一个投诉办电话，听完工作人员对投诉者所投诉问题的概要汇报，如果实在没理由推诿，认为其事确属本部门管辖，便客气地请对方等候一会，然后向经理汇报并提出建议，按业务分工和忙闲情况，此事可具体交谁处理。经理会把那建议变成自己的意见，向朱门等人发布指示，朱门等人再遵循经理指示，指示投诉办与某个副经理联系，然后，由投诉者亲自向那个具体的副经理做出投诉。一般情况下，那个具体的副经理听完投诉，会要求对方把投诉材料留投诉办，承诺日后研究解决；也有时候，投诉者是难缠的角色，那个具体的副经理就会从朱门或孙张耿中选一个跟班，陪他（她）去院门口，会晤投诉者——会晤的结果，也只是副经理亲自接下投诉材料。一个投诉者，见不见副经理有两点区别：一，所投诉材料交给副经理还是交给投诉办；二，等待处理意见的时间期限为四周还是六周。处理办事办那边提交的问题，基本也是这个程序。这一程序的周而复始，让人疲惫，给人的感觉，便是时间在偷懒打瞌睡呢。下午则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下午的人们已脱胎换骨，刚结束的解放式午休，能把人们神经的活跃与情绪

的亢奋延续下来，每个人工作时，即处理两办工作人员已写有初步处理意见的办事材料和投诉材料时，都能辅以各种笑料轶闻的助兴陪伴：谁做健身时如何笨拙地掉下了器械，谁打扑克时怎样荒唐地出了张臭牌，谁对谁传秋波飞媚眼时露了马脚，谁利用什么机会报复谁时兵不血刃，谁上去是谁提拔的，谁腐败是谁咬出来的……这些话题，像勤勉的翅膀扑扑棱棱，能驮着时间加速飞翔。另外，在处理业务时，每个人任意而为的权限都大，这对时间的流逝，也有极大的助推作用。任意而为就没压力，就从容不迫，就不必受投诉者或办事人哭诉、怒吼、哀求、叫骂、表白、狡辩、说明、责难等的干扰与左右。处理两办提交的材料，应付办事办比应付投诉办又容易些。通常在那些材料所附登记表的最后一栏，就是最终处理结果一栏，答复办事办的，只写“同意”或“不行”或“酌定”就可以了，答复投诉办的，得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或“如果属实，下不为例”或“定当加强服务意识”。八个字比两个字多了六个。

眼下是个特殊的下午，连八字箴言与两字断语都不用写，轻闲、安逸、松懈、懒散，都支持孙张耿挤着嗓子嘻嘻哈哈和压着调门叽叽喳喳，把这个下午当成延长的午休。可这天的他们与以往不同，还大不相同，他们不谋而合地，以分别怄气与集体失声的反常表现，把刚刚过去的二十分钟，打造成了一只随时可能爆炸的大火药桶，让不明所以的旁观者朱门惴惴不安，沉陷在无名的焦虑与莫测的恐惧中备受煎熬。显然，刚才他们二度去经理办公室开的小会，是败坏这个下午的罪魁祸首。上午临近午休，他们仨从经理办公室开会回来，虽然神色也挺紧张，也不自然，但彼此间，不笑的只是里边的肉，外边的皮还会做样子的。特别是午休时，朱门告别王英杰一回屋，就见一惊一咋的孙张正满足地接受股市的调戏，好像都忘了上午的会。可两点半，耿的回屋改变了一切。他先说形势比想象的更加严峻，又说经理还找咱们，然后，三人就出去约一小时，于二十分钟前重新回屋。重回来的他们全变样了，连一向对什么都漫不经心的张，也暴露出了争斗的敌意与较量的杀机。表面看，他们还保持着有效的安全距离，只顾自己垂头丧气，无意向他人发起攻击；可私下里给朱门的感觉，他们身上的每根体毛都竖了起来，似乎还蓄满有毒的力量，正随时准备扎向对方——是孙张耿互相扎，不扎朱门。可朱门担心迸身上血。于是，在二十个令人窒息的六十秒里，朱门只能效法他们，也把人脑藏电脑后边，好像鸵鸟躲避灾厄。但他的效法不能全面。

他和他们间隔着距离，及观察的角度，他没有办法深入地知道，以电脑为掩体的他们在干什么。无从效法就自己创造，百无聊赖中，朱门掏出手机鼓鼓捣捣。手机宽大、沉实、银灰色、触摸屏，是一个月前为迎接五一，部里用小金库钱给大伙买的，团购价四千，终身保修——想到保修，朱门发现，时间已经四点多了，齐老师答应找他的最后期限过一小时了。难道手机出了毛病，刚开始用就得维修？自上午收到齐老师短信，它五六个小时没动静了，连垃圾短信都没再收到。一瞬间，朱门为自己的焦虑和恐惧找到了理由，他的垂头丧气也属于了自己。“齐总，材料何时给您？”为检测手机，朱门并非有意地，但又不由自主地，慢慢写出一条短信。他左看右看，没想发送，可因为对手机的使用还不熟练，一不小心，手指竟触到了发送键上，嗖地一下，那条短信飞了出去。朱门慌了，怎么能催促齐老师呢！他忙按键，把删除键、返回键、关机键或随便什么键都按一遍。没用，指令无法改变，程序不容颠覆。几分钟后，齐老师的回复跳了出来：“材料问题已经解决。焦头烂额忙完联系。”手机没毛病，回信也没流露出不满。朱门稍感宽慰。可他刚想揣好手机，又意识到，齐老师这信看似清楚，可不知为何又添人糊涂。他再看信。“材料问题已经解决”不糊涂，可能说已弄到了明天的考题及其答案。可“焦头烂额”想说明什么，只为强调后边的“忙”呢，还是另指某种恶劣的形势糟糕的局面？而这形势与局面，与那个曾经整过他的、如今更加位高权力大的、有可能回来督战整风月的前任大领导范有关系吗？至于“联系”，指的什么？是预订晚上用餐的酒店，还是继续履约那个已经失约的“三点前”的“找”，还是仅为表达空泛的词语礼仪，如同“有空过来玩”或“改日去看你”？朱门对着手机发愣，像个教条的灯谜爱好者，忽然丢失了卷帘格、粉底格、遥对格等解谜的密钥。

办公室的音乐门铃忽然响起，声音柔婉如妇人的腰肢。但没等屋里人做出反应，也就是说，还没人来得及说声请进，按铃人就扭动门把手闯了进来。门的开关比较粗暴，像个姑娘使小性子。是第七副经理。公司规定，去上级或平级办公室须按门铃，得到邀请才能进屋；去下级办公室，则可以不打招呼破门而入。第七副经理可能忘了他来的是下级办公室，一不小心就礼貌了。但对下级礼貌又让他懊悔，感到有损威严有伤面子，他便以开关门的粗暴作为找补，并且进屋的最初一瞬，还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

秦经理……屋里的四个人同时起身。第七副经理姓秦。

小朱——在哈？一瞬之后，秦副经理的目光又和善起来，是看向朱门时目光和善。你们——他对朱门之外的另三个人继续粗暴，经理叫你们再去一趟。然后重新面对朱门。我们，谈谈？他声音里竟有了亲切。

谈——什么事呀，秦经理？对秦副经理的特殊友好，朱门不适应。主要是他知道，上司一旦友好下属，多半心里怀着鬼胎。他用一次性纸杯给秦副经理倒水，可毫无道理地，水竟倒在了端杯的手上。他被烫了一下。他没理手重新倒水。

秦副经理接过纸杯，满意地摩挲。不是满意朱门的被烫，是对孙张耿离开办公室时的慌张与胆怯表示满意。平常孙张耿的慌张与胆怯，只肯表演给经理以上级别的领导。

小朱呀，大家对你，评价都不错。秦副经理收回望向门口的目光，坐在孙的椅子上，示意站着的朱门也可以坐下。我陪经理去委里开会，刚回来——他强调了“陪”字，他太忙，就某些刚刚出现的情况，他委托我，找你谈谈——他突出了“委托”，他让我转告你，我们对你的关心爱护，不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变——他把重音交给了“我们”……朱门心里急得冒火，但说谢谢和谄媚地笑时，好像对秦副经理的说话风格无比喜欢。正常情况下呢，整风月是不涉及你的，可这回，唉，上边有了更严的要求，刚决定，像你这种试用期未结束的员工，也得参加……秦副经理终于抛出了正题。朱门蓦地紧张一下，随即就轻松了，还轻松得畅快淋漓，像出了身透汗：他与别人都平等了！可接下来，秦副经理没完，继续把他那种缠绕的、没方向感的、将捉弄与关心混淆得眉目不清的漫长谈话深化了下去。朱门开始溜号，在桌下捏压被烫的手，似乎它针扎般的疼痛刚刚出现。当然他脸上还挂着笑，嘴里也还应付着啊、唔、行、对以及谢谢、知道、一定、好的……经理和我，看好包括你在内的，咱们部的每位同志，不希望淘汰对象从咱们部出。秦副经理不紧不慢的表述如同催眠，已经让朱门昏昏欲睡，是朱门手上被烫的疼痛，勉强让他保持了清醒。要相信领导，服从领导，无条件地接受领导对自己既往错误的调查和裁决，当然了，也要最大限度地，争取得到理解和原谅……

理解？原谅？还调查？还裁决？朱门手上尖锐的疼痛，是一下子离开他的，他的困惑、惊讶、委屈和畏怯，也是一下子抓住他的。他急忙

解释。但问题来得太突然了，他解释时，详略的分配难免不当：有时说得细，秦副经理会挥手打断，好像在指责他狡辩搪塞，指责他有意混淆视听；有时说得粗，又会招来秦副经理的质疑求证，好像在戳穿他成心的遗漏，戳穿他避重就轻的小小伎俩。秦副经理看他的目光，变化莫测含义不明，一忽夹带同情惋惜，一忽又满是鄙薄嘲弄，甚至还有幸灾乐祸。朱门使劲开动脑筋，也判断不好，秦副经理的同情惋惜指向什么，鄙薄嘲弄又为了什么，而幸灾乐祸……朱门越发地语无伦次，他那尽量客观、诚恳和沉痛的解释，倒弄巧成拙，把形势推向了他冀望的反面。没办法，他唯有硬着头皮问秦副经理，他找他谈话，究竟想要说点什么？没机会了。

朱门说，一年前他一应试成功，朱坚强就落实请客的计划，还逼他回去和求他回去。他一概拒绝。他反对爸爸炫耀虚荣，更瞧不起他贪图贺礼的庸俗算计。但新砌个猪圈也摆席接礼，这又的确是家乡的习俗。朱坚强不承认自己庸俗，只承认随俗。许多乡亲，已把贺礼送了过来，有几个送不起礼的窝囊男人，也私下求过朱坚强了，得便时，一定去睡睡他们女人——乡里乡亲礼尚往来，拿女人顶替算是厚礼，这也是家乡的古老习俗——如此，朱坚强还有什么理由不摆席呢？所有的乡亲一致认为，以后的朱门，不光将是朱家的靠山，也将成为全村的靠山，他一定能帮村里人把满把的白条子换成现金。镇党委书记，那个姐姐的公爹，爸妈的亲家，这时开始出场亮相。这个鼻尖通红的贪杯男子，晚上七点，永远在酒桌边猜拳行令，可他却批评晚上七点永远坐电视机前看“新闻联播”的朱坚强，不讲政治不懂经济。他骂朱坚强鼠目寸光。光仨瓜俩枣地收几个礼钱你就满足？农民意识！朱门的出息，足以说明，他本事不在朱元璋以下——哦，你家家谱，赶紧重修，一直上溯到朱元璋那里——以后的朱门，前程必定不可限量，咱村咱乡，甚至咱县咱市，都可能因他而脱贫致富，而小康大康，而鸡犬升天。所以老朱呀，咱这庆贺仪式，有什么理由不往大整呢？就往大整了。最大的举措，是定做三十多条三米长彩带，上面的海碗大字，写了些威风八面的机构名称或个人名字：市物资局恭贺朱门先生；省委宣传部向朱门同志致意；本山传媒董事长赵本山先生给朱门道喜；中国红十字总会负责人郭美美女士祝福朱门……整整三天，那些彩带，加上标语鲜花，加上鸡鸭鱼肉，加上啤酒白酒各种饮料，加上扭秧歌的踩高跷的唱二人转的演脱衣舞的，

加上昼夜巡逻的警察民兵，把村委会内外变成了节日的天安门广场。干瘪的朱坚强俨然村里老大，检阅同村同乡同县的食客时，努力挺拔出傲慢的模样；而平常村里真正的老大，村支书村长以及坐过两回班房的一个二流子，则收敛起蛮横满脸谦卑，甘为朱坚强的左膀右臂。三天的流水席，把镇集上的菜价都吃了上去，而朱坚强的手，更是被近千只男女老少的手攥握捏挠得火烧火燎，腱鞘炎都犯了。让朱坚强最感荣耀的是，先后有十九位来自县里的副县级以上领导也送了礼，还与他平起平坐没一点架子，其中一位常委大他半岁，但与他耳语时称他“大哥”：朱大哥呀，以后你就是咱县的太上皇啦。三天里，朱坚强吐七回，睡十五小时，两度忙里偷闲地祭拜祖坟下跪磕头……秦——朱门用屁股拖着椅子，往秦副经理身边凑，好像要跪下给他磕头。秦副经理挪开了双脚。他不为躲避下跪磕头，是有电话突如其来，如同鱼钩，把他钓起来，朝门口那边甩了过去。朱门茫然地寻寻觅觅，直到秦副经理那种和他一模一样的困惑、惊讶、委屈和畏怯，化作悲声传进他耳朵，他才看到，秦副经理佝偻着背，正沿着档案柜向门口蹒跚：这怎么唔总，怎么能这样呢唔总？好我马上过去，可唔总唔唔总呀，您了解我您知道我……

秦副经理踉跄而去，朱门想送来不及了——也是朱门专注于猜字解音，想哪个总的姓氏与“唔”相近，就光做个送的姿态，而耽误了送。吴总？胡总？鲁总？谷总……良久之后，朱门摇头，从送别的姿态中退了出来，麻木着表情呆滞着目光，在某种仿佛与己无关的消沉中默默发呆。呆了一会，他叹口气，拖拉着鞋底踅进“口”字，在紫红电话上按电话号码。他按得慢，像缠绵的抚摸，说话的口气也缠缠绵绵……都好吧？没累着吧？哦我放心……回家的路能找着吗？今天我和领导都事情太多，得晚下班，所以晚饭你们……电话另一端，与朱门对话的是高小波。可还像上午一样，不肯拿手机又不愿接电话的朱坚强不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底，他再次中途抢下手机，并字正腔圆地发表意见：你忙你的不用惦记多晚都没关系我们等你不见不散只要你把领导请来……朱门缠绵不下去了，有点厌恶地掐断了电话。

孙张耿回到办公室时，一些琐碎的、乏味的、没实际意义的造作闲话，也随同他们又回来了，他们脸色，比刚才离去时好了一些。但朱门经过察言观色，倾向于认为，他们之所以能恢复点元气，并非改变了不利的局面，而是被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给拖垮了，疲惫、无助、不

确定，已耗尽了他们的焦虑和恐惧，他们身体所余的能量，仅够用于听天由命。五点早过了，他们没像往常那样急着下班，而是磨磨蹭蹭，拖拖拉拉，好像等待什么或规避什么。

整六点时，朱门先熬不住了，他收拾好东西往门口走。近一年里，他不光每天第一个上班，最晚下班的也总是他，除了上一天，为接爸妈他三点走的。我先走了，他冲孙张耿说，回去陪爸妈。孙张耿似乎受了启发，似乎这才意识到，下班时间已远远过了。哦，我也走。哦，我也走。哦，我也走。四个人如同互相壮胆，以从未有过的协调一致，（几乎）同时离开办公室，又（几乎）同时将手指捅进电子签到器按下班的手印，还（几乎）同时快速地走完隧道般阴森而又悠长的走廊。这期间，他们没再言语交流，连目光对视都没有过。直到他们（几乎）同时被大楼的转门吐到室外，又（几乎）同时绕过"为人民服务"的龙凤巨石，下完九级和七级台阶，无法再（几乎）同时进退做事情了，才以不够自然的依依不舍和心有余悸的快刀斩乱麻分手道别。道别时，每个人都把鬼祟的视线压得很低，只看别人的胸腹或者裤裆。张和耿分别去二号和五号停车场开自己车，孙出院门后左拐去地铁站，朱门出院门后右拐，去那个名为"书中自有"的街边书报亭。

独行恢复了思维的能力。朱门又想到了齐老师，但没想订酒店或吃晚饭的事。未来的几天，齐老师将封闭整风，他们不会有机会见面，那么，关于王英杰"谁的人"的问题以及相应情况，他知道的或推理的，就必须尽早地，如实向齐老师做出汇报——不汇报或不如实肯定不行——关键是，汇报完，表态时，他该神色庄重还是语气调侃呢？我不是范的人也不是沈的人，我是公司的人，我是朋友的人……这时，马路对面，绿色的书中自有书报亭显现出来，那个早上他给爸妈指定的见面区域里，果然站着听话的爸妈。他们真像一对遵守纪律的模范学生。朱门让笑纹绽开在脸上。朱坚强正面冲他，看手里的报纸，高小波则背冲他，看挂在书报亭玻璃窗里的杂志封面。可能，朱坚强已把手里的报纸看三遍了，包括一篇最空洞的社论和一则最荒谬的广告，而高小波，一定把书报亭里的杂志封面看三十回了，连某个袒胸明星乳房上弧那个隐蔽咬痕应该由几颗牙齿制造出来，她都能分辨个差不太多。朱门鼻子又有点发酸。他把三步并作两步，迅速冲到斑马线上。

马路很宽，是意识到通行受阻挠时，朱门才发现他闯红灯了。他左

顾右盼。他被困在宽阔马路三分之一处的车流之中。与早上车流的滞缓不同，这会的车流异常湍急，并发出疯狂的呼啸之声，更有些车目中无人，扑到他跟前才骤然减速，才气哼哼或笑嘻嘻地，绕开他一点绝尘而去。这早晚车速的明显区别，难道包含了什么隐喻：人们都不愿意上班，只喜欢下班？可不去上班又怎么下班？朱门没空关心别的，在害怕之外，只敢难堪。退回路边没可能了。他冲车流连连点头，说对不起，并且说时，还松开了喉头放开了嗓门。可不论他“对不起”的声音多么响亮，却连他自己都听不到，他只隐约感到，他裤兜的大腿部位，有阵怯生生的麻意传导了出来。是他手机在持续地震动！朱门愣怔了百分之一秒，立刻认准了谁来的电话，尽管，他还没掏出手机看来电显示，更没举起手机听对方声音。

情书考

[前言]

近两年，常有人问我，为什么小说发表得少了。我的回答总含糊其词，说在写长篇，或说在休息。其实，近两年，我是被借调到某个组织人事部门，参与整理干部档案去了，由于那工作有一定保密性，我不便对外人言明。现在好了，现在我终于结束借调，可以离开那个组织人事部门自由自在地写小说了，在这里，我想借机向关心我的朋友们读者们打个迟到的招呼，做个后补的通报。

照理说，即使现在我又成散仙游神了，也不该把我曾在某个组织人事部门整理过档案的情况说出去，保密原则可要求我对这两年看到的东西守口如瓶——哦，按国际惯例，起码得守口如瓶五十年吧。当初人家要找个文字能力强的人，借调了我去而没借调那些当记者的，就是考虑到我写小说的只会瞎编，而不像搞新闻的长于纪实；人家组织人事部门不愿意让长于纪实的人去纪他们那些档案的实。可我这人，B型血，外向，又天生是个狗肚子装不得二两酥油的人，我若不把我这两年的去处交待一下，就闹心，就觉得对不住那些关心我的朋友和读者，还会为我的文学历史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一段空白感到心虚和愧怍。这样，在此，我忍不住地透露出我这两年的行踪，不得已处，还望那个曾信任过我的组织人事部门给予理解。此其一。

其二呢，同样要求我不能隐瞒我在某一级组织人事部门整理过干部档案的理由是，下边读者将读到的故事、素材来源就是我这两年所做的

工作。也就是说，我前边先介绍了我这两年的去处，那意思，也是为了就这篇名曰《情书考》的小说的完成，对把我借调出去的领导、对那个借调了我的组织人事部门，表示感谢。我写作小说一向虚构，人物故事皆出自我大脑。我手写我心，彼此无需客气不用多话。但偶尔的，我小说里的人物故事有了生活原型，那么，以我的行事坦荡和礼数周全，是一定要向那给我提供了生活原型的人和机构鞠躬致意的。若我的鞠躬致意只通过挂个电话的方式表达出去，又太嫌轻飘，不足以看出我的诚恳，所以，为重视起见，我只能出卖借调了我的组织人事部门。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有一点请放心，虽然我不谙世事胸无城府，可基本的政治成熟度还是有的，至少有自我保护的本能，该出卖什么不该出卖什么我分得清。不是有一个老干部讲传统的笑话吗，对敌人的美人计可以将计就计，但将计就计完了还是拒不招供。我就是这种人，美人计肯定笑纳，但不该说的仍然不说。我是想强调，即使我动用了组织人事部门的档案素材，也绝不会涉及我所知道的政治机密经济机密。

我说我不会涉及政治经济，这一方面是政策纪律的约束使然——人家需要保密也只是保这个密，另一方面，熟悉我的人都知道，对政治经济我也毫无兴趣。想必当初那个组织人事部门点名借调我，正是看中了我的这一“优点”：没兴趣自然不走脑，不走脑自然记不住，记不住自然说不出，说不出自然就不能泄密了。我对政治经济毫无兴趣，是因为在我的观念里，它们一贯冷冰冰如同双刃的匕首，让人怎么着都逃脱不了它们的杀戮。我讨厌杀戮，杀戮势必带来死亡。与之相对的是，我喜欢生成。生成需要温热和湿润，而温热和湿润，属于人的情感世界，尤其属于投身爱欲的人的情感世界。我这人关注情感生活胜过一切，夸张点说，好多年里，这差不多也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当然了，谁都知道，在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档案里，堆积如山的几乎全是政治经济，情感根本没立足之地。但正如鲁迅论及《红楼梦》时所言，“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如此一来，从那冷冰冰的档案里我沙里淘金般地看到一些温热与湿润，大约也并非不可能的。

事实证明，这可能，否则就没有我的《情书考》了。

[引文·1968]

亲爱的M：

好像只是一眨眼的工夫，我们就分别一周了，真想你呀！

这一周，我每天都要跑好几趟传达室，看有没有你的来信。其实我也知道，你的信无论如何也到不了这么快。我对着地图看你此行的路线，心里很清楚，如果一切顺利，你也得四天才能到达目的地，而你说过，你怎么也得熟悉几天新的环境才能往回写信。或许，当你接到我的这封信时，你的信恰好也能来到我手里。可我多么想立刻就读到你的信呀！我想你，想得整天神不守舍，像丢了魂一样。你会笑话我吗？

昨天傍晚，我又抽时间陪献忠散步去了，她的情绪依然不好，依恋我就像孩子依恋母亲。可你说我们走到省革委会门前碰到谁了？天哪，把我都吓死了，是你爱人，她和你的两个宝贝女儿爱东敬东站在毛主席像下，与人说话呢。我和献忠从她们身边走过时，小敬东不再参与大人的说话，她用亮亮的眼睛紧盯着我，就像认出了我似的。她的眼睛真像你呀！我的泪水止不住流了出来。献忠以为我是为她，为她的两个弟弟流的眼泪，还反过来劝我别难过呢。可她哪里知道，我是想到了你呀，想到了你说过要给我一个小向东的话。当然我知道你是哄我呢，那不实际，可我多希望我们能……想到我们相隔了万水千山，想到你得半年以后才能回来，我觉得我太难忍受了。

盼你的来信，我爱你。

此致

祝你一切都好！

W

×月×日

** * * *

亲爱的小W同志及全单位所有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

大家好！

首先让我们共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的伟大胜利！

我暂离沈阳来到南国这新的工作岗位上，时间已经不短了，可我没及时往回写信，让大家惦念记挂了，非常抱歉。小W同志代表大家写信

慰问我，让我很受鼓舞很受感动。

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党和同志们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机会，不仅让我重新工作，还重新让我回到领导岗位上，并委我现在这样的重任，我太感谢组织和同志们了。所以，虽然眼下我的工作千头万绪，忙得脚打后脑勺，我还是挤时间写给你们这封报平安的信，请你们对我一切放心。由于忙，以后我也可能不会经常写信，可我的心是和所有的同志们连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是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可我们会始终心心相印地、手挽手肩并肩地投身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事业之中的。

亲爱的同志们，我很想念你们，真的，对你们的想念，远远超过了我对父母妻女的想念。正是由于我对你们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革命感情，才使我觉得时刻都和你们战斗在一起。当然我也很希望能早日回到你们身边，去和你们共创共产主义的美好明天。

另外，小W同志，你信中提到你同学的事，征求我的意见该怎么劝她。我想，你应该帮助她多学学毛主席的一系列最新指示。是的，她从小没有父母，和两个弟弟相依为命，大弟弟大串联时意外地死于车轮之下，小弟弟又刚刚奔赴北大荒去建设边疆保卫边疆，沈阳城里再没有她的亲人了。可你应该帮助她分析一下，像你们这一代成长于新中国的革命青年，你们的亲人不是成千上万吗，党就是她的父母亲人呀。她大弟弟是为了去北京见毛主席而死的，我认为死得其所；她小弟弟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去北大荒的，我相信必然大有作为。当然了小W，你的同学如你所说，是一个比较脆弱的人，你在帮助她提高思想认识的同时，还要多关心她，多理解她。理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想到别人在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具体困难，要知道，许多事情只能循序渐进地解决才行。这一点，我作为一个虚长你们近二十岁的人，是深有感触的。有空望你再学学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的光辉论述。你甚至可以告诉你的同学，你就说有一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同志，他不仅自己时时刻刻听毛主席的话，还教育他所有的亲人也一辈子只听毛主席的话。他给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取名为爱东和敬东，就是热爱崇敬毛泽东的意思，如果以后有了儿子，还想给儿子取名叫向东呢，心向毛泽东呀！

好了同志们，好了小W，也许我不能经常往回写信，但我是日日夜

夜想念你们的，希望我们在不同的战斗岗位上，都努力工作，互相勉励，携手并进。

此致

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

M

× 月 × 日

［注释］

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上面我虽然全文抄录了男人M和女人W的情书，但我没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只用了他们姓氏的汉语拼音字头代替他们的名字。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为了使我下面的故事更合于中文的阅读习惯，我姑且称M为莫明，称W为吴明。

吴明自己也记不清楚，这些天，她有事没事地跑了多少趟传达室。

吴明是个气质中忧郁成分多些的姑娘，不太长于表达自己，但内心生活却很丰富。由于接不到莫明的信，她就总胡思乱想，一会猜测会不会火车脱轨，一会琢磨能不能汽车翻车，还有重新打倒再度挨斗停职检查低头认罪一类的事，毕竟，这些事情经常发生。不过，她更担心的，最担心的，还是她写给莫明的信会不会让别人偷看，而莫明给她写的回信，能不能也已经被人私拆，从而给他们惹来麻烦，尤其是给莫明惹来麻烦……反正，她想的全是不好的事，想到什么她都不寒而栗，没办法，她只能怪自己不该给莫明写信，不该要求莫明给她写信，写信也不该不挂号邮寄。就这样，她愁眉苦脸地，坐卧不宁地，一直到那个尖嘴猴腮的老赵出现在她面前，她心中的石头才落了地。

“嗨，小吴，你的信。”老赵左腋夹一卷子报纸，右手像捻扑克牌那样，让几封信在他灵巧的手指间错来错去。

“我的信？怎么会有……”蓦然之间，吴明有点发蒙，她几乎忘了她盼信已盼得望眼欲穿。“噢……噢……”她随即意识到了她为什么会有信。她伸手去拿。

可老赵把右手缩了回去。“交男朋友了？你才二十几呀，太小了点吧。”

“没有，没有。”吴明脸颊有些发红。她想把信抢过来，可不知道该抢哪封。

“这像老莫的字吗，”老赵看最上面的那封信，“和老莫的笔体一模一样。”老赵是单位的笔杆子，魏碑隶书行草楷全行，对字有研究。

“这……能吗……”吴明知道属于她的信是哪封了，她突然出手，把老赵右手最上面那封信抢下来，然后不顾一切地转身跑了。

抢信和逃跑，都发生在一眨眼间，这一刹那，吴明肯定想到了她怎么做才更加合适。既然她装作不知道会有什么人从什么地方给她来信，那么，她就应该尽量从容坦然地、不急不忙地、满怀惊奇地，拿过那信，再调皮地笑笑，说声谢谢，然后边离开老赵边低头拆信。怎么着老赵也不至于再追过来看她私人信件呀。可吴明已经乱了阵脚，能想到的全做不出来，做出来的，只是抢信和逃跑，把老赵留在身后猜测和怀疑。

是的，如果吴明的表现滴水不漏，也许老赵的猜测怀疑就会一闪即逝，对那封信，是否出自莫明之手的猜测和怀疑，也就不会持续太久，没准一分钟后他就能忘掉；可吴明的表现太过反常，这反常的表现，没法不加重老赵对那封信的猜测怀疑，而那封信留给他猜测和怀疑的唯一线索，就是上边的笔迹，有可能出自莫明之手。

显而易见的，在这问题上，吴明没有莫明老到，恐怕这只能从她年轻上找原因了。莫明的信，即使被老赵看到了，被单位里的任何人看到了，也可以说是不露破绽的，他写它时就防备了被外人看到。可吴明，只要稍微镇定一点，就能从老赵手里拿到那信，以她对老赵的了解，她应该有数，老赵开玩笑绝不会过分到看她信的程度，他不可能过多过久地调侃她刁难她戏弄她，也许再等上一分钟，那信他就会主动给她。可吴明没等，半分钟也没等，她抢了那信，抢完还跑了。

吴明细看莫明的信，连看了三遍，每遍都一丝不苟如同从米堆里挑拣豆子。看完第三遍，她泪水慢慢盈出眼眶，捧信的双手贴上胸口，直立的身体微微颤抖。她满足于莫明的回信终于来了，还这么长，可同时，她又不满足于这其实是一封公文，简直可以送报社发表。当然吴明理解莫明的谨慎。吴明小心地把信收好，离开她隐藏的院落一角，往办公楼方向走。可出了小树林，刚走到阒静无人的院子中央，她忽然看到，老

赵的身影在远处一闪，影子一样又飘没了。

吴明一下呆愣住了，难道老赵，在跟踪监视吗？一块石头，一块刚刚落地的石头，又重新压上了她的心头。

吴明的思维一片混乱，她的双脚进退维谷。往前走吧，她不知该怎么应付即将出现的可能：若老赵或别人问她去哪了，在干什么，她怎么回答？若人家认定她收到的是莫明的信，却没拿出来公之于众，显然有见不得人的东西需要隐藏，因此来翻她兜，搜她身，她怎么办？若……往后退吧，再回到她刚才读信时的墙角树下，那也太不正常，尤其是当老赵或别人已经注意到她曾在那里待了许久这个情况后，她出来一下再退回去，更无异于引火烧身，若有人请她说清楚她这样做的理由她做何解释呢？她自己都觉得，找什么理由都苍白无力。当然了，吴明也想到了莫明的信是公开信，可以拿出来给大家传阅。但这样的事情，刚才接到信的第一时间里做也就做了，大伙嘻嘻哈哈，一掠而过，还可能委托她代表大伙写回信呢；可现在，她偷偷摸摸地背着众人，把封公开信当成密电码读了又读，最蠢的人也能感到这里边定有文章。况且，没有谁蠢，像老赵那么精明的人比比皆是。

吴明仍然站在原地，双手按着装信的那个衣兜，两眼茫然地看着太阳。太阳很毒，射出万根金针，每根针，仿佛都能挑开吴明衣兜的缝线，挑开衣兜里的信皮，让信皮里的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吴明不敢看太阳了，就看周围。周围是大楼，是院墙，是东一块西一块大一块小一块的宣传栏，是标语口号漫画和大字报。那些标语口号漫画和大字报长了吸盘一样，紧紧附着在大楼院墙和宣传栏身上，漂亮的像彩绘附着在蝴蝶身上，丑陋的像癞斑附着在蛤蟆身上。

吴明的眼睛放在那些漂亮的彩绘与丑陋的癞斑上。那些标语口号漫画和大字报，有的近有的远，有的大有的小，有的清晰有的模糊。远小模糊的看着费劲，吴明就看那些近的大的清晰的：

刘少奇和王光美亲嘴的漫画；

工农兵各自舞动锤子镰刀枪的水彩画；

“向林彪同志学习，永远紧跟毛主席！”的条幅；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横额；

“重新打倒杜旭辉，不许再走回头路”的大字报标题……杜旭辉是和莫明一起恢复工作的一个领导，他名字上又被画了红叉；

“大破鞋刘琳娜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再揭密”的大字报标题……刘琳娜是个四十左右的普通女干部，曾被挂着鞋子和莫明杜旭辉那些领导一起挨过批斗，但没被停止工作过；

……

“小吴，你干吗呢？一直站在这儿。”老赵不知道从哪钻了出来，站在吴明身边。

“没，没干什么，没干什么……”吴明猛然看到老赵，像见了妖怪，节节后退，惊恐万状。她双手把装信的衣兜按得更死了。

“都下班了，你不回家？”

“回，回家……”

的确下班了。吴明是三点过几分拿到信的，看信花去不到一小时时间，离开那个隐蔽的墙角树下是差几分四点。离开墙角树下后，她就站在了院子中央，一直站到这个时候，五点了，下班了。

走出单位院子，走在回家路上，吴明的脑子开始清醒，她意识到了问题有多严重，而她的表现又多么糟糕。回家后，她把莫明的信又看一遍，然后吃饭，饭后把自己关在屋里，省去称呼署名，部分地略掉信的后半节与献忠有关的内容，把那信草草抄了一遍。抄完信，天挺晚了，可她藏好原件，带上抄件，还是来到了献忠家里。

“你看看这信，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什么问题？”

“你先看吧，看完再说。”

献忠看信，吴明看献忠，同时看厨房、厕所、壁橱、床下、窗外。

“你干吗呢？”

“你看你的，别嚷嚷……好了，看来没人盯咱们梢。”

献忠低声咕哝句有病，继续看信。一遍看完，大概未明就里，便再看一遍，可再看一遍还是看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信还给了吴明。这时候，如果献忠是个嘴快的姑娘，是个急性子姑娘，也许她会张嘴就说，这什么呀，报纸社论吧，哪是信；或说，看不明白，不知所云。如果献忠这

样说了，先这样说了，吴明后边的问题就不会提出，即或提出了，由于献忠先已表达了她对那信的看法，后提的问题在分量上也就要轻许多的。可献忠把信交还吴明时，嘴是闭着的，也没什么表情，这就勾出了吴明那个欲盖弥彰的问题：

“这像情书吗？”

“唔？”献忠愣一下，但紧接着笑了。“当然是情书。好了，坦白吧。”

“坦白什么？”

“谁给你写的情书呀。”

“那是我的字，是我写给别人的信。”

“得了吧，是你抄的，是别人写给你，你抄的，中间还漏掉点什么内容。”

“这，这你也能看出来？”

“当然了，傻子才看不出来。说吧，谁在追你，是个大人吗，还有家呢……”

“瞎说，没有，不是写给我的，不是情书！”

“跟我还保密呀。”

“这个，跟谁我都得保密。”

“那我知道是谁了……”

“不许说，不是他！”

至此，吴明的问题就很明显了。献忠抓住了她话里的破绽，在拿她开心，这是稍微动动脑子甚至不用动脑就看得出的，可吴明看不出来。莫明知道献忠的情况，这是吴明和莫明在一起时随口讲的，所以献忠等于也是莫明的熟人，他在他信里提及她顺理成章；可献忠，由于吴明从未与她提过莫明，她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个男人，就更想不到这男人和吴明好了，所以，她说“我知道是谁了”，只能是诈吴明。可吴明的回答却此地无银，有点不打自招的意思，她“不许”献忠说“他”，又否认“是他”。这时的吴明，脸色惨白，身体紧缩，神色仓皇，好像一个人的癫痫病即将发作。

献忠被吴明的样子吓住了，急忙哄她。在她们两人的关系中，长期以来，献忠一直是小妹妹角色，平常不论大事小情，她都听命于吴明服

膺于吴明，她是不能惹她不快的。她上前拉吴明，同时表示她不问了，不说这事了，让吴明别生气。可吴明甩开她手，紧捂住已揣进兜里的信，再三强调真不是他。

“真不是他献忠，真不是他，你批斗我也不是他，你枪毙我也不是他……”

一般晚上，吴明来献忠家，说完话总是住下不走，孤单的献忠，需要她陪她。而且，以往，这种规律还能为吴明和莫明的约会提供时间上的方便，为吴明夜不归家找到理由。可这天，夜已深了，吴明却不顾献忠的挽留，坚决要回家。结果，那晚吴明进家门时，披头散发，目光呆滞，怕冷一样浑身打抖，并且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一直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没人能够说得清楚，那晚在十五分钟的归家夜路上，吴明遇到了什么事情。

发烧当然不算大病，即使半昏迷了，说胡话了，过几天养好也就好了，在一个儿女成群的贫寒家庭里，任何疾患都容易被忽略。爸妈哥姐嫂子弟妹们，每人都有自己的事做，问她夜里遇到了什么，她说不清楚，别人也就赖得问了，包括她卧床养病时不停地看衣服口袋，包括她病好以后还不停地看衣服口袋，也没人觉得多不正常，甚至，都没人注意到她新添的毛病。

后来烧就彻底退了，身体也彻底恢复了健康，吴明没理由继续休息，只得上班了。上班的头一天，快中午时，老赵进了她办公室。吴明这间办公室有十来个人，由于每个人都求老赵干过写写画画的事，就对老赵都挺客气，老赵和大伙也都一团火热。吴明也抬头看到了老赵，也表现出和老赵打招呼的意向，这大伙也都看出来了。可不知为什么，吴明却干巴嗒嘴说不出话，干抽动眼角挤不出笑容，干蹬腿抬屁股站不起来。老赵哪壶不开提哪壶，站在地中央和别人打了一圈招呼后，就径直朝墙角的吴明走去。小吴呀，你把你的信纸——老赵距吴明还有四五步远，他的话也刚说一半，却猛听吴明尖叫一声，不——然后连人带椅子就倒在了地上，给人的感觉，是她想钻进桌子底下。

“不——你别看，我没有……”倒在地上的吴明又哭又求，一遍遍重复着的就这么几个字，同时双手紧按住衣兜。

正朝她走去的老赵一下立在原地不敢动了，倒是屋里其他办公桌旁的那些人，急急忙忙围了过去。大伙一通忙活，几个女同事七手八脚地把吴明扶起来，往医院送，而老赵，只手足无措地在地上转圈，对大伙解释：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我就是想跟她要几张信纸，我想把那段最新指示先在纸上写一遍，然后再往板报上抄。我怎么了？我没怎么呀，我不过是想跟她要几张信纸呀……他的尖嘴猴腮快速运动，制造出了丰富的表情，让众人看去想笑又不能笑。

吴明在医院和家里疗病期间，情绪基本还算稳定，只是双手死按衣兜和时不时要偷看衣兜的习惯没有改掉。对家里人，对献忠这样的朋友，她偶尔要一本正经地认真说道：不是他，真不是他；对单位里去看她的人，她若说话，则多少能带上一丝恐惧：我没有，真没有；只是有一次老赵去看她，她的表现才再度激烈起来，捂着衣兜试图逃跑，被人拦住后，她扑通一声给老赵跪下：求求你……

莫明结束在南方的工作回沈阳后，吴明已调到另一个单位。有人给她讲了吴明在夜路上受到惊吓的事，说吴明的精神状态恢复以后，就不像过去那么聪明伶俐了，脑子有些迟钝，经常说些蠢话，所幸的是，调到另一个单位后情况见好。吴明对此什么也没说，只唔唔唔，就好像听人讲，这半年里单位发生的其他轶事趣闻时，他唔唔唔一样。又过了大约半年时间，莫明以某种看似偶然实则精心设计的必然的方式，结识了献忠，并巧妙地跟献忠打听吴明的情况。献忠和吴明仍是好朋友，关系密切，来往频繁，只是这时献忠已成了大姐姐，更多的时候，总是吴明听命于她服膺于她。那天，莫明听完吴明的情况，要求献忠别把他找过她的事说给吴明，但希望献忠，一旦吴明那边身体上或生活中出现了什么大的变故，能通知他。献忠答应了。

[引文·1978]

亲爱的M：

真快，一晃儿你离开我已经这么多天了，我非常想你。你想我吗？

我天天对着日历计算你的归期，甚至有一天，我假装若无其事地让小王去问问你爱人你回来没有，我说有个急件想请你过目。小王说那问

啥，说好了这次北京的理论务虚会要开一个月的；再说老M要是回来了，还能不上班吗？是呀，这些我都知道，你还得半个月才能回沈阳呢，而且你回来后，你要做的第二件事就会是来我这里（想想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回家，我心里酸溜溜的，当然我没有怪你的意思）。可我还是要胡思乱想地做噩梦，梦里都是你不好的事情。有一回做梦你调离咱们单位了，调离沈阳了，走时连个招呼都没跟我打；还有一回做梦你官当得更大了，一群女的陪你看《鸽子号》，就是江青喜欢看的那个黄色电影；只有一回做梦是你又挨整了，所有的人都批判你，包括你爱人，只有我扑上去保护你，你说小W我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亲爱的，我愿意当你唯一的亲人，永远。可你又要说我孩子气了吧？我倒是经常希望自己是孩子，因为我是孩子，就不能和你进行这无望的恋爱，就不能有苦恼有忧愁了。可是亲爱的，你别听我瞎说，我就是苦恼死，忧愁死，就是永远生活在无望之中，我也愿意当一个大人，当一个能和你相爱的大人。

亲爱的，这些天不能和你相依相偎，我就夜夜让你照片陪我入眠。我不能满意的是，那不是你的个人照片，在一群人中，你虽然坐在最中央最显眼的地方，可还是太小了。为了只突出你，我只能把那张照片上的别人都铰掉，包括我自己，也让我扔掉了。这样，我就拥有了一张你单独的照片，并且你的形象格外地大了起来。你说过的，要送我一张你的照片，这回从北京回来你一定要送我。另外，这段时间里，每次我妈回家都看我摆弄你送我的毛衣，大热天也穿在身上，就讽刺我说，这毛衣不是买的是神仙赐的咋的，你怎么不打个龛把它供上。我骄傲地想，它就是神仙赐的，我也早打好龛把它供上了。是的，你是我的神，这是你赐我的，而且，我也早已把它供在了心里。我真幸福呀！

我不敢奢望你立刻出现在我面前，但我希望能收到一封你的来信。

此致

紧紧拥抱你！

W

×月×日

＊＊＊＊＊

小W同志你好：

来信收到，很想念你和同志们。这次在北京开会的时间长了些，但

意义重大，学习到了许多中央的新精神，思想得到了武装，非常想立刻回去，把中央的精神带给同志们，让咱们在中央精神的指引下，同心协力干四化，众志成城奔小康，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和造成的损失夺回来。

这么些年里，中国让四人帮糟踏苦了，我也和你一样，几乎总是生活在噩梦之中。但噩梦醒来是早晨，有华主席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我现在做的已经不是噩梦了，梦里总是充满崭新的希望。我愿你和我还有每一个同志都一样，要做梦就做美梦，做建设社会主义奔向共产主义的神仙美梦，当革命的神仙。你还年轻，我也不老，我们会赶上美梦成真的那一天的。

你托我在北京买影集一事，我会时时放在心上，回去时带给你。

此致

远握！

M

×月×日

[注释]

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上面我虽然全文抄录了男人M和女人W的情书，但我没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只用了他们姓氏的汉语拼音字头代替他们的名字。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为了使我下面的故事更合于中文的阅读习惯，我姑且称M为莫鸣，称W为吴鸣。

早上吴鸣上班前，和妈妈吵一架。

前一天晚上吴鸣睡得晚，一直在端详莫鸣的照片、摆弄莫鸣送她的毛衣、看她写给莫鸣的信的草稿和莫鸣的回信，结果，早上，妈妈开门进屋了，她才惊醒。她急忙把那些照片毛衣和信拢到一起锁进床下的木头匣子，才穿衣叠被，洗脸梳头，咬口馒头喝口稀粥吃口咸菜，风风火火地出门上班。而吵架，是在她穿衣叠被洗脸梳头咬馒头喝稀粥吃咸菜时进行的。她收拾照片毛衣信她妈没看着，那时她妈刚打开外边大门，尚未进入她的卧室，所以那时她们没吵；而她风风火火地出门以后，想吵也不可能了，她走在上班的路上，而她妈还留在家里。她们吵架，只

有很短的一段时间。

“你不上班啦，怎么还不起来？”当时妈妈推开女儿卧室的门，站在门外，没有进去，额头揪成个老大的疙瘩。

“哎唷唷又睡过了，我这就起来马上就走。”当时吴鸣正趴在床上往床下推那个挂着锁头的木头匣子。被子被她压在身下，她只穿裤衩背心的身子浴在由窗口渗进的阳光里，白亮亮地眩人眼目。

“又摆弄你那破毛衣哪。”妈妈知道，女儿摆弄完毛衣总要把它藏进木匣。

“我说多少回了，进我屋敲门，你总不敲。”吴鸣蹦到地上穿衣服，满脸不高兴。

“我是你妈！”

“祖宗也得讲礼貌。”

“你这孩子呀……”妈妈叹口气，去厨房点煤气热馒头稀粥。

“你别热了我来不及吃了。”吴鸣开始洗脸梳头。

若话说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也算不上是母女吵架，顶多是话不投机，不够友好。是接下来，妈妈热馒头稀粥，女儿洗脸梳头时，她们的话题不知怎么引到了考大学上，而考大学的话题，让她们对话的激烈程度升温升级了，她们的对话，才变成了吵架。自然了，任何矛盾，升温升级都要有过程，热馒头稀粥外加洗脸梳头的这个过程，即使再算上后来把馒头稀粥包括咸菜送进嘴里的过程，也还是短暂，一般来讲，还不足以使对话径直升温升级为吵架。这一对母女的交流由对话到吵架之所以升温升级得比较快，主要在于她们间矛盾的铺垫已由来已久。简单地说，就是当妈妈的一直动员女儿拣起中学课本，有效地利用业余时间，复习功课考大学；而做女儿的，认为她现有的知识已足够用，现在的工作已足够好，她不想像那些没有工作的下乡知青以及做体力活的青年工人青年农民那样，去千军万马挤独木桥，非走考大学这条羊肠道。这样一来，“考大学”这三个敏感字眼一进入母女话题，她们的声调就会急剧高亢激烈起来，所用的词句也能立刻尖酸刻薄起来，吵架也就在短时间内得以实现了。

吴鸣的妈妈是小学教员，曾读过两年制的师范学校。近一年来，由

于社会上不搞文化大革命了，高考又恢复了，她就一再动员女儿参加高考，她希望女儿能代她实现读完大学本科的夙愿。１９７７年底的首次高考，女儿也的确接受她建议，上了考场，可虽然她总分过了体检线，也得到了可以参加第二批填写入学志愿表的机会，但在妈妈的建议下，她放弃了机会，没填那表格。那一年，大学中专用一张卷纸考试，但录取时则是先本科后中专，未被本科录取的，需第二次填一次中专志愿。也就是说，如果吴鸣填了第二次的志愿表，她将有可能成为中专学生。可妈妈认为，以女儿的智力水平知识积累和高考前的准备情况来看，再复习一年，她考上大学，甚至是考上北京上海的好大学，不成问题。于是妈妈开导女儿，你能甘心像妈妈这辈子一样，只满足于读一所师范学校一类的中专，一辈子当个孩子头吗?

吴鸣说她不甘心，就废弃了那张中专表格，就开始默默地为 1978 年的高考做起了准备。可不久之前，1978 年的高考到来之前，在妈妈看来，功课准备情况一帆风顺的女儿，很有可能考到北京上海读重点大学的女儿，却忽然在她的督促管教下失踪了几天，然后在几天后的高考中，发挥极度失常，所得分数与普通大学的录取线还有很大距离。

高考前夕，说吴鸣忽然失踪了几天，严格来讲也不准确。六月末，吴鸣对妈妈说，她有个出差任务要离开沈阳几天。对此妈妈倒没多想，没对女儿这个在机关里打杂的末等职员还有出差的机会感到诧异，她只是说，马上就要上考场了，这时候出差容易影响考试，她建议女儿跟领导谈谈，推掉出差任务。当然女儿没接受她建议，还是出门了，是几天后女儿快回来时，她偶然见到女儿的同事，同事说，小吴的病好了吧，这几天忙的也没去看她，当妈妈的才意识到，女儿对她对单位全撒谎了。不过当时她反应还快，对吴鸣的同事，只说好了好了，不用不用，就搪塞了过去。女儿回来后，她先正言厉色地审问女儿，又苦口婆心地教育女儿。但女儿仿佛变了个人，不再是过去那个懂事听话的小姑娘，而成了个嘴巴和心都上了锁的铁女人。接下来，女儿就在考场上一败涂地了。

高考的事情全结束后，妈妈和女儿长谈了一次，她们的矛盾，是那时真正明朗化的。

妈妈审问不出女儿失踪几日的去向，也只得作罢，对女儿高考的失常，也不能过多批评责备。她表示，对女儿失踪一事她可以既往不咎，

但要求女儿答应她，继续复习功课，从现在就开始积极准备下一年高考。不想女儿却果断地拒绝了。我不考了，女儿说，我不想离开沈阳，不想离开我现在的单位。这么一来，妈妈的失望和愤怒才爆发出来，她难以扼制地骂了女儿一顿，话说到关键处，还强硬地指出，你就是要听我的，因为我是家长。可没承想，女儿却冒出一句很绝情的话来，对妈妈构成了极大的伤害：

"你是家长？可我姓吴呀，你又不是老吴家人了……"

不是老吴家人的妈妈张口结舌。是的，挺长时间来，在女儿面前她难以理直气壮，因为吴鸣爸爸死后，她改嫁了，她搬到一个不姓吴的家庭里，给另两个非她所生的孩子当家长去了，尽管，她隔三差五就要来一趟"吴家"，关心照顾她自己生的吴姓女儿。

这时，简短但却剧烈的吵架结束以后，与妈妈姓氏不同的吴姓女儿风风火火地出门上班了，不是老吴家人的妈妈独自留在"吴家"暗自垂泪。可垂泪又能怎么样呢？妈妈看看表，发现还没到自己应该去学校上课的时间，就像往常那样，在水池子上接一大盆水，涮拖布涮抹布，进到女儿的卧室擦灰拖地。结果，当妈妈由上至下地打扫女儿床头那一区域时，也就是，她手中的拖布头触到床下那个半米见方的木头匣子时，妈妈看到，木头匣子冲外的锁鼻子上挂了把小锁，而小锁头上，钥匙孔里还插着钥匙。那是一把通过一个圆环与另几把大大小小的钥匙连在一起的，泛着金光的铜钥匙。

吴鸣发现她钥匙不在身上时，已到了单位，她想不好钥匙丢在了哪里。进办公室倒不用钥匙，先来的人已经把门打开，可她的办公桌抽屉却无法打开，打不开办公桌抽屉她就不能工作，这让她急得满脸淌汗。当然，她更担心什么人拣到了她钥匙后，恰好知道那是她的钥匙，而又辨得出哪把是她家房门的钥匙，哪把是她木匣子的钥匙，于是，趁这时候她在单位时，那拣钥匙人就去了她家，打开了房门，打开了她的木头匣子……幸好，她这边正六神无主呢，妈妈的电话挂了进来，告诉她钥匙没丢，她从床下给拣起来了，问她是否急用；妈妈说，若不急，她可以下班时往她学校拐一下顺便拿走，若急，那她只能特意到她学校取一趟了，因为她马上有课，不能给她送去。吴鸣听了妈妈的话，连叫太好

了，还玩笑着表扬妈妈是宋江及时雨，好像刚才娘俩没吵过架。她说我去取吧，就放了电话。是放下电话后，她脸上的笑容戛然消失的，她觉得心里沉甸甸的，忐忑不安。

吴鸣跟领导打了个招呼，又借辆自行车，飞一般来到妈妈学校，都顾不上妈妈正在上课，就敲响了五年级七班教室的门。她疑神疑鬼地看妈妈脸色，但什么也看不出来，只是在接钥匙时，听到妈妈埋怨一句：我这上课呢，你就不能等一会吗。吴鸣挤着笑脸说对不起，揣好钥匙，还想说什么，可妈妈已经折回了教室，这回听到妈妈用不是埋怨的口吻说：刚才刘宇同学回答得非常好，平行四边形就是……吴鸣觉得心里边不那么沉了，也许，这串钥匙里的任何一把，都没被妈妈派过用场。

出了妈妈学校大门，吴鸣上车后，稍一犹豫，就往与单位相反的方向骑了下去，一直骑回家中。开门进屋，冲进卧室，她急不可待地拉出床下的木头匣子，开锁掀盖，翻检查验，一一过目。还好，一切都在，完整无缺，看不出任何可疑迹象：毛衣、她写给莫鸣的信的草稿、莫鸣的回信、她从集体合影大照片上剪下来的莫鸣单人小照片、几封中学同学写来的信、她自己的影集、日记本、装在一个信封里的十张十元钱新钞票、装在另一个信封里的三张十元钱七张五元钱的旧钞票、五好学生奖状、三好学生奖状、优秀团员证书、三条红卫兵袖标、两枚团徽、一盒避孕套、半份入党申请书……

吴鸣回到单位，心情舒畅精神愉悦，快捷麻利地做着当天她应该做好的工作，把上午耽误的时间很快抢了回来。下班时，有两个女友约她去看《未来世界》，一部从这天开始公映的美国电影，她虽然看过了，可仍然欣然前往看第二遍。看电影时，她忍不住小小地卖弄了一番，提前讲述出后边的剧情，恨得两个女友骂她吃独食，又奇怪这刚上市的电影她什么时候看的。对女友的审问她笑而不答，她不能说，二十天前，这电影先在小影院作为内部片放映时，是莫鸣陪她一起看的。她不能说出这样的秘密，况且，若那样说了也不确切，因为所谓的莫鸣“陪她”，只是莫鸣给了她一张票，他们又在同一个空间里看了同一场电影，其他的，都谈不上。他们没坐在相挨的座位上，没说过与电影有关或无关的任何一句话，甚至他们都不是一起进场和一起退场的。倒不是说莫鸣也像吴鸣一样，独往独来；不，莫鸣有伴，和莫鸣同坐同说同进退场的，

是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

看完电影，吴鸣与女友分手回家时，快九点了。站在走廊的黑暗中，她摸索着用手上的钥匙打开了家门，可门一开，她吓一跳，因为屋里亮着灯光，因为，她妈妈守着一桌子饭菜，正等她呢，只是桌上的饭菜早放凉了。

吴鸣一下就什么都明白了，她垂下头去。妈妈上前把她搂在怀里，流出了眼泪。

"对已经发生的事情，我不想多说什么，别再与他来往，这事也就过去了。"妈妈努力放缓语调，表情也控制在亲切的限度之内；而且，她也没提莫鸣的名字，因为女儿虽然承认她的爱恋对象是有妇之夫，但还在掩耳盗铃地给予最后的保护，作为一个识大体顾大局的妈妈，她得尊重女儿的感情。"其实，你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我不想更多地责怪你。我希望咱们娘俩好好谈谈，毕竟，在婚姻恋爱这种事上，我比你有经验。还有就是，不论你心里怎么想的，但必须无条件地答应我，要再拣起课本，准备高考，即使去读最普通的中专，明年也一定离开沈阳——"

明年，下一年，1979 年，吴鸣的确离开了沈阳，但不是考大学或考中专考走的，而是追随莫鸣去了唐山。已经成了鳏夫的莫鸣，在唐山铁路系统下属的一个工厂当党委副书记，吴鸣则成了那家工厂的工人。不过，他们没结婚。

而当时，前一年，1978 年母女相拥彻夜长谈的那个时候，虽然吴鸣的表白痛心疾首，但做教师的妈妈能想到，对她的意见，女儿必然阳奉阴违。倒不是她信不过女儿的品质，是她对母女之情能否击败男女之爱没有信心。于是，她首先力所能及地从自己做起，不惜惹恼第二任丈夫，也搬回家中，与女儿同住，既是陪伴也是监督。果然，女儿对她的陪伴与监督强烈反感，甚至公开宣布不用她管她。无奈的妈妈本来很清楚，这件事，从根本上说是女儿的事，女儿的思想问题若能解决，将万事皆休，若不解决，找什么人说也没有用处。但现在她无计可施了，她只能忍着屈辱，怀着羞耻，找到只比她小几岁的莫鸣，请他断绝与女儿的关系。莫鸣对她倒很礼貌，但对她提到的事情矢口否认，说她一定误

会了，说吴鸣私自收藏他照片，说他给吴鸣写那种冠冕堂皇的礼节书信，都不能说明任何问题，即使，保留他信和收藏他照片说明吴鸣爱他，也不能证明他与吴鸣有染。莫鸣的狡辩严谨缜密，让吴鸣妈妈无话可说，她只能不再顾及事态是否会扩大，上门找到了莫鸣的妻子。很快，这两个女人，一个妈妈一个妻子，就联手挖出来了充分的证据，证明在六月末的高考前夕，吴鸣曾随莫鸣去莫鸣老家唐山同住了四天。

巧合的是，两个女人的证据刚刚拿到，另一件事情突然爆发了，而那另一件事情的突然爆发，倒把这一件棘手的事情变简单了。

那另一件事情来之于家庭之外，来之于单位上层，来之于莫鸣与他的权力对手们的利益冲突。莫鸣与个有夫之妇长期私通，可几天前，被人设计按在了床上，那有夫之妇一改往日温情，有理有据地指控莫鸣强奸。显然，这一下莫鸣倒了大霉，谁都不怀疑，不日之后，平时高高在上的莫鸣，必将成为阶下囚徒。莫鸣的妻子又急又气，对丈夫由失望达至了仇恨，先是吴鸣，又是有夫之妇，这个花心的莫鸣，也许还有什么别的女人吧？加之莫鸣权力对手从政治角度对她开窍洗脑，她这个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便毅然决定，绝不能再给一个满脑子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强奸犯和未来的囚徒做妻子了，便快刀斩乱麻地与莫鸣办了离婚手续。

可所有的人又都清楚，莫鸣的“强奸”过于牵强，若以此定案不免荒唐；另外，莫鸣亦非草民百姓，除了有权力对手欲置他于死地，也还有权力伙伴要解救他免受牢狱之苦。于是，莫鸣的权力对手和权力伙伴展开了较量。这是一场为时不短的拉锯战，双方势均力敌互不相让，可不知打过多少回合，估计双方都很累了，却仍然难以分出胜负，这样，整莫鸣的权力对手和保莫鸣的权力伙伴，便心照不宣地各让一步，将“强奸事件”大事化小了：这一边，莫鸣通过关系调回老家唐山工作，离开了沈阳连辽宁都不待了，算是权力对手的“驱莫行动”成果显著；而那一边，莫鸣除了不至于去当阶下囚，还党票级别全没失去，使得权力伙伴的“保莫行动”也收效甚大。可以说，这是个皆大欢喜的满意结局。

莫鸣去唐山不久，吴鸣就也跟了过去，她要用她的实际行动实践她要给莫鸣当“唯一的亲人”的诺言。对此，吴鸣妈妈这位识大体顾大局的小学教员，虽然心中难过，但还是受到了深深的感动，她就没再逼女儿参加高考——吴鸣去往唐山时，距１９７９年的七月高考日已经没几

天了。在这之前，在莫鸣被收审期间，在莫鸣的权力对手和权力伙伴大打拉锯战的漫长时日里，吴鸣的复习情况非常之好，她妈妈认为，这一次，吴鸣考进北京上海的重点大学手拿把卡。

吴鸣成为唐山某铁路工厂的工人三年后，嫁了个男人，一个与她同一车间的机修工，一个因１９７６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朗诵悼念周恩来的诗而坐过监狱的刑满释放犯。而莫鸣，在吴鸣出嫁的四个月前，就再度成为沈阳的官员了，还同时把他在唐山结识的女友变成了妻子，并带进了沈阳。有一天，吴鸣妈妈在沈阳的电视新闻里看到了莫鸣，他正携他新婚妻子参加个民间性质的外事活动，与些外国男女握手贴脸。吴鸣妈妈认为，那据说刚刚怀孕的新娘子，看上去并不比女儿漂亮和年轻。那时，吴鸣妈妈看的是黑白电视。

[引文·１９８８]

亲爱的M：

接到这封信，你会生气吗？你说过，如果我们不方便见面时，不让我找你，你会想法找我的。可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我想你呀！想你带给我肉体和心灵的双重撞击。刚才我听小张说，她中午要去棋盘山送你们会议需要的文件，我就忽然想到了这个办法，写一封信，伪造成外地寄你的公文，只供你看的密件，让她给你带去，这不就可以很巧妙地使我和你在一起了吗？因为我认为，我给你写信的时候，也就等于是趴在你怀里贴在你耳边与你说话了。也许你还会怪我是在冒险，可我实在忍不住呀，怎么说呢，也算是我对你的小小抗议吧。棋盘山离沈阳这么近，它也在沈阳的版图上吗，即使你不能回来一趟，也应该给我挂个电话的。你知道，我办公室的电话就放在我身旁，一般情况下，别人是不可能先于我跑过来接电话的。

亲爱的，当我现在给你写这封时，我的手都有些发抖，我的脸也热乎乎的，抵在桌前的乳房还一阵阵鼓胀，我觉得我实在太爱你了。想想半年以前，你几乎是强硬地走进了我的生活，让我措手不及，也让我有点恨你。你还记得吧，那天我哭了，我说我得先和我男朋友吹了才能和你好，要不我就谁都对不起呀。是你舌头舔去了我的泪水，是你的爱抚

平复了我的感伤，你说，傻丫头，我怎么能阻止你恋爱结婚呢？你有男朋友我不吃醋，只要你心属于我就行了；感情是个复杂的东西，并不存在对得起对不起的问题。当时我想你说得对，我们又不可能结婚，也许我脚踩两只船也不为过的。可随着我们交往的加深爱情的加深，我发现，除了你，我再与这世上的任何男人在一起都是对你的亵渎，即使你不要求我什么，我也不能再脚踩两只船了。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又钻牛角尖了，可我的确不能再和我男朋友来往了，我爱你，我只爱你！

因此，就在昨天，我已正式向我男朋友宣布，不再与他保持恋爱关系了。不过亲爱的你别紧张，我恋不恋爱结不结婚，这只是我自己的事，与你无关，我不会去影响你的家庭幸福，也不会去危害你的职务地位。我希望在我的心中只有你一个人的位置，这是我心甘情愿的，我绝不会要求你也像我这样，放弃妻子，只爱我一人。我说的是真心话。

有件事我得告诉你一声，要不然，过几天你开会回来，见单位里没有我了，又不好意思和别人打听，会惦记的。过一两天，我将请一周到十天的假，理由将是去铁岭陪护因病住院的姥姥。事实上，我是要住到肖薇那里，在薇薇床艺店楼上那个小屋子里休整我人工流产后的身体。

你又有点紧张了是吧？你去棋盘山之前的那个担心，已得到证实，我真的怀孕了。尽管我知道我得按你的要求去做，可我还是很难过，我们爱情的结晶，我们可爱的小宝宝，难道还不能见见爸妈就要被我杀害吗……不说这个了，不让你也跟着我不好受。现在我已为一两天后的人工流产做好了准备，肖薇将成为我的短期护士，你放心好了……哎呀，快中午了，小张要走了，我不能多写了。

孩子他爸，我狂热地吻你，吻你的嘴，你的眼，你的胸膛和你的全身……

W

×月×日

* * * * *

小W你好：

有件事想委托你。

我在棋盘山开会，偶然遇到一位铁岭熟人，知道肖薇老师患病住院了，而你是她的亲外孙女。

咱们同在一个单位，可还不太熟悉，这怪我和同志们接触不多。肖薇老师是我年轻时的恩师，我一直很感激她对我的培养，这你见到她时对她一提她就能记起来。我因工作关系很难脱身去看她，先托你捎上这二百元钱，帮她买些滋补品，表我寸心。几天之后，我若能抽出时间，将去专程拜望。

请肖薇老师一定保重身体，祝她大安！

此致

敬礼！

M

×月×日

[注释]

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上面我虽然全文抄录了男人M和女人W的情书，但我没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只用了他们姓氏的汉语拼音字头代替他们的名字。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为了使我下面的故事更合于中文的阅读习惯，我姑且称M为莫冥，称W为吴冥。

当时吴冥一点也没看出来，那个给她做手术的医生，那个被护士称作史大夫的年轻女子，确实是耿志勇的新婚妻子小史，不到一年前，她们在龙凤酒店的婚礼庆典上见过一面。

耿志勇是姜来的朋友。不到一年前，耿志勇和小史在龙凤酒店举行婚礼，吴冥随姜来去凑了那个热闹。当时，吴冥和姜来刚开始恋爱，那差不多也是他们首次一块出现在姜来朋友们面前。记得当时她和小史还有过对话，一对新人过来敬烟敬酒时，她对小史说祝你幸福，小史对她说什么时候吃你和姜来的喜糖呀。可小史的模样，她记得模糊，毕竟当时的新娘子浓妆艳抹，花团锦簇，难于和医院里那个穿大褂、戴口罩、端一盘子刀子剪子钳子镊子的妇科医生划上等号。而小史，是什么时候认出她的呢？是化验那天，还是手术这次，是她坐上那张帮她支开双腿的大椅子之前，还是她脸色苍白地在肖薇的搀扶下离开医院以后呢？她不得而知。

吴冥对小史什么时候认出她的不得而知，但其后的事情她能想象出来。反正，回家以后，小史就对耿志勇说了，坐在饭桌前或躺进被窝里，对耿志勇说，姜来他对象，叫吴冥吧，今天去我那做人流了，可我没敢认。对，是叫吴冥，耿志勇说，不过她做人流，姜来能不陪吗，可下午姜来还去我单位玩半天呢，这家伙，输惨了。估计这就是他们的对话，能想象出来。但那对话此后如何进行的，就不好猜了，比如，耿志勇问小史，有别的男人陪吴冥咋的？小史说，那倒没有，是个女的陪她，吴冥好像喊她小薇……反正，小史把吴冥做流产手术的事情告诉了耿志勇，而耿志勇又将这消息传给了姜来，姜来，就径直找到了肖薇的薇薇床艺店，而且是找到了楼上，吴冥的床头。

耿志勇怎么对姜来传的消息，姜来倒如实学给了吴冥，学的时候，他声音哽咽。他说，这两天，吴冥提出与他分手后，他的心情非常不好，都不敢让自己有独处的时间，上班神志恍惚，下班胡思乱想，只能找人玩扑克消磨时间。可他总也不玩，牌技太臭，又心不在焉，就只能输钱。好在输钱了他心里倒好受一点。这天在班上他坐不住，又给耿志勇打去电话，问有空玩没，耿志勇说，你不好好侍候月子玩什么玩，是捞钱重要还是吴冥身体重要。姜来一时忽略了耿志勇话中的“月子”两字，他只说，我不管她了，不要她了，为了面子，他以这样的方式通知朋友他的恋爱失败。耿志勇就说，怪不得人家自己跑医院做人流了，不留你的种了，原来你把人家甩了。姜来这才意识到怎么回事，大体怎么回事吧，就含糊其词地问耿志勇怎么知道的，此后他能知道的也就都知道了。接下来，姜来不再提玩牌的茬，他先去吴冥家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听吴冥妈问他吴冥是去了苏州还是扬州，他就又知道了，吴冥和家人撒了谎，住到外边养身体去了。他当然能想到她住到了哪里。

姜来走进干净雅致的薇薇床艺店，在那堆褥单床罩枕巾中间没看到肖薇，只有三个服务员在接待顾客。有个他看着面生的女孩子回头看他：想看看什么——而另一个他看着面熟的女孩子冲他微笑：姜哥——姜来就也冲那看着面熟的女孩子点了点头。

“肖薇呢？”

“肖姐结账去了，马上就能回来。”

“吴冥呢？”

“吴姐……”

“在楼上吧？”

“吴姐病了，肖姐不让外人——”

“嗬，我成外人啦？”

姜来这样说时强颜欢笑，但一推开通往楼上的小门，一走上这幢摇摇欲坠的二层日式老房子的木楼梯，他的眼泪就流了出来。他就挂着满脸的泪水，站到了吴冥面前。

两人的平静都令人惊讶，令对方惊讶，更令自己惊讶。吴冥本来在床上躺着，见了姜来，想坐起身子，可被姜来按住了。姜来本来鼻子酸酸的，以为面对吴冥，他会大放悲声或破口大骂，可吴冥柔声地问一句：怎么，是你？他就哭不出来也骂不出来了，他顺嘴说出的是，他来得匆忙，也没捎点鸡蛋或小米。这样，她和他，这对四天以前的情侣恋人，就都不知再说什么和做什么了。一小会后，吴冥看一眼姜来说，谢谢你看我，你回去吧。姜来这才也看一眼吴冥，说，你不想对我做点解释吗？多少天了，是哪回——见吴冥脸色沉了下去，他又说，你不想知道我怎么知道的吗？吴冥还是没吭声，可这回，他把话说完了，把他找到这里的经过说了一遍。他说完，吴冥照旧表情淡漠，只是催他，你该走了。姜来点头道，也许我是该走了，就向楼梯口走去。可走到楼梯口，他又停住了，返身回到吴冥床前，把吴冥放在被外的手紧紧攥住。

“吴冥，我再说一遍，不管发生什么事了，我都不放弃你，我爱你。”

可吴冥，只苦笑笑，把手从姜来手里抽出。

“对不起姜来，”她说，“忘了我吧。”

•

好久之后，吴冥听肖薇的声音在楼下响起，但响了半天，人也没上来，她就在上边喊肖薇，让她上来。果然，肖薇上来时神色不自然，她就看明白了，她就盯住她眼睛问，姜来是不是找过她了。

“没，没有……”

“没有？你回来的第一件事不是来看我，我就知道你又站到他立场上了。”

“哪能呢，你别说这个了，好好养身体……再说咱俩是朋友，我理解你。”

“那我谢谢你。可我不希望你嘴上理解心里有疙瘩，你说吧，是不觉得我……”

“其实呢，我是觉得你不该这么绝情，他可是实实惠惠对你好的。”

“好就是爱情吗？”

“可我没看出你不爱他。再说了，你们都有了爱情的结晶，有什么矛盾不能解决，起码也得打个招呼嘛，那可是两个人共同的孩子……”

“我一想你就是又让他扭过去了，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那不是他孩子。”

“我不信。我本来就不信，姜来一说我就更知道怎么回事了，你是怕孩子留下就得立刻结婚，可你想再自由两年。那你也得跟他好好说呀，那你也不能说分手那种气话呀。”

“我没说气话，我真要分手，这孩子也不是他的。”

“吴冥呀，你跟我咋解释不重要，只要你有事，我咋地也得陪你去医院，得照顾你。但对姜来，你还是应该别让他着急，他看上去可可怜了，俩人吵架拌嘴完事就拉倒呗，一日夫妻百日恩嘛，哪有舌头不碰牙的……”

“哎呀肖薇你说什么呢乱七八糟的！我真没和他怀孕。我是不喜欢他了，不想和他谈恋爱了，同时我喜欢上另一个人了，和另一个人有了孩子，但不想要，就这么回事。”

“就这么回事？哼，那那个人为什么你怀孕了不陪你去医院呢，也没来看……”

“肖薇！你什么意思，不想管我你吱声。”

“我不是不想管你，我就是觉得你这么做事不对。姜来他心疼你不和你发脾气，你知道他说我什么吗，说我一个大姑娘搅到人家两口子的事里边是不有病，他让我赔他孩子。”

“我和他不是两口子，那也不是他的孩子！”

“那你和姜来好时就脚踩两只船？哼……”

肖薇站起来，满脸的委屈。不过她站起来不是甩手离去，而是去给吴冥冲红糖水，拿消炎药和止血药。吴冥无奈地冲好朋友摇头，说肖薇呀，你虽然也老大不小了，虽然能把这小生意做得挺好，可你没恋过爱，在男女问题上是个晚熟儿，你是弄不明白爱与不爱怎么回事的。肖薇与

她分辩，说她不管别的，能弄明白姜来对她多好就行，还问她这不是爱情什么是爱情。吴冥哭笑不得，就引经据典地给她讲爱情多复杂，人心多微妙，感情指向又如何不能强求。肖薇还是不以为然，气得吴冥说她这种没念过大学的人就是死脑筋。但话一落地，她知道这么损肖薇言重了，是揭人家伤疤，为了把话收回来，为了证明她没对她撒谎，她确实有另一个恋爱对象，而那另一个对象也不是不关心她，她情不自禁地就把莫冥的两百元钱和信拿了出来，给肖薇看。当然，那信是她拿在手里，掩住末尾的署名展示给肖薇的，同时，她也简单解释了在这信中肖薇何以成了她姥姥。最后，吴冥面挂冷笑声音决绝地说，我就是不正经了，就是当第三者了，就是给有妇之夫做情人了，就是打算一辈子不嫁人只守候我心中的所爱了——肖薇，以后你会理解我的。

当天晚上，姜来又来看吴冥时，吴冥不像白天那么友好，她的不快非常明显。她说我们已经没关系了，我不需要你的关心。但姜来一点没生气，只忍气吞声地看着吴冥，甚至听吴冥说那样的话时也不急不恼：我不是正经女人，我是第三者，我给有妇之夫当情人了，我一辈子也不会嫁给你的……最后，姜来是在肖薇的劝说和拉扯下下楼的。

这时候，肖薇成了一个尴尬的角色。这边的吴冥是朋友，她理当站在她的立场，让姜来别再纠缠不休；而那边的姜来，虽然曾只是朋友的恋人，但由于经常交往，又交往得挺好，就也朋友了，她便对他充满同情，况且，她真正的立场其实和姜来一致，是希望两人成为夫妻的，而同时，她还认为她是杀死姜来孩子和破坏姜来爱情的罪人之一，觉得有愧于姜来，所以她又希望尽可能让姜来别太伤心。这么一来，肖薇好像比两个当事人还要为难。她把姜来安抚到楼下后，想一想，又跑上楼，对吴冥说，姜来情绪非常不好，我陪他出去吃口东西吧，再劝劝他别那么固执，别再找你了。吴冥厌烦地说去吧去吧，把我骂得越坏越好，让他死心就行，让我安静就行。

结果，肖薇这个质朴的姑娘，以维护好朋友的利益为出发点，又拿到了可以骂吴冥的尚方宝剑，就在姜来面前指责起吴冥来，说她不正经，甘当第三者，做有妇之夫的情人，还一辈子不想结婚要风流到底……总之，不值得姜来再爱她恋她。可姜来对肖薇的指责一概否认，他说吴冥

是天底下最正派的姑娘，肯定不会爱情不专一；他说，最近这半个月，吴冥的确情绪不对，反复跟他谈分手问题，甚至四天前还正式宣布了分手决定；可以前，从他们开始恋爱直至半个月前，他们好得如同一人，经常会寻找时机在一起做爱，他们的性生活也非常和谐，每次吴冥都开心地大喊，姜来我爱你……

肖薇是个从未恋爱过的姑娘，用吴冥的话说，在男女问题上是晚熟儿，此时听姜来借着酒劲哭叽叽地谈性生活，她浑身上下都不自在。于是接下来，是在怎样一种情况下她记不清了，反正与她也喝了酒有关，她就说了，她看到过莫冥给吴冥写的信和捎的钱，以此来证明，她知道吴冥的确另有男人，又以此劝姜来彻底死心。

当然她不知道莫冥的名字，吴冥没让她看；但那信纸抬头的单位名称，还有铁岭与棋盘山这两个地名，给了她个机会要小聪明。她说的便是，我不能告诉你吴冥的情人是谁，但可以用一两个细节证明我不撒谎，那男的和吴冥同一单位，老家铁岭的，这两天在棋盘山开会，所以不能来看吴冥。不过，她没提她看到的是一封多么公事公办的“情书”，更没提在那“情书”里，她肖薇成了吴冥的姥姥。

这下姜来整个人都傻了，他对肖薇的诚信度心中有数。他再次哭了，哭完说好吧，我不会再打扰吴冥，然后让肖薇代话祝吴冥幸福，就与肖薇分手了。

姜来想找到莫冥不是难事，也就是说，在吴冥单位找一个老家在铁岭而这几天又去棋盘山开过会的人，易如反掌，因为去棋盘山开会的只是单位里的几个主要领导。

这一天，姜来来到吴冥单位，对门卫室的值班员说他找莫冥。值班员问他哪单位的，有无介绍信，是否亲戚，约没约过，他说你给他挂个电话吧，就说肖薇让我来的。值班员就往莫冥办公室挂了电话，并讨好地问莫冥要不要给来人开个入门证。在莫冥吴冥单位，一般来客不让进楼，谁会客都要来门卫室旁边的接待室。放下电话，值班员赶紧给姜来开入门证，可姜来说，还是他下来好，我只说一句话得马上就走。二次电话，莫冥果然就下来了，莫冥对一个毛头小伙子的俯就态度，让值班员都有些惊奇。但值班员听不到莫冥和姜来说了什么，因为他们那短暂

的交流没在门卫室进行也没在接待室进行，他们说话的地点在大门口外边。

姜来迎向笑呵呵的莫冥，说我叫姜来，你应该听说过我名字吧？我是吴冥对象。莫冥的脸色一下变了，胡闹，你找我干什么？姜来说你客气点，我和吴冥当了快一年没领结婚证的夫妻了，她让什么人撬走了我总得见识见识吧。莫冥说你误会了，真的，你一定误会了，你走吧。姜来说，但你让吴冥怀孕了不算误会吧，要不然你能一听肖薇名字就这么痛快地下来吗？莫冥看看左右，说你要干吗？姜来说，其实这事过去了，谁让我没你魅力大呢；我只希望你对我说句对不起，毕竟是有了你吴冥才甩我的。莫冥说请你自重，你的事和我无关，你造谣生事要负法律责任。姜来不说话了，莫冥以为姜来被吓住了，又说，回去吧小伙子，别自讨没趣了。姜来问，你真连句对不起都不肯说吗？莫冥听出了他声音里的颤抖。莫冥又变得笑呵呵了，再见好吗，不说这个了。然后他转身向大门里走去。

姜来脸白了，比纸还白，他咬着牙说：操，你说不说就不说啦！估计莫冥没能听见，一来姜来声音不大，再一个，也因为莫冥已走远了。自然莫冥也没看见姜来的脸色比纸还白，既因为他走远了，更因为他没有回头。

又过两天，吴冥身体养好后上班的第一天，接到了姜来打来的电话。

“吴冥，再打扰你一下。你能让莫冥对我说句对不起吗，什么方式都行，我去你们机关听，在电话里听，写信说也行，说句对不起，好吗？”

吴冥说：“姜来你别瞎怀疑，与别人无关，是我对不起你，我说了。”

姜来说：“你说的我听到了，听好多遍了，现在我想听莫冥说。”

“可是与别人无关。”

“好了不争这个。你也别再耽误时间，快去告诉他，就说我需要找找这个面子，现在我只希望尽快知道，他打算以什么方式对我说对不起。”

然后姜来放下电话，又打给莫冥，重复了他说给吴冥的话，那话的大概意思吧。十分钟后，姜来手边的电话响了，但不是莫冥的，是吴冥的。

“姜来，你说过不再打扰我了，你不能胡来。”吴冥说。

姜来说：“我没打扰你，我是打扰莫冥，再说我也不认为我在胡来。好了别占线路了。”

四十分钟后，又来电话了，不是莫冥说对不起，是吴冥又说对不起；两小时后，又来电话了，还不是莫冥说对不起，还是吴冥又说对不起；四小时后，又来电话了，仍然不是莫冥说对不起，仍然是吴冥又说对不起；六小时后，吴冥再把电话打给姜来，没人接了。

这天下班回家，莫冥特意让司机把车开到他家楼门洞口，而以前，他只让司机开到小区大门口，进院后的一段路他自己走。这天，他的理由是新皮鞋顶脚。莫冥进楼门洞后往四楼爬，走到二楼三楼间的缓步台时，忽然见上边冲下个人，恶虎扑食般奔他而来。莫冥本能地啊了一声，想伸手挡住那人的尖刀。可来不及了，那把刀闪电一样晃了三次，每次都扎进他的身体，且插入充分，其中有两刀刺中了心脏。他又啊一声，以比刚才那声啊小了许多的声音又啊一声，就死了。

几个月后，莫冥被杀案宣告侦破。没有政治背景，没有经济背景，一个山东来的农民工因入室抢劫伤人被捕，审问中，他驴唇不对马嘴地坦白了杀害莫冥的经过。他说他那天在做案之前踩点时，正好被下班回家的莫冥撞见，由于慌乱，一时失手，便杀了他。随即那山东农民工被执行了死刑。

一年以后，姜来和吴冥在龙凤酒店举行了婚礼。盛大的婚礼热闹非凡，一大批像耿志勇小史夫妇那样的朋友都来捧场，但肖薇没来，不知是接到了请柬她没来还是姜来吴冥没发她请柬。

三年以后，姜来和吴冥离婚了。离婚时，他们的儿子刚刚一岁，谁都看得出来，那虎头虎脑的小家伙像复制的姜来。爸妈离婚后，小姜来随妈妈吴冥。

[引文·1998]

亲爱的M：

接到这封信，你的心情会怎样呢？高兴抑或责备？是的，我没听你话，到底给你写信了。可我没办法呀，我想你，我有那么多的话要讲给你听，却没有机会。我们每天在单位的见面如同陌生的路人，在一起又总匆匆忙忙，让人心里真不舒服。

昨天从中午到晚上，我一直守在家里，守在电话机旁，捧着传呼机，

等你找我。我知道昨天中午你要陪北京的领导吃饭，下午送他们坐一点五十的火车去长春。我就想，送走他们，你肯定不会直接回家的，你会把整个下午余下的时间都留给我。我看着石英钟，计算着你几点能离开火车站，几点能甩开司机和其他送站的人，几点能到达新乐小区，几点能给我打电话或呼我……可我的心早已飞到新乐小区了，我的人却只能枯坐家中。我心里简直烦死了，我想挂你的手机，又怕你说我，就只能傻等。

本来昨天下午我不该守在家中。我跟你说过的大学好友孙雨桐昨天从福州来了沈阳，一下飞机就让我去宾馆看她，从毕业到现在，我们都五年没见面了。可我却拒绝了她，我说我今天有事，明天见吧。雨桐不高兴了，因为今天她一整天都要耗在办事的单位，而傍晚她就得离开沈阳。结果，我只是刚才去桃仙机场送她时才与她说上几句话，可我们曾是那么知己的朋友，说起话来三天三夜也没个够呀。可昨天从下午到晚上，尽管我付出了伤害好朋友的代价，还是没等来你的召唤。昨天我回完雨桐电话，我爸我妈都觉得奇怪，说平常没早没晚地往外跑，可现在大礼拜天的，却不去见同学窝在家里，什么意思呢？亲爱的，我什么意思，你理解吗？当时我真想马上对你说说这一切，可理智又要求我，不能主动找你，结果，我都快憋死了。我就想，你要是今天还不找我，我就只能写这封信了，在信里对你说。

亲爱的，我认为，现在的交通和通讯事业都这么发达，对经济是好事，对人类的情感却是个灾难。比如我们这样一种爱情，是世俗社会无法接受的，你的职务地位和家庭生活都不允许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厮守在一起，因而我们每次相聚都匆匆忙忙，好像我们在一起只是为了上床泄欲。可事实上，不光是我，你也说过，你是多么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时间交流情感共诉衷肠呀。可不行，虽然在新乐小区你有那处秘密的房子，我们也还是总要谨小慎微，担惊受怕。我多想每天每天都待在那里，像你真正的妻子一样，等待你的归来，为你端上可口的饭菜；即使你不来，我独自待在那里，闻着你留在床上的气息，想象着你爱抚我的模样，我也会感觉到你带给我的快乐和幸福的。可你却不许，你连一把钥匙都不肯给我，我真的有些生你气呀！而如果我们这样的关系放在以前，放在通讯事业不那么发达的年代里，彼此的交流倒可能更多一些。你想想，

那我们可以写多少信呀，在纸上用笔和心与对方沟通。真的，我不是浪漫，想想过去的时代为情侣之爱留下了那么多美妙的佐证，我就觉得我们今天的爱情生活过于苍白。“驿寄梅花，鱼传尺素”，虽说那是无奈之举，却毕竟有着迷人的余韵。可今天呢？社会进步了，现代人的爱情却连痕迹都找不着了——能找到的是可以送给每一个人的金银饰物，而不是只针对一个具体对象的个性化的片言只语。真是可怕！所以，我想向你提个要求，我强烈地要求你下次找我时，不是打电话通知我，不是在走廊上饭厅里假装和大伙说话时给我一个偷偷的暗示，而是要给我写一封正常的信，一封我们上小学时就已经掌握了其固定格式的规范的信。你也许又要说你的老生常谈了：怪不得中央领导都是学理工的没有学中文的……亲爱的，爱情和学什么专业没有关系，那是人心里边燃烧的火焰呀。你就给我写一封信吧，一封情书！开句玩笑，你那么谨慎，是怕我有朝一日用你给我的信搞名堂吗？你要是敢这样想我，就是玷污我了。

另外，我的要求并不过分，还在于你也有与我同样的心情。你记得你对我埋怨过小强吧？你说这孩子，从不写信，光挂电话。我说他肯定学习太紧张，挂电话方便，写信怕耽误时间。可你说，你还是希望他能写信。我说也是，在北京念书本来生活费用就高，再总挂长途，太破费了。你解释说你倒不在乎钱，你是觉得写信会让你们当父母的能有一点抓头，看到有自己儿子笔迹的文字，就仿佛是看到了儿子。亲爱的，你爱小强，你对他有这样的要求；同样，我爱你，我对你也有这样一个小小的要求，我想你一定会满足我的。

亲爱的，一想到你会给我写一封爱的书简，我的肉体已开始发热，我的灵魂已开始飘飞……

用我所拥有的一切爱你！爱你！！

W

× 月 × 日

* * * * *

小W同志：

由你执笔的那个精神文明调查报告我已阅过。事迹生动，催人感奋，你的政策水平和文字水平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有一点小小的修改意见想与你交流，盼于明天（２２日）下午一点半找我。

此致

礼！

M

× 月 × 日

[注释]

读者已经看出来了，上面我虽然全文抄录了男人M和女人W的情书，但我没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我只用了他们姓氏的汉语拼音字头代替他们的名字。我想这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但为了使我下面的故事更合于中文的阅读习惯，我姑且称M为莫铭，称W为吴铭。

莫铭满足了吴铭要求，给她写了一纸短笺，可事与愿违，这样的“情书”反倒让吴铭情绪更加低落。

吴铭自己也搞不清楚，为什么这阵子总情绪低落。难道莫铭不爱自己了吗？难道他表现出对她的厌腻与排斥了吗？没有。他们在一起时，莫铭仍然热情似火，仍然像一年前他们第一次在一起时一样，亲呀爱呀说个没完，又吻又舔弄得她浑身舒坦，和她做爱时更是山呼海啸力压千钧，恨不能死在她的怀里，或让她死。

在莫铭之前，吴铭谈过两回恋爱，一回是读本科时一回是读研究生时，那两个恋爱对象，一个比莫铭小十七岁一个比莫铭小十六岁，一个比莫铭英俊潇洒一个比莫铭魁梧健壮。照吴铭的理解，那两个人都更有理由让她充分享受爱情的乐趣，毕竟他们精力充沛朝气蓬勃，又没有爱情之外的其他负担；不像莫铭，既有家室，又是领导干部，还每天都陷在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中焦头烂额。可与莫铭好上以后，吴铭发现，那两个年轻男人的亲呀爱呀，吻呀舔呀，山呼海啸力压千钧呀，都显得那么浮皮潦草、不得要领、虚张声势。吴铭这才意识到，男人年龄大一点后，并不一定都会像她父亲那样，未老先衰，自暴自弃，只满足于上班泡在办公室里喝茶水，下班蹲在马路牙子旁下象棋。况且，莫铭不老。就这样，吴铭对莫铭的爱就远远超过以前和那两个年轻男人谈恋爱时所付出的爱了，尽管，对莫铭的爱必然指向虚无，而对那两个年轻人的爱能指向婚姻，甚至她愿意的话，没准现在她早成他们之一的妻子了。但她在

和他们恋爱时，就看到了他们的以后，他们的以后是她父亲，她没办法让自己爱一个父亲那种可能在爱女人时都力不从心的男人。于是她继续孤独地寻找，直到某一天，莫铭在众人面前调侃地说，小吴这茬人都是咱的下一辈了，她才蓦然发现，其实莫铭不是她的长辈和领导，而是她一个失散多年的手足兄弟。于是，莫铭的攻势刚一发起，她就接受了他，爱上了他。

当然一年前，他们刚刚彼此向对方张开怀抱，甚至他们还只是上级和下属时，吴铭对莫铭的另一面就看清楚了，因为莫铭从没伪装自己，并不隐瞒什么。这是个精明强干的官场油条，非常善于调控自己，除开具有能吸引吴铭的激烈热情的一面，他更能做到，该冷漠时冷漠，该敷衍时敷衍，该谨慎时谨慎，该节制时节制，包括对吴铭也能做到。他的多重性格有时让吴铭觉得害怕，但也更魅力无穷。不过接触下来，逐渐地，不论莫铭怎样冷漠敷衍谨慎节制，吴铭也就都放心了，都意会了，都理解了，他毕竟不是个无所牵系的读本科的或读研究生的大男孩呀。但近一两个月来，不知为什么，有一种感觉却让吴铭驱之不去，她对莫铭的冷漠敷衍谨慎节制，再无法做到放心意会和理解了。难道，她发现什么不正常了吗？好像又没有。

吴铭就只能自己给自己添烦恼加苦闷，一天天心事重重地乐不起来，直到给莫铭写去长信，又收到了他的短信——那几行不带一点温度的字，也叫信吗？就更不可能称之为情书了——结果，她的情绪更低落了。

但毕竟莫铭向她发出了召唤，她得让自己振作起来，为下一天那个日子和时间，二十二号下午一点半，振作起来。吴铭仰躺在沙发里，让自己的脸上挂满喜悦，反复看那张薄薄便笺条上的疏朗大字：事迹生动，催人感奋……吴铭笑了。可忽然，她觉得她的视线被那几行字后边的文字吸引住了，“马小丹”，吴铭看出了这个名字。

马小丹三个字，不是用笔写在莫铭给她的信上，莫铭给她的信，是用黑圆珠笔写的，就那么多字，没有“马小丹”的字样；但那“马小丹”，却的确存在，它是刻在那张薄薄便笺纸上的一些痕迹，而且一笔一划，不是莫铭的字体。吴铭明白了，在莫铭给她写信之前，有人曾在现在她手里这张纸的上一张纸上，写了个名字：马小丹，同时还写了——哦，吴铭仔细辨认下去，她又从刻在纸上的痕迹中看出了一个手机电话号码：

139098……

第二天上班，自己的椅子还没坐热乎，吴铭就进了马小丹的办公室。马小丹是几个月前新调来的，虽然年龄比吴铭大两岁，又是一个四岁孩子的妈妈，可身材比吴铭还苗条，像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吴铭进屋时，她正给同屋的另两个女同事展示她的新衣服，还嘻嘻哈哈地介绍买衣服时的小插曲，见吴铭进屋，也拉着吴铭猜那衣服的价钱，给个价吧，说话时眼睛里水波荡漾，顾盼生辉。吴铭不像马小丹那么自来熟，虽然她们不生，也常打招呼说话，可毕竟没熟到可以嘻嘻哈哈的那么个程度。就只说好好，说完愣在一边看马小丹。结果，她对马小丹的注视太专注了，惹得另两个女同事和马小丹又反过来看她。

“吴铭也喜欢小丹这件衣服吧？”一个女同事说。

“小丹会买会穿。吴铭，再逛街让小丹陪你。”另一个女同事说。

“那咱下午就溜号上街吧吴铭，我还真见了一件特适合你穿的衣服。”马小丹说。

吴铭心不在焉地光笑，然后忽然说：“马小丹你有手机吗？想上街时我好找你。”

“人家小丹啥事也不落后，刚买的手机。”一个女同事说。

“小丹的手机号码是，139098……”另一个女同事说。

“你有手机吗吴铭？”马小丹说。

吴铭摇摇头，说她只有传呼，然后和马小丹互留了手机和传呼号码。

次日与莫铭的约会一切正常，亲爱舔吻正常，山呼海啸和力压千均也正常，可事后想想，不知道哪还是有点不那么正常。是因为莫铭又放了黄色ＶＣＤ吗？是因为莫铭看电视里的群交镜头时又感慨万端吗？可他以前也常看黄片和对群交镜头感慨万端，以前吴铭并没觉得如何不正常。吴铭说莫铭我爱你，你也爱我吗？莫铭说我当然爱你这不正爱吗还用说吗？吴铭就没话了。但她不能没话，两人好不容易有机会单独在一起，没话也得找话，况且她有话。她又说莫铭除了我你还有没有别人，你有吗？莫铭说你又说孩子话了，我什么精神头呀，我说过我最爱的女人就是你，超过我爱我老婆。以前她提这样的问题，他也这么回答，她听了也觉得是那么回事；可现在，她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她觉得莫铭

偷换了概念，但她又不知道该如何把那丢失的概念再找回来，或知道，但不能找。最后，她只能没来由地说，莫铭呀，你要是觉得找我不方便，我也买个手机吧，你就可以放心大胆地随时找我了。莫铭说不用，有个传呼就够了，我想找你总有办法找到你的。吴铭知道也的确如此，他想找她总能找到，而且一般情况下，他都不用挂她传呼。

但后来，马小丹倒经常挂她传呼。

有个休息日，吴铭又拿出莫铭的短信，看那上边的黑圆珠笔字，也看那些隐在黑圆珠笔字后边的字迹印痕：马小丹，139098……这时她传呼响了，而传呼上边显示出来的，正是马小丹的手机号码。她几乎有些激动地回了电话，就好像，她一直在等马小丹找她。马小丹问她想不想逛街。吴铭本来不想逛街，她不是个爱逛街的女人，在马小丹问她话时，她的本意也是回绝。可她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开口后，她说的是，我正想上街买双鞋呢。这样，两人就有了首次彼此靠拢对方的机会，并且从那以后，两人又多次创造机会彼此靠拢，要么逛街，要么聊天，要么泡吧看画展坐咖啡厅，同出同入形影不离，俨然成了亲密朋友。

在吴铭看来，是马小丹把她当成了朋友，而她，自觉和马小丹不是同一类型人，并不想与她走得太近。可马小丹是个热情如火的人，她想温暖谁、炙烤谁、烧灼谁、熔化谁，谁就很难逃脱那热情，所以，她们走得近，她认为，那是因为她不好意思不回马小丹的传呼，抹不开面子不接受马小丹的友谊。吴铭努力否认自己在靠拢马小丹时，还别有企图。

她们在一起说话，常常会涉及男女问题，在吴铭听来，马小丹的许多观点惊世骇俗。她无条件地赞美两性关系，她把美满的爱情等同于和谐的性生活，她对恋人之间感情与肉体的专一嗤之以鼻，她主张性爱就是花样翻新地寻求感官刺激，甚至，她还多次向吴铭推荐一种名为“三明治”的性爱项目，即两男一女或两女一男的群交……吴铭无法忍受马小丹的赤裸与放肆，但她又总要求自己耐心地倾听，争取听到更多的内容。然而，马小丹讲什么时都一脸的天真好奇与纯洁诚恳，倒让她觉得自己下作，既引诱别人自曝隐私，又误解人家。直到有一次，马小丹那真假莫辨的话头具体化了，指向了她俩，吴铭才最终确信了自己的判断。也许她的担心就是事实，而那事实，没准比她的担心更为糟糕，更加可怕。

那天，她们是谈论一个美国电影，两姐妹喜欢上了同一个男人，最

后闹得伤了和气。

“哎呀，美国人怎么也这么傻。”马小丹说。

“有几个能像你那么看得开的，摊上这事，全世界的人都得两败俱伤。”吴铭说。

“吴铭呀，要是咱俩爱上同一个男人，会怎么样呢？”

“别瞎说。”

“好吴铭，要是咱俩那样了，可别两败俱伤，咱就一块乐，也来个‘三明治’……”

“你胡说什么你——”

“你同意吗？咱也‘三明治’……”

吴铭当时就翻脸了，不再理马小丹。不过，马小丹是个大孩子，仍对吴铭一如往常，也不知道她是真的没心没肺信口开河还是怎么回事。这让吴铭又有些懵懂，又不敢十分确信自己的判断了。吴铭简直心乱如麻。

自从吴铭第一次与马小丹逛街，两人除了节假日常常一起度过，在单位，两人在一起的时间也明显增多。如果说节假日的邀约总是马小丹主动，那么在单位，倒是吴铭有事没事总主动去马小丹的办公室转上一圈，尽管，吴铭以前并不喜欢到处串门。马小丹的办公室与吴铭的办公室隔两个门，正在吴铭去厕所的路上，吴铭除了找出各种理由直接去马小丹办公室外，有时去频了不好意思，她就多喝水，增加自己去厕所的次数。每次去厕所，她都慢慢地通过走廊，路过马小丹办公室时，还不错眼珠地往里边看，也不顾及身边是否有人注意到她的异常表现。若看到马小丹在，不论喝水还是看报，不论聊天还是写材料，她都会觉得放松一些，镇静一些；可若看到马小丹在打电话，尤其是打手机电话，她则会显得紧张焦虑，当然马小丹不在办公室时她的紧张焦虑要更加强烈。

有一天，吴铭去厕所，从马小丹办公室开着的门口望进去，见马小丹靠在办公室一角正打手机，连连点头，连说好好。吴铭的情绪反应可想而知。五分钟后，她去马小丹办公室，见马小丹的外衣和皮包都不见了。她像闲说话似的顺嘴问：小丹呢，那屋主任说，她孩子发烧，让老婆婆叫回去了。吴铭立刻回办公室，趴在窗口往外边看。可一直没看到

马小丹的身影，倒看见不与她在同一层楼办公的莫铭出楼门奔了车库。

吴铭产生了某种预感，她也和她屋的主任打个招呼，说出去一趟，就打车奔了新乐小区。在新乐小区，在莫铭通常停车的那个隐蔽角落，她没看到莫铭的车，她怪自己太草木皆兵，就往小区外走。可在小区外边，在一溜菜床子的后边，她看到了莫铭的车。吴铭的脑袋一下大了，她发疯了一样，重新跑回到莫铭那间秘室的外边。

是在疯狂奔跑的那一小段路上，吴铭变得理智起来，她奔跑的脚步越来越慢。她首先想去敲秘室的房门，但忍住了，如此莽撞不是她的行事方式。思量再三，她来到个公共电话亭，按出了马小丹的手机号码。马小丹的手机关机。吴铭不再怀疑她的猜测，她断定莫铭的手机也肯定关机，每次他们在一起时，莫铭就总关掉手机。吴铭的眼泪流了出来，望着莫铭秘室窗口的方向，想象着那个她熟悉的房间，那张她熟悉的大床，她的心脏剧烈疼痛。她想不好该怎么办，是冲进去，是离开，还是——

她选择了隐在对面楼洞里等待。那是一种度秒如分度分如时度时如日的等待，但等待能帮她揭开事情的真相，也能让她有时间预见事情的结局。果然，三小时后，大约三个小时过去以后，吴铭的等待有了结果。先是马小丹和个戴墨镜的长发女子从秘室那个楼门洞走了出来，她们站在大楼拐角一侧的小马路上，一边嘻嘻调笑，一边左顾右盼，然后，共同上了一辆空驰的出租车；与此同时，与马小丹和戴墨镜的长发女子乘车离去的同时，莫铭也从秘室那个楼门洞走出来了，他动作不大地左右瞄一眼，径直朝小区大门走去。这时候，吴铭不知哪来股力量，与她惯常的行事方式全不一样地，叫住了莫铭。

“莫铭。”

“你？吴铭？你怎么在这……”

“我是想告诉你，以后，你别再找我了，我们结束了。”

“别这样吴铭，你听我解释，你知道我最爱你……”

“不必了，我对‘三明治’没有兴趣，对你的最爱也没兴趣。”

“你看——你呀吴铭，你什么都好，我对你也什么都满意，可你就是，太认真了……”

一场恋爱就这样过去了，一切都像没发生一样。莫铭不再找吴铭了，

但在某些人多的场合，他还是以领导和长者的姿态对吴铭开一两句轻松的玩笑，和以前没什么两样；马小丹也不找吴铭了，但由于她们的办公室只隔两个门，上班下班和去厕所还要经过同一条走廊，她们便更能经常偶遇，有时有其他人在场时，马小丹仍然像个顽皮的孩子又像个知冷知暖的大姐姐那样，跟吴铭说说化妆穿着之类的事。但不管见莫铭还是见马小丹，吴铭都感觉极不舒服，不说话不打招呼也不舒服，总像吃进了一只苍蝇，却又没办法呕吐出来。幸好，后来，沈阳市有一批高级干部腐败了，下台了，需要选择一批新干部顶上那些高级的位置，莫铭被选上了。去更高级的位置上任不久，莫铭把马小丹也调了过去，这样，吴铭才觉得舒服起来。但有些别的事，偶尔也会让她不那么舒服，比如，一有男人追求她，一有熟人同事要给她介绍对象，一有亲戚朋友动员她结婚成家，她就不舒服。

[后记]

为最后一组情书做完注解诠释，我忽然发现了两个现象。其一，在这《情书考》里，我引用的四对男女的四组情书，每一组与每一组正好相距十年：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８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８年。其二呢，这四组情书的四对作者，均是没有婚姻关系也不可能最终走入婚姻的男女——包括在他们的恋爱过程中，他们也都没有把爱情指向婚姻的意向。对此我想稍加说明。

不论现象一还是现象二，实际上，都不是我的有意为之，它们成了现在的样子：四个年头，四对男女，四组书信，四段故事，是因为它们只能这样。如果读者觉得这两个现象还耐人寻味，千万别夸我结构有法或立意高深，那我会脸红；如果读者认为这两个现象太雕琢造作，也请不要过分责怪我牵强附会或剪裁失当，那我又会感到委屈。

我先对现象一给予说明。每组情书相距十年，跨度长达四十年之久，这的确既能突显一点历史的纵深感也能强化一些时代的对比性，不能说这样的罗列法不深意存焉。可如果这是我的刻意追求，那么，我再笨也不会想不到，再加一组１９５８年的情书，我的《情书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几近“完整”了。可现在，“完整”只能是个未果的理想。我想说的是，当我翻动自１９５１年至２０００年某一级组织人事部门

所存的干部档案时，特别是我意识到其间的某些素材可以支撑起我计划中的《情书考》时，我太想找到一组1958年的情书爱简了，哪怕不是1958年的，不与后边的1968年相隔十年，只要是五十年代的，是其他哪个年头的都行，那对我那个“完整”的理想来说也价值非凡。可实在遗憾，没有。

当然了，我不是说五十年代的档案里根本没有情书，我的意思是没有能够为我所用的情书；但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我得引入对现象二的说明才行。

的确，五十年的档案汗牛充栋，那种多法，怎么形容都不过分，在那么多的档案材料里，信的数量虽然很小，但也占有一定比重，而在一定比重的信的部分里，男女情书即使凤毛麟角，终究哪个年份也还都有几封，毕竟，两性之爱亘古长存，而有爱就必有表白交流，书信则是表白交流的重要工具。那么，何以我《情书考》里的五十年代就出现了空白呢？其实，把其他四个年代的四组情书发掘出来，也费了我的九牛二虎之力，很简单的理由是，我有我的取舍标准，我不能因为情书难觅就滥竽充数。比如，我选择的情书必须成组，有此W给彼M的就得有彼M给此W的，光她给他的或他给她的，不在我的考虑之列；再比如，我选择的情书都要“纯粹”，必须旨在宣泄情爱感受和沟通恋爱信息，即使以扭曲变异的形式和隐晦含蓄的文字宣泄沟通也可以，而那些情侣爱伴间事务性公文型的书信，包括在事务性公文型书信里夹带些许情爱感受和恋爱信息的，都不能成为我的研究对象；还比如，我选择的情书不应只限于一次性消费，它们必须确保我能在情书背后再翻腾出点什么，也就是说，得让我从中探访和搜寻出一个首先能给我不安让我回味的传奇故事，若情书背后没有我中意的故事，或者我没有渠道没有能力把可能存在的我中意的故事考究出来，即使那情书所涉及的事件再离奇精彩，那情书所牵系的线索再有趣诱人，我仍然会忍疼割爱地放弃它们……基于此，我的选择多么捉襟见肘和免为其难，我用于这篇《情书考》的引文何以只能是这样而不是别样，也就可想而知了。也许我的选择条件苛刻了一些，但那是另一回事。

最后我想特殊说明的是，这些情书中的人物关系，多少有些类型化与单一化之嫌：四个男主角都够格进入某一级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档案，

而四个女主角都不够，并且，四个M都是已婚男人，而四个W皆为未婚女子。我不是想推卸责任，但这种情况的存在，的确更源于我们这个纷繁世界的类型化和多元社会的单一化；当然了，也与档案里的素材原料如此这般不无关系，关于这一点，还请从我对现象二所做的说明中寻找答案。

狗肉豆腐汤

狗肉豆腐汤是一道普普通通的韩味汤菜。以前，韩味也叫朝鲜风味，但不知从何时起，也没听说什么权威部门发红头文件统一口径，非常迅速地，从街边的牌匾到人们的口头，称谓就都发生了变化：朝鲜餐馆改成韩国餐馆了，朝鲜烤肉叫成韩国烤肉了，朝鲜泡菜或朝鲜辣酱也都更名为韩国泡菜或韩国辣酱了，而朝鲜风味，自然也就接受了韩味的取而代之。过去人们张罗着去哪吃饭，爱这么说："朝鲜风味"，可现在人们都"哈韩"了："韩味"，以前说四个字现在说两个字。人们对同一事物的再度命名是为了缩短句子减少词汇吗？缩短句子减少词汇是为了节省交流时间扩大单位信息量吗？我不知道。反正就这意思吧，说狗肉豆腐汤是韩味汤菜，与说它是朝鲜风味汤菜并无区别，我在这里也弃旧说取新词，只是为了适应时尚。

狗肉豆腐汤，不是燕窝鱼翅那种名贵菜肴，连象牙里脊水晶肘子那种稍微上点档次的大众菜都算不上，顾名思义，它就是狗肉加豆腐加水加干菜香菜辣椒末及其他作料用砂锅烧成的汤。它成本低廉，用料普通，做法简单，主要消费对象是下得起小馆的穷人，当然，也包括那些特殊喜欢它的人。

一般来讲，一个人特殊喜欢什么，与其身份地位经济实力是成正比的。我认识个富人，喜欢速度，十多年里，先后购买过四辆摩托六辆轿车，皆非工作所需，仅仅为了兜风玩票，一有空闲，他就驾上一辆，漫无目的地开，风驰电掣地跑，五十多岁的人飙起车来，跟二十多岁的暴走族没什么两样；眼下，他手头只用于兜风玩票的车，尚有一辆摩托两

辆轿车。我还认识个大官，喜欢时间，大权在握也就十年吧，可他收藏的手表已超过三十块了，其中价格不低于三万的就有十七块之多；他对其他事情都兴趣不大：给他塞钱，拒绝，陪他赌博，拒绝，请他玩女人，拒绝，找他品尝山珍海味，还是拒绝，只有别人送他手表他才接受；一般接受时，他总埋怨一句，你这是逼我腐败呀，别人就说，吃喝嫖赌腐败，戴块表是为了只争朝夕地工作，不算腐败，这他才会再补一句，下不为例呀；每当夜深人静，他常把那些手表翻腾出来，一块块地往胳膊上戴，弄得两条胳膊像戴着两条金属套袖。

但在吃这点上，许多人的特殊喜好常常与其身份地位经济实力并不挂钩。有一次，几个既有钱又有权的人带我去内蒙古的阿尔山洗温泉，当地接待我们的人自然也都有钱有权。他们热情慷慨又有办法，顿顿拿雪兔、花点豹、四不像、胡狼等当地特产招待我们，都是国家明令禁止捕杀食用的珍稀动物。每次上桌，那几个有钱有权的老食客都要煞有介事地说：所有肉里，我最喜欢吃雪兔肉 / 花点豹肉 / 四不像肉 / 胡狼肉了……可没过三天，他们的口味就发生了变化。其实还是猪肉好吃，他们对东道主说，来顿清炒肉吧，要猪肉的。我不认为他们是客气，觉得那些珍稀动物不好掏弄，让接待我们的人太破费了，或良心发现，有了生态保护意识，记起了那些东西禁猎禁食；在我看来，是那些东西并非样样好吃——顺便说一句，由于我这人比较矫情，多有忌口，在餐桌上，就一点没碰那些雪兔肉花点豹肉四不像肉胡狼肉，不清楚它们到底滋味怎样——那些有钱有权人之所以对它们青眼有加，似乎爱不释口，大概更与它们的身份背景有关，他们喜欢它们，多半在于它们能满足他们的猎奇心理与特权意识。那些东西，即使真别有风味，恐怕也只适于偶尔尝鲜。我不知道它们与人体内那些负责消化的酶之类化学物质有无冲突，但笨里想，野生动物与养殖动物的脂肪构成比肯定差异较大，由于野生动物长于运动，它们发达的肌纤维必然粗壮，这没法不导致它们的肉太干太柴太硬太糙，吃起来很难口感适宜。更多的道理我讲不明白，但在吃这个问题上，人们不论是否有钱有权，首先都得听身体的；身体接受什么排斥什么，只和遗传与进化发生关系，而与年薪和官级的关系，小到可以忽略不计。有了这理由，也就解释得通为什么人们百吃不厌的东西总是那些普通饭菜了：打卤水捞面，五香花生米，凉拌黄瓜，肉末榨

菜，炒鸡蛋，氽丸子，羊杂汤……比如毛泽东，那是何等人物，他想吃什么，有人敢不管他够吗？可据说，他一辈子特殊喜欢吃的就是个“二红”：红烧肉，红辣椒。想想吧，红烧肉红辣椒，哪个中国老百姓没吃过或吃不起？就此，我敢说，声称喜欢雪兔肉花点豹肉四不像肉胡狼肉的，十年吃不着绝不至于抓心挠肝，而承认喜欢红烧肉红辣椒或打卤水捞面五香花生米凉拌黄瓜肉末榨菜炒鸡蛋氽丸子羊杂汤的，十天吃不着就会丢了魂一样。无条件的喜欢是生理需要，有条件的喜欢则是心理上的醉翁之意。吃主要是生理活动。

说了半天，我只为强调，我现在要介绍给读者的这位仁兄，省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演奏员温和，就是个无条件地喜欢狗肉豆腐汤的人，其标志即，有个十天八天吃不着那口，他就如同丢了魂一样。

温和是个离婚男人，十岁的女儿跟了前妻，他一个人的日子过得随意简单。他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周一至周五比较轻闲，他一般九、十点钟起床，一边喝牛奶吃点心，一边听音乐翻杂志搞卫生，也就中午了；中午他一点左右出门，找家小馆吃点适口的东西——多半是找家冷面店或狗肉馆，要个狗肉豆腐汤，再要点主食，吃完去团里参加排练；晚上有演出他自然工作为主，否则的话，他要么看电视，要么约女友，要么泡酒吧坐茶馆，要么玩麻将打扑克，要么上网聊天看碟浏览新闻，但不论做什么，夜里两点前都能上床睡觉；只有周六周日他会特殊忙碌，除了去前妻那里看女儿，还要分四个时段在家接待五个九至十五岁的孩子及其家长。那些孩子是他的学生，跟他学大提琴，而那些陪同孩子的家长，是他大部分收入的提供者。

温和这种随意简单的生活持续几年了，他不认为这样多好，可也不觉得这样不好。对于平淡单调，他天生就能理解认同。年轻气盛时，他也模仿着别人上蹿下跳过，但很快他就不那样了，他更多的时候随遇而安，自得其乐。当然，不思进取的性格也成了妻子离他而去的理由之一。吃顿狗肉豆腐汤就像维也纳给你颁了个奖似的，妻子说，你怎么庸俗成了这个德性。温和向来不会吵架，更不会和妻子吵架，他就实事求是地说，我确实觉得它好吃，要一辈子总能吃上它，我就知足。但和心性高远的妻子一起生活，早上吃沙拉晚上喝红酒才不庸俗，温和只能接受妻

子用各种“高雅”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对他的塑造。直到女儿上小学了，他像婚前那样又没收没管了，他才可以心安理得地生活在个人意愿里——隔三差五地，让辛辣的狗肉豆腐汤在他额上催出一层庸俗的薄汗。

但这天中午，继几年前妻子对他享用狗肉豆腐汤的干扰之后，莫名其妙地，又有人来干扰他对狗肉豆腐汤的享用了。

你们——是我妻子派来的？

面对那两个陌生人，弄明白他们的意图以后，温和这么咕哝了一句。当然话一出口他就意识到，他的想法不着边际。即使妻子还是他妻子时，到了他们婚姻的后期，也没闲心再管他了，哪怕他大冬天穿背心出门，或带把拉二胡的琴弓去排练场。

那天是十月上旬的一个周一，天已微寒。前两天的周六周日，温和忙得脚打后脑勺，除了陪女儿吃顿必胜客那半生不熟的披萨，再就没正经吃过东西。周日晚上，结束大提琴课都八点了，可他忽然馋起狗肉豆腐汤来，而且馋得刻不容缓，他就连跑带颠地来到他家马路对面的济州狗肉馆。进了那家面积不大且冷冷清清的小馆子，温和才猛然记起，近来这里食客锐减，完全是一副即将歇业关门的架势。一家生机日衰的小餐馆，即使仍然勉强支撑，它原材料的质量是否过关也值得怀疑，偏偏狗肉这东西，对新鲜有个格外的讲究。温和就想抽身后退，想多走几步去西关街。一站地外的西关街上，有家二层楼的汉城烤肉馆，还有家大排档式的大韩冷面店，那两家的狗肉豆腐汤，都比济州地道。可济州馆的小老板叫住了他。

怎么走呀温老师？我这没下班呢。再说了，就是下班了，温老师来我也得重新点火呀。

嘿嘿——温和只是笑，在油嘴滑舌的小老板面前他接不上茬。我是怕，你这，我怕你太麻烦……温和是懂行人，狗肉豆腐汤适合多份同出，单出一碗的确麻烦。

小老板说，麻烦不假，但还是那句话，别人想吃我还真就下班了，可温老师你是我铁杆主顾呀——来先喝点茶水……

温和觉得小老板的话好像在旁敲侧击，可他（小老板）当然没道理敲他（温和）击他（温和），那他敲击谁呢？是这时候，温和注意到那两个人的。

那两个人是一男一女，不像夫妻，不像情侣，不像兄妹，不像同事。从他们面前的盘子碗上看得出来，他们的两碗米饭两碟素菜早吃完了，已打算走了，可不知与温和的到来有无关系，他们心照不宣地对视一眼，又不动了，斟满茶水无声地喝。好像他们在注意他。温和不由也多看他们几眼，他隐约觉得，他看他们时，他们仿佛对他笑了笑或点了点头。是热气腾腾的狗肉豆腐汤端上桌时，那俩人才走的，似乎他们多待一会，就是为了确认温和是否真吃了狗肉豆腐汤。

下一天周一，温和中午在饺子馆吃的，晚上本来和女友约好了吃重庆火锅，然后来他家做爱，可快到火锅店时，女友又让她丈夫的电话给找走了。温和觉得一个人吃火锅没意思，就往家这边走，习惯性地又进了济州狗肉馆。没想到，他又看到了那一男一女。

结果，温和吃喝完毕走出狗肉馆时，他们从后边追上了他。

你好温老师，先是那女人叫了一声。

温老师你好，温和停步回头的同时，那男人也开口了。

你们好……你们，我，我这记性……看他们像老熟人那样招呼自己，温和忙挤着笑脸开动记忆。他知道他没必要提高警惕，这两个人都文质彬彬，面相和善，不让人感到害怕倒让人感到亲切。但让温和略感不安的是，他记得刚才在狗肉馆里，这俩人胸前都光秃秃的，什么也没有，而此时，在他们左前胸，却各出现了一枚精致的圆形金属徽章，像他小时候戴过的团徽。只是团徽鲜红，他们的徽章则以老绿色调为主。从那相同的徽章上，温和能看出庄重与精密，但他想不好这庄重与精密意味了什么。

你不用想，我们不认识，男人说，我姓王。

我也姓王，女人说，我们想……咱们开门见山吧，我们想和你谈谈吃狗肉的事儿。

吃狗肉？温和下意识地看一眼济州狗肉馆。

对，吃狗肉，男王也是个开门见山的爽快人，我们是想劝你，戒掉吃狗肉的坏……哦这个嗜好，反正它不是好嗜好吧。

就是这时候，温和咕哝出了那句话：你们——是我妻子派来的？

你妻子？你妻子也反对你吃狗肉？女王显得又惊又喜。

不，我们也不认识你妻子，男王说，我们是中国炎黄动物保护组

织爱狗委员会的。狗是人类的朋友，我们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二OO八年北京奥运会时，中国再没有吃狗肉的人，至少在对待狗的问题上，让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

温和惊愕地张大嘴巴，却说不出话，他不敢再与他们对视目光。这是一个宏大的构想，但男王说得轻描淡写；这几乎是一个弥天的玩笑，可男王的表情严肃认真。在此种情境下，一个人有本事把轻描淡写和严肃认真这般适度地杂糅在一起，能充分显示出该人的自信。

你没发现吗，现在经营狗肉的餐馆都越来越不景气了。济州这种小馆儿已奄奄一息，西关那边的汉城和大韩那种大店也门庭冷落了，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成效。近来举国上下全民动员，已有成千上万的人戒掉了狗肉瘾，戴上了绿徽章，我们不知道，像您，这样的知识分子——我听那小伙子叫你老师——为什么却要逆着这股爱狗的热潮……

噢？噢噢——这一下，温和恍然大悟了。怪不得近来“狗”这个字眼扑天盖地，互联网上，电视报纸上，街边楼前的广告宣传栏上，到处都在做狗的文章，赞美狗歌颂狗，好像狗是新当选的上帝，连他新参与排练的一个室内套曲小品，也不再是当初团里计划的曲目，而改成了西班牙的《义犬鲁尔福》，并且有好几次，在街上，他还见到了挂着“不要狗肉”胸牌的乞丐流浪汉，至于胸前戴着精致绿徽章的人，他见的就更多了。这时温和已从男女王的胸徽上看出来了，那徽章的下半圈是一串小字，小字托着的是个狗头。显然，这是他们爱狗会的标记。温和知道自己敏感度低反应迟缓的老毛病是改不掉了，多少年里，他对身边事件的理解认识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晚一个节气。咳！温和脸上露出了歉意。

去那个茶社谈谈好吗？女王看出了温和的歉意，她以为那歉意是针对狗的。她错了。

不远处的沁园春茶社，门口有个巨大的圆形宣传招贴，像爱狗的徽章一样，也以老绿为主色调。那圆形的中间是个“茶”字，另外绕“茶”一圈还有五个字：“可以清心也。”温和无数次地打量过它，觉得这招贴设计的很有意思，那“茶”之外的五个字，由于首尾相接地组成了圆形，从哪个字起头往下读，都是一句完整的话。

她是那个茶社的经理，男王说，那招贴就是她设计的，怎么样，挺

艺术吧？她还在报纸上发表过散文呢。男王看出了温和的兴趣所在，他（男王）认为他（温和）对那招贴不仅仅是喜欢，而是欣赏。他对了。

不过他们都没留住温和。

我还有事儿，改日吧。温和把目光从宣传招贴上收了回来。

一进家门，温和就后悔了，他觉得不该给男女王留下电话。

他怪自己太软弱了，他性格中那种双重的软弱，让他处理事情时总缺少一种以我为主的断然与决绝。一方面，虽然是初识，也没说更多的话，但男女王的友善与得体和他们对自己所做工作的热忱与执着，给温和留下了良好印象，所以，拒绝了去女王任经理的茶社品茶，他就好像亏欠了他们，而留下电话，便成了他表达歉意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中国炎黄动物保护组织爱狗委员会”，这名头也的确唬人，对温和不能不产生威慑力量；照理说，动保组，爱狗会，名头再大，也不是组织部宣传部或公安局检察院之类的权势部门，连工商税务卫生防疫都算不上，连人大政协都算不上，充其量是个钓鱼协会风筝协会夕阳红老干部喝尿健身委员会半边天女企业家丰乳瘦身委员会那样的民间组织，没什么可怕的；但温和向来谨小慎微，他设馆招徒，授课传艺，一直都是无照经营，每每遇事，自然愿意好脾气好态度地低调化解，不希望留有潜在的危险。所以，愧其礼遇又畏其声名，这双重的软弱，就表现在了留电话上。当时，男女王见他执意要走，请他留电话，他就没怎么犹豫——他曾想过瞎编个号码，可老奸巨滑的男王张嘴就把他后路堵死了。他（男王）先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报了出来，让他（温和）即刻用手机往他（男王）手机上打一下，他（男王）说，这样你就也有我电话了。

这会，温和端详着手机上男王的电话号码，似乎理解了外国那些更离谱的人：为了抗议别人穿裘皮自己就光着屁股上街游行。这样一联想，他也就找到应付男王女王的对策了，他们愿打电话就打，我不理睬也就是了。接下来，他去想女友的丈夫。女友的丈夫为什么忽然找女友呢，难道这男人对妻子有了怀疑？温和明知道丈夫找妻子这种事非常正常，可恰好赶上女友和他在一块，他心里就没来由地不那么好受。他不愿意任何人因他而惹上麻烦。

第二天上午，温和一开手机，有两条短信就跳了出来。“平安无事。

是他同学夫妻从外地来，需要我陪。下午排练完给我打电话。”这是女友的短信。“温老师你好，我们的谈话内容请勿告知济州老板。我们是为了保护狗，不是为了给狗肉馆拆台，但他会误会的。今晚见面如何？”这是男王的短信。

温和给女友回了个“OK”，没理男王。

中午出去吃饭时，温和曾想过去烧麦馆，去饺子馆，去面条馆，去海鲜馆。虽然他特别喜欢狗肉豆腐汤，却也不至于逢餐必啖，那东西终归不是要谨遵医嘱定时服用的钙片参茸剂维生素丸。但他又觉得，这狗肉豆腐汤，其他日子可吃可不吃，唯独今天，却非吃不可，不吃的话，倒好像他没自我了，好像他真对男女王言听计从，怕了他们。他要有尊严，尊严不允许他改变食谱。不过，路过马路对面的济州狗肉馆时，他还是没进去，而是顺路走出一站地，去了西关街那家二层楼的汉城烤肉馆。

可冤家路窄，温和刚点完狗肉豆腐汤和一碗米饭，就发现了男女王。他见他们坐在饭店一角，正眉飞色舞地给一个面色红润的老先生讲着什么，听得那老先生连连点头。温和把身子侧向窗外，想想还不保险，他就打算告诉服务员，说他上楼吃去，请服务员一会把他的汤与饭送到楼上。可他还没来得及叫服务员，就觉得有个身影遮住了由窗口向他射来的光线，不用抬头他也能猜到，肯定是男女王之一。他抬了下头，是女王。

真巧呀温老师。

啊，巧，是巧……

王处长给你发的短信看到了吧？

王……

女王往男王那边扭一下脸，他是经济学博士，商业局小商品处的处长。

哦看到了看到了。你请王处长王博士王先生放心，我不是个背后搞小动作的人，不会对那小老板说什么……

我们完全相信。我和王处长对你印象特好，一看你就是个正派的、严谨的、有教养的、善解人意的……

哪里哪里。

我们其实也不是怕那小馆什么，连这种大馆子——她瞄一眼周围——我们也不怕。我们做的是人道的事业，正义的事业，文明的事业，

我们怕什么？我们主要是担心有些人素质太低，一涉及个人利益就只看眼前，然后胡搅蛮缠，给我们的工作制造麻烦，而且，按我们的计划，我们也还没走到规劝狗肉制品经营者这一步呢。本着先易后难和釜底抽薪的原则，我们第一步是争取让养宠物狗的人别再吃狗肉，第二步呢，分成两段，前一阶段是动员你这样的知识分子，文明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同道，后一阶段是把文明意识薄弱些的普通老百姓吸引过来，当然了，这两部分的工作也可以交叉进行重叠开展，第三步，才要针对经营狗肉食品的……噢，你的狗肉豆腐汤来了。没关系，你吃你的，什么嗜好要戒除都难，我们有耐心做长期工作，不指望一蹴而就……女王的语气声调不温不火，表情神态也柔柔顺顺，既有亲和力又有感染力。其实，我们的工作比预想的顺利。你可能没留意过我们爱狗会在路边车站和居民区广泛发送的宣传材料，那上面，有详细分析。与一年前比，全市吃狗肉的人已减少百分之七十八了，剩下那百分之二十二的人里，又有百分之六十五是狗肉制品的经营者。这不嘛，为了使那部分非狗肉制品经营者能早日与文明携手，不给狗肉制品经营者留出蘖生的土壤，当然了，也是为了与动保组中的其他小委员会展开竞争，这个季度，已被我们爱狗会定为会战突击季了。咱们市的爱狗会共选拔出两千多名立场稳素质高口才好肯奉献的骨干会员，每两三人一组，划出分担区责任段，分片进行爱惜犬类不食狗肉的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发展会员，扩大组织，让我们的星星之火，蔓延成燎原之势，让二OO八年的奥运会到来之日，成为中国再无人吃狗肉之时。到那时候，来自四面八方的外国朋友就会看到，中国不仅善于弘扬传统文明，而且还勇于接纳现代文明，它是一个永远年轻的、必然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伟大国度……

对不起。瞟着女王嘴角的白沫，温和不忍心打断她；可看看手表，他又没法不见缝插针地起身告辞。我，我吃完了，得上班了。

啊，吃完啦？吃饱了吗？女王被温和突然打断，一时有点手足无措，像个唯恐怠慢了客人的家庭主妇那样，本能地把头探向温和的汤碗饭碗，似乎随时准备去添汤加饭。

饱了饱了，再见再见。

那——今晚七点，我们去沁园春茶社……

晚上不行，我有事儿；改日吧——其实不用谈……

晚上七点，温和带女友回到家中，女友进卫生间洗澡时，他收到了男王的短信："知你正忙，不打扰了，还望由你定个谈话时间。祝快乐！"温和怔怔地面对短信，觉得那几行字话里有话。女友洗完澡他进了卫生间，然后进卧室上床。可此后的两三个小时里，直到近十点把女友送走，他心里一直不够踏实，做爱都不能集中精力。女友噘着嘴埋怨他，你是对我没兴趣了，怎么还不如笑笑表现得好。温和急忙解释，并急忙向笑笑学习。笑笑是女友家的宠物狗，有条灵巧的舌头，经常协助女友自慰。

此后的三天，温和较劲似的分别去济州汉城大韩各吃了一顿狗肉豆腐汤，一次也没见到男女王，连他们的电话都未接到过。可温和无法就此安心，他总觉得，那晚男王的短信有些来者不善。果然，三天后的傍晚，温和在超市买快餐食品时，接到了男王打来的电话。

你好温老师，我是——

噢你好你好……对不起，我说不了几句话，我这边正开个紧急会议。

开会？会场挺热闹哈。幸好没赶上你演出。笑笑妈给笑笑打疫苗了吗？我才知道，笑笑妈也是我们会员，会员家的狗可以多打一次疫苗。

听着男王不紧不慢的话，温和不禁冒出了冷汗。男王不仅知道他的职业，还知道他有女友，并且，连女友不喜欢养孩子却喜欢给宠物狗当妈这一情况都了如指掌，这太可怕了。温和明白男王如此说话是恫吓他，要挟他，可他想不好该怎样反抗，他只会选择息事宁人。

那这样好吗，明天上午十点钟咱们见面，在……

非常好，感谢温老师深明大义。就在沁园春茶社吧？

好。

顺便提醒一句，方便的话你可以上网看看，看看你信箱里的电子邮件。

看什么？温和很想问一句，还想问你在我信箱里发信了？你是怎么知道我伊妹儿地址的？可他只无声地苦笑一下，动动嘴唇没发出声音。他已经感觉到了，神出鬼没的男女王什么本领都有，他们对他有了指示，他只能照办。这之后，他也没说拜拜再会明天见之类的客套话，慌慌张张地一挂断电话，就打开电脑进了信箱，连汗都顾不上擦抹一把。

差不多一周没进信箱了，现在一进去，里边的未读邮件竟存了九封。温和紧张地在目录栏里仔细审视，一一确认它们来自何方，所来为何。

以往温和进信箱看邮件，即使与上一次间隔了一个月，也漫不经心，从不紧张。一来他没有什么紧急的事情需要在网上电邮办理，再一个，他也清楚，信箱里混进来的大部分是垃圾邮件，与他无干，他一般只草草浏览一下邮件目录，都不点开，就全无半点好奇心地删除它们。可现在男王特意提醒他看电子邮件，这让他不敢不认真对待。

九封邮件里，有两封他从目录上就看得出是熟人发的，他先点开了它们。一个男熟人发来的是一堆政治笑话黄色笑话，没有信，他溜一眼头尾就关掉了它。一个女熟人发来的倒是给他的信，可那信也毫无意义，就是说挺长时间没联系了，问他近况如何。温和集中精力去琢磨其他七封邮件，琢磨它们中隐藏了什么名堂。那七封中的四封，一望而知是广告邮件，按说根本不用打开。可不打开它们，温和又觉得心里不踏实，他总担心它们除了广告还是别的。那就打开。一个是交友广告，樱花树下女儿河青春火热对对碰地乱说一通；一个是性用品广告，震荡器避孕套仿真塑料人虐戏尼龙绳地图文并茂；还有一个是手机广告；再有一个也是手机广告。温和比较仔细地看过它们，没发现什么新奇的地方。还剩最后三封邮件了，从目录上，温和看不出它们的类别属性，它们的发件地址都挺冗长，字母的拼写特别复杂。温和知道男女王的秘密肯定在这里，他已经有所放松的身体又紧张起来。与此同时，他还想到，这邮件会不会是病毒炸弹，一旦点开，会不会摧毁他的电脑。但他立即否定了自己的猜测。别的说不准，有一点他却敢于确信，男女王绝不是损人不利己的电脑黑客。他移动光标点击其中的一封邮件，观察着显示屏的眼睛一眨不眨——唰，开了！可他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是以前他在信箱里也收到过的法轮功的宣传材料。温和顿觉索然无味，当然也更紧张。难道男女王是法轮功练习者？他们纠缠他是在无所顾忌地拉他入伙？以前看到这类东西，点击删除也就是了，可现在，温和没敢轻举妄动，他想不好是否应该去有关部门揭发检举。当然了，即使揭发检举，他也不为立功受奖，毕竟认识男女王了，他得摆脱干系免遭牵连呀。可这两个法轮功，此前怎么没露一点马脚呢？温和很想放弃最后两个邮件，眼不见心不烦嘛，历史的经验告诉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浑浑噩噩才最安全。可他犹豫一下没放弃它们，也正因为他没放弃，把后两个邮件一分别点开，他也就知道了，男女王不仅不是法轮功信徒，甚至是反法轮功

的，因为在他们发来的材料中，有些文字是专门批判声讨法轮功的。他们发来的两个邮件，都是爱狗会的宣传品，一个里边全是文字，一个里边全是图片。那个图片邮件，色彩与光影都很讲究，一望而知扫描自一些名犬杂志，那些千奇百怪的狗个顶个被拍得如同漂亮的影视明星。不过温和对影视明星也没兴趣。他迅速地把名犬关回笼子，只让那个文字邮件处于打开状态，然后他下网，安心浏览文字内容。

整个文件近二十页，字数肯定超过了一万，其中有数据表格，有千字长文，更多的是十行八行几百字的口语短章，比如谈爱狗能抵制法轮功的那段文字，还有爱狗有助于计划生育的文字，基本就是几句口号。所有的文章，每篇都前有标题，后有署名，文章间由星号分隔，整体看去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当然也格外的零碎粗糙，让人没什么阅读欲望。温和先把这近二十页的材料快翻一遍，只看标题署名。标题相当无趣，全是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署名与标题也差不多，都是些俗名蠢名大路货的名佶屈聱牙的名，没半点嚼头。但看这东西毕竟不为欣赏美文，而是为了——为什么呢？对自己的行为，温和给不出一个恰切的理由，他只知道他不能不看。果然，一遍溜下来，理由就出来了，他也就知道他该看什么了。在这个东拉西扯穿凿附会的爱狗宣传材料中，他分别看到了署有男女王名字的两篇文章：

……那天我们吵得很凶，他晚饭都没吃，就连夜走了。他没说去哪，我也没问，只是蒙着被子哭，所以也没注意点点什么时候跑出去的。第二天早上，吃口东西我就上班了，晚上下班后，我才发现，点点不见了，而且我意识到，它不是刚丢的，种种迹象表明，前一天夜里它就跑了。那些天，我丢了魂一样满世界找，觉得老天待我真不公平，怎么一夜间让我失去了两个亲人呀——一个丈夫，一个我的孩子一样的宝贝点点。

让我无论如何想不到的是，二十天后，离家出走的丈夫回来了，而第二天，点点也不知从哪钻了出来。它骨瘦如柴，一脸倦容，身上原本漂亮的黑白点已脏得看不清个数；但它的目光充满慈爱，好像它是个老人，在历经千辛万苦后，终于把一个赌气出走的倔强孩子找回了家，而此时的阖家欢聚，让它感到了无尽的满足。我和丈夫都不知道它这二十多天是怎么过的，在哪过的，它又是怎么知道这个家庭又团圆的。但从

此以后，我们仨相处得更亲密无间了。不幸的是，一年后我丈夫因车祸去世了。那天从火葬场一回来，我发现点点又不见了，我知道，这回我不光彻底失去了丈夫，也彻底失去了孩子一样的点点。因为点点意识到它的男主人又离家了，它要把他再找回来，它得维护这个家的完整。可它哪里知道呀，它的男主人这一回是回不来了，而它，自然也就得永不回头地一直找下去……

……在这个院子里，坐在轮椅上的喜鹊孤单，拴在链子上的大胖也孤单，每天从早到晚，他俩相依为命，一块玩耍，一块发呆，一块高兴或者忧愁。有时院外有孩子隔着围墙欺负喜鹊，骂她小瘸子，病包子，瘫子，大胖就恶声恶气地冲院外吼，支楞着耳朵跳着脚，把铁链子带得哗啦啦响；有时爸爸妈妈只做一份好吃的东西，没给大胖带份，喜鹊就有意不吃完，等爸妈上班后，偷偷让大胖也改善改善。他们最高兴的时候是去院外散步，喜鹊一松开大胖的铁链子，大胖跑得疾如流星，龙腾虎跃，能把那些平常欺负喜鹊的孩子们吓得屁滚尿流。而只要喜鹊一声令下，不论大胖跑到了哪里，正干什么，都会乖乖地回到喜鹊身边，还懂事地把头伸给喜鹊，让她重新把铁链子拴上它的脖颈。但后来，喜鹊的病还是越来越严重，终于被一场肺炎夺去了生命。我们这些邻居帮助喜鹊的爸妈往外抬喜鹊时，眼见着大胖急得两眼冒火，他的喘息声低沉压抑，它肥壮的身体不停地哆嗦。但它不敢叫也不敢动，好像怕它的喊声和把铁链子带起来的撞击声惊扰了喜鹊。就在抬着喜鹊的小担架走出院门的那一刹那，随着一声长嚎，大胖奋力蹿了起来。但它不是扑向门口，不是无意识地乱跑乱蹿，而是一头撞向距它最近的一面石墙。就这样，脑袋破碎鲜血四溅的大胖自杀身亡了，它以它的方式继续去陪伴它的玩伴、朋友、小主人……

温和把它们粗读一遍，又细读一遍，还别说，男女王的文章都挺感人，都属于这堆材料中为数极少的夺目亮点，把他看得眼睛都湿了。但温和随即想到男王说女王在报纸上发表过散文的话，忽然觉出，这两篇文章很可能出自一人之手。温和的感动弱了一些。狗能自杀？他想，狗能漫无目的地四处寻找离家的主人？温和判断不出这故事的真假，猜不

好它们能否发生在男女王身边。但不管怎样，为慎重起见，他还是顺手设立一个新的文件，把它们单独复制了过去。

离开电脑，温和打开电视想轻松一会，可还没看清电视上演些什么，他就把电视音量调至最小，匆匆拨通了女友的电话。但电话铃声刚响两下，他就又把结束键按了下去，他认为自己有点莽撞。不过还是晚了，他这边电话还没离手，女友的电话就打了过来，问他鬼头鬼脑地什么意思。他没解释什么意思，只小声问女友此时说话是否方便。女友嘻皮笑脸地说不方便，影响笑笑侍候她了。然后又说，怎么了？我没告诉你他这礼拜夜班吗？女友的丈夫是医生，经常值夜班，温和也记得他这礼拜夜班。夜班就好，温和松了口气，说，你也是爱狗会会员，怎么没见你戴过绿牌？女友卡了下壳，什么会员？绿什么？紧接着，女友就反应过来温和说什么了。噢，那个狗党呀？对，好几个月的事儿了。我们主任他老婆，吃饱了撑的入了个狗党，说外国叫绿党，是世界性组织，还说入了有好处，跑机关来叫我们也入；人家不养狗的都入了，我好意思卷她面子吗。反正又不交党费，就是填个表保证不吃狗肉——那玩艺，要不我也想不起来吃，谁像你……对，还给个绿狗牌，嘻嘻，绿党绿牌绿帽子，我都忘了放哪了，难看巴拉的。哎，你问这个干嘛？温和说，我不是要问这个，我是想告诉你，咱俩的事儿，可能有人知道了，我担心你老公……

哟，温老师来啦，欢迎欢迎。

你好，你好。

你好。上午一般不排练哈。

啊，不不。你们，对我的情况挺了解呀。

你可别误会。我们一般掌握点规劝对象的自述情况也就行了，彼此交流嘛，总得知道点啥；如果对方不配合，我们才会搞点调查了解。但我们使用的可不是间谍手段，也不对规劝对象的隐私感兴趣，我们只是通过了解，确定一下我们的规劝难度多大，把握多大……

你们是通过谁了解我的？

这个你也不用打听，不瞒你说，到处都有我们的人。

到处？

嘿，笑笑妈不也是我们的人嘛！爱狗是爱狗者的通行证，爱狗也是一场普及文明理念的人民战争呢。人民战争分得出兵民吗？就好比，现在的伊拉克人，你知道哪个是砸碎萨达姆雕像的老百姓，哪个又是浑身捆满炸弹的反美武装。

唔，对对——我来见你们，就是想告诉你们，我决定，不吃狗肉了，戒了。

这可太好了，你不愧是文明的艺术家，非常感谢你有了动物保护意识。

温老师呀，但愿你是发自内心地理解了关爱犬类就是关爱自己的道理。其实呢，我们并不指望任何人一朝一夕就改变观念，但像你这种教养良好的艺术家，人文精神的传播者，一点即透当然很正常。不过我觉得，也有必要提醒你一句，刚才说了，到处都有我们的人，如果你偶尔忘了自己的承诺，又吃狗肉了，我们可是很容易知道的。

那，那又怎样呢？

不怎样，嘿嘿，我们又不是什么行政执法部门，能怎样。只是为了避免这种我们不愿意见到的情况发生，我们希望你也能成为我们组织的一员，好有个约束——我们组织的大门向每个人敞开。

那样我们还可以经常在一起参加活动，多好呀，由爱狗而爱自然，由爱自然而爱他人，由爱他人而更好地爱自己……

对不起,我不想参加任何组织,也没空参加什么活动。我不吃就是了。

温老师，你不会是缺少诚意吧？

哎呀，你们——即使我真没诚意，你们也没道理强迫我呀。如果有什么法律法规禁止吃狗肉，我一定遵守，比如你把大熊猫肉摆到这，我一口不碰……

温老师，一百年前也没人禁食大熊猫——如果它的肉也能吃的话——可现在就禁了嘛。事实上，我们爱狗会也的确正在呼吁国家立法，禁食狗肉，没准什么时候这样的法规就会出台。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我们要自觉，要主动地从我做起。作为和谐社会中的一员，作为爱国主义者，作为文明先锋的知识分子，你应该清楚，我们国家正与世界接轨……

不吃狗肉就接轨了？

这不是全部，但却是不可或缺的一环。饮食文化呀！

你拉大提琴，演奏世界大师们的音乐作品是文化，吃同样也是文化嘛。你去过纽约也去过柏林，你的外国同行招待你时桌上有狗肉吗？

可我也去过平壤和汉城……

我们说的是引导文明潮流的国家……

你的意思是韩国朝鲜这种吃狗肉的国家都在逆文明潮流而动？

这——别咬文嚼字钻牛角尖呀。再说了，韩日世界杯时，韩国也组织过各种各样的爱狗活动嘛，拒绝吃狗肉，这就是对文明的顺应。

我不认为不吃狗肉就是爱国，就是接轨，我倒觉得，这是西方的月亮比中国圆的又一种表现。啊，他们不吃狗肉就说吃狗肉野蛮，不文明，可其他方面呢，比如称呼，他们差好几辈的人也直呼其名，不讲伦常，毫无礼仪，这叫文明？这叫不野蛮？

咱不说那个，还说狗。狗是人类的朋友，它通人性，既能看家护院，又能娱人救命，比如你注视狗的眼睛……

好了二位，你们的文章我都看过，挺感动的，也很受教育。现在我说我不吃了，可你们不信，那你们就让国家尽快立法吧，我是个执行法规的模范，是街上没车都不闯红灯只走斑马线那种人。

对呀，正因为我们知道你是这种人，才苦口婆心……

如果我拒绝你们的建议，还吃狗肉，你们要把我怎么样？

你不会那么固执那么不开化的。

你个人也好亲戚也罢，又没人经营韩味店狗肉馆，你怎么可能不与广大人民群众站在同一条战线呢。

我们愿意和你建立长期的联系，谈不上帮助，算共勉吧。

我们还可以动员你的单位、父母、朋友、前妻、女儿及笑笑妈甚至——反正所有能对你构成影响的组织与个人吧，协助你戒除对狗肉的迷恋……

这时候，有个服务员匆匆来到女王身边，把她手机举到女王眼前，同时说，一百二十一号的短信，反映四百七十一号……女王眼睛先眯成缝，然后睁大，然后勃然色变，然后推开手机。她表情的瞬间变化，使她与温和正开始熟悉的那个女王判若两人。哼，他（她）是狗改不了吃屎啦！说完她起身走了出去，都没向温和和男王打个招呼。温和有点紧

张，男王有点尴尬。

怎么了？温和盯住男王的眼睛，要是我成了你们会员，能排到多少号？温和说完自己都吃惊，他没想到他居然也成了个一针见血的人。

男王被温和问得张口结舌，他喝口茶，避开温和的目光去看女王离去的那扇小门。你想哪去了，男王说，肯定是她丈夫，或她儿子，或他弟弟，又惹她生气了。男王这时已镇静下来，他用赞赏的口吻说，王经理虽然偶尔也会着急发脾气，但那只是对家人；她对事业，对会员，都像春天一样温暖，夏天一样火热。

这时候，温和也想起身走人，可男王摆摆手，拦住了他。温老师，还有点背景情况，老大哥愿意向你透露几句。男王不再正襟危坐，表情和声调也都松弛下来。其实呢，加入爱狗会，还有一些世俗好处。他接下来的解释，是老朋友的推心置腹式。他说如果规劝一般人，他们会首先把利益好处摆上桌面，毕竟，人都是受实际利益趋策的动物。可女王从打注意上温和，就认准了他是个超凡脱俗的人，若对他采取小恩小惠的许诺手段，就是亵渎他了。所以，她更希望温和的转变应该是思想情感的真正转变，而非屈从于某些条件的违心转变，这样，她一直不让男王提利益的事。据可靠消息，男王说，已有高层领导说话了——你别以为我拿大人物压你，你想想，爱狗会一个民间团体，没大人物支持能有今天？能让它的上级机构动保组都惧它几分？能把那些爱鸡爱鸭的小破会挤得七零八落——高层领导说，从明年开始，将出台一项最新政策，以后入党提干涨工资评职称还有升学加分就业优先以及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退休职工福利待遇标准的确立等等，都要与是否加入了爱狗会，以及会龄长短，挂上钩……

看来，爱狗会这个组织确实非同一般，温和的注意力稍稍往狗身上转移一下，就发现，这爱狗会战突击季的活动，果然既有深度又有广度，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有好几次，在公共场所，都有热情的陌生人与他搭话，要求介绍他入爱狗会，直到他说已有介绍人与他接洽了，或干脆撒谎说他已入会，陌生人才会提醒他一句戴上胸章，然后悻悻而去。至于胸配爱狗绿徽章的人，可以说都遍地开花了。当然有一次他也弄混了。那天，他见两伙戴胸章的人集体吵架，以为是爱狗会在闹内讧呢，

细看才分清，那两伙人的胸章虽然形状颜色都大体一样，但说狗代表了忠诚的那伙人胸章上是狗头，而说鸽子象征了和平的那伙人胸章上是飞翔的鸽子。显然，戴鸽子胸章的是爱鸽子会的，他们在抵抗爱狗会的人拉他们入伙。不过狗徽鸽子徽，还有他偶尔见过的猫徽猴徽兔子徽鹦鹉徽之类，都太相似了，容易鱼目混珠。据说，炎黄动物保护组织的上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正在研究，是否放权让下属各会自行设计徽章标识。

几乎一夜之间，满大街的人，就都是动保组下辖的某会会员了——百分之九十九是爱狗会的，这让温和感到了压力。从性格上说，温和是个柔顺的人，少观点，没立场，可方可圆可长可扁，若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会张皇失措无所适从。也许他真该入个什么会了。可如果一定要入个会，他倒希望入爱鸽子会，在所有的动物里，他只喜欢鸽子。上初中时他养过鸽子，那两只灰白的鸽子，拿到几里地外去放飞，眨眼的工夫也能回家。至于狗，他并不喜欢：丧家犬、狗日的、摇尾乞怜、狗仗人势、人模狗样、蝇营狗苟、狗眼看人低、痛打落水狗，对于狗他只有这一类概念。可现在的问题是，爱狗会的势力太强大了，大有吞并其他会的趋势，与其日后以俘虏的身份加盟，倒是现在一步到位更合适些。另外，从人情道理上讲，最先找他的人是男女王这对爱狗会成员，入别的会，也辜负了他们。当然了，温和最终倾向爱狗会，不能排除那天男王的推心置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实，是否有高层领导讲了那番话，若高层领导真讲了那番话，以后能否真的兑现，温和也持怀疑态度。他倒不是怀疑男王骗他，他看得出来，男王是那种典型的机关干部，虚张声势，世故圆滑，拿着鸡毛当令箭，但这种人往往又中规中矩，不越雷池，毫无想象力和创造力，若真让他编一个大人物的故事，没准倒是难为他了。温和还能看得出来，在爱狗会里，似乎女王比男王地位要高，男王的内部信息，很可能都来自女王，但他也不相信女王是那种假传圣旨蒙骗会众的人。也许女王简单、激进、狂热、固执、没城府少机心、一条道跑到黑，但说她装神弄鬼欺上瞒下，多半也是冤枉她了，她是那种顶多在宣传材料上编造一点小资情绪的人。所以，高层领导不惜得罪其他小会而格外垂青爱狗会，发表重要讲话制定最新政策，也不一定就是没影的事，无风不起浪呀。但温和随之记起男王转述的女

王对他的评价，又有点脸红，因为接下来他想到的是，万一入不入爱狗会真关系到一系列的利益好处，他不入，或以后迫不得已时再入，那损失就大啦！他倒不想入党提干农转非，可他想涨工资晋职称呀，想退休后有个好待遇呀……好像就从这时开始，他睡眠中，一系列情节近似的梦便频繁出现了。

梦里的他，总是在饭店，在各种韩味饭店，吃狗肉豆腐汤。狗肉豆腐汤上桌之前，周围的一切都无异常，有时他喝啤酒，有时他吃冷面，从从容容自自然然；可一旦狗肉豆腐汤被服务员端来，特别是他开始吃后，麻烦就来了，周围的人全都不怀好意地盯着他看，且不时有人变成狗绕着他打转，嗅他、瞪他、吠他、咬他，让他无比厌烦，却无处躲藏。那些一会是人一会是狗的狗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毛色相迥，但个顶个的口大齿利，咬他时，他们（它们）喘息贪婪，目光阴冷，津津有味，啧啧出声。他倒没有疼的感觉，也不特别恐惧，只是眼见着脚趾和脚掌，手指和手掌，阴茎和阴囊，一点点地离开他身体，变成了狗食，他有点着急，他为自己和别人不再一样感到着急。就这样，他每每要带着窒息和焦虑急醒过来，并且醒了之后也不敢睁眼，他担心那些一会是人一会是狗的狗真的就围在他的床旁。

与此同时，有两件与他息息相关的事情的发生，也帮他坚定了臣服男女王归顺爱狗会的决心。

一天下午，排练的整个过程里，温和始终觉得乐团在酝酿着什么隐秘的事情。他再不敏感，也发现了，有人在偷偷地递耳语，有人在悄悄地使眼色，好像筹划的是排练结束后，要集体去某个地方吃鸽子宴。这让温和有点伤心。倒不在于大伙计划吃的鸽子宴他没吃过，而在于，大伙有事居然背着他。在团里，他一向与人关系融洽，尤其作为独身男人，他更是所有民间性质的集体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可现在，那么多人同时孤立他，他想不明白因为什么。幸好排练间歇时，他去了趟厕所，在厕所遇到了边系裤子边谈论鸽子胸脯的小号和架子鼓，他的疑团才被解开。在团里，小号和架子鼓是温和比较知近的朋友，他俩一见到他，主动地表现出不好意思来。温和知道机会难得，时间有限，他就利用他们的不好意思，开门见山地问，晚上是不是有鸽子宴，什么名目，为什么不带他，大伙为什么要步调一致地回避他冷落他不理睬他。小号和架子鼓没

法推诿，只好一替一句地解释说，晚上是要吃鸽子去，但这是狗党的活动，是针对鸽子党的一次行动，参加者都是狗党成员；至于为什么大多数人都入爱狗会了，却没吸收温和加入，那是因为，温和喜欢狗肉豆腐汤已大名在外，谁都觉得动员他戒狗肉难度太大，所以，需要他们发展下线时，他们就都挑那些素来对狗肉没兴趣的人往组织里拉；而大伙步调一致地决定对他回避冷落不理睬一段时间，也无恶意，只是想让他切身感受到，与狗为敌就等于自绝于组织自绝于集体……温和没听完小号和架子鼓的解释就离开了厕所，待排练结束，不等别人鬼鬼祟祟地绕他而行，他就先走了。这天晚饭，他独自吃了一大份狗肉蘸酱，弄得胃直发胀。而以前，他可以这么一股脑地吃红烧肉，吃清炖牛肉，吃烤全羊，却从没如此饕餮过狗肉；与狗搭边的，他只喜欢狗肉豆腐汤。这是第一件对他产生触动的事。

第二件对他产生触动的事，发生在周五晚上。白天通话时，女友说一下班就来他家，让他下班后别在外边吃饭，赶紧回来，因为这天约会后，她得早点回家。好几天没和女友做爱了，温和心里痒酥酥的，他一回家就把自己打扫干净，躺在被窝里等待女友。可这时，电话响了，是很少主动找他的女儿，而且，最要命的是，女儿需要他立刻去她学校，陪她参观一个展览。你自己先看，完了我去接你。他这么对女儿说。可女儿说，学校要求，参观展览时学生身旁必须有家长，家长和孩子一块受教育，才能更好地发挥展览的作用。温和没来得及问什么展览，连你妈呢还没问出口，女儿就先把他嘴堵上了。我妈单位临时有事，要不，我就不麻烦你了。女儿的客气让温和寒心，他知道女儿的潜台词是：我妈要没事，我还不稀罕找你呢。温和只好再穿上衣服，给已经坐着出租车往他家赶的女友挂电话，取消约会。女友的热情一落千丈，冷冰冰地说好吧，啪地一声关了手机。六点半钟，温和和女儿准时来到展览地点，只见彩旗飘飘，标语林立，人头攒动，笑语欢声，那个负责记录的老师对温和和女儿是否确系父女关系进行了验证后，在女儿名字前画了红圈。女儿挺高兴，说有家长陪同又能准时来看展览的，能第一批入会。温和想问女儿入什么会，可不用开口，他看向周围的眼睛就告诉他了，这是爱狗会举办的爱狗普及教育展。在一幅“当爱狗少年做文明先锋”的大字标语前，温和问女儿，入会后还能不能吃狗肉了？因为受他影响，女

儿也喜欢吃狗肉豆腐汤。不想女儿却一下翻脸了，挣脱温和拉她的手，从牙缝间挤出两个字来：恶心！的确恶心。这个爱狗展览，除了利用男女王发给他的那些图片和文字材料中的一部分，正面宣传了一些狗多么优雅漂亮、忠顺听话、不嫌家贫、活泼好玩、与人类为友的内容外，更多的，是对人迫害狗的控诉批判。有个幻灯电影，示范教材一样准确地介绍了扒狗皮的整个过程；有几幅系列照片，分别记叙了几伙人用棒子打狗用绳子勒狗用汽油烧狗的详细情况；有一条死去的小狗被浸泡在标本瓶气味刺鼻的药水里，它的身体是一叠辗轧而成的肉饼子，它完好的脑袋，则非常突兀地扭向了后面；有一条活着的大狗被锁在一只铁笼子里，它的四条腿，显然有三条都是断的，可它却没有静卧休息，而是痛苦万状地拖着断腿爬行或滚动，因为围观它的孩子及家长，不时通过捅它叫它摇笼子扔食物的方式，表示着对它的同情关爱……那幻灯、照片、标本瓶、铁笼子，的确都恶心，恶心得让人想呕想吐。也真就有一些孩子和女性家长呕了吐了，弄得展览现场腥臭四溢。

很难说是白天的经历催化了夜晚的梦，还是夜晚的梦预示了白天的所见所闻，反正，看完狗展的当天夜里，温和就暗下决心，以后绝不吃狗肉了。这一决定，跟入不入爱狗会已经没有关系，即使他入爱鸽子会，也要把狗肉从食谱上勾销。可现在的问题是，男女王对他的规劝，别再吃狗肉只是一个切入点，事实上，光不吃狗肉还远远不够，他们还要求他爱狗，而爱狗的标志是参加爱狗会。也就是说，吃不吃狗肉这个内容是第二位的，入不入爱狗会这个形式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温和不入爱狗会，即使他戒掉了狗肉也没意义，别人仍可以认为他还喜欢以狗为食；但入了爱狗会，哪怕他对狗无半点好感，人们也会把他视为爱狗之人。当不当爱狗人温和倒不在乎，可他在乎社会上按是否爱狗来分伙划线施舍好处呀，在乎乐团这个集体因狗生恨地反对他打击他抛弃他呀，在乎破裤子缠腿的男女王对他持之以恒的骚扰折磨呀……想到男女王，想到他们对爱狗事务的痴迷与忠诚，温和感到不寒而栗。他们既知道他私塾授课，又清楚他私通人妻，若他们真想找他麻烦，他们的爱狗会，没准比组织部宣传部公安局检察院工商税务卫生防疫人大政协还可怕呢。

温和忽然记起，男女王好几天没动静了，难道他们放弃了他？尽管温和希望这样，可他更觉得，他们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在酝酿着新

的攻势。虽然他们并非歹毒之徒，邪恶之辈，可当他们自认为正义在手真理在胸时，他们就能为自己的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找到理由，再出手时，他们给他的很可能是致命一击。温和紧张得团团打转，他想到了先下手为强，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站在屋檐下焉能不低头……

“傍晚我陪女儿参观了个爱狗展，深受教育。我带着百分之百的诚意表示：请二位当我加入爱狗会的介绍人吧。”睡觉之前，关手机之前，温和给男王发去了短信。

可第二天上午，温和开机后，看到的是女王的回信：“世有渊明，菊花无憾也；世有稽康，琴瑟无憾也；世有伯乐，神马无憾也；世有白石，鱼虾无憾也；而今，世有你我，灵犬无憾也！”

由于温和周六周日两天太忙，他和女王的约会，定在了周一。

周一十点半，他和女王在沁园春茶社那个宣传招贴前见了面。男王没来。他以为女王会领他进茶社，可女王却说走走吧，六七分钟后，她竟带他来到了大韩冷面店。在六七分钟的路上，针对温和某些委婉的疑问，女王做了或敷衍或详细的解释：她说那天在茶社她的不冷静欠礼貌，是生意上（她没提丈夫或儿子或弟弟）出了些麻烦；她说男王（她说的是老王而非王处长或王博士）单位最近事情太多，出不来，而他手机由于主要用于爱狗会工作，也就留给她用了（但温和知道，女王自己也有手机）；她说即使温和不发短信，她（她没说“我们”）也正想找他呢，因为温和女儿学校的展览，她是组织者之一，那天她还看到了温和，只是因为忙才没和他打招呼，但她已经看到了，温和在展览和女儿的双重帮助下，内心的波动写在了脸上，这让她对他充满信心……说着话，女王把胸前的爱狗徽章摘了下去，同时他们也坐在了饭店一角，女王一边不动声色地看向周围，一边要了一瓶啤酒两碟素菜。一会上主食时，女王含笑地对温和说，再给你要个大酱汤，它和狗肉豆腐汤味道有些相近之处，能帮你顺利渡过这个——哦，断乳期吧。温和一切听女王安排，他只是好奇地看手里那张 A4 复印纸，那是女王让他填写的入会表格。

从入会之日起，必须在一个月内发展三名下线会员，温和小声念着表上的字说，这怎么有点像传销呀？

这种提法我一直有意见，女王说，不该用“下线”这个词。她又说，

有些东西得不断改进，但现在，你只关心那些实质性内容就行了。

我不愿意当介绍人，再说我也没兴趣去动员别人。

你呀，你没理解组织的意图。女王温柔地拍拍温和的手背。我们这么庞大的组织，并不在乎你介绍的那几个人，这样要求，要的是你的态度；另外，一般介绍他人，都是介绍和自己来往密切的人，比较亲近的人，这便于大家互相提醒，上下监督，信守合同，尊重诺言。说着话，女王盯着一个吃狗排的人，在她的一个笔记本上记了几句什么。这时还没到饭点，饭店里的人寥寥无几。

那你们，你和王处长，跟我都不认识呀，为什么非要拉我入会？在你们的亲朋好友里，就凑不够三个下线名额？

凑不够三个名额？笑话，我发展的会员三百个也多了。这么说吧，我和你的区别，也许就在这里。我是自觉地为组织造声势扩队伍，而你这样的新会员——恕我直言，由于立场尚不坚定，对组织的感情尚有保留，所以，需要对你这样的新会员有一点硬性的要求，也就是发展下线。你能理解吧？

理解倒是理解，可我发展完别人，是不还得盯着别人也立刻去发展别人呀，可我哪有空和那些生人打交道呀。我真的特别忙，你看，连王处长最近都……

没关系，这个组织上早就替你这种情况的人想过了，你发展完三个下线，立刻把他们移交给我就行，我负责去确认他们的下线。

那——我和我发展的人，算你的下线还是王处长……

温老师，一直柔声细语的女王忽然提高了音量，让温和想到了那天她的勃然色变。不提他好吗——

他，他怎么了？不知为什么，温和见女王面露愠色，在片刻的愣怔后，竟有一点没来由的兴奋，甚至幸灾乐祸。

我不想多说，请你原谅。从爱狗的意义上说，他还是我的同志，但从个人品质上讲，我不再把他引为朋友……

温和不好再问什么，当女王大谈素质诚实正派这样的字眼时，他埋头去想自己的心事。男女王闹掰了，如果他不主动发短信，找上门来当人家的下线，女王也许不会主动找他，毕竟男王和他联系更多一些。可现在，他自投罗网了。他很想打自己一个嘴巴。他草草填就了入会表格。

我问一下，王经理，如果我不在你这里入，去单位入行吗？

嗨，你都填完表了还去什么单位。组织都是同一个组织，理想也是同一个理想。

关键是，我希望我们单位的会员别再把我当外人呀。

这个你放心，等你发展完下线我一发你会徽，就谁都知道你在组织了；再说了，各单位各系统也都有爱狗会的负责人、召集人、联络员，会员名单一上电脑，全中国除港澳台，哪里都能知道你是爱狗会会员。

这，咱这组织，可挺那啥哈……

当然那啥了。过去说唱着《国际歌》就能找到同志，现在不搞阶级斗争了，人与人之间，表白一下自己的爱狗观点就能找到知音。说着，女王伸出她白皙的小手，握住温和的手摇了两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点内部情况了。一是有消息称，鸡会鸭会啥的，尤其是猫会鸽子会这两个仅次于我们狗会的大委员会，正准备联手与我们抗衡，瓦解我们的队伍，所以，如果有其他会的人拉你入伙，不管许诺什么好处，你可千万不能动摇，你瞧着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他们挤垮；再一个，有高层领导已经发话了，从明年开始，爱狗会的会员，将享受一系列物质利益方面的优惠待遇，你能及时省悟过来加入爱狗会，可以说是明智之举，我替你高兴……当然了，我知道你不看重这个，对那些物化的利益好处视若粪土……接下来，女王展示给温和的是爱狗会的精神未来，而没再涉及“物化的利益好处”。

那我，吃饱了，该上班了。

哦，该上班了？不再坐会儿？好的好的，你先走吧，我再观察一会儿，这屋还有几个我们会员，一会我们还要再议点事儿。

温和四处看看，一脸茫然，他觉得女王真像个火眼金睛的秘密特工。

我们来经营狗肉的地方，一般不戴会徽，而对没戴会徽的人，你可能分辨不出谁是咱们搞暗访的观察员，谁又是被观察的对象，这个以后我再慢慢教你。

哦不用不用，温和站了起来。

别忘了，一个月之内，发展三名下线会员，那时你才算正式入会。

三天之后，温和就意识到了，三名下线会员并不好找。

首先，他像闲说话那样问女儿，她是否加入爱狗会了，是不是争取到了第一批的资格，填没填表，有没有介绍人，用不用发展下线会员。女儿高兴地说她已荣幸地第一批入会了，填的不是复印的表而是上边正式下发的表，作为未成年会员，会规对她没有发展下线会员的要求，可她要按成人标准规范自己，已与几个未来得及参观首届狗展的同学谈好了，年底之前，搞第二次狗展时，他们一看完展览她就介绍他们入会。说这一切时，女儿眉飞色舞，可说到她的介绍人时，女儿情绪低落了下来。最初，女儿希望她所崇拜的语文老师或美术老师或直接管她的班主任老师介绍她入会，如果不行，至少也应该是学校的其他老师给她当介绍人；可填完表后，那些老师倒是都来拉她，不过他们不是自己要介绍她，而是热情地向她推荐别的介绍人：来来来，我介绍个介绍人给你，让我二大爷 / 表姐夫 / 三舅妈 / 四姨娘 / 岳父的弟弟 / 小叔子的科长……介绍你好吗？女儿无奈，最后接受的是班主任老师一个亲戚的介绍。班主任说那人在报社工作，这让素来敬慕编辑记者的女儿还得到点安慰；可一见面，女儿差点没气哭喽，其实那人只是个由农村来报社打扫卫生的清洁女工。原来，那清洁女工若不能发展介绍三个下线入爱狗会，报社就要把她辞退，她只好带上礼物来求她的亲戚班主任，而班主任打发过去三个学生，算是帮她保住了工作。

不像话。温和咕噜了一句。不过这不影响什么，谁介绍的并不重要。他又安慰女儿。但他的想法，却一个字也说不出口了，本来，他是想让女儿介绍几个同学当他下线的。

告别女儿，温和跟妈妈通了电话，嘘寒问暖一番后，他问妈妈知不知道最近时髦爱狗的事。妈妈连说知道知道，好像怕儿子批评她不关心国家大事。街道干部社区领导教育我们好几回了，奥运夺金，饮食文化，妈妈说，你放心，虽说我和你叔喜好这口，可我觉悟低，你叔他是老干部呀，他有境界……“你叔”是个憨厚的老头，在供暖公司退休前，领导考虑他烧了一辈子锅炉，应予照顾，就让他当了一年副科长，这样他就“老干部”了。爸爸去世后，妈妈和他住在一起，他和妈妈和温和一样，也喜欢吃狗肉豆腐汤。可温和听了妈妈的话，都没顾上哄妈妈高兴表扬她几句，就有点气急败坏地追问：你们也入会了？是呀，妈妈说，你叔说了，这是大势所趋，大势所迫，不入不好，咱不能当国家的不肖

儿女呀……填表了没有？温和不愿听妈妈再重复他听腻了的那些话。填，填，你放心，下午就填……妈妈进一步解释。已经绝望的温和不等妈妈说完，就兴奋地喊，妈你等我，你和我叔别填别人的表，填我的，我中午之前肯定过去……

就这么着，紧赶慢赶，温和算是发展了两个下线会员。可第三个，他挖地三尺地踅摸了好多天，也找不出来。

他在单位的同事中，在以前的同学里，凡是稍微能说上话的，包括跟他学琴的那几个孩子和他们的家长，都试探了一番。可每回都不等他说到介绍人家入会那层，只要一提“狗”这个字眼，他们就都称自己已经是会员了，有几个，听他扯起这个话头，还惊喜地问，你不吃狗肉啦？那要不嫌弃，我介绍你入会呗，我的指标还……得，温和想起了一句俗语，吃屎都赶不上热乎的。作为一个背时的吃屎人，没办法，他只能硬着头皮去找前妻。他知道，前妻这人凡事有主见，从不随大流，如果现在仍有人徘徊在爱狗会的大门之外，那前妻肯定就是一个。

这天，温和有意把与女儿的见面安排在前妻眼前。他一边和女儿谈论狗事，一边观察前妻的态度，看她有无反感。最近社会上的风气的确有了变化，爱狗的话题，已经如同领导的条子，许多平常横眉立目的人一交换过这张条子，彼此间即刻会友好起来。前妻似乎没什么反感，这让温和心中窃喜。于是，有一阵趁女儿不在屋里，温和讪讪地凑近了前妻。

你对女儿入狗党有什么看法？

我？妻子愣一下，没什么不好吧？我没看法。

这么说你也入了？

我没入。我认为女儿入没什么不好，是觉得不论什么样的社团组织，孩子都应该多多参与，这能锻炼她在一个集体中的各种能力。你问这个干嘛？

我也想入，你觉得……

你——开玩笑，你戒得了狗肉？

当然了，狗肉又不是毒品，戒它算不了什么。而且我还想介绍你……

打住温和！打住。真没想到呀，你居然跟我玩起了这个，凑不够下线了？

嘿，其实你要不也不吃狗肉，入了能咋地？入了它，只有好处没有

坏处。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你错了温和。这种事儿，女儿搅和进去，或许好处大于坏处；但像你我这种成年人，听信那些不着边际的胡诌八扯，大轰大隆地拣便宜一样参与动物保护，还真就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什么坏处？把心，把独立自主的价值观念给搞坏了。如果你真关心狗，爱狗，和关心苍蝇爱苍蝇关心蚊子爱蚊子也没什么区别，你自己小心着就是了；可你，那么爱吃狗肉，而且连人你都不会关心不会爱，你去入狗党，你诚实吗？你严肃吗？你脸不红吗？为了好处去做违心的承诺——我敢打赌，你们狗党里，包括你，若国家真给你们好处的话，一旦得完那些好处，你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会偷偷地重吃狗肉，过一种表里不一言行不符的日子，在欺骗和谎言中无耻地生活！你敢否认我的判断吗？我告诉你吧，我绝不与你们同流合污，而且，你们要真因为入狗党就入党了提干了涨工资了晋职称了，那我就开始大张旗鼓地吃狗肉，不喜欢吃也吃，我硬吃，强吃，捏着鼻子吃！到时候，如果吃狗肉就算犯罪的话，我宁可就当一回罪犯……

这之后的温和，像条狗那样，从前妻和女儿家落荒而逃了。

有一天，和女友约会时，两人见面没十分钟，话题不知怎么就引到了狗上。温和不好意思地说，迫于压力，他已戒掉狗肉，加入爱狗会了；女友则大咧咧地说，她不愿意和那帮唱高调的人打交道，退会了。温和闻听女友的话，眼睛一亮，当即抱住女友大叫，好呀好呀，那你就可以当我下线了，我介绍你再入一回呗。

显然，这建议出于温和的一时冲动，但又不能说这个情急之中的馊主意就全无道理。第一，反正女王已掌握他与女友的隐秘关系了，在女王那里，让女友继续藏在幕后还是走上前台，都无所谓了，女王若想拿他的私生活做文章也早就做了。第二，除了事关本能的欲求，比如挣钱和性爱，对其他东西，女友的态度都是玩世不恭，没有原则又不负责任，像加不加入爱狗会这种事，她肯定都懒得分心去想，入完退退完再入，在她只是一种搅局的乐子。所以，温和一抛出二进宫的主意，她一了解到温和的难处，加之爱狗会对未来利益好处的承诺也的确让人弃之可惜，她也就爽快地答应了温和。靠，就成全你吧，女友说，不过呀，到明年

春节，入党和提科长这两项，有一条他们不满足我我还退会。温和说，那时你随便，关键是现在你得帮我过关。接下来，两人就互相帮助着“过”起“关”来，大呼小叫大开大阖大汗淋漓。

歇下来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几句，话题又绕到了狗的身上。这他妈是怎么了，女友笑道，从办公室到大街上到饭店里到美容院再到床上，人全跟狗摽上了。温和觉得女友的发现很说明问题，但说明的是什么问题他又想不太好，他能做的，仍然是继续发展狗的话题。他问女友，既然你入会也得介绍仨人，为什么当时没介绍我？怕别人发现咱俩的关系？女友说，我倒没想那个，主要是身边的人，我老公和他爸他妈，一下子三个就够数了；其实我当时还真想到你了，我想的是，以后要真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吃狗肉有那么多好处，你可就亏了。还吃狗肉吧，得不到好处，不吃呢，嘿，非馋死不可。温和解嘲地说，也没事儿，不吃狗肉又死不了人。然后又问女友为什么退会。女友哼一声，我他妈的受他们管？接着解释说，有一天，她和丈夫做爱时，笑笑竟像个懂吃醋的人一样，发起疯来，一个劲地往床上扑，让她丈夫根本上不了她身。女友就骂它、踢它、用书砸它，可笑笑还是不知收敛。她只好把它关在门外，可它不停地叫，叫得声嘶力竭哭天抢地。女友一生气，抱上它就出了门，打辆车跑到老远的郊外将它扔了。可你猜怎么着？女友天真地眨着一双大眼惊奇地叫，第二天，机关里的其他狗党们就找我来了，他们怀里还抱着笑笑。天哪，笑笑怎么能被他们找到？他们又没去过我家，怎么知道笑笑是我的狗呢？女友说，接下来，那些莫明其妙地来帮助她教育她的人越来越多，一串串不着边际的大话空话把她烦得不行，好像她填了爱狗的表就要把狗当成祖宗。可都是熟人，又不好发火。妈的，女友说，我入那狗党不是吃饱了撑的嘛，我的狗，我宰了剐了关别人屁事。后来女友就宣布退会了，可管事的人说，虽然入会自愿退会自由，但一般情况下，只能是组织开除会员，不允许会员抛弃组织，这是保证组织严肃的一种手段。女友说行，那你们开除我吧。可他们说，那也不行，现在我们正需要壮大队伍，开除你，不是把你推向那些个猫会兔会鸽子会鹦鹉会了吗？我们哪也不让你去，我们有耐心长期细致地做你的工作，直到你把笑笑领回家去，直到你成为坚定的爱狗战士。就这么着，女友自觉脱离爱狗会了，可爱狗会的人还像苍蝇逐臭一样，得空就来帮

她教她骚扰她，最近她正在想，女友一副深思熟虑的样子说，是调动工作呢，还是辞职，还是犯精神病，甚至，还是死……

温和气馁了。你这等于没正式退会呀，我这边再介绍你，人家都是电脑联网，一查，弄不好别的麻烦又出来了。

女友也蔫了。也是哈，这扯不扯，我帮不上你了。

温和慈爱地抚摸女友，意思是没关系，他再想别的办法。那你就把笑笑领回去吧，他转而又劝起了女友，要不，他们能折腾死你。

女友一下又来了情绪，笑嘻嘻地说，靠，我这也是折腾他们呀；我想这么着，再拖他们几天，再费他们点唾沫，什么时候跟他们玩腻了，我再把笑笑接回来。不过呀，它表现好了当然没事，不好的话，哪天我悄悄活埋了它……

那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它死了，他们还能逼我把它供在家里，披麻戴孝……

温和不可能像男女王发展他那样，去饭店蹲坑守候，觉得哪个吃狗肉的人好说话，就软磨硬泡地教育人家改造人家；可不那么做，他就寻不到第三个可供他发展的下线会员，这简直让他为难死了。一次应女王之约与之夜半品茶，他绝望地问，如果有一天，全中国的人都入爱狗会了，那最后一批入会的，他们该怎么完成发展下线的任务呢？

针对温和的问题，女王似乎早有答案，她毫不犹豫地说，到二ＯＯ八年，中国的吃狗肉者绝迹以后，我们就把触角伸向朝鲜半岛，再伸向所有还有人吃狗肉的国家和地区，通过介入国际事务，让我们的组织逐渐过渡成一个世界性组织，进而摆脱动保组，取代绿党，挂靠联合国。

望着踌躇满志的女王，温和打消了请她帮忙发展一个下线会员的念头。与此同时，他在心中想到了男王，没什么来由地，他又一次对男女王的分裂产生了兴趣——当然了，他更感兴趣的是他觉得，在他无计可施的这个当口，也许更圆滑的男王能解除他的燃眉之急。

这天下班后，凭借以前的点滴了解，温和找到了男王的家。

尽管温和不是一个感觉敏锐的人，遇事不仅没先见之明，在反应上还总要慢上半拍，晚一个节气，但在对男王的判断上，这回他却准确了

一次。果然，一找到男王，求助的意思一说出口，男王就慷慨地表示：这事儿我包了。说话时，男王拿起桌上的小灵通，给什么人打了个电话，说了他的意思；对方大声地答应了行，但现在有事，要一小时后才能把人派来。这些情况，不用男王复述，他通话时温和已经听明白了，所以他有了闲心去打量男王的小灵通，他在想，为什么男女王关系都闹僵了，可男王的上一个手机却送给了女王。男王猜错了温和的心思，抬起头来，轻轻晃动他的小灵通。

你怀疑我，没有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的本事？

哦，不，我是奇怪，你以前的手机，为什么在王经理手里。

男王有点尴尬，但喝口酒吃口菜，就又笑了，笑得大度而又松弛。我这人，没出息呀，五十出头的人了，在她眼里竟成了骗子。男王的表情和口气越来越自然，让温和觉得，比上次分手前的推心置腹还要诚恳。实话对你说吧温老师，打从十个月前认识了她，我就喜欢上她了，知道了她夫妻关系不好，我是又替她着急又暗自高兴呀。你可能看出来了，我是个搞行政的老油条，这世界上的事儿，全看得透透的，最擅长的就是磨洋工踢皮球出工不出力。可认识她以后，跟着她做了些爱狗会的事儿，我呀，刚参加工作时的热情全回来了。你也看见了，我这情况呀，啥啥都一塌糊涂，没地方收红包拿回扣不说，病老婆赖孩子，还全摊上了，应该算是如今的穷人——哦，那个手机，就是她送我的。那天，就是见完你的第二天也不第三天，我俩见一对吃狗肉的夫妇像知识分子，就过去搭话，结果竟是俩外国人，新加坡马来西亚那边的吧，说英语。小王没想到说英语的人也吃狗肉，她又以为我会英语，就让我和他们聊聊。咳，温老弟呀，我可就露馅啦，露得不可收拾呀，气得她——她并不是个吝啬的人，可一急眼，跟个孩子似的，就把送我的手机要了回去，表示不再理我这大骗子了。

不会英语——很正常呀，我从小学到大学学了十来年英语，现在也就你好谢谢对不起的水平……

可我，你好谢谢对不起也说不利索呀。

你——读博士时学的是……

咳咳，丢人现眼呀，自作自受呀。小王给你介绍我时，不说我处长博士啥的吗？那都扯淡，她说我骗子我不冤枉。不过呢，我可不是成心

骗她，我确实有个博士文凭，也差一点点当上处长。前几年，我们机关的主要领导为了拢住中层干部的人心，拿出一大笔钱联系所大学，还北京的呢，给科长以上干部每人弄了个博士文凭，这样一说，我这博士也不能全算假的。而我和小王刚认识那会，领导也确实告诉我了，要提我当副处长，连公布日期都告诉我了。可我倒霉呀，就在这当口，上边压下个人来，必须得给个副处级别。你想想吧，就那一个指标，我没根没蔓的……后来领导也觉得对不住我，专门给我弄了个副处级调研员……小王总那么介绍我，本来有好几次我都想解释开的，可又觉得……唉，说虚荣说往自己脸上贴金都没用啦，反正一来二去就到了那天。那天一出饭店她就问我，怎么挺大个博士跟那俩老外一句话也对不上，我才说了我的情况；可她呢，一个农村姑娘，十九岁嫁到城里给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当媳妇，除了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在个文学杂志当了几年函授学员，别的，一点也不懂呀，根本不理解机关是怎么回事，这么着，就把一切都看成了我的不是，骂我品质不好，是腐败分子……你也觉得她这人天真可笑是吧温老师？可我不怪她，她是真正派，真纯洁，真的出污泥而不染呀，她这么多年苦巴苦业攒的钱，搭爱狗会老了，她是如今少有的活雷锋呀。你可能会说她傻，可就是她那种又正又纯的傻劲打动了我呀，我是真喜欢她，她要不赶我走，我会跟她一块傻下去——我现在有点后怕的是，幸好我一直没提想和她好的事儿，要提了，就冲我有老婆她有丈夫，婚外恋这一条，她就早把我看成臭流氓啦……

在此之前，温和进屋时，男王正在厨房喝闷酒呢。男王住的是那种老式房子，从厨房能看到屋里，看进去，温和发现，屋里的床上躺个女人，蓬头垢面蹬腿舞胳膊的，但她身子被三条布带子绑在了床上。温和坐下后，又看到一个二十多岁、打扮艳俗的女孩子正从另一间小屋走了出来，男王问她又去哪，她像没听见一样扬长而去。萎靡的男王全无以前那种端庄和自信，他麻木地往门外点点下巴说，我女儿，又往屋里点着下巴说，我老婆，然后又补充道，你听说过四十多岁就得老年痴呆症的吗？她就是。弄得温和没法接茬，他只能说，经过王经理这些天的帮助，我想通了，决定加入组织；可现在我还差个下线，就想求你，看能不能，有没有……他话没说完，男王已把一盅酒举到他唇边。没问题，男王说，来，先喝一杯。这之后，男王就充满感情地说起了女王。

既然她，她那么诚实，真实，温和忍不住打断了男王，那她自己怎么在爱狗简报上编故事写假经历呢？温和再次一针见血起来，我猜你那文章，多半也是她虚构的……

男王不好意思地嘿嘿笑起来，你是搞艺术的，你眼睛毒。然后又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两回事，陈胜吴广起义不也得往鱼肚子里塞个布条子充天条吗？小王编那东西是为了事业，我不诚实那是虚荣，嘿，虚荣怎么能和事业比呢……

一小时后，来了个农民工模样的小伙子，管男王叫大舅，说啥事儿大舅，你找我？

男王说，身份证复印件带来了吗？对，单位地址啥的都写全，留这就行，你回去吧——哦，就是入狗党那些事儿，过几天，他，他冲温和唠一下嘴，也可能别人，会去工地找你，再让你填张表。小伙子汗都没擦一把就转身走了，男王边把小伙子的身份证复印件递给温和边说，我有个农村表外甥，在咱这边打工，他手下有个工程队，百十号人呢，哪个朋友发展下线凑不上数了，我都让他派人过来，在有些事上，我也能帮他。

温和看着小伙子的身份证复印件，面色不太自然地说，他们，民工，他们能保证，不吃狗肉？

保证？男王先是有点惊讶，然后笑了，他仰着红扑扑的脸说，不民工就能保证？温老弟呀，怪不得拉你入会那么困难，怪不得小王早就认准了，你这人一旦转变观念呀，既会是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又能成为最坚定的力量。你俩呀，挺像的，都有那个劲……你也没想想，挺好吃的玩艺，谁真戒得了？而吃的东西，狗肉也好熊猫肉也罢，即使人肉，只要好搞，吃起来想不被人发现还不容易。比如我这盘猪拱嘴和花生米，要是一见你进门我就藏起来，你猜得到我吃的啥嘛？这都是典型的睁只眼闭只眼的事儿，只要你别大张旗鼓地破坏纪律，给组织点面子，组织上呢……嘿，再说了，谁是组织，组织也是人哪，是人他就总有软肋——也许除了，小王……

那，王经理她，她知不知道有些会员会阳奉阴违？

我可不敢跟她讨论这个，说起人的两面派呀，她都能气得半死。不过呢，我觉得，她心里肯定啥都明白，有些事儿，她不去想也不点破，

是有意的，她觉得，眼下的当务之急是壮大声势发展力量，与动保组下边的其他小会争夺会员。明摆着嘛，不管队伍多不纯洁，有个人多势众的阵容在那撑着，总让人有些个胜利在望的成就感吧。

温和终于完成了加入爱狗会的所有程序，成了爱狗会的新会员。回头看看日历，从认识男女王到填表登记到女王代表组织向他颁发绿色的爱狗徽章，正好七十天，在这七十天的后三分之二时间里，他还真就没吃过一口狗肉豆腐汤。

一挺就挺过来了。傍晚，她搂着女友躺在床上，又说到狗的话题时，他觉得自己的意志力那么强，很了不起。什么事儿都没什么了不起的。

那你，不想？

不——想——哎呀宝贝，没心没肺的人才不想呢，那么好吃的东西……不瞒你说，天天想得我呀，馋涎欲滴，抓耳挠腮……

你这人也真是，傻呀？想就吃去呗，去郊区，长白那边，那边都是朝鲜族。

可我入会了呀，填那张表了，得有诚信吧。

屁，诚信解馋咋地？你这叫迂腐，愚蠢……哎，你把衣服递我，这么着，我出去给你买份狗肉豆腐汤回来。我打车远点走，多绕点道，来个神不知鬼不觉。我就不信，到处都是他们的人！都是我也不在乎，我说我吃，跟你无关。

温和按住女友不让她动。别，不用，我真能挺住。

你看你，我不心疼你嘛！马上下去演出了，圣诞元旦一连上，至少得过两周集体生活，到时候，你想吃也不方便吃了——哼，你们团还一群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呢，也都狗人儿！

骂人干嘛，我戒狗肉又不怪他们。也许呀，我真不该入这个会，怪我自己。

就怪你自己，我敢说，所有人背后都偷着吃，就你在这拿个棒槌当针使。

我不是说这个。其实这个我也能想到，可我……你知道我，要偷偷摸摸地吃，我心里不舒服……

哼，偷偷摸摸吃我你心里怎么舒服呢？

这是两回事儿，你别往一块扯……哎，我说怪我自己，那意思是，我忽然觉得呀，我不应该被他们的所谓狗屁好处牵着鼻子走。我一想我这么不清不白地就爱狗了，很别扭，很猥琐，很耻辱，很让我自己瞧不起自己。我呀，我决定，这回演出一回来，我就退出爱狗会，他们不让退我也退，我复印五份声明，给小王老王我妈我叔还有那个小民工各一份——哦六份，再给单位一份……

别呀，再等等，不差那几天，万一高层领导真说话算数了，好处咱还得要嘛。别人都在传呢，说新政策元旦开始正式生效，那咱就等到春节吧，到那时候，我党票到手了，科长也混上了，你这边呢，管它什么好处也捞一把，然后咱俩就一齐退出来。嘻，这也叫，不求同年同月同日入，但求同年同月同日出……到时候，我好好陪你吃几天狗肉豆腐汤。

不是，我倒不仅仅为了吃狗肉豆腐汤。我他妈也活半辈子了，一贯没个个性，这回呢，我就个性一回，也让人看看。退会就是退会，没什么条件，即使永远不吃狗肉豆腐汤了，也退——你别撇嘴，你现在不能理解我的感受，那是人格上的尊严上的东西，你还小……

哎哟哟你看你这一脸的严肃，我咋不理解你——来吧来吧老温头，不说那个狗屁狗了，再和我“出入”一会，明天你就走了，我想死你了……

温和他们交响乐团的圣诞元旦巡回演出，是慰问性质的，分三个队，分别去工厂农村和军营，温和被分在去农村的小分队。一开始，有些人还提意见呢，说哪个县城的剧院有接交响乐团的档次呀，胡闹嘛。可领导说，县城？乡镇都不是，我们要到最基层的场院茅屋去演出，要把高雅艺术送到普通百姓的炕头上，让节日里的广大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政府的温暖。领导这么一说，倒没人提意见了。

温和更是个从来都没什么意见可提的人，有什么活动跟着走就是了。可这回，开往山区的中巴车刚一出城，他却忽然来了一句：圣诞节，那是中国的法定节日吗，农民知道它吗？

还别说，当晚到达第一个山村，温和就听说了，当地农民还真知道圣诞节，也有过的，因为有些人是基督教徒。可村领导反感这个节，村支书和村长都说，妈的，狗屁节，就是村里那几个有俩骚钱儿的家伙，弄点小礼物，反穿了羊皮袄，明睁眼露地勾搭别人家姑娘媳妇的节。针

对这一情况，小分队领导当即向团领导进行请示，还提不提圣诞，并引用了温和的话说，“那是中国的法定节日吗？”团领导也不敢拍板，连夜请市领导和省领导给个答复，而各级领导都很慎重，忙通宵加班开会研究。凌晨的时候，小分队领导接到了各级领导的电话通知，演出时不提圣诞了，直接提元旦。这样，虽然距元旦还有十天时间，而圣诞已经近在眼前，但小分队喊出的口号还是由原来的两条缩减成一条：“欢庆元旦送温暖，高雅艺术进大山。”而“圣诞快乐，曲高和众”那条，被弃之不用了。谁都清楚，这是温和的意见见了成效，可那个小分队领导向上边汇报时，根本没提温和，好像问题是他思考出来的。

不过小分队领导也的确不是个没脑子的人，他在向上级汇报温和的问题时，也顺便汇报了另一个问题，而那另一个问题，则是他独立思考出来的。于是，团领导市领导省领导在连夜研究温和的问题时，对小分队领导的问题也进行了同样充分的讨论，并最终形成了另一项决议，那项决议，也是通过凌晨的电话传达给小分队的。结果，天未放亮，小分队领导就叫起了大伙，既宣布了对那两条口号的留弃决定，又羞答答地指出，慰问演出期间，吃饭时，只要当地老百姓预备了狗肉，就可以随便吃，吃多少都不算背叛爱狗誓言。

这件事情是这样的：进村当晚吃饭时，有一道某种肉与豆腐烧制的汤菜，被置于饭桌的中心位置，主人还亲自动手，郑重其事地为小分队成员分盛到他们面前的碗里，介绍说，这是“Nao”肉炖豆腐，并说“Nao”肉在当地非常珍贵，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来了，他们才会杀“Nao”待客。大伙都吃了，吃得津津有味，只有温和一口未动。因为闻一闻，他就被那特殊的肉香迷住了，但他又觉得，他太熟悉这种香气了，它与狗肉豆腐汤的味道几乎没有区别。温和就问村长和村支书，“Nao”肉？哪个“Nao”字？村长说，山“Nao”呀，笔划挺多呢，跟“Nao”菜的“Nao”差不多。村支书在北京当过兵，忙用普通话解释，这是山獒肉，獒；咱这块的口音吧，把熬菜叫“Nao”菜，把熬夜叫“Nao”夜，把骄傲叫骄“Nao”，嘿，这山獒，也就叫成山“Nao”了。温和一惊，山獒，就是一种狗吧？村长说，你这么说也不错，小轿车和自行车都是车嘛；可咱的山獒，是特殊的狗呀，它有灵性，狠起来比狼凶，柔起来，跟大姑娘似的……温和与村长村支书的对话，桌上的其他人都听到了，可这时候，他们碗里

的獒肉炖豆腐，也就是在城里被叫成狗肉豆腐汤的那道韩味汤菜，差不多已经被吃光了。村支书歉意地看着大伙面前的碗说，咱这獒肉金贵，又特别地需要现杀现吃的那个新鲜劲，没法一顿管够；但少吃多得胃是吧，各位甭惦记，我担保，至少你们在咱县境内，不论去哪个乡哪个村，每晚的饭桌上都少不了这道新新鲜鲜的獒肉炖豆腐。这时候，小分队的领导脸都不是色了，他一下下揪着胸口的衣服说，不用不用，我们不吃不吃……好像要把他吃下去的东西再掏出来。村长以为他是客气，摆着手说，怎么能不吃呢？到咱山里来，要不吃咱的獒肉炖豆腐，那就像，就像，村支书说，就像进了咱家门却不端咱酒杯一样……

小分队领导自己思考出来的，就是这个问题：不吃獒肉炖豆腐吧，在当地恐怕是行不通的；可吃的话……就此，安排文艺团体圣诞元旦期间下基层搞慰问的几级领导，把一个暧昧的意见交给了乐团，其意思是，爱狗会虽然声势浩大，但属于民间组织，针对目前尚未见到有不许吃狗肉的政策法规出台，也没听说高层领导关于爱狗有最新的讲话精神，所以，对于民间组织自行约定的纪律规范，省市领导不便表态；但作为慰问演出的艺术团体，应该尽量入乡随俗，和老百姓打成一片，千万别让人家觉得艺术家瞧不起农民兄弟。就这么着，小分队到底可不可以吃獒肉炖豆腐，仍未得到省市领导的具体指令。至于小分队领导传达的那个意见，只要狗肉上了桌就可以随便吃，那是乐团一个新领导对省市领导意见的发挥解释，发挥解释完，他还补了一句：他们不说吃也不说不吃，这让你们下基层的同志太难心了，我也难心；既然总要有人难心，谁让我是头呢，那就我难心吧。你们吃，吃出毛病算我的，我引咎辞职，大不了回排练场拉我的小提琴呗。这个讲义气敢担当的新领导，以前是小提琴手，一般坐二提琴的四谱台。

接下来的几天，小分队的演奏员们一天跑两个村，一天演出两场，一天吃两顿獒肉炖豆腐即狗肉豆腐汤。他们演出的曲目丰富多彩，既有弦乐四重奏《阿尔卑斯山的雪》，也有手风琴独奏《扬鞭催马运粮忙》，既有铜管五重奏《闹喳喳的彼德》，也有架子鼓敲出来的《傻柱子娶亲》，不论演什么，农民都能看得欢天喜地，如醉如痴，有些年轻人，还一村村地跟着慰问车走，看了一场又一场；而小分队的演奏员们，不论去富村子还是穷村子，不论在山坡上还是山坳里，每天午晚两顿都能吃到麻

辣滚烫的狗肉豆腐汤，肉香扑鼻，脾胃大开，大部分人都被狗肉豆腐汤征服了，吃的如痴如醉，喜地欢天，刚来时，他们十几个人里有三分之二戴着绿色的爱狗徽章，可眨眼之间，他们的西服前胸上，就只缀着狗肉豆腐汤的油斑水渍了。连日里，除了两个从来不吃狗肉的人没向狗肉豆腐汤伸勺下筷子，还有一个人，也始终对狗肉豆腐汤敬而远之，那就是公认最喜欢这口的温和。和那两个人一样，他一口没尝这道汤菜，每次在饭桌上，他都巧妙地把他的汤碗推给别人，好像只闻味，他就满足。但后来还是有人注意到他了，再上饭桌，众人便都忿忿地盯着他看，还时不时不咸不淡地敲打他几句，好像他集体劳动时拈轻怕重了或分发奖金时争抢大份了。温和没太往心里去，甚至都没注意这些，他想的是，又不光我一个人不吃。

可和他比较知近的小号架子鼓替他着急了。温和呀，他们说，大家都知道你入会了，你就别这么出风头地表现自己啦，这不特殊情况嘛。

出风头？表现自己？我怎么了？晚上和他们散步时，月光下的温和一脸无辜。

你为什么不吃“Nao”肉炖豆腐？他们喜欢用当地的称呼谈论狗肉豆腐汤。

不为什么呀——嗨，这跟入会没有关系，我就是不想吃。

你这样，大伙会怀疑你是打算回去以后搞名堂的。

搞屁名堂，我根本没心思想那些事儿。我什么人你们不了解？

不是不了解。可大伙都吃，团领导也把责任揽过去了，就你特殊是不是……

不对吧，大梅子和老笨也没吃，怎么就我特殊？

人家大梅子和老笨从来不吃，正常。

正常？这就是你们找我别扭了吧。我吃狗肉呢，你们觉得我不对，大家伙合起来回避我冷落我不理睬我；可现在我不吃，又不对了，又不正常了，你们到底想让我怎么着？我这吃不行不吃也不行……

也不是不行，主要是你喜欢吃呀。

那，那是以前喜欢，现在我不喜欢了。

怎么可能呢？

有什么不可能。你以前抽烟对吧，可现在你最烦烟味，你承不承认？

这和吃，不一样……嗨，咱是哥们，我们才劝你，毕竟咱在个集体里嘛，就是真不喜欢了，真不爱吃了，再上桌，你也应该意思意思，让大伙觉得你和别人都一样呀。别较劲了好不好，对付完这几天，回去再重新戒呗……

温和被他们缠得没法，只能说好好好，我就吃点意思意思。可第二天中午，一面对狗肉豆腐汤，他还是伸不出筷子下不去勺，晚上也如此，甚至，他惊奇地发现，从这天开始，他真的对狗肉豆腐汤彻底没兴趣了、没热情了、没好感了，多看几眼都觉得恶心，多闻一会都要反胃。他在饭桌上待的时间越来越短。

元旦过后的三号晚上，小分队在靠近公路的一个村子吃最后一顿饭，这天白天，他们已圆满结束了最后一场慰问演出。上桌后，温和发现小分队的所有成员都不动筷，好像在执行统一的号令，面无表情地盯着他看。怎么了？温和有点发毛，硬挤出一丝讪笑。可没人应和他的笑脸，他的朋友小号和架子鼓没笑，从不吃狗肉的大梅子和老笨也没笑，小分队领导和其他人就更不笑了。温和去看小分队领导。小分队领导说，小温呀，大家的意思是，即使你真不喜欢狗肉豆腐汤了，也应该把这碗獒肉炖豆腐吃下去——它不是狗肉豆腐汤——你看看，你这碗的量最小，大伙没有难为你的意思。温和看着面前的汤碗，里边的确内容很少，两片红肉，三片白豆腐，四五片青菜叶，小半碗汤水，若嘴巴大点喉咙粗点，一口就能吞进肚里。温和说，为什么呀，为什么非吃不可呢？你们怕什么？我不会……与此同时，他又努力将脸绷紧，用威严的目光扫视大伙。同样的，没人躲避他的目光，他的朋友小号和架子鼓没躲，从不吃狗肉的大梅子和老笨也没躲，小分队领导和其他人就更不躲了。温和绝望了，他的笑不能博得他人的同情，他的威也无法逼使他人退却，他不知该怎么办好。小分队的领导再次伸手，坚定地指着那碗狗肉豆腐汤；温和觉得，小分队领导的手好像有魔力，他抵御不住它的牵引，他只能身不由己地探向饭桌，捧起那小半碗热腾腾香喷喷的狗肉豆腐汤。真是的，吃就吃呗，这有啥呀。他咕哝着，尽量让表情声调和端碗的动作都从容自然。又不是酒，能把人灌醉，又不是海洛因，能让人上瘾，又不是毒药，能要人的命；这有啥呀，不就一碗狗肉豆腐汤嘛，真是的……

鼠尾花酒吧

先确定一下我们的位置吧。现在，我们已登上那辆周身画满卡通广告的公交大巴，和我们的女主人公，处于同一个公共空间。对了，此时她正在这辆车上。

看不到她？哦，此时，公交车上人满为患，看到她，的确需要费一点劲。可有什么办法呢，公共场所不同于私人领地，可以竖块避让牌，闲人免进或什么人与什么动物不得入内；公共场所不是这样，公共场所允许任何人涉足，心怀不轨也可以涉足。公交车是最大众化的公共场所，人满为患尤其正常，下班的高峰期里，它总这样。当然，上班的高峰期它也这样。上班是另一个高峰期。

本来，公交车上是有座椅的，还两排呢，彩色的，硬塑的，以公交车的行进方向为基准，过道左侧是单人位，过道右侧是双人位，最后一排贯通左右，加在一起，大约能有三四十个。可现在，由于公交车上人满为患，过道里挤满站着的人，他们倾斜的身体纠缠杂沓，像些枝桠旁逸的灌木林，看似错落有致，实则杂乱无章地盖住了座椅上方黑黢黢的脑袋，就好像，公交车上没座椅了，也没人坐着。这种情形，乍看上去，有点像那种飞机场停机坪上用于打短载客的机场大巴。机场大巴一般没有座椅，像小型广场，坐大巴的人只能站着。但我们知道，公交车虽然也是大巴，和机场大巴却有区别，公交车上，是有三四十把固定座椅的，自然就有三四十座位。是的，那三四十个座位上也确实有人，并且，每当有坐着的乘客离开座位打算下车时，还会引得无数竖直的屁股出现骚动，发生争端，顶来撞去地抢那空座，以使自己的屁股能横陈下去。也

就是说，只要车上的乘客不少于四十，车上就不会有空着的座位；而车上的人一旦多于五十，特别是多于六十了，站着的人，就会用脑袋胳膊前胸后背编织出一片繁茂的树林，把坐着的人，遮在树下。现在，我们的女主人公就是树荫下边一个有座位的人,她坐在过道左侧的单人座上。所以，我们看她，必须费一点劲，得钻到那片树林子里边。

面对我们的女主人公，我们都需要知道些什么呢？其实不必太多。我们的女主人公，年纪约摸三十五六，或者再大点或者再小点，但这不重要；另外，我们的女主人公身形不胖不瘦、模样不俊不丑、个头不高不矮、穿着不素不艳，这也不重要。我们只知道她是一个职业妇女也就行了，像我们身边的大部分女人一样，像我们的姐妹一样，生活平淡，经历简单，每天需要定时上下班，家里有一夫一子三室一厅，单位里她任个小官与另外几个小官共同有间主任办公室……够了吧？至于现在，我们需要知道的，只是坐在公交车单人座位上的她，正处于一种怎样的状态。

这时的公交车，正从一个车站开动起来，车厢内，新一轮的骚动争端已经停止，乘客们大多麻木在一个短暂的平静期里。可我们只须稍加注意，便会发现，我们的女主人公并不平静。倒不是说她一直在动，像屁股下边有刺一样，坐不安稳。不，她的不平静，是内在的不平静，具体表现为，面部表情恐慌，身体肌肉紧张。她的脸侧朝向车窗外边，但眼睛很空洞，明显不是在看窗外的景致，而是在看，窗玻璃上，那个似有若无的镜像反光，看窗玻璃对车厢内，对她身体另一侧情形的，镜像反光。她的上身微微佝偻，左臂紧抵住车厢板壁，似乎要将其挤凹顶穿，而右臂，更是死死贴住自己胸肋和乳房，好像她胸腔里缺少肋骨，她要把肩膀塞进去起支撑作用。她肩部以下的身体也紧缩着，腰肢僵硬，臀胯收束，双腿盘架着绞在一起，悬空的那只脚微微颤抖。那是一种个人意志无法抑制的抖。

显然，我们的女主人公遇到了问题，也许那问题还是个麻烦，是个她不想面对无法面对不知应该如何面对的麻烦。那我们就来帮帮她吧，至少，帮不了她，我们也可以替她看看是什么麻烦。对那麻烦，她的态度是回避的、是被动的、是掩耳盗铃的，而我们则大可不必回避被动和掩耳盗铃，我们卷入那麻烦的中心也可以喜气扬扬。她是她我是我；看热闹不怕事大；唯恐天下不乱；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

这也都是人之常情。所以，我们的女主人公可以讨厌那麻烦畏惧那麻烦，我们却完全有理由巴不得那麻烦像发疯的蜂子那样，蜇在我们的女主人公身上不再离开。

当然了，我们不应该那么心理阴暗，也不会那么心理阴暗；我们都在希望，我们的女主人公，能够尽快摆脱麻烦。那我们就替她高兴吧，事实也正如此，这时，我们的女主人公所遇到的麻烦，确实正在过去或已经过去，她获得了解脱。

这时，公交车即将抵达下一个车站，车上的乘客重新开始交叉换位，又一轮屁股之战方兴未艾。于是我们看到，站在我们女主人公右臂外侧的高个子小伙，那个我们的女主人公一直没敢扭头看他一眼的高中学生——应该是个高中生吧：细瘦的身材，稚嫩的脸庞，怀里捧个大书包——别过了身子，匆匆朝车门口挤了过去。我们的女主人公长出口气，身体也小小地抽搐起来，抽搐得让人不易察觉。而在此之前，那个高中生的身体，曾先期大大地抽搐过了，还抽搐得有点旁若无人。他抽搐之前，那个高中生身体抽搐之前，下身一直抵磨着她，他下身那个裤裆部位，一直时松时紧时轻时重地，抵磨着我们女主人公的右侧肩背。后来，是车厢内出现又一轮的动荡拥挤时，他的抵磨水涨船高般地剧烈起来，他长了几只青春疙瘩的脸颊随之痉挛，他已经窜出黑黑茸毛的嘴唇随之蠕动，接着，他情不自禁地哼了一声，畅快地抽搐后，就，很羞怯又很歉疚地瞄一眼我们的女主人公，晃晃月票，下车逃走了。

也是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我们女主人公包里的手机电话，突然响了。她先没接。倒不是她不想接，是车上有无数个手机电话，那些电话一直在此起彼伏地呻吟喊叫，错会了铃意的情况时有发生。待我们的女主人公意识到这一回响铃的是她的电话，把电话从包里拿出来时，她的电话，已不响了。她捏着手机，努力看向车门方向。车门口，已经下车和正在下车的男人她倒看见几个，即使是背影，也算看见了。可她叫不准，刚才用裤裆抵磨她右肩的，是哪个男人，是那个穿西服的呢，还是那个着休闲装的，是那个戴眼镜的老头呢，还是那个听随身听的小伙子。她分辨不出。她没像我们那样，看到了那个高中生的脸，看到了他腮边的青春疙瘩和唇上的茸毛，甚至看到了他裤裆部位的凸出隆起。我们的女主人公有点失望。她把胸脯挺一挺，分开绞在一起的双腿，低头看自己的手机电话，然后，回拨了来电显示的那个号码：

“哪位打电话？我是唐红——”

哦，对了，唐红，这就是我们女主人公的名字。尽管她叫什么也不重要，她完全可以叫唐别的或别的红，或没有唐也没有红只是别的，但既然我写下了唐红这个名字，那我们就叫她唐红吧，至少我这么叫。你愿意叫她别的我悉听尊便。

“嗨，你怎么不接电话，我以为你我也不理了。”

“芳芳呀？哪能呢，我在车上。再说我也从来记不住哪个号码是谁呀。”

“也是，糨糊脑袋。哎，马上下车好吗，来我这。”

“什么事儿？”

“说说话呗。文化路上新开个夜未央酒吧，格调特棒，去坐坐。”

“可我——我又不喝酒……”

“哎呀来吧，喝可乐呗，来陪陪我。要不我和夏小雨说，不说泡吧，说你帮我……”

“那倒不必。‘网事如烟’没陪你？”

“靠，晚上他根本出不来，让老婆看得死死的。这种网上认识的男人呀，只想打一枪就跑，多坚守一会阵地也不干。”

“那，真就咱俩？”

“你干吗那么敏感。”

“好好说，是曲直让你找我吧？”

“哎呀唐红，你就来吧，我觉得曲直都可怜死了，我不信你看不出他好来……”

“别说了，我不去。”

“哎唐红——”

“还有事儿吗？没有我撂了。”

“哎哎，我怎么跟他说呀？”

“就说——说我晚上带儿子补课。”

唐红把饭菜做好以后，夏小雨的电话才挂回来，他说在外边玩，得晚回家。唐红的声音酸溜溜的。再不回家你早打招呼，也省得我做饭，她对话筒说，我也有地方玩去，也要晚回家……夏小雨小声提醒她身旁

有人，唐红立刻不酸溜溜了，说那好吧，玩之前一定多吃东西，别光喝酒。夏小雨说知道了，随即对他身旁的什么人重复唐红的话，后半截话，说我今天就这一瓶了。这还是对他身旁的什么人说的，他没再对唐红说话，他在咯咯咯咯的笑声中切断了电话。唐红没听到夏小雨说再见或说别的就撂了电话，她就也撂了。又得一个人吃晚饭了，一个人吃桌上的这堆饭菜，多少显得有点郑重其事。她把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啤酒又放了回去。对了，我们都看出来了，夏小雨是唐红的丈夫。

饭吃得很快，一个人吃饭总是很快，可吃完饭了，干什么呢？看电视吗？唐红并不是没事就守在电视跟前的那种人。她虽然也打开了电视，像平常那样，一回家就打开电视，但不怎么看。以前独处时，也就是夏小雨晚回家时，她常常守着打开的电视翻书看杂志，有时这屋那屋地抹灰擦地，或干脆去卫生间去厨房洗衣服做饭，也让电视就那么开着。但这会，她显得闹心，对着电视屏幕，坐在电话机前，抓耳挠腮地什么也干不下去。也许，我们中的聪明人能够猜到，她这样表现，说明她没忘掉芳芳找她泡吧的事，或一个叫曲直的男人，委托芳芳，找她泡吧的事。应该是这样吧。但是，当她最终拿起话筒时，她拨通的却不是芳芳或曲直的电话。

“妈，是我。”

“唐红呀，有事儿？”

“没，没有，我去，看看夏天？”

“中午你不来过吗。怎么，又有什么不放心了？”

“没有，我是吃完饭了，没事儿了。”

“你随便,他是你儿子,你现在不让他写作业不让他睡觉领走都行。”

“不是那意思。我不知道他气你和爸没。那我就不过去了。”

“你随便。”

“那我不过去了，我放啦？”

“小雨呢？”

“没回来呢，和人玩去了。”

“又玩去了，你也不管他。”

唐红没出声，没说我管不了，或我不稀罕管。

“要十点半了还没回来，你就给他挂电话，总熬夜不伤身子吗。”

唐红还是没出声，没说她挂电话他会觉得丢面子，或她都懒得挂电

话了。

“你在听吗？”

“听呢。”

“记着点。”对方撂了电话。

我们仍然猜得出来，那个叫夏天的，是唐红和夏小雨的儿子，而被唐红称作妈的，不是唐红的妈而是夏小雨的妈，是唐红的婆婆。一般来讲，妈妈和女儿说话不是这种口吻，语调平和冷静，但含一丝阴阳怪气；一般婆婆对儿媳才这样讲话，这样讲话有威慑力。

到十点半，唐红已经睡着了，没给夏小雨挂电话。其实没睡着她也不会挂。夏小雨回来时她知道，但不知道几点，她没看表。她在夏小雨洗漱脱衣服的过程中一直装睡，直到夏小雨都睡着了，她才再度睡着。睡梦中，她看到曲直和芳芳坐在酒吧，亲亲热热地喝着聊着，后来，芳芳坐到了曲直腿上，曲直一边搂紧芳芳，一边挤眉弄眼地气唐红……

第二天早上，唐红起床后夏小雨还在酣睡，她就轻手轻脚地跑到阳台，再三犹豫后，往芳芳家里挂了个电话。好久之后芳芳才接，听声音还没完全睡醒。

“你干吗这么早就把人弄醒呀。”

“怎么，泡了一宿？”

“啊？嗨，你吃醋啦？我们没去，我一说你来不了，曲直就不请我了。”

“那你怎么困成这样？”

“我上网了，嘻，泡网，泡帅哥来的。”

“网上男人不是让你失望吗。”

“唉，人不总是心怀梦想吗，梦想着遇一个不让人失望的。”

“……一场声势浩大的追逃专项大行动举世瞩目。1月1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联合召开电视电话会议，部署追捕在逃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战斗，一张天罗地网迅速铺开。新华社当天播发的一条相关消息通过海内外媒体迅即传开，其中首次披露的一个关键数字一下子攫住了人们的心：‘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有四千多名贪污贿赂犯罪嫌疑人携公款五十多亿元在逃。其中，有的已潜逃出境，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使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难以为继，社会危害十分严重。’……”

“还没念完呀唐主任，别的室早不念了，都玩上了。”

主任办公室里坐八九个人，四五个主任副主任外加四五个不主任副主任的，除了副主任之一唐红念报纸，其他人干什么的都有。有互相传看手机短信息的，有摆弄麻将牌扑克牌的，有趴在办公桌上打瞌睡的，有仰在沙发里闭目养神的，有捏个笔记本一个劲写什么的，有瞪着眼睛支着耳朵认真听的。这时芳芳开门进屋了，进屋就打断了唐红，同时，她的进屋，也打断了别人的玩、睡、写、听。学习开始时唐红看到芳芳了，可芳芳什么时候出去的唐红不知道。唐红一直在诵经一样念报纸，这周的政治学习由她主持。当然了，我们可以知道芳芳已经出去了多久。学习进行了约一个小时，这一个小时里有五十分钟，芳芳都不在。

“就是，唐主任挺累的，别念了，咱自己看吧。”

“芳芳小姐来啦，晚了点吧。”

“靠，你才晚呢，刚才我坐进来时你还没影呢。你问问吕主任，礼拜三下午政治学习我什么时候缺席过。”

“咱不看别的屋，小唐你接着念。”

“这回念的还真有点意思，那帮贪官携款外逃了过得好吗？”

“有钱当然就好。”

“卢主任，按规定，因公护照用完交单位保管，你上回出完国护照可没交回来。”

“嗨嗨，我他妈还能外逃咋的，我买房子还得贷款呢。”

“也是，你们在咱这破单位当官太没劲，啥都贪不着。”

“我们算啥官——咱都是长工，我们只不过打头的。”

“那咱今天就到这吧？”唐红看看其他几个主任副主任。

“就到这吧就到这吧。”几个不是主任副主任的一齐喊。

“哎，今个人挺齐，”芳芳叫，“你们早点散局行不？”她对几个摩拳擦掌准备去玩麻将扑克的说，“咱们室可挺长时间没聚了，下班了吃杭州菜去怎么样……”

“你发财啦？你请客呀？”一个属于主任副主任的人说。

“哎哎，我可得打个抱不平，就冲芳芳这建议，都应该奖励，还能让她破费。据我所知，室里小金库应该至少还有……”一个属于非主任副主任的人说。

大家都叫、笑、起哄，事情就定了。事情定完大家倒敛了声息，非

主任副主任那拨人回自己的办公室玩麻将玩扑克去了，主任副主任这拨留在自己的办公室喝水看报聊天捱时间，他们都不再提晚上的事。不是这事不让人兴奋，毕竟挺长时间没集体聚餐了，他们兴奋。对于他们这些坐机关的人来说，任何对枯燥乏味的小小冲击都能成为兴奋的源泉。他们都回避这事，是心照不宣地，怕其他室的人知道了，有脸皮厚的跟着去。哪个室的小金库都银根不足，谁都不会穷大方，让其他人跟着分一杯羹。结果，只有唐红芳芳悄悄出了机关大楼，到一站地以外那家新开张的杭帮菜馆，定菜谱定包房去了。这是大伙派她们去的。她们走时，大伙再三嘱咐唐红，千万按清官的标准料理吃喝，别由着芳芳按贪官的水平铺张浪费。谁都有数，一个没什么实权的部门攒俩小钱不容易，必须想到细水长流，以保证大伙能多乐几回。

吃饭之前，等于也是下班之前，唐红通知夏小雨她要晚些回去。你在外头吃完再回家吧。她这样说，她知道他不擅下厨，也不喜下厨。夏小雨大概在开会，也政治学习吧，小声说他晚上没安排。那——唐红看到芳芳冲她挤眼睛，攥拳头，就没对不起真抱歉之类地说些软话，只说那你去你妈家吧，然后掐断了电话。将近八点，饭局差不多要结束时，夏小雨来电话问完事没有，唐红说没完，又在芳芳的授意下，问夏小雨是否有事；夏小雨就有点尴尬，说没事，我是怕天晚了不安全。九点，留下唱歌的人也要散伙时，夏小雨又把电话打了进来。芳芳把唐红的电话抢过去说，干吗呀夏小雨，唐红百年不遇在外头玩一回你看你这个找，就不能让她消停一会儿；你隔三差五在外边玩通宵她找过你吗？说完她把电话关了，彻底关机。十点半，转到酒吧又喝一通的最后几个人也散局了，唐红才回家。她打车回的家。

十点四十五，夏小雨还在喝着啤酒看电视，面前没菜。见唐红进屋了他不理她，她就也不理他。

第二天早上他们还互不理睬，第二天晚上和第三天早上也一样，唐红该做饭做饭，夏小雨该吃饭吃饭，但谁也不说话。第三天是星期五，星期五晚上下班后，唐红去婆婆家把儿子夏天接了回来，两个大人，通过孩子和因为孩子，才说了话。

“你们单位那些人有什么意思。”

“是没意思，没你们单位的人有意思。”

“那个芳芳，疯疯癫癫的，仗着有个当官的哥霸道得不行。”

“我要有当官的哥我也霸道。”

“你怎么了你唐红，你一向挺懂事的。”

“我现在不懂事了？”

“你知道你出去玩我自己待在家里多冷清吗？”

“我呢，你想过吗？你出去玩我自己待在家里冷不冷清？”

“我是男人，男人哪能没应酬。”

“哼。”

夏天插嘴说：“我爸是男人，我爸官还比你大呢。”想了想又说，“我爷我奶都是干部，我姥我姥爷是农民，我爸从小生在沈阳，你从小生在张集。”夏天站在爸爸一边指责妈妈。他和他爸长得一模一样。

可想而知，夏天的话会让唐红多么别扭，甚至伤心。可她是他妈，他是她儿子，第二天，唐红还是哄着夏天去音乐学院，去手风琴老师家学琴。近两堂课老师教的曲目是《欢天喜地交公粮》，难度较大，夏天不爱学。夏天的话没让夏小雨伤心，但也感到别扭，尽管他是帮他说话。不过夏小雨没有批评儿子，他知道儿子的观点出处何在，他还有一点自作聪明地，希望唐红能忽略那出处。这天晚上，他对唐红检讨了自己，说作为丈夫，自己有许多不足之处，以后一定尽量克服。第二天，唐红和夏天出门之前，他抢先把手风琴背到了肩上，他说他也去，去认认门，如果以后唐红有事，就他送夏天。他还说，一会夏天上课时，我陪你在外边走走。以前，夏天上课时，不论刮风下雨，都是唐红自己在音乐学院的校园里走，走一个小时，十一点至十二点。

在此之前，在唐红夏小雨送夏天去音乐学院学手风琴前，我们的视线一直投射在唐红身上，她出现在哪我们跟随到哪，好像我们是她的影子。不能说这不对。唐红是我们的女主人公，而我们又没设计什么男主人公或其他主人公，自然别人都只是她的陪衬背景，我们对她格外关注不算毛病。但有的时候，甚至所有的时候，主体的突出都要有赖于客体的鲜明，看不到鸡，鹤的高拔就几近空泛。所谓鹤立鸡群，那鸡不仅不可或缺，还应该也高冠翘尾。具体到眼下，就存在一个类似的问题。我们只追随在唐红身后，一旦需要她的陪衬背景来反照她时，由于她的陪衬背景影像模糊，就使得唐红也难清晰真切。另外，唐红本人在与她的

陪衫背景纠葛缠绕时，由于她不可能具有我们这样的全知能力，便无法对她那些陪衬背景的真材实料做定评性鉴定，若我们只以她的视角为我们的视角，难免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好像，老师在做课堂板书时，下边有学生冲她后背做了个鬼脸，惹来一片窃窃笑声，她即使意识到下边发生了什么，可终究不能具体知道发生了什么，除非她问。所以，我们只一味追逐唐红，就很容易误入歧途；我们现在应该做的，是充分利用我们的俯瞰优势，利用我们的全知能力，去了解以后唐红才可能看清甚至永远不可能看清的因她而存在的那些陪衬背景。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我们已经做过，在公交车上，唐红没看到用裤裆抵磨她肩膀的男人是谁，我们却看到了，是那个高挑瘦削的高中学生。那个时候，那个高中学生，就是唐红的陪衬背景。

那就趁唐红和夏小雨在音乐学院散步等儿子的这个空当，我们去看看别人吧，那些唐红的陪衬背景，比如，芳芳或曲直，或其他有必要让我们看上一眼的什么人。

现在他们还真在一起，芳芳和曲直，现在，他们在一家海鲜馆里，正等着上菜。但要把他们看详细些，把他们包括他们与唐红关系的来龙去脉看详细些，得前提时间，至少提到几个月前。四五个月吧，这个时间不必太确定，大体是那意思也就行了。

四五个月前，他俩不认识，芳芳和曲直不认识，但他们分别和唐红认识。芳芳和唐红是好朋友。虽然除了工作在一个科室，她们什么都不一样，从性格爱好到价值观念，从为人处世到生活态度，什么什么都不一样，可她们的确是好朋友。而曲直，上高中时和唐红同学，还有过拥抱接吻的简易恋爱，两人分别考入两所大学后，仍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爱情；是后来，唐红得知曲直毕业后将会被分回家乡张集时，她才毅然与他结束了通信，更结束了恋爱。但四五个月前，那两个分别是唐红好朋友和前恋人的人，认识了。

曲直有事需八方联络，也是有病乱投医的性质。是在这个联络投医的过程中，有朋友声言，能辗转帮他结识芳芳，他便抱着进而可以求芳芳哥哥给他说句话的一线希望，请到芳芳吃了顿饭。这很正常，从他的位置，要够到芳芳的哥哥根本没门；而芳芳，尽管和她哥同父异母，但毕竟是兄妹，代曲直跟她哥建立某种关系是有可能的，或者说白了，他曲直的贡礼，走一下芳芳的手，至少就有了送进芳芳哥哥家里的把握。

起初芳芳没想替曲直搭这个桥，通过她找她哥的人实在太多，她再百无禁忌无法无天，也不能什么事情都代她哥应承。如果她觉得她哥有可能办的，或者，只需打着她哥的旗号，她就能帮忙把事情办妥的，她倒可以答应下来，这终究也是她收入的一个重要部分。可曲直的事，有点难，她当时的想法是，有朋友在中间牵线，这顿饭她总得去吃，但人家送来的金戒指她是要还回去的，送她哥的礼物她也要代哥哥拒绝，她不能没深没浅地连曲直那件事也包揽下来。做什么事都要讲道德，有底线，在这一点上，芳芳严格遵守钱权交易的互惠规矩，双赢原则；而不像有些人那样，什么钱都收，但什么事也不办，等于变相讹诈求他（她）的人。

曲直谋求芳芳哥哥的帮助，是为了调入沈阳，当然，人调进来后，也得有一个相应的位置。但说曲直的事情难，倒不是难在这里，他没什么特别过硬的关系还想调沈阳，还想有位置；他的难，在于这段时间以来，他和一桩比较缠人的伤害案子搅在了一起。

曲直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县里工作，经过十年奋斗，已是张集举足轻重的人物，管辖的部门是——这么说吧，那个部门最谨小慎微的工作人员，一年弄个万八千的外快也轻而易举，而曲直能在那样一个部门当头，他在张集属于怎样的角色也就可想而知了。也正因为曲直在张集是个重要角色，不久前的换届年里，他向副县长位置发起了冲击。曲直是个抱负远大又能忍辱负重的人，不能说他多年里一直为谋得副县长的职务惨淡经营，但他始终不遗余力地多方铺垫以求仕途畅通却是事实。可就在他上下关节全部打通，只等人大会一开就走马上任时，一个渠道来源绝对可靠的消息传进了他耳朵，他未来的位置被人顶了。那是一个名叫——姑且把那人叫作曲弯吧。

曲弯和曲直的自然情况大体一样，在张集也举足轻重，也是重要角色，但他能力不及曲直，大家都这么认为，他自己也心中服气，所以以前他没有与曲直竞争的企图。但换届之年到来前夕，一个上边的人，一个以前只能充任他小靠山的人，位置忽然发生变化，可以当他大靠山了，这一下，他的自我膨胀立即加剧，就也瞄向了那个副县长位置。这么一来，在财力上关系上政绩上都能比过曲弯的曲直，在比靠山这一关键步上败下阵来。不能说曲直没有靠山，但他的靠山与曲弯的靠山比，只是小靠山。曲直咽不下这口气，立刻组织人马狙击曲弯，而曲弯也不含糊，反手拉起队伍迎战曲直。恰在这时，有天晚上，曲弯酒后回家，都进到

小区院里了，一下车，被什么人一铁棒子打折了右腿，又一顿皮鞋踢瞎了左眼。右腿瘸左眼瞎的曲弯没法当副县长了，可应该属于曲直的副县长位置，也稀里糊涂地旁落到另一个得利的渔翁手了，因为曲直成了伤害曲弯的主要嫌疑人。当然了，虽然曲弯死咬住是曲直指使人下的毒手，但公安机关却找不出证据，如果仅从伤害动机看，倒是许多其他人更有动机。竞争个官位毕竟只算虚仇，那般极端行事未免过分，从一般的推理来分析可能性不大；而那许多其他人，则是被曲弯霸过妻女断过财路的，是和他有实仇的，别说他们打折他腿踢瞎他眼，就是置他于死地，也理由充分情有可原。

这件事情不了了之后，曲直在张集不想待了，一是担心曲弯报复，再一个，他也看明白了，在张集，他这辈子也就是个土财主了，当皇帝的路已经堵死。可曲直的理想宏伟远大，还四十不到就止步不前，那无异于判他死刑，他宁可舍弃千般好处，也要找一架看不到尽头的阶梯去继续攀爬。他喜欢挑战。于是，曲直把他新的施展天地定在了省城沈阳，一段时间以来，每月都有那么三次五次，他的紫红色奥迪往返于张集至沈阳那一两百公里的银灰色公路上，他以一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和狠劲，不计后果地做出投资。是在这期间，通过某种七扭八拐的关系，他认识了芳芳。

芳芳第一次赴曲直的酒宴，就被感动了。那是一个档次虽高但规模不大的聚会，只四个人，曲直芳芳和两位中间人。酒至半酣，闲说话时，芳芳随意提到她认识个张集人，是女的，叫唐红。提完这话头，芳芳立刻发现，曲直的眼神就不对劲了。你能帮我和她联系吗，曲直说，她是我第一个喜欢的女人，可能也是我唯一喜欢的女人，你不说她我好像把她忘了，可你一说，我觉得我现在还喜欢她……当然了，曲直的话，是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但即使断的地方不被续上，也听得出来是那意思；那天，曲直唱的卡拉OK也断断续续，可下一首歌与上一首歌之间不论断多久，再续上，也还是那首“爱江山更爱美人”。芳芳就此受了感动，当曲直一遍遍地“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时，芳芳还借着酒劲，给他献了塑料花并和他拥了抱。这之后，曲直一直羞涩但急切地跟芳芳打听唐红的情况，就好像，从那天起，从听芳芳提到唐红的那天起，他调沈阳的事就成次要事了。

这里有一点我们需要提及，免得对曲直产生误会。

由于我们有全知能力，我们得承认，曲直说芳芳不提唐红他都把她忘了，这是事实。他确实十多年没有唐红的消息，因而，他不可能因为知道唐红是芳芳好友，才做戏，说他多喜欢她，表演给芳芳看，以使芳芳看在好友的份上帮他一把。这说明，他仍喜爱唐红是真情流露。而芳芳，她表面上大大咧咧，其实动静有度，绝顶聪明，在这一点上她像她哥哥，涉及任何人与事时，都低调介入，不着痕迹，留有余地。当然唐红出现在她与曲直这里时，并不像她哥哥生活中出现的许多人与事那样可能牵一发动全身，但芳芳已经习惯如此。所以，那天在酒桌上，她虽然说到唐红，却只是轻描淡写顺嘴一带，不含任何潜在动机，只说她认识个张集女人，叫唐红，连她们在一个单位都没说，就更别提她们是否好朋友了。也就是说，如果芳芳讨厌唐红，就冲曲直那么毫不掩饰地表达爱意，她完全可能因为嫉妒，或“恶”屋及乌，从此就不再理睬曲直，帮助更是没可能了。这是曲直在不知其险的情况下走的步险棋，但他走对了，他的真实，尤其是那种“爱江山更爱美人”的江湖汉子般的冲动豪迈，和与那冲动豪迈相伴闪烁着的多重魅力，感动了芳芳。芳芳见惯了太监般的官场男人，曲直与众不同的表现让她也冲动豪迈起来，她后来对哥哥评价曲直时说的是：他要成了你的人，你进监狱他就敢拉杆子劫法场。当然了，在芳芳这里，冲动豪迈与冷静功利并不矛盾——冲动豪迈表现在她知其难也要帮曲直的忙，冷静功利表现在她对曲直的钱物馈赠仍一一笑纳。公事公办吗，她不会愚蠢地进行义务劳动。

首次见面后，他们的单独接触就开始了，芳芳谨慎地出任她哥哥和曲直的交易中介，在她哥哥认为这桩买卖不太划算时，她暗示，他是她情人，她希望哥哥考虑手足情分。

芳芳的整个思想活动，从最初的准备拒绝帮忙到试图帮忙到真正帮忙这一过程的思想活动，曲直并不知道，芳芳不会让别人看出她还会感动。在别人眼里，她愿意被人看成一个看破红尘玩世不恭无情无义的人，包括在唐红眼里，更别说曲直了。显然，事后来看曲直的险棋，从中我们也得以一箭双雕的同时把握住他们两人的脾气性情，曲直的和芳芳的。

曲直调入沈阳一事，由于有芳芳哥哥的暗中关照，就进展得不露声色又紧锣密鼓。一切顺利，比顺利还顺利。但另一件事，曲直想见唐红一事，却一直没有眉目，障碍重重。这我们不用多动脑子就猜得出来，是固执的唐红，把一件算不了什么事的事给搞复杂了：她拒绝与曲直见

面。

先是芳芳把唐红的电话给了曲直，说你自己找她吧，我不希望她知道咱们的交道。曲直也就挂了电话。只说他在沈阳出差，偶然得到唐红电话，问候一下。这之后，两人在电话里聊得很好，直到一方手机没电了，换座机，然后另一方手机也没电了，也换座机。可最后曲直表示想看看唐红时，唐红没答应，待曲直说他还爱她时，她竟哭了，说你不要挖苦我讽刺我，用这种方式来报复我。让曲直热脸靠上了冷屁股。接下来，曲直的愁眉苦脸再次打动了芳芳，芳芳答应为他说项。她对唐红简单虚构了在哥哥那里邂逅曲直的过程，然后竭力夸赞曲直，说他水平能力都很优异，为人处世落落大方，气质风度无可挑剔，既狡黠圆滑世故，又不失真纯血性，属于人才难得那种男人。总之，她动员唐红接受曲直的爱情。芳芳比唐红小了几岁，未结过婚，但多年里不停地更换情人，甚至同时能与两三个男人周旋，自称阅人无数。她一直说唐红太亏，死守着夏小雨这个小官僚实在乏味，她经常建议唐红搞点婚外恋插曲，演点一夜情节目，也算在青春的尾巴上挠扯几把。这回机会终于来了，芳芳说，曲直是老天爷给你送的大礼。可唐红，平常和芳芳谈起婚外恋也兴致勃勃，说到一夜情也跃跃欲试，现在事到临头了，却还是要打退堂鼓。我伤害过他，这是她不想和他婚外恋一夜情的理由。你呀，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芳芳恨铁不成钢地说，可我答应他能叫动你，你们不做情人见见总行吧，也算给我个面子。可在这问题上，唐红也不给芳芳面子。

时间一拖四五个月就过去了。这期间，曲直虽然不太敢给唐红挂电话，但偶尔仍挂，说三五十句别的事情，带三言五语渴慕之词；这其间，芳芳还是得便就给唐红鼓吹婚外恋一夜情的乐趣，主张她和曲直见面甚至直接去酒店开房，但认真的程度已有所下降。

夏天从手风琴老师家出来以后，夏小雨提议，去音乐学院附近的海鲜馆吃一顿。唐红无所谓，是夏天高兴得直蹦高，他一路领先直奔不远处的海鲜馆。但快到海鲜馆时，夏小雨的手机响了，接完电话，他对唐红连连抱歉，说他有点急事，不能和他们一起吃了。唐红的情绪一落千丈。刚才夏天学琴那一小时里，她和夏小雨本来交流得挺好，夏小雨建议下馆子吃海鲜也是巩固那好的意思，但一个不合时宜的电话把这好破坏了。不过唐红没表现出什么，只是淡淡地说，有事你走吧，也没问夏

小雨大礼拜天的，除了吃喝玩，他还能有什么事。夏小雨小心翼翼地说对不起，又叫回儿子表达了歉意，并说改日一定好好陪陪他们娘俩。可夏天只关心此时不关心改日，他说那今天光我和妈妈吃行吗。夏小雨说当然当然，我不吃就是省下来让你多吃点呀。又对唐红说，今天你俩先吃，改日我一定——唐红笑了，也说当然。

夏小雨在海鲜馆门口上了出租车，唐红背着手风琴，随在夏天后边进了海鲜馆。是他们正东瞧西看地选择架子上摆的那些新鲜海货时，芳芳的声音传了过来。

“天意呀唐红。”

唐红循声望去，见不远处的一张桌子旁，正对着她这边的芳芳站了起来。她也看到了一个坐着的男人的背影。

“过来夏天，让芳芳阿姨看看，又长高了。”

芳芳上前拉唐红和夏天，意思是过来凑成一桌。这时唐红看清楚了，也从桌旁站了起来，随芳芳把脸扭向她的，是曲直。虽然她和曲直已多年没见，虽然此时的曲直，像刚下锅的螃蟹那样五官扭曲，神色紧张，但她还是一眼就认出他了。

“真是天意，刚进来我和曲直还商量找不找你呢，后来怕你家里有事——可你自己闯上来了。走夏天，跟芳芳阿姨看看你想吃什么。服务员——”

这时面红耳赤的曲直已把两把椅子又拉到桌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动作，使他变得镇定下来。但明显地，他眼眶里有泪珠在转动，他张嘴时声音都哆嗦。

“你好唐红，真没想到……”

这之后，三个大人和一个孩子，共进了一顿由客客气气到快快活活的午餐。孩子夏天倒没客气，一直快活，一直像他刚刚学会的手风琴曲目：《欢天喜地交公粮》。

又有灾区需要救济了。但具体什么地方，是出了天灾还是人祸，则没人打听，主要也是没人传达。人们都习惯了，上边一动员捐款捐物，就说明什么地方又有了天灾人祸。尽管没有天灾人祸时从来无人琢磨着怎样防御天灾人祸，但天灾人祸一来却总有人张罗着募捐赈济，这么一来，什么地方或为什么出天灾人祸好像倒成了次要问题。于是人们就不

打听了，也没人传达了，反正没有天灾人祸，上边让捐款捐物，谁又能不捐呢，除了芳芳。但这回芳芳也答应捐了，只是需要唐红去她家走一趟，代她把所捐之物拿到单位，因为等一下，她将出门旅行。

以前芳芳不捐款捐物，倒不是她觉悟低，不人道，或守财奴，舍不得把钱物送给穷人。以前她不捐，是她需要的一些条件得不到满足。比如，她首先强调捐献志愿，认为从工资里扣钱的做法侵犯人权；但单位领导不能不扣钱呀，要是不从工资里扣，等发完工资再往上收，就很难完成上边下派的捐献指标了。再比如，她不主张捐献结束后张贴红榜，她认为那种按捐钱额多少由上至下排列的红榜，一方面把个高尚的捐献活动搞成了庸俗的比富竞赛，另一方面，也是对捐助人情感的伤害和污辱——虽然有人捐的少，但千里寄鹅毛礼轻情义重呀；但这也是不可能的，全指着大红榜上标的钱数刺激人虚荣心呢，否则，都寄鹅毛上哪吃鹅肉去。还比如，她要求知道捐赠的去向，也就是说，捐赠以后，她希望从发生了天灾人祸的地方得到反馈，她和她单位捐去的钱物，具体送到了哪个县、哪个乡、哪个村、甚至哪户灾民手中，她认为设立这样的反馈机制是对她的尊重；但谁有闲心去尊重一个没能力捐学校捐医院的人呢，针对那些参与大锅饭式捐助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反馈机制，每回捐完钱物，单位往上一报数字，把收上来的钱物往上或往上边指定的地方一送，就算表过真情献完爱心了，至于那钱花到什么地方，那物被谁拿去享用，连上边也不一定详细知道，一般来讲，上边只负责表扬和批评也就行了——表扬钱物捐得多的单位，批评钱物捐得少的单位。基于这样的情况，多年来芳芳一直不参与捐献活动，她甚至鼓吹捐献活动弊大于利的观点：掩盖矛盾，培植懒惰，滋养腐败，等等。

但这回，芳芳却答应捐献了，还主动要求唐红跑一趟她家取捐献物。

不过这回芳芳答应捐献，并非是唐红以朋友的身份规劝的结果。唐红虽然是芳芳领导，但涉及到工作上的事，她从不利用她们的关系“假私济公”，不对芳芳指手画脚，不要求她什么；倒是芳芳这个下属，总以开导引导唐红为己任，你应该这样，你别那样。当然我们知道，芳芳的开导引导只偶尔与工作有关，基本上还是其他事情，比如，她开导唐红尊重生命的本能反应，她引导唐红享受生活的多种乐趣。

这一回的事情是这样的。上边捐献指标下达以后，早已对芳芳无可奈何的室主任给芳芳挂了个电话，陈述这回捐献她为什么必须参加的

理由。首先，这回上边下了死命令，捐献活动必须人人参与，否则拿单位头头是问——这个头头不是室主任，而是全单位的头；其次，由于以前的捐献常常被贪污，被受灾地区有权势的人贪污，这回的捐献，就既不要钱，也不要新衣服新被，这回需要的只是旧物，因为旧物能确保送达灾民手中；最后，室主任说芳芳你得给我这个面子，要不然的话，我替你捐，但你不能声张出去——以前有过这样的事，室主任替芳芳捐了一百元钱，芳芳不但不领情，还追着室主任让他赔偿名誉；再最后，室主任见芳芳还犹豫，又补一句，芳芳你同意吧，别逼我跟头头汇报完他们给你哥打电话……这么一来，芳芳不犹豫了。靠，她叹了口气，行啦我捐，不过一会的飞机我就走了，你让唐主任接电话，我麻烦她来我这取一下东西。室主任一个劲给芳芳道谢，好像是他得了钱物馈赠，他把话筒交给唐红时又小声求唐红，小唐你就辛苦一趟吧，免得夜长梦多她再改主意。而在此时的电话里，芳芳正神秘兮兮地对唐红说，你赶紧过来，有点事——你放心，没有曲直。

芳芳家里是没曲直，但有别的男人，叫，就叫曲折吧。那曲折温文尔雅，一表人才，以一个殷勤男主人的姿态迎接了唐红。芳芳介绍说曲折是辽宁大学的数学副教授，请她去云南七日游的就是他。这是当曲折面说的，曲折去厨房为两个女人预备午饭时，芳芳则小声说，认识都快一个月了，可我还找不着他缺点呢，这是不我当局者迷呀；我急着想让你帮我观察观察，他要真没缺点，我就嫁他了。唐红说挺好，又说，可他有家呀！芳芳知道唐红认错人了，忙挤眼睛，说不是“网事如烟”，又说，要不怎么说没缺点呢，人家从来没结过婚。三个人吃简单的午饭时，唐红继续观察曲折，还提问题，听他风趣的谈吐，看他敏捷的动作。确实找不出缺点。可是，毕竟两人的认识还不足一月，就谈娶论嫁，是不是有点太草率呀。想了半天，趁曲折去厨房，唐红低声说，这么无可挑剔的人没结过婚，不会有什么其他问题吧？唐红担心有其他问题，不过她自己也说不好那个“其他”是指什么。芳芳笑了，阳痿？芳芳总是先想到这个。你放心，他没缺点。后四个字，芳芳说得很重。然后，吃完饭了，他们该出发了，芳芳曲折该去机场飞昆明了，唐红拿上那件芳芳打算捐献的旧衣裳，先告辞了。

还不到下午上班的时间，回单位前，唐红先去了公公婆婆家，去看

放午学的儿子夏天。公公婆婆家和唐红单位只隔条马路。

唐红进屋时，那两老一小正吃午饭，唐红和他们打过招呼，就进了夏天房间，检查儿子日记。按规定，夏天每周要写五篇日记，每篇不少于三百字，一般夏天晚上写，次日中午唐红来检查，如果某天中午唐红没来，这天晚上夏天就偷懒，于是，只要没有特殊情况，唐红就得天天中午都来一趟，尽管，她不愿来。公婆家附近有全市最好的小学，两个老人又喜欢孙子，夏天常年住在这里，唐红也就得常年往这里跑，这没办法。

“妈你今天来晚了。”夏天在厅里喊，同时唐红听到揉搓塑料袋的声音。“这是你给奶奶买的衣服吗？”唐红知道是夏天从塑料袋里掏出了芳芳捐献的衣服。

“是芳芳阿姨的。”

“芳芳阿姨那么时髦，还穿这种衣服？”

“是要捐献的。爸，最近哪又闹灾了吗？”

“南方就多了，咱们省——”公公说。

“你也不关心点形势，咱们省是张集，你家那边。”婆婆抢过丈夫的话说。

唐红不再吱声。婆婆说话永远话里有刺，她不知该怎么应对。她继续看夏天的日记。

“天天，去和妈妈再见，爷爷得送你上学校了。”公公的声音又传过来。

“来给我，你玩这破衣服干什么，都是细菌。”婆婆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祖孙两个出门以后，唐红也看完了夏天的日记：改了错别字和病句，写了阅读意见和鼓励的话。她站起身，看看表，伸个懒腰，来到厅里，想与婆婆道别，却见婆婆正摩挲着她从芳芳家拎来的那件衣服。

“这衣服都没怎么上身呢，不要啦？”婆婆抬头看唐红。

“啊，那也旧了。”唐红不知婆婆什么意思，就看一眼婆婆又看那衣服。衣服是件普普通通的小翻领黑呢子半截女大衣，款式落伍，面料老旧，所谓新，是指它显然一直压在箱里，没怎么穿。“是芳芳她妈以前的礼服吧。新也没用了，芳芳又不能穿它。”唐红说着站到门厅里穿鞋。

“你直接把它就捐走了？”

“对，这就带过去。”

“那——把它给我吧，我给你找件我的衣服替它。我的那件不比它旧，也呢子的，也是穿不出去了。”婆婆回身去开柜子。

“妈，这衣服还是太过时了，等礼拜天休息，我上街给你买件新的……”

“嘿，你以为我要穿它呀？别人的东西，不过时我也不稀罕。”

“我知道。”

“我没说让你给我买衣服，我有，你们孝顺不在总乱花钱买些没用的。”

“也该换季了。”

“换季我也有，我那些衣服到死也穿不完。我是看这呢子挺柔和的，想用它的前襟后扇给天天补琴套。在里边让它衬着，不磨键子。”

“琴套坏了再买一个，往上缝多麻烦……”

“你们有钱，啥啥都买。可我乐意补，乐意缝，你们要相不中就不用，要不我缝完你们再撕了也行。”

这时婆婆已把她的旧黑呢子衣服找了出来。的确也还新崭崭的，也的确是种穿不出去的老款式，唐红接过这件半截呢大衣，也的确发现，这件衣服与芳芳妈那件衣服的手感有很大不同，它们一个粗糙，一个柔软。

“一点也不比她的差吧，我没占她便宜。”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怕你累着……”

唐红把婆婆的替代品带到单位，直接去了机关党委。她自己捐的衣物上午已经送过来了，当时机关党委书记在那本登记捐献物资的布面本上写了什么她没注意，可现在，她留意了。她看到，机关党委书记在芳芳的名字后边，是这样注明的：女式黑呢子半截大衣一件。她松了口气，又帮机关党委书记把婆婆的替代品塞到一个大帆布包底下，才回自己办公室的。

下一天中午，唐红去婆婆家，又看到了芳芳妈那件女式黑呢子半截大衣，挺挺括地平铺在婆婆的缝纫机上。显然，它经过了一番晾晒打扫，并且，它的两条袖子已被拆去。

唐红把夏天和手风琴送到手风琴老师家，走出楼门洞，一时不知该

去何处。平常她知道该去何处，也不是知道，而是本能地随便朝一个方向走就是了。音乐学院的家属宿舍楼就在学院院里，而音乐学院里，除了有操场有花圃有甬路，还有或远或近或大或小的琴声歌韵，在这个院子里的任何地方待一小时，说是享受也不算过分。可现在，天在下雨。刚才在楼上，手风琴老师客气过，说外边下雨，你就在屋里坐着等吧。唐红婉拒了，她说雨不大，我有伞，还说正好我要去对面书店找本书呢。手风琴老师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他不愿意教琴时学生家长在旁边听，甚至，如果大一点的学生，尤其是男生，来学琴还由爸妈帮背琴送过来，他都要冷嘲热讽。好在夏天虽然是男生，但不算大。这样唐红就离开了他家，站在楼门洞口，考虑着是否真的得去音乐学院对面的小书店躲雨。这时，她电话响了。唐红一看到显示屏上的电话号码，心跳的频率就快了起来，她认得这是曲直的电话。其实曲直打给她的电话已越来越少，虽然有了上回海鲜馆的邂逅，虽然当时聊得挺好，可他也没趁热打铁地穷追不舍，甚至上一个电话与这一个电话，间隔的时间都快两周了。对此唐红感到满意，她满意曲直能尊重她。可此时，当她一下就认出打来电话的是曲直时，隐隐浮上她心头的却是埋怨，怎么隔了这么久才打电话！她按了一下接听键。

“哪位？”

“唐红，我是曲直，你，挺好呀？”

“是曲直呀，我挺好，你的事儿，我听芳芳讲差不多了。”

“没问题了，下周一我就要到新单位报到去了。”

“祝贺你呀。家属什么时候过来？”

“她们——唐红，我现在在沈阳，能见你吗？”

“我这边——我陪孩子学琴呢。”

“如果有空，能见我吗？”

“可，可现在夏小雨和我在一起，而且这一段单位和家里都……”

“唐红，我知道现在夏小雨没和你在一起，你是自己在一单元的楼门口站着呢，我都看见你了。你也能看见我，往四单元这边看。”

唐红扭头，先看到了四单元那边停着的紫红色轿车，接着，她看到曲直开门下车站在雨中。唐红举着电话的手垂了下来，有点不知所措；曲直也不在电话里说话了，他向唐红这边走。雨不大，可曲直没打雨伞没穿雨衣，来到唐红面前时，他头发上西服上还是湿漉漉的。

"唐红，到车里坐一会好吗。我知道一个小时一会就到，可我们毕竟能面对面地说几句话呀。就我们两人，面对面地。"

"我们——就在这说吧。"

虽然是雨天，可楼门洞口仍有人匆匆忙忙地出出进进，唐红和曲直像两根门柱，相交的视线间或要被从他们之间进出门洞的人割开剪断。若进出的人是孩子则不能对他们视线的相交构成破坏，孩子个矮。

在他们的这次会面中，唐红的表现，也许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第一，她连好朋友芳芳的电话号码都记不准确，却记住了已挺长时间未与她联系的曲直的电话；第二，在等夏天的这一个小时里，应该说她有充分的理由随曲直坐进车里聊天，可她没进，她毫无理由地选择了在楼门洞口站着交谈。

夏小雨问唐红那件衣服是怎么回事。夏小雨去了爸妈家一趟，回来就火燎屁股似地焦躁不安，跟在唐红后边欲言又止地瞎转悠。唐红看出来他是有什么话说又不好启齿，但懒得问，就装出什么都没看出来的样子。结果吃完晚饭夏小雨忍不住了，终于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本来，唐红以为是婆婆又挑自己毛病了，让丈夫在中间左右为难，可没想到，丈夫提出个这样的问题。她一时没明白他问的什么，想一下，才意识到，夏小雨说的，是芳芳妈那件被婆婆拆去了袖子甚至现在已经被缝成了琴套内衬的旧呢子衣服。

"芳芳去云南旅游，没空来单位交捐献衣物，单位又要得急，我就跑去取了一趟。天天他奶说那呢子好，要留下给天天缝琴套衬子，就又给我一件她的衣服替换它，那两件衣服也是差不多。怎么了？"

"没怎么，我是问，那衣服——是芳芳的？"

"当然了——是她妈的吧，肯定是她妈的。她妈死好几年了，芳芳又不能穿那老古董，就捐出来了。你什么意思？"

"芳芳妈是怎么死的，病好多年了，还是……"

"是心脏病，突然就——"

"那她妈，叫什么？"

"她妈，姓侯，侯阿姨，叫什么我不知道。"

"你认为，侯雪岩这名，是她妈的吗？"

"侯雪岩，这名男女都可能叫，我猜不好。"

“芳芳有舅舅姨吗？他们叫什么你肯定更不知道吧？”

“小雨你怎么了？有事可以求芳芳她哥，跟她舅她姨有什么关系？芳芳有两个舅，中国一个美国一个——”

“美国一个？他有美元！”

“嘿夏小雨，美国人当然有美元，他二十岁就去了。怎么，你想换点？告诉我你想干什么。”

夏小雨仍然犹豫。见他不说，唐红也不问了，起身去厨房洗碗。唐红不问了，夏小雨又坐不住了，跟进厨房，说他需要知道侯雪岩是谁。他说，他妈拆那件旧呢子衣服时，在里怀暗兜里，发现一张定期存折，存的是一万美元，写的是侯雪岩的名。唐红关掉哗哗作响的水龙头，直起腰，惊讶地看夏小雨。存折呢，她问，她说明天她得把存折还给芳芳。可夏小雨制止了她，是制止她说话也是制止她有那样的想法，把存折还给芳芳的想法，他试试探探地说他的分析。他说，侯雪岩应该是芳芳妈的名字，某一个时刻，由于某种原因——现在他猜，也许那原因就是老太太有个生活在美国的兄弟，使得老太太拥有了一万美元。很可能，她有一万美元的事没告诉别人，包括她丈夫与前妻生的儿子和与她生的女儿芳芳，即使他们知道她有一万美元，也不清楚她存折在哪。结果老太太由于急病猝死，也没什么遗言遗嘱，那一万美元，也就成死钱了，成国库里，一粒芝麻似的外汇储备或银行职工一颗西瓜般的年终奖金了。

你什么意思？唐红问，唐红的声音有些发抖，她已经想到了丈夫什么意思。这时夏小雨的口齿已清楚起来，他目光炯炯地说，但它现在在咱手里，就是咱的钱了，我妈可以装成侯雪岩取出它来。现在唐红需要做的是，设法了解与这钱有关的一些情况，比如它是否是芳芳舅舅给她妈的，比如芳芳是否知道这笔钱的存在，比如是否为这张存折的失踪办过挂失，比如侯雪岩是否是芳芳的妈妈……当然，有些情况可能打听不到，但有些情况则必须知道，尤其是最后两项。在陈述以上诸点时，夏小雨也羞愧忐忑，也内疚不安，但他有办法让它们一闪即逝。他说，他也不想这么干，可拗不过他爸他妈，是他们把这死去的一万美元救活了，否则衣服送到一个农村灾民手里，都不一定会发现衣服上的暗兜，发现了他们也不一定能想到将它变废为宝；他又说，占芳芳的便宜不必有心理负担，芳芳家从她爸那辈就有权有势，有办法搜括民脂民膏，那民脂民膏里就也有夏家的和唐家的份，他们用这种方式收回自己应得的财富，

虽然手段卑劣，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还说，唐红你不必怕出什么麻烦，一个是他已经打听好了，取到期的死期存款不用任何证件，当然他也想到了了解清楚侯雪岩的情况后，要做一个假身份证，再一个，有事也由他妈一个老太太担着，一旦出现问题，老太太已想好了保护儿子儿媳的说法；他最后说，如果唐红你不同意我们的做法甚至去给芳芳通风报信，那丢脸的虽然是你丈夫和公婆，但由于你和丈夫公婆的特殊关系，也清白不了干净不成……

在听夏小雨说话的过程中，唐红傻了一样呆坐下去，倒没坐地上，是坐在饭厅的一把椅子上。等夏小雨说完，喘吁吁地看她时，她才从呆傻状态中回过神来，她有气无力地表示，要看看存折。夏小雨说你不用看，你记住侯雪岩这三个字就行了，再尽可能多地打听些她的情况。唐红想想说，我只想看看，存美元的存折和存人民币的存折有什么不同，我没见过美元还不能见见存美元的存折吗。夏小雨心软了，离开饭厅又折回来，打开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纸包，把张巴掌大小、纸质灰白的存单冲唐红展开。他没把它交她手里。

唐红探头看那存单。先看到的是中国银行四个大字，“国”是繁体字，还有横贯存单的一个长条红戳也比较醒目，写着“到期日自动转存两次”。接着，她看到的一系列内容几乎同时映入她眼中：1990年3月5日；一万美元；外币定期存款存单；侯雪岩；三年……唐红算了一下，然后抬头对夏小雨说，现在这笔钱等于已经自动转存三次了，这第三次，大概只能按活期付息吧？她说话时，夏小雨点头，而夏小雨点头时，唐红一下从椅子上窜起来，伸手去夺他手中的存单。这时候，表情呆傻的唐红动作却像只下山的豹子。但夏小雨是只敏捷的鬣狗，他虽然心软了，虽然在听唐红说话并且点头，可他对唐红的突然袭击早有防范。他回手收起手上的存单，呵斥唐红：你理智点。

下一天中午，唐红一进婆婆家门，婆婆和公公就迎了上来，笑着问她在食堂吃没，吃得好不，还要不要再吃点；而晚上她还坐在公交车上，夏小雨就迫不及待地打来电话，问她是否见到了芳芳，打听明白侯雪岩的情况没。再下一天，还是如此，中午时的婆婆公公，傍晚时的丈夫，把那种没说出来的期待和说出来的渴望，赤裸裸地表现了出来。再再下一天，在婆婆家，儿子夏天忽然神秘地问她，为什么不肯为他攒点美元：

以后我读哈佛要用美元呀。夏天英语学得也不错，和手风琴一样，他一直有个单独的英语老师；和手风琴老师不一样的是，英语老师上门授课。

我们可以想见唐红已经难心到了何种程度。

这天下午，才两点多，见芳芳又现出一副闹心的样子，唐红便主动约芳芳，到办公楼顶层的健身房活动活动。最近芳芳常失魂落魄，闷闷不乐，这唐红看出来了。以前的芳芳从容不迫，无忧无虑，偶尔失魂落魄闷闷不乐了，会主动对唐红说。但最近她没对唐红说过什么，只是独自失魂落魄和闷闷不乐，常常跑到健身房去，折腾得自己散架了一样。她去健身房根本不管是不是工作时间。唐红则不这样，唐红去健身房，总利用上午十点到十点半和下午三点到三点半的机关法定休息时间，绝大多数健身的人也都这样。这会两点半还不到，健身房里静悄悄的，唐红和芳芳，就来了这里，在相邻的两件器械上坐下和躺下，但没运动。她们东一句西一句地说闲话，并且彼此回避对方的眼睛。

唐红需要打听的事情并不复杂，至少最基本的东西并不复杂，在东一句西一句的闲聊中，她那些干货，可以以如下的方式从嘴里溜出：一个人过日子虽然自由，可还是太孤单吧？不像以前你妈在，也有个能说知心话的人。哎，你妈去世几年了？她叫侯什么来的？那年你那美国舅回来，和你妈还亲吗？那时你爸刚去世吧，他都送你们什么礼物了……说这些话而不是说别的，芳芳似乎没有反感，还更愿意响应，似乎，这样的话题能让她缓解失魂落魄与闷闷不乐。于是，唐红也就不以打探人家隐私为忤了，起码她那跳跃婉转的问题，能得以问得一路畅通。后来，唐红想了解的情况差不多了解完了，至少，她需要知道的结果通过对芳芳的回答的分析提炼能够得出了，她们才开始活动，让身体出汗。这时芳芳的手机响了，芳芳一跃而起，离开她身下的器械，背过身子接听电话。

“芳芳——”芳芳知道，我们也可以知道，打来电话的是曲直，但唐红不知道。“这几天你好吗？”

“哎，我，好好——”芳芳明显有些激动，但她的表现不能太过明显。她的激动可以让电话另一端的曲直听出来，却不想让身边的唐红看出来。“你在哪？”

“刚离开张集，往沈阳赶呢。”

“你，你这几天好吗？”

“很好，主要是我想好了，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已经和她谈了。”

“你，谢谢你，我爱你。”

“我愿意接受，而且我也想明白自己了，其实我也非常爱你。”

“又骗谁呢。”这是唐红跨在自行车计数器上小声说的。她不是说曲直，她不知道那边是曲直，也听不到他说的什么；她是在调侃好朋友芳芳。她的意思是，你可以对无数男人说“我爱你”，可你的“我爱你”从不作数。芳芳听到了她的话，但没理她。她只顾说谢谢了。

“谢谢你。她什么态度？”

“同意了。”

“对不起她。”

“跟你无关，没有你我也要离婚的。在和她谈之前，我只是没想好我对你只是一般喜欢还是爱。其实我也有点不相信你的表白——请你理解，我对你的婚姻爱情观和你在男女问题上所持的态度，不是那么，太放心……”

“你不能怀疑我，我是真的。”

“我愿意相信。不过你是否真的我已不在乎了，因为我意识到了我是真爱你，你是假的我也爱你。”

“我会证明给你看，我一定嫁你。”

“照这么嫁你一辈子得嫁多少男人。”唐红又插了一句。她知道芳芳从云南旅游一回来，甚至还没回来，就和辽宁大学那个没有缺点的数学副教授曲折闹掰了。但芳芳又有了什么新男人，她不知道，她只猜得出这些天芳芳的情绪不好跟男人有关。

“你不嫁我我也要离婚，你不爱我我也愿意爱你。好了不多说了，我四十分钟后到沈阳，晚上我们能在一起吗？”

“能能能，你说去哪。”

“去我那吧，我那是新房新床，我希望你是出现在我那张床上的第一个女人，也是唯一的女人……”

“我去我去，谢谢你让我能第一和唯一……”

说完电话，芳芳拿起外衣就往健身房门口走，都忘了和唐红打声招呼。唐红问她去哪，她脚步没停地说有个约会。唐红说你怎么像头一回约男人似的，又问去哪个酒吧，说没准下班后我会去找你。我也想泡吧了，唐红认真地说。芳芳在健身房门口停了下来。我这回不是去酒吧。芳芳的表情一本正经，好像她是以前的唐红，而唐红，是以前的她。我

这回的约会——等过几天，我想好了怎么说再告诉你吧。芳芳一副为难的样子，像个做错了事情的女学生，而以前，她永远是一贯正确的老师。好了去吧，唐红挥挥手，打发走了芳芳。她知道她从来没这么贫过，这么喝多了酒一样唠唠叨叨地说没用的；可这天，她必须贫，必须喝多了酒一样唠唠叨叨地说没用的，她要通过她嘴里说的那些没用的，来抵消刚才进到健身房后，从芳芳嘴里听到的那些有用的。

芳芳又提前走了。她总提前下班，人们已习已为常，没人关心她一个独身女人总早早回家干些什么。但我们知道，她是去了曲直的新居。曲直此时正在张集至沈阳的公路上驱车疾驶，可一会以后，大体上芳芳到达他新居的那个时间，他也就能赶回来了。我们先不管一会以后，在曲直那个新居的新床上，曲直和芳芳都将干些什么；我们先来看看唐红吧，看看一会以后，唐红这边的情况。

一会以后，下班的时间到了，唐红磨磨蹭蹭地整理好办公桌上的报纸文件，水杯纸笔，出机关大楼，挤上人满为患的公交大巴。

哦，我们不用一直紧盯着唐红，我们的观察，可以从第四医院那站开始。

那么好吧，现在，第四医院车站到了，随着车厢内的一阵骚动，我们看到，此时的唐红，正用眼角的余光，含蓄地打量她身边的人。那是个四十上下的体面男子，一身西装，文质彬彬，很像，和唐红同一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们，只是，这人没挺一个啤酒肚，身材尚好。他什么时候凑过来的，唐红不知道，自从上了公交车，坐到车厢左侧的单排座上，唐红一直闭目养神。她在车上，总闭目养神，否则，又有什么可看的呢？车里的人和车外的景，都太熟悉了，熟悉的像她的家和办公室。但后来，车到第四医院，那体面男子蠢蠢欲动了，他把以前贴着唐红肩膀的屁股挪开，用他硬梆梆的裤裆部位，慢慢贴紧唐红右肩，有所顾忌地轻轻抵磨。对他的抵磨，唐红是逐渐意识到的，又由于那男人做得循序渐进收放适度，唐红的意识，也是在舒畅惬意中涌动起来的。显然，那男人的经验老到和娴熟技法，对他的抵磨对象有麻醉作用，所以，此时，当唐红意识到她被人抵磨时，心中的慌乱与紧张只冒了冒头，就被好奇与愉悦取而代之了。唐红的情绪经过一闪即逝的波动以后，很快平稳起来，而她情绪平稳的标志有二：第一，身体放松后，她敢于偷偷地打量那个

男人；第二，随着车身的摇晃，她能从容地让自己被抵磨的右肩轻轻抽动。唐红偷偷打量那男人，不是害怕，被吓着了，或用眼神阻止他非礼，她只是想知道，那通过她浑圆的肩臂享受快乐的，究竟是个怎样的人；唐红轻轻抽动被抵磨的肩膀，也不是躲闪，不是躲避那人的侵扰，或以强抗强地进行反击，她肩膀动作的节律和缓温柔，事实上，倒有一点配合的意思。接下来，大概与那男人看上去并不危险有关，肯定也与那男人的经验老到和技法娴熟有关，情绪平稳的唐红甚至心无旁骛地微阖了眼睛，还夹紧双腿，现出一副沉浸其中用心体会的样子。我们从唐红的表情看得出来，她感觉不错；而那男人，虽然不敢正视唐红，但也一定发现了唐红的感觉，他是通过她身体语言接收她信息的。

那男人的抵磨更如鱼得水了，甚至，他也微阖了眼睛，享受得愈加专心致志。可这时，唐红电话响了，电话铃声把俩人都吓了一跳。那人急忙停止了动作，让裤裆部位，与唐红的肩头拉开点距离。也许，如果那人还顶住唐红，唐红就不会拿包里的电话，那不方便；可他给唐红腾出了空间，唐红方便了，就没有理由不接电话。又是夏小雨的电话，还是问她问没问芳芳。唐红犹豫一下，说还没问呢，说芳芳今天约会去了。夏小雨说你呀，就是不诚心问，你这不逼我妈铤而走险吗。然后气哼哼地说，晚饭你自己吃吧，我有事。夏小雨的气哼哼让唐红也不快，可不知为什么，尽管她听明白夏小雨的意思了，还是高声补问了一句，你回来的晚呀？并且问时，没有使用不快的声调。肯定的，她的话身边的男人能听清楚。收电话时，她顺势扫一眼身边的男人，还把右肩膀朝外振了一下，好像是，重新邀请那男人的裤裆，再回到原位，恢复与她肩膀相触相碰的那种状态。那男人也真就接受了邀请，似乎还感激地笑了一下，继续在她肩头轻揉慢搓。

然而，唐红刚刚再微阖上双眼，车就停了，红旗广场站就到了，那个男人就结束他的旅程该下车了。

本来唐红没意识到车停了，红旗广场站到了，那个男人结束旅程该下车了；但随着车身一顿，她感到，她肩头的压力骤然丧失，她身心的爽快，也随之消散得无影无踪，她才发现，车停了，红旗广场站到了，那个男人结束旅程该下车了。唐红赶紧扭过头去，看那男人，隐隐地似乎对他有所期待。可那男人，急急忙忙，都顾不上用目光与唐红告别一下，就义无反顾地挤下了车门。这完全是一个成熟男人的理智选择。如

果他是个高中学生，意识到了唐红对他的裤裆并不反感，那么，宁可坐过站，宁可耽误晚上的补课，至少，他也要完成这次抵磨，不完成，他的身体都会自燃。可作为一个成熟男人，而且温文尔雅，还与唐红同一办公室的主任副主任们颇为神似，他自然有能力调控自己，保证自己不完成这一次的抵磨也不会熔化；也许对他来讲，正点到家，买菜做饭辅导孩子，肯定比完成一次在女人肩头的宣泄更为重要。他就下车了，没有留恋也没有遗憾。可他一离开，却一下子引燃了唐红的火，是他的不负责任引燃的怒火，更是他的经验与技法引燃的欲火，那一瞬间，唐红觉得周身的皮肤都滚烫灼热。唐红在座位上坐不住了。虽然下车的人已下完车了，上车的人已开始上车，可唐红还是忽然站起，逆着人流，向车下挤去。

那男人已走出十几步远了，唐红紧紧跟了上去。可那男人，意识到唐红是在追他，却加快了步子，显然，是企图将唐红彻底甩开。唐红有些茫然无措，不明白那男人什么意思，更不知道，该如何处置眼下的问题。幸好，这时信号灯变了颜色，那男人被迫停在了红灯下边。

“喂，我有句话对你说。”唐红站到他的身边，不知哪来一股力量，主动开口了。

那男人慌乱地看了看她，又看周围。

唐红说：“刚才我的电话你听到了吧？”

那男人点头，但只是下意识的有个点头意向。

唐红说：“我可以晚回家。”这时那男人点的头有了内容，他听明白唐红说什么了。“如果你打算邀请我，我可以接受邀请，”唐红说，然后又补充道，“比如，找个酒吧进去坐坐。”这时，他们头上的信号灯变了，变成了绿色。

“对不起，”那男人说话了，是小声说的，而且声音有些颤抖，目光里也充满乞求。“我不是嫖客，真的，请你不要再跟着我……”他话没说完，就不顾体面地跑了起来，一气跑到马路对面，把唐红丢在了绿信号灯下边。

哦，信号灯又红了。

这个地方，此时唐红下车的地方，红旗广场，距她家还有两站路程。唐红看看身后的车站，那里又聚满了等车的人，如果她再回到那里，即

使能挤上下一班公交车，座位肯定也没有了。那么多人，她有必要为两站地的路等和挤吗？没必要了，走一走，也许可以平静一些。

唐红就拔腿往家走去，她以为，走可以使她平静下来。可她想错了，大约走了一百米、两百米、三百米，她仍然无法获得平静，甚至，身上更加火烧火燎。她想着说自己“不是嫖客”的体面男子，屈辱万分，流出了眼泪。她站在路边，抹去眼泪，猜测如果把这事告诉芳芳，芳芳将会怎样评价，并如何对她开导和引导。当然这事不能告诉芳芳，不能对任何人说一个字。想到芳芳，唐红稍感轻松起来，她拿出电话，按出了芳芳家的电话号码。虽然她永远不可能告诉芳芳她勾引男人的事，但没准，她可以和芳芳说些别的，比如，一张一万美金的存折——芳芳家的电话没有人接。她立刻记起了芳芳的约会，忙改按手机，可芳芳的手机没有开机，这让唐红满心沮丧。唐红攥着电话又往前走，但走得很慢，也走得犹豫，等她经过一番提神运气，又按出一个电话号码时，她才走出去三五十米，并且还像等人一样，在路旁一家酒吧的门前站了下来。可是她挂的手机也关机了，她挂的，是曲直的手机。唐红感到彻底孤单了，她想不好，为什么曲直也会关机，她记得曲直说过他事情很多，睡觉时手机也常开着；而此时，还远远未到睡觉的时间。后来，她记起曲直在沈阳已经有了房子，有了住宅电话，她才松一口气；有住宅电话的人，回家后关掉手机是正常现象。她找出曲直留给她的住宅电话，再次提神运气，急不可耐地按那个号码。果然，四五声铃后，她就听到了曲直的声音。

“你好，谁呀？”

“哦，曲直吗，我是唐红，你真在家……”

“是你？你好你好，真没想到，我在家在家……”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说。”

“噢——”

“我现在在成都路上，嗯，鼠尾花酒吧，就是，国园酒店对面——”

“成都路，鼠尾花酒吧，国园对面，我知道那里……”

“你能来吗？”

我们知道，这时的曲直，正与芳芳待在一起，待在他的新房子里，没准还待在他的新双人床上。可这些情况，唐红不知道，甚至有可能的话，我们去告诉她这时的曲直已爱上了芳芳，她都不一定信。她对她不

论什么时候都能支配曲直充满信心，她知道她在曲直心中有多高的位置和多重的分量。虽然，在电话的最后，她也使用了询问的口吻：“你能来吗？”但那也不是商量和讨论，那只是，话赶话时的一个礼节性说法，它基本上没有意义。那么，他能来吗？曲直，能离开芳芳，来成都路上国园酒店对面的鼠尾花酒吧吗？他能否来到唐红身旁？

编　后

不知不觉，从鲁院结业，已经十年，回首往事，这十年间，又有众多的学弟学妹从这里辗转走了出去。经常会在不同场合见到这些孜孜以求的学子们，大家挚手道来，杯盏交错、文脉暗通，倍感亲切。我们这班常被人们谑称为“黄埔二期”。这二期冠以高编班，大多男女都是从事主编和编辑工作的。通常来说，是为他人作嫁衣。众多的青年才俊，文坛新星几乎都是从这些人的慧眼中跃上文坛的。然而这些玉尺量才的人物中也不乏吟风弄月、硬语盘空、出将入相，怀有不羁之才的各路神仙。今天，这些慧业文人大多已执掌了各地的文坛大印，并在创作上春华秋实，多有斩获。回望朝花夕拾，少长咸集、剑胆琴心、风骨峭峻、仁义君子、不栉进士都花开花落，触景伤情，喟然长叹。

今天的鲁院已迁至富丽堂皇的文学馆院内，经常会与巴金、茅盾及郭老曹老等作家的塑像耳鬓厮磨，熏染贯通文气。在这里，他们听了莫言与库切的演讲，在这里，他们常能近水楼台聆闻到各路艺文大师的教诲。且蓉花开放之际，宿舍窗明几亮、宽敞舒适。这里已成酝酿发酵李白斗酒十千，李清照品竹弹丝之地。

而我们那时，则蛰居在南八里庄城乡结合处一隅，在方寸之地的校园内，探星望月；穷源溯流，河海不择细泉。这里，我们听了音乐、我们习了军事、我们走进了现代派的美术空间。我们看了一些奇奇怪怪的电影与话剧。我们吹过牛，喝过酒，吃了一串又一串的羊肉串，周围的湘菜馆、老五饺子馆及远一点的骨头庄和涮肉坊都让我们扫荡遍了。我们柔情四溢，我们苦辣酸甜交织于胸。

相对于鲁十二期少数民族班在国庆大典时登上天安门观礼的荣幸，我们则赶上了非典，囚禁于院墙之内，困而学之。至今，那戴着口罩的合影仍让我们记忆犹新。由此，我们成了鲁院最长一期的培训班，前后整整待了一年。这一年中山高水长，流水落花，皆成遗音袅袅。

当非典过后，四方散仙再次聚拢而来，迎堂开课，有些人事已非，物转星移，人去人来，流年似水。

出了这寸地尺天的校园，我们各奔东西，各创新业，各执春秋，蚕头燕尾、笔花四溅。常闻君住长江头，画龙点睛入，又探花落长江尾，纸落云烟出。也有几多知己在对景挂画中小聚畅想。其间却不知不觉中得知张新芝老大姐已患骨癌溘然离去，让人怅然。张新芝仅是《诗刊》一普通的行政工作人员，患病退休后仅三月就故去了。生前记得在一次同学聚会中，她硬掏出500块钱要请大家客，虽未领受，但这份情让人难忘。

这套丛书适值我们鲁二期十周年纪念日编出，其尺长寸短、含英咀华，也难免有挂一漏万之处。编时，人事代谢红孩、曹雷帮助联系，刘俊帮助组稿并倾心旁求俊彦。也衔各路学友贤集奉文；在此特感谢白描院长为丛书作序并题字；最后要特别感谢出版人张海君先生和敦煌文艺出版社鼎力相助，促成此套丛书出版。在以鲁二期学员为重点的龙章凤姿外，也吸呐了其他班期学员的金石之声，甚至还包括老鲁院的学员王成林的佳作，有些未能单独结集的同学，已单篇收在另集《恰同学芳华》中。令我们颇感自豪的是莫言、王安忆、刘恒、余华、迟子建、刘震云、陈世旭、毕淑敏、严歌苓、虹影、王刚等也都在鲁迅文学院深造过。我们是这些前辈的延续，也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足印。

王　童

写于癸巳年己未月戊寅日子时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情书考
作者=刁斗著
页数=196
SS号=13718579
DX号=
出版日期=2014.08
出版社=敦煌文艺出版社